



葡語作家叢書

15

文學系列



大彥子的誘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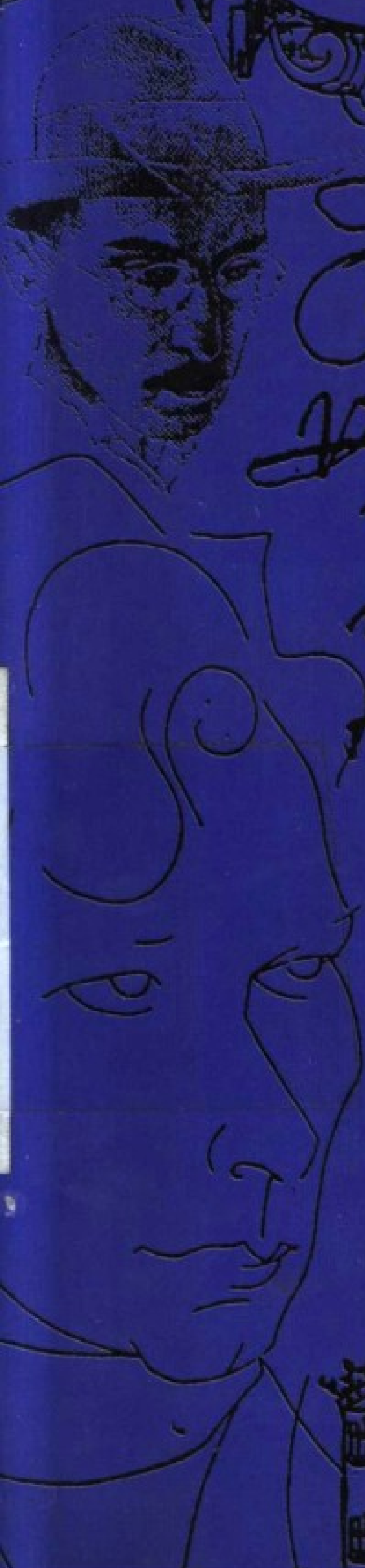
飛歷奇

翻譯：喻慧娟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e a duada por
... nome Louren
... Datantes, e hum
... e hu Clerigo.
... amay donos
... Day.

... feito
... rao
... nob
... her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A TRANÇA FEITICEI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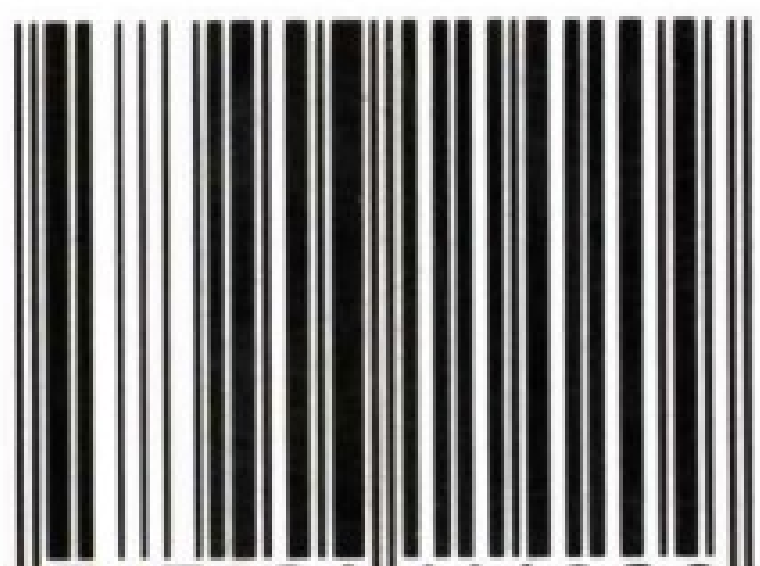
SÉRIE LITERATURA

一條烏黑的辮子引出一則動人的愛情故事。

澳門葡人後裔阿多森杜年青英俊，風度翩翩，被人稱為風流場上的征服者。一個偶然機會，一條烏黑的大辮子使他墜入情網。擁有這條辮子的中國姑娘阿玲是澳門最貧窮的雀仔園的擔水妹，她雖然目不識丁，但卻長得亭亭玉立，善良能幹。阿多森杜苦苦追求，終於如願以償。這兩個來自不同世界的青年男女墜入了愛河，但被他們各自的世界所不容。他們在艱辛的人生路上，克服了不同語言、不同文化和不同習俗帶來的種種困難，終於找到了美滿的生活空間。

澳門土生葡人作家飛歷奇以真摯的情感，酣暢的筆觸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動人心魄的愛情故事。

ISBN 7-80611-420-3



9 787806 114209 >

ISBN:972-35-0234-8

飛歷奇

大辯子的誘惑

翻譯：喻慧娟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評介：安娜·洛佩斯

知聲 PDG

Título: A Trança Feiticeira

書名：大辮子的誘惑

Autor: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作者：飛歷奇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15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五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Yu Hui Yuan

中文翻譯：喻慧娟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Ana Costa Lopes

評介：安娜·洛佩斯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 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6)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國·河北省，1996）

ISBN:972-35-0234-8

葡語作家叢書

大辮子的誘惑

飛歷奇 著

喻慧娟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8.25 印張 166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ISBN 7-80611-420-3/I·416

評介： 作家及作品



1. 作 者

飛歷奇出生於澳門，在當地讀完小學和中學，因此他屬於“大地之子”群體。為了深造，他前往葡萄牙，在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完成了法學課程。回到澳門後開始律師生涯，至今已 40 餘年。

除律師職業外，飛歷奇還擔任過 30 餘年中學教師。他現任澳門土生教育促進協會主席，主要負責管理一所教授葡——中雙語的學校，土生葡人多在該校學習。他還曾擔任澳門律師公會主席的職務。

在眾多的活動中，他尤其愛好寫作，是澳門當地為數不多的幾個善於創作與

***葡語作家叢書

中國人有關的故事的葡語作家之一。1978年，他發表了以“南灣”為名的短篇小說集，澳門就是圍繞南灣建立起來的。1985年，他的第二部作品《愛情與小腳趾》問世，這部小說描述了一個發生在澳門的故事，後來改編成電影，中文譯本已在本套叢書中出版。現在嚮讀者們推出的是他1993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大辮子的誘惑》。不久前這部小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家電影製片廠成功地改編成電影。

2. 作品・文學和生活的默契

在澳門生活過的人比任何人更能理解和體會飛歷奇的《大辮子的誘惑》，它所描寫的是一個典型的澳門土生葡人的故事，使我們回憶起一個“正在消亡”的時代。

澳門地域狹小，但有着多元化特點，特別是多民族混雜共存形成的財富。他們共同生活的狹小而喧鬧的空間是從與其相鄰的遼闊的中國一塊塊田園、一塊塊菜地逐漸奪取來的，最近則開始向海灣本身發展。雖說是彈丸之地，但澳門人口飛速增長，小城市的故事也層出不窮。

當年沒有電視，也沒有其它娛樂，講故事伴隨人們度過漫長的夜晚，在澳門深深紮下根，無名的說書人也因為有無數的故事可講而成了“職業”藝人。人們對這些千奇百怪的故事和那些敢於不循規蹈矩的英雄充滿了興趣……這是世界上古老的行當，簡單易行，有時講述者熱情奔放，沒有人能

夠逃脫……每個人都有一個或許多個故事可講，所有人都有許多事被別人納入故事中，因為在這塊小小的土地上，人人都對其他人的生活了如指掌。

正像作者想給我們介紹的一樣，小說《大瓣子的誘惑》給我們展示了澳門這座城市的許多側面，極為細膩地描寫了葡萄牙人的天地和中國人世界的情景和人物，突出反映了他們之間的融合與衝突。

這部小說中的大部份是對澳門往事的追憶：回憶、想像和撰寫出來的故事，寫作與生活渾然一體。小說在現實與虛構、文學創作與生活之間建立起斬不斷的聯係，對這塊土地上的讀者來說更是如此，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會認為作品中的人物是真實而可信的，因而會經常發問：“現實”到底從哪裏開始，又到何時結束？這種澳門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虛構又從何談起？

《大瓣子的誘惑》的結構正說明了前面的分析。故事情節夾在作者精心安排的與實際緊密聯係的兩條綫之間：第一條綫是作品開始時以人物和歷史為背景的“開頭語”。在這裏，人們回到了過去的年代，回到了雀仔園，作者詳細描述了這個中國人居住區，這裏的人們，他們的風俗習慣和傳統。第二條綫是小說最後的“結束語”，它又一次離開小說回到作者和小說中的人物阿多森杜的日常生活中。在這裏，他們似乎是真實生活中的兩個人，在“基督城”進行着平靜的談話。小

***簡語作家叢書

說的故事和真實的回憶繼續延伸。小說用“結束語”再一次觸及了作品的要害——一位因為喜歡一條迷人的辮子而愛上了一個窮苦的中國姑娘的男人——於是作者重新把小說和作者的兩個世界聯係在一起。

用這種獨特的序言和後記來開始和結束，講述一個他生活中的故事，回憶自己的以往歲月。飛歷奇用這種手法引起讀者對小說的興趣，並緊緊抓住讀者的心，讓他們感到小說的“虛構”並不全然是“杜撰”，因為他的創作場景中充滿了真實。

如果說對空間——澳門的描寫是作品的重要特點之一，那麼對時間的刻畫決不遜色。通過對人物和情景的描寫以及作者的議論，作者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時代，構成了一幅時空交錯的立體畫面——某個地方，某個時代——，這是他生活過的非常熟悉的地點。

小說是沿着阿多森杜和阿玲之間的愛情故事發展的時間順序展開的。在那個年代生活的獨特體驗對認識那個特定時代和特定環境裏的人們起着重要的作用。隨着城市經濟、社會和建築的發展，小說裏許許多多的事情已經消失。

隨着時間和地點的變化，像現在躺在表情木然的摩天大樓下的神秘街道一樣，油黑烏亮的誘人的辮子不復存在了，雖然過去必不可少的水井依然湧出清水，但今天卻失去了它的

經濟和社會意義，不再有以往的神奇。當年，這裏曾是人們，尤其是擔水妹們幹活和聚集的地方，當然，今天再也沒有什麼擔水妹了。那裏曾是人們決定大事的地方，也是互相傾吐衷腸的地方，當然也是傳言醜聞的所在。那裏活像一座公開的法庭，對違反小小群體的規矩的人們進行審判和驅逐。審判會一般由年齡大，能代表這個群體的女人主持，如庸醫、接生婆或巫婆。擔水妹們依靠她們，因為她們負責分配活計。祇要是首領，她就有權管束擔水妹們的行為，懲罰甚至驅逐不遵循這個群體道德規範的姑娘。

作者以水井為中心對當時的環境、地貌和人物進行了細致的刻畫，嚮讀者再現出本市某些地區的歷史和今天已經消失的中國人和葡國人的習俗。同時，通過這些描寫表現了澳門土生葡人——“大地之子”的世界，他們的住宅、行為舉止以及他們的願望。這樣，他展現了一個與中國商業中心全然不同的基督教城市，其複雜的社會有着自己嚴格的法典和生活方式。正是由於有這些嚴格的原則，“大地之子”道德的沉淪和人格的喪失才為故事提供了素材。作者通過澳門最古老的居民、“大地之子”和華人群體的相互關係讓我們飽覽了傳統和變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小說的主人公在這兩個空間，兩個幾百年來一直因為文化不同而在一座城市分開居住的天地裏活動。他們生活於各自所在的不同群體的人和生活的時代之中，同時也受制於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勢。每一個群體都以種族為界，把他

*****簡語作家叢書**

們的成員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排斥和懷疑另一個民族，自視優於另一個民族。這一種衝突通過澳門土生阿多森杜和中國姑娘阿玲的愛情故事表現得淋漓盡致。

小說的主人公們分別跨出了各自的天地，產生新的生活方式，形成一個新的空間、新的世界，而兩個主人公彷彿鬼使神差地進入其中。然而，故事中鉅大的催化劑是摯熱的情感。它促使主人公們大膽行動，這種感情力量使他們完全置身於各社會群體的本身價值之外，儘管事實說明，隨着歲月的流逝，一切均會改變。

像傳統故事中講的一樣，愛情一旦出現，便必將戰勝一切。當兩種文化交融，兩種社會、經濟環境和種族不同的人結合到一起，原始的偏見便漸漸黯然失色，過去的隔絕和排斥也漸漸失去意義。

3. 一部區域性小說還是世界性小說

除了讓人們感到新奇的兩個當時被認為完全對立的不同世界之間的關係之外，這部小說還嚮我們提出了另一些問題，即圍繞澳門土生文學展開的討論。

我們看到，在這部作品中人物和地點有着緊密聯係。在某些論文中，這被認為是區域性文學的突出特點：人物和地點是作家構成情節的素材，而情節又與特定區域及其人民有

着根深蒂固的聯係。莫非我們面對的正是這種情況嗎？

像許多區域性作家一樣，飛歷奇在他描寫的地方生活過，對它非常熟悉。因而善於對這一地區及其居民的問題進行深刻的分析。作家自己深入到時間和空間，讓其人物也深入到時間和空間，用時間和空間創作出這部小說。這樣，他便得以重視已經消失，被人們忽視或遺忘的現實。作家以對這塊土地懷着濃厚興趣和無比熱愛，以這塊土地及其“產生”的一切構成了小說的情節。小說回到本世紀初的30年代，重現了那個時代：葡人和華人兩個社會分離共處，每個社會有各自的規則和偏見、傳統、榮譽標準、信仰以及節日。作者對這兩個民族及其文化差異非常熟悉，他告訴我們他們不同的穿着、飲食、思維和行為方式，並且提到本地區的氣候，這是澳門生活方式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作者着重通過日常生活、勞作及傳統習慣來研究和表現當地人民的生活方式，甚至沒有忘記着意描寫早已不存在的職業，如街頭的梳頭婆和擔水妹，還有說書人這些都是當年澳門生活中典型而有趣的人物。

另外，在描寫主人公正面和反面的同時，作家對當地的特色充分讚頌。這部小說還有另一些特點，例如嫻熟地運用各種方言，如白話、廣東話，並且像當年的翻譯那樣在腳註或正文中加以解釋，這再一次表現出作者廣博的知識及比西方讀者的高明之處，表現出他與書中描寫的環境融為一體。在

****葡語作家叢書**

閱讀這部小說時，從頭到尾我們都需要飛歷奇的評論和解釋；澳門土語和廣東話像書中的主人公們一樣在作品中一起出現：風水、公公、風箏，等等。

事實上，儘管這部作品像這類區域性小說中常見的那樣描寫的是農村地區，但卻有許多自己的特點。或許這種假設也不能排除在本世紀初，澳門與其說是座城市，還不如說更具小鎮的特點。儘管如此，小說還是展示出某些超越區域文學界限的方面，因為書中描寫的一些問題是世界性的。書中展現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雖然因為具有澳門的特點而屬於區域性的，但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這個範圍。小說反映澳門土生葡人和中國人共同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他們四百年來共有的不同尋常的故事和歷史。不過，澳門也是多民族共處的範例，在任何這樣的地方，我們都會遇到同樣的難題，但也能看到同樣的文化財富。

手勢與腳步，口味與氣味，語言與感覺，祈禱與歌唱，這些時而協調時而衝突，最後往往又匯合成充滿差異的日常生活。一個個相吸和相斥的難以捉摸的擺錘主宰着人們的關係和感情、愛與恨、許諾與覺醒。小說充滿了這樣的描述，兩個主要人物正是這些差異的代表，但最後終成眷屬。這才是作品的主題：除了一個以大團圓結束的愛情故事外，小說告訴我們，愛情和友誼可以成功地克服各種差異。

4. 一則童話故事

既然像我前面試圖證明的那樣，飛歷奇這部小說可以從多種角度來分析與解釋，那麼我就想在結束之前再給讀者們指出一個閱讀和思考本部作品的綫索。

閱讀《大辦子的誘惑》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其情節與傳統故事有某些相似之處，它不是一本童話，但事實上故事卻帶有不少傳統文學的特徵。

按照西方傳統，大部份童話故事的結局都是“喜結良緣，兒孫滿堂，白頭到老”。然而，既然故事的結局如此圓滿，讓聽眾或讀者心滿意足，那麼為什麼從一開始就讓其主人公們遭受種種磨難呢？作者把在許多方面還非常不成熟的人物放到生活和人物構成的錯綜複雜的逆境之中，使他們在成長、成熟和溶入受嚴格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規範的社會時走過各不相同的歷程。

大部份主人公違背了這些價值觀，因此故事才有趣的出人意料。為了達到難以企及的目的，我們的主人公開始了一個淪落和屈從於社會的過程，甚至有時對所愛的人也是如此，為的是後來勇敢地克服那些認為不可逾越的障礙。

現在輪到讀者來閱讀本書，進行比較和汲取相應的教訓

****葡語作家叢書**

了，這是因為，要是從一開始便破壞讀者因神奇地發現這條迷人的黑辯子而感到的歡娛，那就太不謹慎，也不夠明智了。

一位作家還能編織出什麼更能徵服讀者，使之心醉神迷的東西呢？除了受其引誘，走進這夢幻般的世界，讀者還有什麼辦法呢？如果他是大地之子，又有什麼力量能抵禦這則不但在現像中存在，而且是昨天和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故事呢……如果他不是大地之子，那麼（對東方和西方的讀者們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樣一部描寫在一些人看來是遙遠的去處，而對兩者來說是奇異風俗的長篇小說更吸引人呢？

如果說東方依然讓西方人頭腦中充滿夢想，那麼，東方人不是也喜歡窺視和想像西方世界深處那摯熱和執著的愛情嗎？

安娜·洛佩斯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作者的主要作品

Nam Van. Contos de Macau, 《南灣》(1978)

Amor e Dedinhos de Pé. Romance de Macau, 《愛情與小腳趾》(1986)

A Trança Feiticeira, 《大辮子的誘惑》(1994)

Traduções em chinês

譯成中文的作品

《愛情與小腳趾》(*Amor e Dedinhos de Pé*)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一版

目 錄

評介：作家及作品 (1)

作者的主要作品 (1)

大辮子的誘惑 (1)

大辮子的誘惑



卷首語

如果誰想從東望洋斜巷下行抄近道到水坑尾街，那必定得拐彎穿過街道狹窄、房屋密集、雜亂無章的“雀仔園”。

但並非永遠如此。與東望洋新街、巴冷登街、水坑尾街和聖羅薩中學的後院為鄰的雀仔園區，在 60 年代初期，就是典型的被進步所摧毀的城區，至今還存留着澳門過去建造的幾段殘牆斷壁。

在更遠一點的時代，這塊一邊伸嚮聖·熱羅尼莫山坡，另一邊經過平坦的勝利廣場延展至塔石區的菜地和水田的地帶曾經綠樹成蔭。為此，中國人把這裏稱為“鳥的公園”。

隨着“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的發展，以及它對鄰近鄉鎮中那些尋求生

活機遇的人們的吸引，“雀仔園”住宅區便由此形成。多少年後，澳門城牆的建造使它成了這個城市的一部份。然而，那裏卻一直保持着中國村落的特徵。既沒有有受到郊區“基督城”的任何影響，也沒有在推倒上述城牆，使它變成城區後改變它原來特有的面貌。那原始村落的灰色輪廓已被 1874 年的那場災難性臺風卷走。那一場臺風幾乎摧毀了整個村莊，留下了許許多多可憐的受害者。此後，雀仔園有了直綫型街道和小巷。但是，人們所見到的還是些破舊的平房和低矮的 2 層樓房，3 層樓房祇偶而可見。它就是以這樣的面貌度過了幾十年時光。

在這塊小天地裏生活的人們排外性很強。他們祇在自己的群體中聯姻，對所有在那兒停留的外人都充滿懷疑和敵意，不論他是歐洲人還是從別的城區來的更加城市化的中國人。這裏有他們自己的街市、自己的廟堂、自己的小店和飯館；這裏還有他們自己的庸醫和郎中，有他們自己的媒婆，還有能解決錢財紛爭、家庭不和、生意糾紛及其他爭端的“元老”。這些“元老”或因為年長、或因為是首領、或因為經濟境況比較寬裕而享有名望。

雀仔園自從作為住宅區開始存在的時候起，它的名聲就不怎麼好。那裏骯髒不堪、疾病蔓延，也是流氓、惡棍這些人類渣滓的避風港。即使在它變成城區以後，它的壞名聲也沒有能隨之消失。特別是這裏的年輕人，都被看成是不懂規矩、不可理喻、天性好鬥、蠻橫粗野的人。儘管這樣的評價言過其實，但他們永遠擺脫不了這種耻辱。當某個青年行為不當、動手打人或幹出其它坑蒙拐騙的事情時，人們使用土

生葡人的習慣說法指責其爲“雀仔園的阿弟”。這裏的“阿弟”當然是指無賴仔。簡直是一種侮辱和貶損！

居住在雀仔園這塊小天地裏的祇有幾千人，且都是窮人。他們當中確確實實有一些地痞流氓，但大部份都規規矩矩、樸實善良，爲糊口而艱辛勞做。那裏的男人都是些工人、菜販、木匠、信差、人力車伕、流動攤販、板車伕等。女人則大部份當傭人、織布女、掃地工、梳頭婦、洗衣女、擔水妹等。從總體上看，他們從事的都是低賤的職業，很少有人能當上業主老闆。

許多年幼的姑娘和年歲大一點的婦人一般都在家裏製香和糊火柴盒，另一些女人則是經常在門口的陽光下一邊幹活一邊聊天的綉花女和縫衣女。電燈照明很晚才被引進到那裏。我還記得在那些破小的房子裏閃爍着的煤氣燈光。

那裏是衛生司經常提及的地區，衛生條件極差，下水管道落後，更沒有現代詞匯中的“衛生間”。作爲一個住宅區，它是如此封閉，竟然在夜晚還需有人敲着洋鐵皮飯盒沿着寂靜的街道來打更，彷彿世界上還不存在時鐘。

這就是雀仔園，它就是這樣一直生存到 50 年代末。當對舊城進行大規模改造時，雀仔園也未能幸免。像澳門其它城區一樣，用鋼筋混凝土建造的高樓使它失去了原有的特點。高樓與原有的建築混雜在一起，形成一種單調和毫無藝術感的混合體，真是令人痛心。

我與雀仔園的接觸開始於在利宵上學的時候。當時我家住在綠樹蔭翳的葡萄牙式的嘉思欄馬路。我上學可從兩條路走。或者沿着“地獄口”，穿過白頭馬路，走下水警局斜巷；

或者從東望洋新街走，到達羅憲新街頂頭後，一走下臺階便可直接插入雀仔園的心臟，再走過水井和老土地廟，到達水坑尾街往右拐，走 5 分鐘，經利宵大門來到塔石。我平常喜歡走第二條路。

當時，那裏還沒有自來水公司鋪設的管道，人們用的都是井水。那清澈透明的井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爲此，像所有其它公用水井一樣，那裏的井臺旁從早到晚總是聚集着挑着水桶來打水的婦人們。那裏也自然成了社交地點。人們在那裏交談、閑聊、說長道短、打聽新聞、散佈讒言。

每當我上午 9 點前路過那裏時，總能見到一群擔水女。她們一邊打水，一邊嘰嘰喳喳地說笑，然後用一根堅實的木頭扁擔挑起兩桶水奔向四面八方，賣給那些家裏沒有自來水的人家，以此掙錢。她們走出雀仔園，將水運到水坑尾、東望洋新街、東望洋斜巷、巴冷登街及其它週圍地區。擔水女們年齡各異。不過在我這個小夥子眼中，更加注意的是穿着“短衫褲”，即短上衣、長褲子的年輕姑娘們。儘管這種衣服緊巴巴地貼在身上，卻不妨礙她們的任何動作。不管是在炎熱的夏天還是寒冷的冬天，她們總是光着腳在街上行走。被太陽光曬得黑油油的臉上從不施脂粉——這是她們從未想過的事情。她們的胸脯平平的。爲了貞潔，也因爲害羞，她們總是把胸脯裹得很緊，以免顯出那裏彎曲的綫條。惟一體現她們奢侈或高雅的東西便是那條垂掛在後背上的長長的黑辮子。這是中國下層人家的姑娘們的統一髮束。這些長辮子是由幾股油黑發亮的頭髮編成的，辮梢上總是紮着一根紅綫繩。

這種髮束表面上看來很簡單，但梳理起來卻非常考究，也

很受罪。然而姑娘們苦中求樂，都心甘情願地受這份罪。一根根頭髮被拽到後面，甚至頭皮都被拽痛。梳理時硬木梳子要一次又一次地蘸上木花油，編辮子時兩隻手也要蘸上木花油，爲的是讓頭髮增加光澤和必要的柔韌度。額頭上一些細髮，像雜亂無章的野草無法梳理，則須做必要的清除。這雖然是痛苦的砍伐，卻不會引起姑娘們的一聲呻吟或抗議。她們總是服服帖帖順從這種虐待。

井旁也常常圍聚着用搓板擦洗衣服的洗衣女們。這種木頭搓板今天已經被電動洗衣機無情地代替而消失了。這裏的女人們的髮型和裝束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她們都習慣光着腳走路，祇有在特殊場合才穿上拖鞋或木拖板。洗衣女和擔水妹們已經組成了她們自己的社會，在井邊比男人更佔有統治地位。她們每天早些時候各奔東西，晚些時候又聚集到一起，靠着自己的雙手在這個區裏勞作生息，就是在空閑的日子裏也不會離開。

即便在中國新年的節日裏，也沒有什麼能誘惑她們走出這塊地方。這裏的小店裏和街市上有她們要的鞭炮、各種食品和香火等。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大街小巷到處擺着賭桌，可以隨意賭壓大小點和其它的玩法，無須走出雀仔園到其它地方尋找娛樂。

這個區的人們非常封閉，連媽閣的“娘媽廟”和望廈的“觀音堂”都不去，那是這座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裏的中國人傳統的求神地方。他們祇在自己的“土地廟”裏磕頭，祈求交好運，發大財。

陰歷二月初二是土地爺的節日，大約在陽歷的三月初。每

****葡語作家叢書**

逢這一節日，便由當地百姓集資或由土地廟本身出錢，搭上竹子戲臺，請專業或業餘的粵劇演員唱戲，招來大批的觀眾。這一傳統一直流傳至今。

這裏的女人，無論是已經結婚或是沒有結婚的，大部份都是文盲，因為她們從小就開始幹活了。稍許受點教育的男人也是早早地就挑起了艱苦生活的重擔。雖然那生活是艱苦的、貧窮的，沒有任何安逸和享受而言，可他們對於這樣的生活彷彿也能感到滿足。他們或者是無可奈何，或者是從來沒有想到過還有其它的命運。

正是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在 30 年代初期，突然出現了一個“阿多森杜”，一個在當時的羅曼蒂克小姐們看來十分英俊瀟灑的“靚仔阿多森杜”，在雀仔園內掀起了一場小小的革命。

大辮子的誘惑



第一部份

1

阿多森杜出生在白鴿巢前地，因此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聖安東尼奧區人。當然他的父母和其餘近親也是這個區的居民。

他的家是一棟黃色的大宅院，寬暢的平臺面嚮前地，享受着綠色大槐樹的蔭涼。夏天的清晨，伴着公雞的啼鳴，從詩人公園的樹枝上傳來蟬的歌唱和鳥兒的歡聲。冬天，大宅院充滿着潮濕的空氣，籠罩着空曠、灰暗所帶來的陰影。每當夜晚來臨，流動攤販們都匯集到前地，發出一陣陣令人懷念的叫賣聲。

阿多森杜是獨生子。家裏都是些女人——母親、外祖母、兩位姨媽——一位老姑娘，一位寡婦，一個表姐即寡婦的女兒和三個女傭人。他的父親原來在中國海關做事，現在是一家商行的老闆。據人們說，父親對家裏的女人們從早到晚的喋喋不休十分厭煩，常常在祈禱後把自己關進書房看書。

小夥子從小就聽人說自己長得很漂亮。事實上也很好看。童年時，他那漂亮的臉蛋就招來不少撫摸。或許是繼承了生為荷蘭人的曾祖母的遺傳，他的皮膚白白的，眼睛藍藍的。但他那一頭棕色的頭髮和漂亮的體型，卻又和葡萄牙民約省人爺爺的一樣。

大家都說他應該是個女孩。然而事實證明，儘管他臉蛋很秀氣，可他不像女孩那樣柔弱。相反，無論在白鴿巢前地還是在學校裏，在與那些想把他當成女孩那樣欺侮的大孩子爭鬥時，他早就在拳腳功夫上顯示了男子漢的氣概。

但他畢竟是在女人們的寵愛中長大的。整日裏乾乾淨淨，穿戴得整整齊齊。外套上一個污點或者襯衣上一條皺紋都會使他感到不能容忍。皮鞋一定要擦得油光鋥亮，不帶一點灰塵。洗起澡來更是沒完沒了，走出澡盆，就像庭院裏的鮮花一樣，渾身散發着一股清香。

他梳頭要用兩把刷子三把梳子，規定要這樣梳那樣刷，祇有他自己明白那套嚴格的操作程序。他很有耐心，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在梳頭上少花時間。他為自己波浪式的柔絲般的頭髮、高加索人的鼻子、中國人的胸脯、阿波羅神般的嘴唇和那排整齊潔白的牙齒而感到自豪。總之，他為自己的體態而驕傲。每次梳完了頭，穿完衣服鞋子，他總要站在鏡子面

前自我陶醉一番，總要由衷地說一句：

“啊，我的上帝，感謝你讓我生得如此漂亮！”

隨着年齡的增長，他更加注重上帝的這一賞賜。他不再像孩提時代那樣經常打架，當然這不是因為他的膽子變小了。絕對不是。他祇是害怕在那種混亂的打鬥中，他那漂亮的臉蛋會被某人的拳頭腳跟所毀壞。

一個姑娘也不見得會像他那樣注重自己身體的每個小小的部位。他甚至說自己生來就有一對完美對稱的耳朵，“一副善相”。至於這有什麼用處，他從未解釋過。

進入青春期後，他臉上長了粉刺。這可把他嚇壞了，着急得直掉眼淚。他的那副緊張的樣子弄得家裏所有的人都手足無措。別人安慰他說，年輕人臉上出現粉刺是正常現象，他就是不信。他說這些小疤會使他臉上留下麻點，皮膚會過早地失去光澤，出現永久的皺紋。於是他到處求醫，塗抹藥膏，吃藥，打針，甚至去香港找專家醫治。但一切都無濟於事。後來他竟然提出要去上海求一位著名的德國皮膚科醫生治療。這種不合情理的要求，最終被節儉的父親阿烏雷利奧否決了。確實是太過份了！

一天，從3層樓街來了一位貌不驚人的中醫郎中，給這位不幸的人看病。醫生戴着一副深度眼鏡，但目光炯炯有神。他貼近年輕人的臉仔細地看了看，手指輕輕地摸了摸，用難以聽懂的中國話問了問，而後開了張藥方，講了講如何煎服，又開了一種味道好聞的膏藥塗抹在患處。漸漸地疱疹一個個消失了，皮膚又慢慢地變得平滑而細嫩。

至於他的學習成績，儘管並不突出，可也並不令人失望。

他上的是聖若瑟學院的走讀班，在鐵的紀律約束下和神父們的循循教導下，學完了利宵的五年制一般課程，祇有一次成績不及格。

他不需要去更遠的地方求學。不用去香港，不用去上海，葡萄牙更不用說，太遠了。作為從小在父母面前被女人們寵愛的獨生子，他的歸宿在澳門，在這裏傳宗接代。對於他來說，這樣倒很省心，因為他如此注重自己的外表，已不可能將時間用在書本上。

他受的教育是有限的，但在當時來講，也已經足夠了。享受慣了家庭的寵愛和舒適的生活，他把未來看得很輕，因為未來會和現在、和過去一樣。那就是安全的“父親時代”。祇是這種安全後來被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緊接着的太平洋戰爭所摧毀。所以，當他念完五年級時，竟然毫不在乎地大聲說：

“啊，我總算不需要再念書了！”

他父親雖說不上腰纏萬貫，但收入還是相當不錯的。作為中國海關的職員，他在退休時拿到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退休金。他小心翼翼地將這筆錢和另一些錢投放到能夠盈利的地方。

除此以外，還開設了一家代理香港各大運輸公司業務的海運商行，從這裏也有不少的賺頭。作為一位地地道道的聖安東尼區奧人，他家總是賓客盈門。在經常舉行的大型晚宴上，客人們可盡情品嚐他家的美味佳餚。

阿多森杜剛滿 18 歲，就到總有一天要從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商行裏做事。其實，說穿了，他也不做什麼事，整天閑着。他總認為有的是機會，好事自然會來。所以，他遇到什

麼事情就知道聳聳肩膀。看着他一心祇用在鏡子上而不是商行的業務上，父親的下屬們甚爲不滿，因此給他取了個綽號叫“靚仔阿多森杜”。

他認爲自己青春撩人，也的確如此。他用脈脈含情的眼神、露出白牙的微笑以及豐富多變的面部表情俘獲別人的心。他的身邊永遠有漂亮的女人陪伴。他說話總是甜言蜜語，舞姿更是高人一籌。

參加舞會，他總是獨來獨往，爲的是取得更佳的效果。他總是先靠在舞會的大廳門口，用那種難以令人接受的英國人的高傲神情環顧四週，彷彿要完成一項什麼任務。用不了一會兒，他週圍便會響起呼啦呼啦的裙子聲。姑娘們一個個極力要引起他的注意，爭得他的歡心。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女人和已婚少婦們也不甘落後。當他像專業舞蹈演員一樣跳起“藍色多瑙河”和“盧森堡伯爵”時，舞廳裏的其他人會爲他和他的舞伴騰出地方。他用輕快瀟灑的舞姿挑逗起女人們對他狂熱的愛慕。

對他來說，不愁沒有人跟他結婚。又有錢又漂亮的姑娘有的是，並可以隨時爲他付出一切。然而，他卻一次次巧妙地迴避許下承諾。他反複聲稱自己還沒有遇到能與他匹配的人。

一位遭他拒絕的姑娘得了相思病，爲了讓自己忘掉這裏的一切，不得不啓程前往瑞士。另一位姑娘的情況更爲嚴重，竟然進了聖方濟各修女院虛度餘生。這些事件本可能給他的名聲帶來不好的影響，相反地卻提高了他的聲望。他若無其事地把一切責任都推得乾乾淨淨，他總是輕輕鬆鬆地說：

“她們走的時候是清白的！我可沒有糟蹋過任何黃花閨女。”

對他來說，沒有一個姑娘身上沒有缺點。這一位牙齒難看，那一位瘦得像竹竿，另一位若生了第一個孩子後就會變得像隻圓桶，還有一位聰明過人，但他可不願意娶一隻猴子精做老婆，等等，等等。總之，沒有一位姑娘配得上他。想早抱孫子的父母、想看到他早日成家的外祖母和姨媽們都為此焦急不安。祇有那位比他大幾歲的翹鼻子表姐卡塔利娜為他的這種拖延而高興，因為她暗暗期望他有一天會把眼睛盯嚮自己。為此，她竭盡全力地去幫他洗內衣、織襪子、釘釦子。

阿多森杜靚仔確實人材出眾，然而他的孤芳自賞和自我吹噓，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漸漸使他失去光彩。如果他嘴上有點分寸那該多好呀！然而沒有。他不滿足於實實在在的獲取，還要赤裸裸地、不負責任地、毫無必要地炫耀和吹噓。簡直令人難以忍受。於是，他的朋友們也漸漸對他產生妬嫉和不滿，最後一個個都離他而去。

“這一位？我已經試過了，連接吻都不會。諾爾瑪？肚臍眼比眼珠子還大。埃斯貝倫薩？身上的味兒太難聞，還動不動就哭。拉烏琳達？天哪，簡直是個生蚝，整天粘着你，煩死人。”

“那麼說，你跟她們都滾過？”

“她們願意嘛。她們不放過我。”

他惟一的朋友是另一位靚仔弗洛倫希奧。這一位不愛炫耀，祇滿足於玩玩阿多森杜的“剩貨”。他常常提醒阿多森杜：

“小夥子，悠着點……別玩得太過份。”

阿多森杜笑笑，肯定地回答：

“你放心，我會找到合腳的鞋。”

這時候，父親阿烏雷利奧決心要搬家。他早就討厭了自己家的大平臺。雖然朝着白鴿巢前地，可濃密的大槐樹把它擋得嚴嚴實實，還招來蚊子、甲殼蟲、飛蛾等昆蟲。蝙蝠的橫飛亂竄也讓人感到厭煩和恐怖。另外，從仁慈堂租賃的這棟大住宅已經老化，白螞蟻的襲擊留下了一條條裂縫，還有大老鼠在天花板上肆意橫行。必須進行徹徹底底的翻修。

父親決定購買得勝馬路上的一幢新房。那是在幽靜的斜坡上面的高級花園住宅群中的一幢。阿多森杜支持父親的決定，因為那樣會使家庭的“地位”更加提高。但家裏的女人們不喜歡搬遷。她們習慣在聖安東尼奧教堂做禮拜。在這個區裏，她們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談話內容，有她們熟悉的食物店，有早晚流動的售貨攤，走下斜巷便能到巴薩爾區購買日常用品。她們眼淚汪汪地表示反對，說在這裏住得好好的，還發了家，就不應該搬遷，這裏“風水”好。

男人們大聲反駁：

“迷信！”

男人們勝利了。女人們終於因為新住宅不僅舒適而且能提高家庭地位而同意搬遷。

阿多森杜靚仔一搬進他那舒適的臥室，第一件事便是拿起望遠鏡，窺視住宅週圍的華士古公園、大炮臺和高地上的住房，尋找着可能至今還沒有被他的魅力所徵服的長着漂亮臉蛋的姑娘。

2

經常在雀仔園井邊打水的擔水妹中，阿玲最顯特出。她大約 22 歲，體態健壯，充滿活力。每天從清早開始，她不知疲倦地一次次來到井邊，把水桶打得滿滿的，然後固定於扁擔的兩端，穩穩地挑在肩上，用身子支撐着全部的重量。走起路來雕塑般性感的臀部在短衫褲內來回扭動。

對於她來說，一年內不分四季，總有幹不完的活。冬天，在厚布短衫褲外面穿上一件短的毛綫外套；夏天，穿着一身薄布短衫褲，胳膊露在外面，後背和腋下從來都浸着汗水。

在這群擔水妹中，她個兒最高，長得最苗條、秀氣。儘管她按照當時下層婦女的習慣將胸脯裹得緊緊的，但那模糊的輪廓卻還能引起人們的遐想，彷彿告訴人們那裏正藏着什麼樣的寶貝。她長着一張瓜子型的臉，高高的顴骨，杏仁型眼睛，眼梢微微嚮上翹着，整個一副無法讓人抗拒的模樣。微笑的時候，面頰上的酒窩更顯其聰明伶俐。

她說話聲音清脆響亮，具有頂烈日冒大雨從事重體力勞動的人所特有的豪放性格，但大部份時間她又顯得非常文靜可愛。她常常露出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發出爽朗的笑聲。她善於和人交談，是這群人中的主角。但一旦生起氣來，她會發出厲聲的吼叫，臉色發白，鼻孔不停地扇動。

她不愛招惹小夥子。但對於那些膽大妄為的人，她也毫不畏懼，對他們的粗野行爲會不留情面地還擊。如果還不能解決問題，她便會抄起扁擔同他們武力相抗。儘管她孤身一

人，沒有任何親人保護，但還是在這些人中贏得了威信。在擔水妹中，她具有公主的地位，這是衆所週知的，因為她有一位年約 40 歲、在這群女人中被稱爲“蜂王婆”的女人作後臺。這位“蜂王婆”還常常充當人們的參謀、媒人、庸醫和接生婆。

蜂王婆把阿玲當作她的保護對像，當作自己的繼承人，並要把自己的地位和本事全部傳給姑娘，如果不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改變正常軌道的話。

每當蜂王婆發起火來，井邊會鴉雀無聲，院子週圍人人迴避，吵吵鬧鬧的孩子們會驚慌地逃走。這時候，祇有阿玲敢靠近她，大膽地、充滿信心地去面對她的怒容，一點一點地去勸解她。因爲別人誰都不敢去碰那種火爆的人，而惟一敢碰的是阿玲，於是很多人爲了求蜂王婆幫忙，便通過阿玲來達到目的。所以，阿玲在這個特殊的小天地裏當然就有了確定無疑的地位和威信。

阿玲也有自己值得炫耀的東西，那就是她那條又粗又黑的長辮子。一旦把辮子解開，長長的秀髮便可一直垂掛到腰間。她對辮子的梳理極其認真。每當她最喜歡的梳頭婆耐心地爲她梳頭時，她都像最聽話的小女孩一樣默默地順從着。但她的要求也很苛刻。祇要抹上木花油後頭髮的黑亮程度不像她期望的那樣，祇要還有一根亂髮，祇要辮節的粗細不理想，她都不會罷休。

她會爲梳理自己的辮子花去任何所需要的時間。在離井臺不遠的梳頭婆的破屋前，常常見她端端正正坐在她那張凳子上，雙手放在併攏的膝蓋上。梳頭婆在所有請她梳頭的姑

娘中，最喜歡的也是阿玲。她喜歡阿玲那一頭黑亮、濃密、健康和柔軟的頭髮，甚至在梳理時雙手都能感到無比的愜意。每當給阿玲梳頭時，她總是樂呵呵地講着趣事，引來一群聽眾圍蹲在週圍，彷彿是公主身旁的侍從。

阿玲的天地就是她生活的這個區。在她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就被那個她稱為奶奶但實際上不是親奶奶的人帶到這兒來了。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她用的姓也是這位用愛心撫養她的老人的姓。關於她，人們祇知道這些。

當她還是少女、不具備挑起水桶的力氣時，她就在奶奶那間不通風臭烘烘的破房子裏，像所有與其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們一樣學會了糊火柴盒。雖然她人長得瘦，但身體卻很結實，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樣容易得肺病、痢疾和其它生活在貧困骯臟天地裏的人常得的病。

“蜂王婆”母親般的關懷給了她很大的幫助。當她不再關在屋裏糊火柴盒而當上擔水妹時，她為自己能在室外幹活而興奮不已。姑娘對自己生活區以外的東西沒有任何慾望。一旦奶奶死了，她將繼承那間小破屋。隨着時間的推移，如果“蜂王婆”去世或自願將地位讓給她，她也能擔當得起。正因為如此，那女人正在培養着她。她每天能掙到一碗飯吃，還能掙些小錢供自己穿衣梳頭，對此她已心滿意足。作為一個擔水妹，她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望，也不會因此而有多少煩惱。在她的生活以外的事情，一概與她無關。她對於離雀仔園不遠的水坑尾和伯多祿局長街（白馬行），就已經感到不習慣。而南灣和新馬路對她來說簡直是另一座陌生的城市。在那兒她看不見一張熟悉的臉，甚至那裏的擔水女和女傭都似乎與

眾不同、高人一等。至於內港和望廈，對於她來說，那簡直是城外的天邊。

她分不清哪些是澳門土生葡人，哪些是外來葡人。她把所有的葡萄牙人統統稱作“鬼佬”，對他們毫不信任。沒有一個葡萄牙人住在雀仔園，也祇有個別家庭飲用這裏的井水。所以她和他們之間實際上沒有任何接觸。她認為那些人很粗野，說起話來“嘍哩咕嚕”的，一句也聽不懂，聲音也聽不清。那些人傲慢無禮，看起女人來眼睛發直，彷彿他們眼中的女人個個都是赤身裸體。

在那些洋女人中，有一些人毫不羞澀地裸露着大腿和沉甸甸的乳房，而另一些則是藍眼睛的金髮女郎。真是世上少見，令人驚奇。

每當她走過可能會遇到那些人的街道和廣場時，儘管次數不多，她都失去了慣有的安全感。她祇好裝出一副厲害的樣子，彷彿這樣便能保護自己。當她和朋友們一起走時，她就會變得非常勇敢，彷彿挑釁似的使勁用木拖板蹂躪着路面的石塊，其他人則一齊跟着她。她每次走出自己幹活的區域，總是拖着木拖板。

她對那些當衛兵的非洲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懼怕。他們的紫銅色的皮膚、健壯的體格和軍人的威風總使人感到敬畏。

雀仔園的這位擔水靚女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她從來沒有看過電影，也不知道電影院在什麼地方。至於內港的中國式劇院，對她來說，那簡直是遠在天邊。她整天祇知道幹活。她的消遣祇是在吃完晚飯和沖涼以後，蹲在蜂王婆家的小屋門檻上聽人們海闊天空地閑談。蜂王婆比梳頭婆要強得多，她

會講更動聽的故事，什麼古代的故事、恐怖的歷險記、妖魔鬼怪的荒誕故事以及各種愛情和恩冤故事。她在這個群體中獲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不僅因為她的人品，也因為她能看書識字。在那些目不識丁的婆娘們和姑娘們中間，她當然是佼佼者。聆聽她的談話，得到她的經驗，吸收她的智慧，是阿玲最高興的事。

姑娘熱切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土地廟廟會，因為它能改變一下自己那一成不變的生活。那時，她會盡情地去看粵劇，不會錯過任何一場演出。她會高高興興地穿上從箱底翻出來的那套專門在這種節日裏穿的短衫褲，還有那件精心收藏的毛衣外套——另一件奢侈品——在開場前半小時就選中一個好位子，興致勃勃地和人聊天。

她把烏黑發亮、又粗又長的辮子盤在一起，用一隻鑲珠髮卡夾別在腦後。如果在其它地方，阿玲也祇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靚女而已。然而在那亂哄哄的戲臺前，她那優美的身材，如鶴立雞群，使她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公主”。

她還盼望農曆年的歡慶日子，那可是她一年中惟一能夠真正休息的3天。那時，她會一絲不苟地打扮自己，臉上擦着脂粉，耳朵上掛着耳墜子，頭上戴着金的或玉的髮夾。大年夜，她首先是去廟裏，隨着鞭炮聲磕頭祈禱，求老天賜給一個興旺發達、無災無病、財源茂盛的年景。然後，她和其他的姑娘們一起放起小鞭炮，品嚐為過年製作的各種美味點心。

再往後，她甚至會放膽走出本區，一直跑到媽閣一帶。一路上邊走邊看，穿過營地大街，擠進草堆街上摩肩接踵的人

流。她在這兒停停，那兒看看，在壓大小點的賭桌上玩上幾盤。到了沙梨頭前地，她欣賞魔術師和江湖藝人的表演，看木偶戲，聽說書人講古代英雄的故事，不時發出讚嘆和評論。

不過，她不敢走進總統酒店的大賭場。因為她無法與那裏的人們平起平坐。她祇是在門口站立一會，看着人們從那裏進進出出。對那些闊太太們穿着的各式各樣的旗袍羨慕不已，甚至也想能穿上一件。然而，她知道，自己祇是個擔水妹，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歡樂的節日過後，她又擔起自己的水桶，既無怨言也無遺憾。她祇滿足於自己有健康的身體和強壯的力氣從事勞作，對自己的命運毫不介意。

3

這是10月裏一個釣魚的好天。秋高氣爽，萬里無雲。祇有10月、11月才有這樣的好天氣。阿多森杜靚仔爲了不和父親碰面而早早離開了家。7點半鐘，他出門朝南灣走去，準備在那裏和朋友們會合，然後一起乘帆船去澳門灣釣魚。可以說，他爲釣魚而全副武裝。帶了從香港的一家魚具專賣店裏買的魚竿、魚綫和魚鉤，還帶了魚餌。然而他穿得卻是非常講究，完全不是參加釣魚這類活動所穿的便裝。對於他來說，如果不按自己平時的意願去穿着打扮，那簡直是笑話，再說他也不知道還有什麼另外的打扮方式。當地的徵服者應該保持自己的風度。儘管時候還早，天曉得會碰上什麼人。

阿多森杜深深地吸了一口早晨清新的空氣。他沿着筆直

的得勝馬路走去，沒有看到一輛人力車。這也無妨。他穿過華士古花園，繞過噴着一根根如歡樂的孩子在跳躍的銀白色水柱的噴水池。爲了抄近路，他在第一街口拐了彎，走進了雀仔園住宅區。

直至今天，他還沒有到過這個名聲不佳的地方。但他不相信會有人在大白天對他這麼一個性格溫和的無辜的釣魚人幹什麼壞事。他這時惟一感到的壓力是沒有去上班。不過，父親的怒吼也是容易平息的。

他已經走到水井附近，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那正是熱鬧的時辰。擔水妹和洗衣女們有一些正在打水，其他的人挨着擠着等在那裏，一邊嘰嘰喳喳說笑着。如果不是突然從他身旁傳來一聲年輕姑娘的爽朗笑聲，一切都會平靜地過去，成爲一幅永不會被人提起的畫面。他好奇地停住了腳步，立刻被發出笑聲的年輕姑娘那純樸的美所吸引。他還從來沒有碰到過這麼迷人的姑娘，更難以想像在這種惡棍窩裏還有這樣的美女。他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辮子，那烏黑的辮子在陽光照耀下發着光亮。

那就是阿玲。她感覺到了有人在注意自己，在從頭到腳地打量自己。她不習慣被人這樣盯着，而且是一位陌生的“鬼佬”。她又氣又羞，決心當着女友們的面趕走這個無禮的家夥。

當她把水桶拉上井臺時，假裝失去了平衡，讓桶裏的水撒潑一地，濺到了阿多森杜靚仔鋥亮的皮鞋和筆挺的褲子上，而她沒有表示任何歉意，轉過身子又重新打起水來。傳來的笑聲比姑娘故意沒有教養的行爲更使阿多森杜感到難堪。

阿多森杜爲受到羞辱而氣憤，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繼續往前走去。這是第一個竟然敢蔑視他的女人。她非但没有被他的人見人愛的英俊所折服，竟然還敢弄臟他的皮鞋和褲子，連一聲道歉的話都沒有說。更何況她祇是一個和女傭人差不多的擔水妹或洗衣女。真是豈有此理！這是雀仔園之所以臭名遠揚的活生生的例子。以後絕對不能再踏上那地方半步。

和煦的陽光照耀着大地，涼爽的微風從水坑尾街兩旁的樹枝中輕輕吹過，一年當中難得的乾燥氣候很快驅散了他心中的惱怒。他不想因爲一位擔水妹而破壞自己的好心情。

他的腦海中又出現了魯克雷希婭的身影。那是大炮臺下的一個奇妙的寡婦，是他最新的獵物。她居然没有等到服孝期滿便投入了他的懷抱。如果說她在財產上出衆，還不如說她在床上更出衆。她那對乳房和滿口柔言蜜語實在是太迷人了。服孝期滿前她不會有太多要求，他足可以充分享用。一旦她服孝一年期滿，就會認真起來。不過，離那日子還很遠，他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用來準備最後與她攤牌。

嘉思欄公園裏，由女傭領着的孩子們正在追逐玩耍。他繞過公園，來到了面對大海的城牆邊。從嘉思欄炮臺到燒灰爐海灣，一艘艘中國帆船和三桅船停泊在陽光照耀下的南灣海面上。他沿着樹蔭走去。微風吹動着樹葉，發出颯颯的聲響，海水拍打着岸邊的石頭，激起一層一層的白沫。

從教堂裏走出幾個頭戴披巾身穿黑衣長裙的婦人。一幢幢小樓的百葉窗緊閉着，時間還早。姑娘們總是喜歡在下午才將自己展現在窗前。

走街串巷的小販們推銷着各種酸味食品 and 中國式小吃，磨刀人在用盡力氣轉動着砂輪，修鞋匠一邊招呼着顧客，一邊“噠噠噠”地用鐵榔頭敲打着鞋底。

他看了看手錶，加快了腳步。朋友們會指責他，他已經來晚了。果然，當他來到新馬路頭上的斜坡石碼頭時，朋友們正喝着熱呼呼的豆腐花。小販問他要不要喝一碗，他搖了搖頭，朝前面還未營業的大西洋銀行大樓和“利維旅酒店”望去。

在 2 樓的一個窗口，一位金髮女郎正梳理着披到肩頭的一束束頭髮。肯定是一位英國女郎。他至今還未同英國女郎有過風流韻事。在他的女人們中，還沒有過這樣的品種。女人在樓上繼續梳理着頭髮，無動於衷地望着他。阿多森杜馬上在下面擺出了慣有的姿勢，一點也沒想到會被人取笑。

“你不會告訴我她也是你的人罷！”

“不。但如果她是生活在澳門，就一定會是我的。”

“穿着這麼臟的皮鞋，你別想入非非了。”

見鬼，怎麼忘了皮鞋！皮鞋上的水霧上了泥土和灰塵，留下了一塊塊污痕，完全毀壞了他的羅曼蒂克的形像。該死的擔水妹！真是豈有此理！必須給她點教訓。

這是一次非常令人滿意的郊遊，不僅釣到了不少的魚，還在叻仔七潭的空地上用了午餐。阿多森杜的垂釣成績使自己忘記了疲倦，也讓夥伴們感到欣慰。他們更加了解了，了解了他純樸和迷人的一面。回來的時候夜幕已經降臨，他帶着魚腥味朝回家的路上走去。他走着走着，突然決定再次穿過雀仔園。

那裏的人們習慣於早睡，所以他祇碰到很少的幾個人，更沒看見任何擔水妹的影子。回到家，他沒有理會父親的指責，當然，那群女人也總要爲他辯護的。當他躺到床上，擔水女的影子又一次出現在他眼前，又一次刺痛了他傲慢的神經。

一個多星期以後，他已忘記了雀仔園的事。畢竟那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值得他放在心上。然而，當有一次他看到一位中年擔水女疲憊不堪地從馬路上走過時，他又想起那條烏黑的辮子。同時，怨恨也重新襲上心頭。他未加思索地又沿着釣魚那天走過的路綫走去。

井邊最繁忙的時間已過。當他走到那裏時，祇看見兩個女人在不緊不忙地拉着繩子把小水桶吊上井臺。可他馬上發現在不遠的牆根，一群擔水女和洗衣女正蹲在兩位梳頭婆週圍，一邊等着梳頭，一邊嘰嘰喳喳地閑談着。

其中一位梳頭婆正是在給那個沒有教養的擔水女梳理着頭髮。那濃黑的頭髮每往腦後梳一次，姑娘都會隨着擡起下巴，露出秀美的脖子，挺起豐滿的胸脯。這位擔水妹竟如此相貌出衆！

阿多森杜不由得停下腳步，想看個真切。他完全忘了雀仔園是一塊臭名昭著的地方，自己祇是想抄近道而並非想在此久留。他更沒有想到自己的這種舉動會有什麼過錯，會招來什麼污辱。他認爲自己對這一群赤腳姑娘們駐足觀看祇是和欣賞一臺外國戲一樣自然。

女人們歡快的說笑聲嘎然停止，一張張臉蛋繃得緊緊的。膽小一點的姑娘縮到了後面，梳頭婆氣憤地嘟囔着什麼。

凡是出現在這塊地方的鬼佬無不趕緊溜之大吉的。一個

男人竟然如此膽大包天、直挺挺地站在她們前面，這還是第一次。阿玲不甘示弱。她的鼻孔由於氣憤而張得大大的。這個男人還是那天碰到的那一個人。鬼佬們確確實實沒有教養。這樣死死地盯着看，彷彿她和她的女友們是街市上任人選看的母雞。

“你看什麼？從來沒有見過女人嗎？”

“我在欣賞你的頭髮。”阿多森杜用帶着濃重外國腔但完全能讓人聽懂的中國話回答。

居然能說中國話！姑娘甚感驚詫。但她馬上鎮靜下來，厲聲說道：

“你已經看夠了，走你的路罷……”

她聲音裏帶着恫嚇。有衆人助陣，她絲毫不膽怯。她從地上撿起一塊小小的石頭。如果他賴着不走，姑娘很可能真的朝他扔石頭，強行將他轟走。阿多森杜漲紅着臉悻悻而去。他的身後響起了女人們勝利的歡笑聲。

他又一次像癩皮狗一樣被人驅趕。一個光着腳丫子的姑娘，一個傭人一樣的擔水女竟然有膽量公開侮辱這位阿多森杜靚仔。看得出來，這個膽大包天的女人對他英俊的外貌和蕭灑的打扮絲毫不感興趣。她可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正夢想着他出現在她們面前。

阿玲的威信提高了。她竟然敢對付一位鬼佬，嚇得鬼佬逃之夭夭。消息在整個雀仔園的大街小巷不脛而走，甚至越傳越誇張。到了晚上，就傳說她用石頭擊中了鬼佬，鬼佬嚇得魂不附體、渾身發抖、倉皇逃跑。蜂王婆這一晚對阿玲更是關懷體貼。毫無疑問，阿玲是她的公主。

4

整整一個下午，阿多森杜都被新的羞辱折磨着。他的自尊受到極大的傷害，就像鋼刺紮進他的心。她太放肆了，必須給她一個教訓！阿多森杜靚仔產生了復讎的念頭。那些嘲笑聲，那握在她手中的石頭深深地激怒着他，以至於約好的幽會和幽會時那對乳房的柔撫都無法減輕他的惱恨。他不習慣受到女人的侮辱。不，他不能讓事情就這樣過去，他不能讓她不受到懲罰。跟阿多森杜靚仔開這種玩笑絕對不行。

吃晚飯的時候，他列舉了發生在雀仔園的種種惡劣行爲，提醒家人要有預防措施，因為連那兒的光腳姑娘都膽大包天，十分粗野，對無辜的過路人都不放過，簡直是一群無賴、刁民。在他嘴裏，雀仔園真正成了和玫瑰裏一模一樣的黑窩。

家裏人一邊吃着飯，一邊像客人那樣隨聲附和着他。鋪着雪白的綉花臺布的餐桌上，擺滿了各種美味佳餚，閃着銀光的餐具不時發出輕輕的碰擊聲響。這種時候評論和指責別人是再容易不過的，因為沒有任何人開口爲別人辯護。更何況那是些被命運拋棄在與世隔絕的地方、祇有自己可憐自己的人。

他們又講起了一件那裏的阿弟們在黑暗的街道上行兇作惡的事。說有一個葡萄牙人曾到那裏去要債，結果遭到了野蠻的毆打，被打斷了一條腿，後半輩子成了殘廢，但肇事者卻一直沒有捉拿歸案。

然而，晚飯桌上的這種抨擊並沒有減輕他心靈的傷痕。最

終，他還是一個虛偽的人，說出這麼多貶責之詞也祇是爲了隱藏他那受到傷害的自尊。儘管桌上飯菜十分豐盛，可姑娘的下巴、脖子，特別是那一頭油亮的黑髮始終在他眼前出現。他甚至爲自己對這麼一位粗俗無禮、大字不識、僅僅靠挨家挨戶送水爲生的下等姑娘動心而感到失去尊嚴。然而，事實是他真的動了心。

阿多森杜考慮着報復的計劃。祇有報復後，他才會罷休，自尊心才會得到安慰。突然，他有了一個絕妙的計劃。先引誘她上鉤，讓她折服，然後在享用一番後再把她扔掉。這是對她最好最合適的懲罰。再說，姑娘也不是什麼臭魚爛蝦，相反，倒長得非常漂亮，那條黑亮的大辮子，真讓人情不自禁地想用手觸摸。

這個想法不能泄露。這是他的絕對秘密。姑娘對他的態度在他這位徵服者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污點。他甚至爲自己竟然一心想着這位擔水女而感到羞愧。他懷裏已經有大炮臺下的寡婦，那可是位要錢有錢、要貌有貌、人人都想得到的女人。

他萬萬沒有想到他那一身講究的穿着竟然沒有打動這個不同風格、不同生活層次的窮姑娘的心。相反，道德、思維和經濟方面的差異倒使姑娘受到了驚嚇。

爲了躲避已經兩次嘲笑過他的那些女人，他不再從井邊走了。他要單獨接觸她。然而，在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裏，他一無所獲。他沒有碰上過她，心中不免一次又一次感到失望。他爲自己如此堅持不懈地尋找目標而感到驚訝。他在那裏不同任何人打招呼，祇是規規矩矩地走自己的路，不想引出任

何事端。漸漸地他對不少人覺得面熟，也弄清了她要往哪些地方送水。祇是由於沒有掌握她的勞作時間而碰不到她。但他並不死心，繼續尋找着機會。

自然已經有人提醒阿玲，“鬼佬”沿街串巷，到處找什麼人。阿玲憑直覺知道他要找的人就是她自己。她感到非常氣憤。女友們的閑話攪亂了她心中的平靜。她已經聽到一些玩笑話或暗示了。現在，她每次去井邊打水或挑着水走在路上時，總是要四處張望，搜尋着那個令人討厭的洋小子。她估計總有一天會碰上他的。

她把一切都告訴了蜂王婆，她擔心這件事會敗壞自己的名聲。年長的女人勸阿玲和其他人都要冷靜。她認為“鬼佬”舉止文雅，不會傷害任何人。如果他圖謀不軌，那就應該採取其它的辦法。然而，這樣的勸說並沒有使阿玲平靜下來。

阿多森杜對自己的這種追蹤感到厭倦了，他甚至確信姑娘已經搬了地方。但偏偏在一天下午，當他繞過水井拐上羅憲新街的時候，遠遠看到了擔水妹的身影。她正挑着滿滿的兩桶水走上臺階。他首先認出了那條黑黑的辮子，於是便跟隨着她，再也顧不上注意其他人了。

姑娘踏着小碎步子，身軀顯得苗條而健壯。她挺着腰板，由於水桶的重量和平衡的需要，上身稍稍向前傾斜着。緊身短衫褲更顯示了她腰部的曲綫，還有圓圓的臀部、長長的雙腿和光光的腳板。水桶隨着固定的節奏上下晃動着，卻沒有一滴水撒出桶外。黑油油的辮子在身後擺動着，猶如一根誘人的垂擺。

阿多森杜遠遠地跟在她後面。姑娘上了臺階來到東望洋新街。一路上，她的腳步沒有放慢，沒有停留，這足以說明她的健康。他緊跟着姑娘氣喘吁吁地走上臺階。但當他到了上面，姑娘已經不知去嚮。肯定沒有走很遠，可能是進了附近的哪一家。

阿多森杜決定等着她，於是在那兒來回踱着步。他一點兒也不用擔心，因為在那個地方不會遇上任何“他的人”。那是中國人居住區。然而，他忘了姑娘卻是在“她的人”的眼皮子底下。他現在心裏想的，祇是他阿多森杜的利害得失。

她終於出現了。當她一跨出剛進去送水的那一家的門，便看見了他。不用說，他是爲了她才等在那兒的。真是不知羞耻！他到底想幹什麼？街上的人和那些住家如果看到她竟然和一個“鬼佬”在一起，他們會說什麼呢？她又羞又恨。他三番五次地打擾她，肯定沒安好心。

她沒有後退，也沒有表現出驚慌失措。祇要他不開口，一切都會平安過去。祇要他攔自己的路，就一定給予反擊。她徑直朝臺階走來，肩上挑着兩隻空水桶。

阿多森杜臉上堆着一副不自然的笑容，說出早已準備好的第一句話：

“怎麼這麼晚還幹活？”

他沒有敢說其它的話。阿玲氣呼呼地一下子解下桶繩，抽出扁擔，像一件隨時出擊的武器握在手中。阿多森杜作了個讓她冷靜的手勢，然而姑娘的扁擔在空中劃了過來。小夥子本能地跳起來往後退着，而姑娘又一次舉起扁擔。如果他稍稍慢一秒鐘，這武器就會落到他的身上。

他趕緊轉身逃走。身後傳來扁擔揮動的呼呼聲和敲擊地面的鏗鏘聲，那聲音是那樣嚇人。惱怒的姑娘被自己的勝利所鼓舞，跳下臺階追趕着他。他如果不是加快速度，肯定會被她無情的扁擔所打中。

這一切都被週圍的人們看得一清二楚。他們拍着手，爲擔水妹鼓勁助威。阿多森杜的心怦怦直跳。他趕緊在第一個路口就拐了彎，直到聽不見後面的腳步聲才停了下來。他靠在牆上，不停地喘着粗氣，他的襯衣已被汗水濕透。阿多森杜靚仔就是如此地渺小，竟然被一個擔水妹追打。她對他的英俊、富有和紳士派頭居然無動於衷。

回到家，人們被他那張蒼白的臉嚇了一跳。他推說自己突然有點不舒服。他們給他喝了鎮靜劑，後來認爲這還不夠，表姐卡塔利娜又給服用了家裏的湯藥。他真想把事實真相講出來。但不能講。講他像一匹受驚的小馬，從一個女人手裏逃了出來？還算好，沒有被認識的人看到，這種丟人的事就不會到處傳揚。阿多森杜靚仔竟然夾着尾巴，從一個女傭人一樣的姑娘那兒逃了出來！對於那些愛嚼舌頭的人來說可是好材料，他這位戰無不勝的徵服者的聲譽也就會隨之被碾得粉碎！

現在他再也不能踏上雀仔園半步了。那件事已經被很多人看見，那些人絕不會尊重他。他們一定會當面嘲笑他，笑他如何嚇得發抖，嚇得屁滾尿流。他受不了這樣的羞辱。再說，他到底爲什麼要和這樣的社會渣滓打交道呢！他這種冒險差點被打斷了腿。這個缺少教養的女人使他遭到了鉅大的失敗。這在他的光榮的徵服史上還是第一次。現在對他來說，

最要緊的是忍耐。值得欣慰的是“他的人”還不知道這件事。

如果他在這天晚上再次來雀仔園的話，一定會更加感到羞辱。阿玲受到了人們的祝賀和歡呼。她一遍又一遍講述事情的經過，大家聽得津津有味。蜂王婆更是感到高興，爲了慶祝勝利，她準備了一頓螃蟹夜宵，請來了她的所有女友。阿玲是那裏的公主，她能用男子漢的氣概，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她給了“鬼佬”一次教訓，這事件確實值得慶賀。阿玲一躺到硬梆梆的床板上，便很快就進入了甜甜的夢鄉。“魔鬼”再也不會來了。

5

阿多森杜已經沒有膽量第四次冒被羞辱的危險。這已足夠玷污他的聲譽了。他爲自己受到如此難以理解的抵制和如此公開的反感而震驚。這是徹徹底底的羞辱。

一段時間來，他整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總是豎着耳朵，留心聽着有没有有人在偷偷議論這件不幸的事。然而，在“他的人”中什麼動靜也沒有。他終於松了一口氣。現在他每次出門，總是避開雀仔園，走下東望洋斜巷，並且爲了保險起見，總是一出門就乘上人力車。

送走了嚴寒的冬天，又度過了潮濕的春天。到了5月，夏天便伴着蟬鳴和飛燕悄然來臨了。在這段時間裏，他續寫着自己的光榮史。一位住在好景酒店的英國女郎成了他新的獵物。這位每星期六來澳門、星期一離開的女人並不是他在利維旅酒店陽臺上看見的那一位英國女郎，而是另一位長着紅

棕色頭髮、更加令人喜歡、更加漂亮的姑娘。

與此同時，他繼續同大炮臺下的寡婦保持着關係。祇是她現在已經有點讓他感到厭煩，因為她認為有權要求同他結婚了。任何一個要求不太苛刻、性格不太輕佻的人都會願意與她結合的，因為她的精明能幹的前夫給她留下了雄厚的財產。這女人確實給了他難以形容的床第之歡，然而顛鸞倒鳳之後，便沒完沒了地問他何時作出決定，有時哭哭啼啼，有時怨聲載道，有時大發脾氣。因為她無法長時間地不讓別人議論，她這個寡婦的可憐的名譽已處在別人的戲弄之中。

父親為此和他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告訴他已經到了作決定的時候了。老人當然想讓他娶別的姑娘，但娶這個寡婦他也不反對。這女人有錢，人長得漂亮，雖然在他看來稍微輕浮了點，不過行爲舉止也還算得體。但是家裏其他人都提出異議，尤其是表姐卡塔利娜更是堅決反對。母親希望有一個不曾被任何人碰過的黃花閨女做她的兒媳婦，外祖母和姨娘們也都讚同這一觀點。阿多森杜一聲不吭，對這些沒完沒了的爭論不予理會，彷彿此事與他毫無關係。祇有他心裏明白，寡婦到底有多麼難纏，多麼令人厭煩。

他忘不掉擔水妹，儘管他一再告誡自己要把她的形像當成一件不愉快的記憶從心頭抹去。失敗的痛苦還在折磨着他的自尊。一個大不列顛王國的美女都會投入他的懷抱，一個光着腳丫、目不識丁的擔水妹怎麼敢拒絕他、侮辱他呢？對他的虛榮心來說，那可是絕對無法承受的打擊。

每當他看到某個挑着水桶或籃子的姑娘，他的心就跳個不停，他的眼前馬上就會出現那位姑娘的身影，那條黑油油

的辮子在她身後來回擺動。他喜歡那條辮子。每當想像着自己在撫摸它時，就會覺得渾身的血液在沸騰。他從來也沒有對任何一個女人的頭髮產生過這樣的感覺。就因為這個原因，他真想再去一次雀仔園。然而，他又害怕那條扁擔。

一天夜裏他睡覺時把手壓在胸口，夢見自己正滿心歡喜地解開那條辮子，突然姑娘回過頭來，憤怒地舉起手中的扁擔，態度無比的兇狠。醒來後，他像被人抽打了一頓似的，感到胸口發痛，手腳發麻，渾身冒汗。他把這個夢當成不祥的預兆，用來驅趕心中對那塊地方的嚮往。可是，那條辮子還是使他爲之心醉。

那是5月底的一個下午。阿多森杜在去父親的商行前睡了個午覺，醒來後感到精神飽滿。他起身朝後屋的洗手間走去。從窗口傳來了在內院午休的女傭們的說話聲。女傭們經常在那裏伴着蟬鳴東長西短地閑聊，他對此已習以爲常。

可是在今天的嘈雜的閑談聲中，傳來了往常沒有的、卻又曾經令他驚嘆過的笑聲。好奇心驅使他伏到了窗口。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胸口猛烈地跳動起來。難道他看錯了？他像一個不想讓別人發現的小偷一樣，小心翼翼地又窺視了一次。絕對不是幻覺。

他夢中見到的擔水妹正蹲在下面院子裏，一邊端着碗喝水，一邊興高彩烈地說着什麼。她穿着幹活時穿的黑色短衫褲，像以往一樣，光着腳，腳趾上露滿了泥土。在女傭們面前，她解開了衣領上的釦子，這樣更加舒適一點。褲管提了起來，露出了腳跟和半截小腿。黑辮子甩到了胸前，以免垂到地上而弄臟。兩鬢的頭髮閃着青色的光澤，彷彿是陽光照

耀下的烏鴉的翅膀。

姑娘萬萬沒有想到竟然自投羅網。她頂替了一位年老犯病的擔水女的位子。阿多森杜想起了母親曾經說起過新的擔水妹送來的水又好又乾淨。原來是雀仔園的井水！已經一個多月了。這麼長時間裏，他對此竟然一無所知！

他沒有讓自己發出任何聲響。因為祇要她一回頭朝上看，一下子就會發現他的。那樣她會驚慌，會趕緊逃避，永遠不會再給他家送水。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尤其是現在，他又發現了姑娘的另一個天生麗質。她的聲音那麼甜美，那麼清脆，使人聽了怦然心動。

阿玲在下面顯得神情悠然。這裏那麼安靜舒適，真不想再回到井邊去給別的人家送水。她拿起辮子嗅了嗅，不停地撫摸起來，想把它拉得更平滑。

真是雜草叢中的一朵鮮花！如果她落到一個粗魯的“阿弟”手裏，祇讓她生兒育女，蹂躪她的健美的身體，毀壞她漂亮的辮子，簡直太可惜了。那樣的話，她祇能不管冬夏頂着烈日，冒着風雨，挑着沉重的水桶，艱難地沿街奔波。今天如此性感、如此年輕漂亮的她，用不了幾年，就會面目全非或變成一堆破爛。

姑娘站了起來，阿多森杜沒有敢在窗口露出身影。操之過急祇會適得其反。看着她走了以後，他就到下面的廚房要了一盃水。他問那位和阿玲說話最多的女傭，這麼好喝的水是從哪兒打來的。女傭給他講了此水的來歷，他從而知道了姑娘送水的固定時間。他沒有再追根問底，吹着口哨走了出去。

兩天以後是個星期六，他沒有在家吃午飯。差不多到了那個時間，他就在附近轉悠着。他估計姑娘要走的路綫，果然沒有錯。他遠遠地看見她熟練地挑着兩隻水桶，邁着均勻的步子朝他這邊走來。

他站在狹窄的街道上，側身給她讓路。姑娘的臉上帶着一絲驚愕的表情。但她沒有主動出擊，因為她知道這不是在她熟悉的地盤上。阿多森杜對她笑了笑，以示禮貌，但沒有得到她相應的回報。他看着她從身旁走過。她的扁擔，沒有讓他感到害怕，因為現在是在他的地方。他跟在了她的後面。

他這是在回家的路上，誰也不會說他在跟踪她。然而，她心裏明白。她用雙手扶着肩上的扁擔，以防扁擔滑動而使水晃出桶外。她也不能回頭，祇能用餘光和憑感覺來判斷。

在住宅的後門口，姑娘站住了。她解開了扁擔，但沒有揮動起來，祇是嚮走近的他轉過身，用雖然不高但很嚴厲的聲音問道：

“你要幹什麼？”

“你是和我說話嗎？我……我什麼也不幹。我回家。”

阿多森杜指着大門，用悅耳的聲音回答說，“你不是到這兒來的嗎？我也是呀。這是我的家……”

姑娘茫然不知所措，臉上泛起了紅暈。阿多森杜掏出鑰匙打開門，然後熱情地對姑娘作了一個從未有人對她作過的動作，說：

“小姐，請進！”

一個習慣於粗俗語言和稱呼的擔水妹，她第一次聽到有人稱自己為“小姐”，這使她更加不知所措。當她還在猶豫不

決的時候，那位熱情的女傭阿嫻走了出來。

女傭沒有對少爺的出現感到驚訝。因為他經常從後門回家。這兒有一樓梯通到樓上，他晚上回家時從這兒上樓就不會驚動別人。

使女傭感到驚訝的是少爺對擔水妹的禮節，他竟然讓她在自己前面跨進家門。阿玲的臉漲得通紅，嗓子也有點發乾。當她放下水桶時，撒出了一點水。

“對不起……，我馬上擦乾淨。”

儘管那點水祇是灑在了地上，但對於姑娘來說，這可是絕對不應該的錯事。阿多森杜接話說：

“沒有關係，不要緊。”

說完，他帶着勝利的微笑，徑直上了樓梯。身後傳來那位好炫耀的阿嫻的聲音：

“我們少爺很有教養。待人從來都很和氣。”

阿多森杜用不着再靠在窗口窺視了。如果讓姑娘發現自己在偷看，那會把她嚇跑的，或許永遠不會再來。這可是一次巧妙的進攻，耐心才會帶給他最終的勝利。他利用的正是好機會。那黑亮黑亮的辮子，那豐滿的、綫條分明的身軀在不久的將來便屬於他的了。他忘記了那位寡婦在這個時辰正慾火熊熊地等着他呢。他不緊不慢地梳理了頭髮，然後才從正門出去，朝大炮臺下走去。

對這幕戲的內情毫不知曉的阿嫻，在後院裏不自覺地充當了少爺達到目的的幫手。當她看到阿玲不知所措的樣子，以為阿玲為少爺的禮貌和教養所感動，於是便誇起阿多森杜，其餘的女傭也你一言我一語地幫腔。

她們說少爺有多麼多麼好，從不責罵家裏的傭人，從不說粗話。即使是給他拿雙襪子或送盃水，也總要說聲“謝謝”。也從不因爲她們是傭人而瞧不起或侮辱她們。你還沒看見他有多少衣服和皮鞋呢！在這方面，他非常講究。總是要求褲綫筆直，襯衣乾淨平整，皮鞋油光鋥亮。他從來不大聲喊叫，祇是平和地說想要什麼，也從不羅嗦。這家裏的人個個都願意滿足他的愛好。

女傭們同聲讚揚少爺是個大好人後又壓低聲音說，其他人和他不一樣，那些太太們一個個都像母老虎，蠻橫無禮，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她們還一個比一個更懶，甚至讓女傭放下手中的活幫她們撿起掉在自己腳跟的手帕。老爺也是那樣的貨色，整天給傭人們下達命令。傭人們必須一絲不苟地幹活，否則就會遭到訓斥或幹脆被辭退。

阿玲漸漸恢復了平靜。她對女傭的話很感興趣，甚至連往其它地方送水的事都忘得一幹二淨。她邊聽邊問，對她們的誇張也沒有產生任何懷疑。出於某種考慮，她沒有說出少爺攔截她的事。她在那裏喝了兩碗水，還吃了一塊頭天晚上做的、太太分給傭人的蛋糕。當她從那裏離開時，心中不免漣漪蕩漾。這個男人給她留下的令人討厭的印像已經改變了。

她沒有把這一切告訴任何人，連從來都要請教的蜂王婆也不例外。晚上，女友們感到奇怪。她從來都不是這樣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她沒有加入嘰嘰喳喳的閑談，祇是一個人默默地默在那裏。

整個晚上，小夥子的形像一直在她腦海裏閃現。這使她感到十分困惑，爲什麼自己如此想着他，想着他很客氣地稱

呼自己爲“小姐”，想着他很有禮貌地讓自己先跨進大門。儘管那是一張外國人的臉，但絲毫也不難看，和自己原來的看法正好相反。

當她再一次爲他家送水時，精神上感到非常緊張。這一次又會發生什麼事呢？然而什麼也沒有發生，她甚至有點失望。3天了，她沒有再看見過他。阿玲一次次地感到疑惑，感到沮喪。難道他後悔認識自己，因爲自己祇是他家的送水妹？難道他擔心她對他會有什麼不滿？其實如果有什麼不滿，第一天不就表示出來了嗎？她沒有想到，這一切是故意安排的。阿多森杜以極大的耐心，就是要讓她惦念着他。

第四天，阿玲幹活幹得很累。不管她怎樣努力，還是不能準時趕到小夥子家。她邁着正常的步伐，挺直腰板，隨着水桶的晃動，屁股來回扭動着。腋下和後背都浸透了汗水，褲腿邊上和光腳板上露滿了泥土。惟一乾淨和好看的東西，就是那條黑亮亮的辮子，那是她的不容置疑的驕傲。

在兩條狹窄街道的叉道口，阿玲在一塊樹蔭下停了下來，休息片刻。6月驕陽似火。她從短衫側面衣襟的開口處抽出手帕擦了擦掛滿汗珠的臉。忽然從身後傳來了他的聲音：

“下午好。”她吃了一驚。他到底沒有忘記自己。他站在那裏，穿着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白淨的襯衣上散發着直到後來她才知道叫香水的香味，右手拿着兩朵鮮艷的玫瑰花。在一身整潔的他面前，阿玲第一次難過地感到自己露滿泥土和汗水的身上是那樣骯臟不堪。

阿多森杜把玫瑰送到她跟前說：

“請收下。這是我採來送給你的。是我家花園裏的。”

“我不能要。我的手不空。”

“你要讓我扔了？”

“不。花很漂亮。”

她聽說過“鬼仔”們習慣給他們所喜歡的姑娘送花。任何一個雀仔園的小夥子都不會想出這種高雅的方式。她也是第一次見到。

阿玲不能再在這兒停留，引來街上人的好奇。她沒有再說話，也沒有接過花，祇是彎下腰，把扁擔放在肩頭，然後站起身，把水桶穩穩地挑了起來。阿多森杜把兩朵玫瑰分別放到裝滿水的水桶裏。玫瑰飄浮在水面上，給清亮的井水增添了歡快的紅色斑斕。

阿多森杜走了。沒有必要再說什麼，也無需再跟着她了。她的對立情緒像倒塌的骨牌一樣被瓦解消失了。祇要有耐心，就一定會成功。他在家門口附近的街口和樹下轉來轉去。他想證實一件事，後來果真被他證實了。當阿玲從他家走出來的時候，手中正拿着那兩朵玫瑰，象徵着愛情的玫瑰。

6

戰勝擔水妹那顆桀驁不馴的心，對阿多森杜靚仔的自尊是個極大的鼓舞，也使他興奮異常。晚上在臺球房，他興高彩烈地請大家喝啤酒，甚至連那些平日不很親近的人也受到了邀請。

那位習慣於吃他“殘羹剩飯”的弗洛倫希奧估計出了新的“裙子事件”，心中有點憤憤不平。阿多森杜已經有了那個

令人垂涎的寡婦魯克雷希婭的狂愛，他到底還想要怎麼樣啊？他到底要找到什麼樣合腳的鞋子啊？這種對命運的挑戰簡直太過份了。

“新的‘她’是誰？”

阿多森杜避而不答，裝出神秘的樣子逗着朋友，腦海裏閃現出一個又一個可能成爲他的受害者的形像。他不能告訴別人自己的愛情菓實祇是一個光着腳、肩上挑着沉重的水桶沿街奔波的粗俗的女人。那樣會降低他這位徵服者的威信，而弗洛侖希奧對此是不會理解的。

現在，已經到了完全掌握自己目標的時候了。他已經不再滿足於短暫的見面和匆匆忙忙的交談，他想能夠更長時間地和她在一起，他想佔有她——那條辮子幾乎使他發瘋——這個願望使他失去了理智和謹慎。

這兒，阿玲也生活在折磨當中。小夥子的形像一直在她腦海中閃現。這可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她沒有時間也沒有錢上學，大字不識一個。但是，她並不傻，更不是什麼下賤女人，她明白怎樣做是對的，怎樣做是不對的。

雀仔園是她的社會。對於外人來說，那是一個臭名遠揚的地方，是妓女窩、惡棍窩。然而，對於住在這兒的人來說，他們有自己的道德準則，有自己做人的方式。他們必須保持自己獨特的傳統和習俗，否則便會遭到衆人的反對。事實上，那兒根本沒有什麼妓女。住在那裏的人都屬於他們自己的人。在她成長過程中，祇有一種想法，她將和其他女友們一樣，在這兒生活一輩子。

“鬼佬”闖入她那單純的生活，打亂了她原來已經注定

的生活道路。他是生活在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的人，特別是在語言、信仰和習慣方面存在着鉅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時時困擾着她。

當女傭阿嫻領着她參觀他的家時，她一直沒有說什麼話。那一天，他家裏人都不在，女傭很自豪地嚮她炫耀自己的主人家。

臥室、洗澡間、客廳、餐廳、老爺的書房、一擦一擦的書籍、傢具、地毯、窗簾等，這一切她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真不知說什麼好。油亮油亮的地板上還散發着蠟的芳香。她從來沒有踩踏過這麼好的地板，她爲自己的腳弄臟了地板而不好意思，好在女傭後來擦去了她留下的腳印。還有安在牆上的令人驚奇的電話機、張着喇叭口的唱機、電風扇、冰櫃、沙發、彈簧床，這一切都是她第一次見到、第一次接觸到的東西。

少爺的臥室收拾得十分整齊，滿屋子飄着香氣，彈簧床非常柔軟。那位翹鼻子阿嫻硬拉着她在彈簧床上坐了坐。坐在乾淨的床單上的那種舒適的感覺不由得使她臉上泛起了紅暈。雀仔園的任何一個小夥子都無法和這兒的主人相比。

她本應該拒絕和這位不認真的男人接觸，本應該迴避他，保持當初的對立情緒來保護自己。然而每當她想這樣做的時候，心裏便感到很痛苦。她的抗拒力已經被摧毀。她覺得自己正像隻柔弱的飛蛾，已不顧一切地撲嚮那火光，明知會被燒傷，卻不知道如何逃脫。

阿多森杜的百般堅持漸漸打消了她的種種顧慮。她當着街上好奇的行人，當着阿嫻懷疑的目光，堵住她的路。她祇

得接受了他第一次幽會的請求。

這次幽會是在華士古公園進行的。由於那裏路燈不亮，到處黑糊糊的，他們坐在暗處的一張椅子上，正好可以避開行人。

阿玲很緊張。她戰戰兢兢地來到那裏，眼睛還不停地環顧四週。她一點也不自在，任何一點響聲都會嚇她一跳，彷彿有雀仔園的搗蛋鬼跟着她似的。他們各人坐在椅子的一頭。起初，姑娘祇是回答他的一些問話，簡單得讓人失望。

阿多森杜沒有敢更加親近她。他至今還沒有完全了解這個女人的想法和品性，如果稍有出格的動作，她馬上就會離開。這是一頭沒有馴服、極易受驚的小動物。必須要有耐心，很大的耐心。一切祇是時間問題。

度過了開始的沉默之後，他們開始了原先沒有策劃的交談。和一個擔水妹能談什麼呢？如果不談雀仔園，不談日常的小事、水井、奶奶和土地廟，還能說什麼呢？總算邁出了第一步。她開始說話了，這就好辦了。

幽會不到半個小時，姑娘就站起了身。她說自己要早睡，天一亮就要起床，要幹一天的活，要給許多人家送水，要一直東奔西跑到夜晚。她一字一句強調地說着，顯示出不會輕易後退。她可以說是知識淺薄的姑娘，但她有自己的榮譽和貞潔。她可不是下賤的女人……

約定第二次幽會更加不容易。阿多森杜嘆着氣，裝出一副憂傷可憐的樣子，並一再保證說不會做什麼不好的事情。他不斷地堅持着，最後她才答應：

“後天，也是這個時候。”

要耐心，極大的耐心，因為耐心是成功的妙訣。姑娘苗條的身影已經消失在夜幕之中了。阿多森杜忍受着失望，拿出一支烟，慢慢地抽了起來，腦海裏編造着嚮大炮臺下那個正望眼慾穿地等着他的寡婦所要說的托詞。

第二次幽會時，阿玲的膽子大了一些，心情也平靜了一點。她像第一次一樣小心翼翼地準時來到這裏。他們的談話又一次圍繞雀仔園展開，祇是更加詳細。她說她窮，很貧窮，但並不期望很多。她滿足於已經擁有的一切，尤其是喜歡自己的活計，這是她惟一幹得好的事情。

阿多森杜很少談及自己的家庭，以便迴避他們在生活方面的鉅大差異。因為他感覺到姑娘已經對此有所顧忌。他祇是找些在學校裏發生的事情講講，讓姑娘更加隨便輕鬆一些。從暗處的椅子那裏，不時傳出低低的笑聲。一切都進行得如其所料。他沒有碰姑娘一下，儘管兩人之間的距離在不斷地縮小。要有耐心，還要有更大的耐心。

當他們想起時間時，已經過去了 50 分鐘。阿玲趕緊站起身，急匆匆離去。她已經趕不上蜂王婆的晚上聚會，一定會引起她的疑問和猜測。

第三次幽會阿玲沒有再來，而阿多森杜卻在以後的幾個夜晚都堅持在那兒等着她。他幾乎難以控制自己的氣惱。他的耐心太大了，這與他的習慣和性格完全不符。要是對別的女人，他才不會這樣。他真為自己這種愚蠢的柏拉圖式的單相思而感到羞愧。祇為一個擔水妹！然而他發誓要佔有她的身體，要佔有她的辮子。

他反復思量，看來已經不能再在光天化日下尾隨她了。姑

娘去他家送水的路上人多嘴雜，他已經感覺到人們有所議論。女傭阿珊對任何事情都大驚小怪，而且隨時會像哨兵一樣盯着姑娘的來往。他不能使她處於難堪的境地。那樣才能獲取她的信任。要有耐心，非常大的耐心！

然而，現在的情況使他心急如焚。這對於他來說簡直是一種折磨。他對那位寡婦也開始感到失望，她已經正式要求他作出抉擇。魯克雷希婭不想做終身寡婦，她也沒有理由必須繼續當寡婦了。

正像阿多森杜堅信的一樣，阿玲終於又在同一時刻回到了黑暗中的那張椅子上。她終於抵禦不了內心火一般燃燒着的情感和看不見的誘惑，氣喘吁吁地趕來了。她找到了一個理由，走出了雀仔園，然後走大街，穿小巷，還繞了一個大圈子，以便甩掉可能有的尾巴。

她連拖鞋都沒有敢穿，生怕引起別人的懷疑。但她從心裏爲自己的這雙光腳，也爲沒有能換上她那套好一點的短衫褲、祇能穿着日常幹活時穿的衣服而懊惱。

來到他面前，姑娘沒有解釋爲什麼前幾天沒來赴約，祇是羞澀地低聲說：

“我喜歡和你交談……”

阿多森杜猛地握住了她的雙手。那是一雙長滿趺子的手，粗糙的手，被扁擔、被繩索、被嚴冬冰冷的井水和其它重物磨損的手。然而在這個夜晚，這雙手卻是那樣的柔軟。姑娘沒有把手抽回去，她感到小伙子緊緊握住她的那雙手充滿了真情。啊，他的雙手那麼細嫩，那麼溫柔。這是沒有經歷過日曬雨淋艱苦勞作的人的手。

他們肩並肩地坐在那裏，不再有任何拘束，雙雙沉浸在再次幽會的喜悅之中。插在姑娘辮子上的春蘭花的芳香和小夥子身上的香水味混合到了一起。姑娘的柔聲細語令人陶醉，令人發狂。

過了一會兒，小夥子的嘴唇漸漸靠近姑娘的臉頰，嘴裏輕輕地說着話，同時把手伸到姑娘的腰後，想要摟住姑娘。

“我不想這樣……我不習慣……”

這時的阿多森杜不愧為情場上的老手。他用姑娘難以聽懂的情話讚美着她，簡直讓她不知是相信好還是不信的好。然而，這些話語確實讓她着迷，讓她神魂顛倒。

阿多森杜試探着再進一步，為沒有一個能讓他們單獨地自由自在地在一起、絲毫不用擔驚受怕的地方而嘆息。姑娘噓了口氣，輕聲說：

“我害怕……”

“害怕什麼？我不會對你不好……”

“沒有地方。”

什麼辦法都沒有想起來，因為她從未有過這種經歷。然而，此情此景使他們產生了許多聯想。想到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們都不禁戰栗起來。

阿多森杜直到現在一直保持着的耐心一下子消失了，慾火突然間燃燒了起來。他不由自主地緊緊抱住了姑娘，嘴唇拼命嚮姑娘的臉上湊了過去，嚮姑娘的嘴唇上湊了過去。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緊緊擁抱，姑娘本能地反抗着、掙紮着。她感到自己的貞潔受到了侵犯。接吻，那可不行！這是全部獻出自己之前的最後的堡壘。她從來沒有接過吻，從未體

會過接吻的感覺。這是不知羞耻的外國人的令人討厭和反感的習慣。

“不……”

她使勁掙紮着，腦袋晃來晃去，竭力保護着自己的雙頰，同時，手腳也不斷地在椅子上亂舞。這可不是一場輕鬆的戰鬥。姑娘身強力壯，而且此刻因十分氣憤而不肯讓步。最後，兩人滾到了地上，阿玲壓在了他的身上。

這重重的一跤使阿多森杜不由自主地松了手。姑娘迅速抽身站起，拍打掉短衫褲上的泥土，整了整弄亂了的辮子。當然，插在辮子上的花朵已經無影無踪了。

姑娘在黑夜中站直了身子，氣憤而失望地說道：

“你祇是想玩玩……祇是想玩玩我而已。”

她說完轉過身，悻悻而去。這一次的幽會失敗了，時間也不如前兩次的長。就因為他沒有耐心，一下子又回到了零的起點。

阿多森杜還躺在地上。後背摔疼了，衣服揉皺了，尤其是自己的虛榮心受到了傷害。他為此而氣得咬牙切齒。祇不過是一個赤腳擔水妹，竟然還要裝正經、顯高貴！

第二天，阿玲沒有再在得勝馬路上出現。她的一位女友頂替了她。

7

1931年8月13日是個不吉利的日子。凌晨5時45分，在一道閃光之後，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爆炸聲，使整個城市

都被震撼。隨着建築結構的錯位，響起了牆壁梁柱嘎巴嘎巴的斷裂聲和門窗玻璃劈里啪啦的震碎落地聲。

驚惶失措的人們不顧身上祇穿着貼身內衣或是隨手抓件什麼衣服蔽體便全都來到了大街上。到處是一片混亂的呼喊聲。誰都弄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過，消息還是很快傳開了。原來是東望洋山腳下“幽靜泉”旁的火藥庫發生了爆炸，死傷了不少人。還有一部份存有彈藥的庫房由於隔着一堵厚牆而未波及，所以還可能有再次發生爆炸的危險。

毀壞的程度令人恐懼！雄偉的總督府、軍人俱樂部和週圍的房屋，以及龍天區，瞬間都變成了一片廢墟。

滿街遍地全是倒塌的斷牆殘壁、折彎的鋼筋鐵架、梁柱、石塊、磚頭、瓦片、樹幹、樹枝。這足以證明這次爆炸的鉅大威力。“羨慕泉”的水道被炸裂，泉水滿地流淌，週圍一片汪洋。盧九公園的圍牆被炸開了多處缺口，公園裏面的大堂和亭子倒是幸存了下來，祇是一些大樹被折斷。半條得勝馬路和華士古公園被摧殘得不輕，塔石村和農田的損失也很慘重。

數千個不同規格不同口徑的炮彈和子彈殼飛落在這塊滿目瘡痍的土地上。據說其中有些還是大戰時期留下的。後來，大一點的彈殼被手杖製造商們用來製造手杖，小一點的彈殼被本市的一些首飾匠們精雕細刻，製成了各種裝飾品。

由於擔心發生新的爆炸，人們獸在火辣辣的太陽下，惶恐不安地度過了一天。在死難者當中，包括全部被炸毀的火藥庫的非洲哨兵，共有 11 個葡萄牙人和 52 個中國人。官方

公佈的受傷人數爲一百多人，但有許多在家裏治療的人並沒有統計在內。這是這座城市從未經歷過的災難和不幸。

立即採取了措施。該地區實行戒嚴，由軍人、警察和消防隊員對現場進行全面清理，防範乘機偷盜的行徑。直到夜幕降臨，惡夢才漸漸淡去。已經沒有再次發生爆炸的危險了。第二天，城市又恢復了平靜，生活照樣繼續。最沉痛的事是埋葬遇難者。首先舉行所有葡萄牙遇難者的葬禮，然後舉行中國遇難者的葬禮。那慘不忍睹的場面深深地留在了那一代人的腦海裏，後來隨着時間無情的流逝才漸漸地沖淡了記憶。

那麼，阿多森杜在這一事件中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呢？

那天晚上，他汗涔涔地躺到了床上。這一天的天氣特別炎熱，太陽無情地燒烤着樹木、照射着路面、房屋和行人。人們對這個悶熱的8月無不怨聲載道，因爲8月1日的臺風不但沒有降低氣溫，反而使天氣更加炎熱。

儘管房間的窗戶都開着，但還是悶得透不過氣來。爲了防止蚊子的叮咬，祇好放下蚊帳。電風扇儘管呼呼作響，卻無法將風痛痛快快吹進蚊帳內。在這個酷熱的夜晚，他躺在床上汗流浹背，甚至下面的床墊都被他的汗水浸濕了。

他什麼也不願去想，可還是要想。阿玲再也沒有來過，同他斷了聯係，消失在雀仔園的天地裏了。她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理智告訴他這是最好的結局。所有這一切祇不過是一場危險的瘋狂的遊戲。然而阿多森杜對此並不知足，他不想半途而廢。姑娘的態度給了他的自尊心一個莫大的打擊。戰勝她，成了他堅定不移的信念。

他好幾次爬起來喝水、擦汗，對自己的失眠感到惱怒。最

後一直到 3 點鐘的時候才模模糊糊地睡着。

彷彿是房頂崩裂的一聲鉅響把他從睡夢中驚醒。他被一陣氣浪從床上拋到了地上，屋裏的蚊帳、電風扇和其它東西都飛了起來。玻璃震碎了，他感到脖子上一陣劇裂的疼痛，以後就失去了知覺。

滿地都是震落的牆皮泥土、玻璃碎片和被毀壞的傢具物品。家裏人跌跌撞撞地撤到街上。不管是主人還是傭人，一個個都面如土色、驚恐萬狀。

不知是誰尖叫着說阿多森杜還沒有出來。人們差點忘了他。驚魂未定、臉色蒼白的父親阿烏雷利奧顧不得頭暈目眩，奔進屋內，爬到樓上兒子的房間，急切地尋找起來。女人們則不停地喊叫着、呼喚着。

他們在牆壁和衣櫃中間發現了不省人事的年輕人。他的額頭被重物砸傷，留下了大塊紫色的淤血，左手被玻璃片割破。最嚴重的是脖子上的傷口正往外冒着鮮血。他還活着，祇是雙眼緊閉，處於昏迷狀態。

一看到兒子身上鮮血直淌，母親一下子便倒在了姐姐和外甥女的懷中。女人們立即哭了起來。父親也很着急，他推開那些圍成一團的女傭，高聲喊道：

“別這麼哭了！他沒有死……我帶他去醫院。”

這是明智的決定。除了那個傷口，沒有其它更大的創傷。當然，如果有內傷就麻煩了。要緊的是必須找到一個醫生。表姐卡塔利娜建議打電話給中央車房要出租車，因為這個時候估計醫生很難離開自己的崗位。

阿多森杜睜開了眼睛，人們終於松了一口氣。他驚訝地

看了看週圍，馬上明白了所發生的一切。他喊頭疼，已經包紮的脖子上還在淌着鮮血。他擡了一下手，又慘叫了一聲。他請求人們在醫生來到之前別挪動他，但誰也沒有聽他的。

半小時以後，出租車終於來了。他被送到醫院，接受了檢查。經初步觀察，傷口並不十分嚴重，但醫生還是讓他住院作進一步觀察。他流了不少血。

“他真是有一個石頭腦袋。幸好被什麼東西擋了一下，要不然會更糟糕。但我保證，這次他並無大礙。”

這是他運氣好。阿多森杜住院的消息很快通過女人和傭人們的嘴傳了出去。到了晚上，城裏就有人說他的腦袋被砸開了，也有的說他做了開顱手術。阿嫻還把消息傳給了雀仔園那位新的擔水妹。那是因為不能把水送到正在清理的得勝大馬路，而要她送到新的地方。這位多嘴多舌的姑娘馬上便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了阿玲。

自從和阿多森杜斷了聯係後，這位漂亮的擔水妹就一直處於痛苦之中。蜂王婆和其他女友儘管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但都已經察覺到了。姑娘像是換了個人，整天發獃，兩眼直直的瞪着，再也沒有她往常的歡樂和熱情。挑水的時候，也心不在焉，動作緩慢，總是默默地想着不願說出來的心事。

“應該讓她嫁人了。”蜂王婆自言自語道。

除了受到驚嚇之外，雀仔園在大爆炸中祇受了一點很小的影響，沒有太大的損失。僅僅震碎了幾塊玻璃、震裂了一些屋頂、折斷了個別房梁，但是沒有死傷任何人。他們也曾經擔心可能再次發生爆炸，然而沒有發生。

阿玲倒沒有為受驚嚇的奶奶擔心，她現在擔心的是另外

的事情，是不能對任何人訴說的事情。她講不清爲什麼，祇是眼淚情不自禁地滾落下來。她忘掉了一切氣惱，現在一心祇想來到他的身邊，爲他扇風驅趕炎熱，爲他用濕毛巾擦去臉上的汗水。她要附在他耳邊悄悄地告訴他，她來到他身旁是爲了讓他減輕痛疼。可是，她此刻什麼也不能去做。哪怕是能去一下那座中國人開的鏡湖醫院呢……。

晚上，她和一群女友來到了華士古花園。花園里燈光昏暗，她們沒有能越過圓壇。一位摩羅衛兵攔住了她們並讓她們退了出來。發生爆炸的地方一片漆黑，看不見任何人走動。阿玲擡頭望了望少爺家的房屋，也不見一絲燈光。這更加增添了她的痛苦和擔憂。

第二天，許多人都去觀看葬禮，這是災難造成的後果。她也心情沉重地離開了家，但她沒有去觀看任何一場葬禮，祇是一心想着阿多森杜。他差一點也成了受難的死者，根據阿嫻所說，現在也還沒有脫離危險。

她哪裏知道，小夥子現在的健康狀況良好，很快從驚恐中恢復了過來。他甚至爲父親小題大作、根本沒有必要地讓他住院而煩惱。

因爲父親阿烏雷利奧和家庭的社會聲望，有很多人前來探視，醫院也祇能視而不見。那些名門貴族的家長們領着正值婚配年齡的女兒，前來表達他們對阿多森杜靚仔的青睞。

然而，就探視本身的意義來說，有一個人的探視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來訪。魯克雷希婭寡婦大膽而又堅決地把自己擺在了家人的位置上。她穿着據萊蓬時裝師說是剛從巴黎直接購進的“貴婦天堂”牌最新款式的服裝，不僅顯得身材格

外漂亮，格外艷麗動人，而且還顯示出她的闊綽和富有。她身邊還帶着一位瘦瘦的中國女傭和阿多森杜最好的朋友——與他共同分享溫存柔情的弗洛侖希奧。

“不要臉的東西……”

阿多森杜的母親對這個女人下了這樣的定論。卡塔利娜自然讚同她的看法。但阿烏雷利奧父親還是樂意接待的。他用嚴厲的目光制止了令人不快的語言。兒子已經到了成家立業的時候，要不是有一位富得流油的女人，有誰能養得起好逸惡勞、無所事事的男人？

然而，這一探望給阿多森杜帶來了無盡的煩惱，使他無法得到解脫。他感到一根無形的鎖鏈已經纏繞在自己的脖子上，這是他始料未及的。當初輕而易舉的得手，現在卻成了他的負擔。魯克雷希婭是一個精明果斷的女人，她對自己的魅力和富有永遠信心十足。而那位整天跟着她的弗洛侖奧還不停地推波助瀾。

阿多森杜不顧父親和家裏人的大驚小怪，終於回到了家中。這才是他永遠生活的地方。已經沒有再次發生爆炸的迹像，家裏也重新開始了正常的生活。

當他看到滿臉大汗、身體肥胖的新來的擔水妹，馬上想起了阿玲，想起她那扭動的腰肢、滿口的白牙，特別是她那條烏黑油亮的辮子。他一點兒也沒有關於她的消息，也不知道她在爆炸事件中有何遭遇。但他聽說雀仔園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他突然又感到頹喪，因為自己沒有能做完那件事情。

正在這時，命運之神給他作了決定性的安排。當他拐到巴冷登街時，迎面碰上了阿玲姑娘。她正站在那兒擦汗，旁

邊水桶裏的水還在輕輕地晃動。剛才他一臉沮喪的神情，現在已蕩然無存。看到站在面前的姑娘亭亭玉立、安全無恙。他真是喜出望外。這突如其來的相遇倒使姑娘滿臉通紅。她忘掉了以往的氣惱，立即溫情脈脈地問道：

“你已經沒有事了嗎？”

“祇是一點小傷。是醫生要留我住院的。”

“我真擔心。”

“我也擔心你。”

“是嗎？”

“是的。”

他們佇立在那裏，忘掉了一切。英俊蕭灑的小夥子和美麗動人的擔水妹沉浸在愛的甜蜜之中，把週圍的一切都置之腦後。

“什麼時候再……”

姑娘猶豫着，沒有立即回答。她眼睛看着地面，將水桶的繩子搭到扁擔兩頭，在蹲下身子挑起擔子前才說：

“我奶奶回到鄉下老家去了，這一次爆炸把她嚇得不輕。家裏就剩我一個人，你明天晚上來罷。”

姑娘臉上的紅暈顯得更加鮮艷。接着她低聲告訴他如何去她家，叮囑他千萬小心別引起鄰居們的注意。說完她就走了。她爲自己的大膽決定感到迷惑，感到驚訝。她知道已衝破了所有的誠令，而且已無法退卻。

8

阿多森杜靚仔像小偷一樣走在靜悄悄的石子路上。爲了減少聲響，他穿了一雙輕便的橡膠鞋。他從東望洋新街下來，沿着最後一條橫街拐進去，避開了一盞盞路燈。

她住在雀仔園最裏頭，她家面對聖·羅薩中學後院院牆。小夥子曾經繞着雀仔園尋找過姑娘，但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間破屋。可笑的是，現在是她自己把地點告訴了他。

小夥子的心越跳越快，彷彿要和一位公主約會。不過，他現在是去投入一位極其普通的擔水妹、一位雀仔園的“阿妹”的懷中。這是他惟一的一次，確實是一個令人驚嘆不已的舉動。

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像一個夜遊者一樣慢悠悠地走着。他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耳朵靈、眼睛尖的人，他盡量避免發生任何意外和不測。

爲此，他故意穿上一件舊衣服，也不再苛求打扮。不過，阿多森杜靚仔還是少不了用很長時間洗了個澡，渾身上下和頭髮上都散發着香皂的芳香。

儘管姑娘已經對他描述得一清二楚，但他在那排破房子面前還是猶豫了起來。一個小小失誤將會導致全盤失敗。他雖然認出了那間房子，但由於房門和窗戶都緊閉着，使他拿不準到底是這一家還是旁邊的那一家。街上一個人也沒有，一條狗感覺到陌生人到來，在房角邊上吠了起來。

正在這時，他面前的房門輕輕地打開了。他走了過去，一

隻手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進去。迎面撲來了春蘭花的芳香，姑娘出現在他面前。

屋裏點着一盞煤氣燈。確確實實，窮得可憐。幾樣陳舊破爛的傢具，沒有什麼舒適可言。春蘭花的芳香也蓋不住屋子裏散發出來的一股霉味。

她們就是在這裏吃飯，在這裏睡覺，也在這裏勞作。在屋子的一角，堆放着一堆空火柴盒，這是奶奶在離開前剛剛糊好的，還沒有送走。有一扇門通嚮裏面，那兒應該是廚房和衛生間。

擱在兩張長凳子上面的木板便是她們的床。上面鋪着的涼席因使用時間長和汗水的浸透而呈棕紅色。兩個女人每天晚上就是躺在這上面睡覺。床上沒有歐洲人習慣使用的軟枕，祇放着兩塊簡單的瓷磚。枕在這種枕頭上可以不弄亂梳好的辮子和髮髻。床上掛着蚊帳，但爲了不遮擋從後窗和大門上方的空隙處吹過的一絲穿堂風，在不睡覺的時候將蚊帳卷攏在一起。

阿多森杜雖然沒有南灣和聖老楞左堂區的大別墅，也沒有民國大馬路上的大宅院，但是他像聖安東尼奧區的所有嬌子一樣，有着自己寬敞舒適的房間。

面對眼前這難以令人承受的貧困，他感到一絲內心的矛盾。他到底爲什麼要招惹這位彷彿對自己的處境無怨無悔、甚至心滿意足的姑娘呢？然而，現在後悔已爲時太晚，姑娘已嚮他敞開了大門，如果在最後的勝利就要垂手可得的時分溜走，那將是令人瞧不起的事。

煤氣燈燈光爲阿玲照出一個青春的光環，使她更顯得嬌

艷動人。柔嫩而光滑的臉是那樣的和藹可親，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裏閃爍着光芒，嘴巴微微張開着，嘴角帶着含情脈脈的微笑。

她也洗了澡，洗去了身上的汗味，梳理了頭髮，換上了一條黑細布褲子和一件象徵幸福的紅色印花絲綢短衫。那條烏黑油亮富有性感的辮子更加引人注目。

幽靜的環境，搖曳的燈光、低低的細語、緊閉的小屋，這一切都給他們的相會增添了親熱的氣氛，使他們沒有任何拘束的感覺。姑娘爲在自己家裏接待這樣一位“有錢”的客人而激動不已。她反復爲自己的家境貧寒而解釋。她幫他脫掉了外衣，給他端來了熱茶。

這一盃茶可不是便宜的茶。爲了表示敬重，姑娘從茶葉專賣店裏買來了茶葉。這茶買得不錯，茶味芬芳，顏色微紅。家裏沒有其它更好的椅子，她祇好請小夥子坐到那張竹凳上。她一邊爲他解開領帶，一邊說：

“我爲你準備了夜宵。”

旁邊的桌子上擺放着碗、筷和盛有調料的小碟。姑娘進了廚房，沒有立即出來。阿多森杜的目光落到了一隻不顯眼的花瓶上，花瓶裏插着他那天送給她的兩朵玫瑰花，祇是現在已經枯萎了。

姑娘端着一隻大盆子回到外間堂屋，盆子裏盛有用醬油煮熟了的鮮紅的螃蟹。這些螃蟹真能令人垂涎三尺，彷彿是故意安排的生活凱旋曲。

“真漂亮。”

“這個地方誰也沒有我煮得好。”

確實烹調得不錯。醬汁帶點辣味，白白的蟹肉又鮮又嫩，味道特別可口。簡直難以相信在這樣破舊的家裏竟然會做出這種不尋常的佳餚。

“你不再吃一點啦？再吃這一隻。不要浪費……”

“等等……稍等一會兒。我嘴里還滿着呢。” 屋里響起了姑娘清脆的笑聲。

姑娘緊緊地盯着他，彷彿要看穿他是否真的吃飽了。那明亮的目光，那烏黑的辮子，使小夥子感到格外舒暢。他喝了幾口清香的熱茶，又用一般茶水洗了洗手，用毛巾擦乾。姑娘接着又送來熱毛巾讓他擦了擦臉和嘴。她的這些做法，說明她已經把他當成自己的男人。

阿玲收拾了桌子，端走了碗筷，在廚房裏刷洗起來。裏面的聲響提醒他，他已經走得很遠了。但是，吃飽喝足的他仍然端坐在凳子上，耐心地充滿信心地等待着，什麼也沒有再想。這個屋子裏的貧窮已不再對他起任何影響。

姑娘回到了他身旁。她已經無法迴避，她同樣在期待着，任憑命運的安排。他抱住了姑娘的腰，把她緊緊地摟在懷裏。姑娘順從了他，祇是羞怯地把頭扭向一旁。兩個人的胸中同時燃起熾熱的火焰，兩個人的身體像磁鐵一樣貼到了一起。

小夥子吻着她的臉頰、眼睛、脖頸、髮根，盡情地品賞着她那細嫩的肌膚。春蘭花的花蕾已滾落到桌子上，芳香留在了姑娘的辮子上。她一邊低聲說着難以聽清的話語，一邊把圓鼓鼓、熱辣辣的嘴唇送到了他的面前。這是情不自禁的奉獻。就在嘴唇接觸的一瞬間，她感到一股暖流湧遍全身，激蕩着她的心靈。她立即被這全新的感覺所陶醉。

“你真會……”

黑辮子在誘人地擺動，彷彿有生命一樣。阿多森杜解開姑娘小襖上的布釦，短衫隨即被扔到桌子上。裹在她胸部的一條白布帶遮蓋着兩個豐滿的乳房。他盯着白布帶看了看，姑娘不好意思地說道：

“我自己解……”

她轉過身，背對着他解開了釦子，白布帶滑落下來。過了好一陣，阿玲才轉過身。一對高聳的乳房如同兩個堅硬的玻璃罩完全裸露了出來，隨着呼吸起伏着，發出了神奇的誘惑。

衣服一件件飛到了一旁。姑娘精心梳理的烏黑的辮子已經散開，阿多森杜把臉深深地埋了進去。這條誘人的辮子曾經使他爲之心醉、爲之痴迷。他現在終於可以宣佈，它是屬於他的，完全屬於他的了。他用雙手捧起一束束頭髮，吻着，嗅着。這些原本粗硬的頭髮現在變得像絲絨般柔軟。

床板隨着身軀的重量發出吱吱的聲響。阿玲像一隻被徵服的野狗，此刻變成了一個對男人的意圖能立刻心領神會的百依百順的奴隸。她是那樣的充滿性感，那樣的充滿激情。

“阿玲……”

“痛。”

……

“阿玲……”

“好痛。”

……

“阿玲……”

“真舒服……”

她就在這樣被無法抗拒的命運支配着發出了愛的呻吟，在心甘情願的配合中嚮他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他攪動了她的內心的全部情感，帶着疼痛，更帶着快慰。既然這樣的交歡如此令人痛快淋漓，那麼，即使全部付出又算得了什麼。

他們重複地交媾，狂烈地做愛。畢竟是年輕人，他們本能的情慾像火一樣熾烈。他們沉醉於同樣的狂愛之中，誰也沒有留意時間的流逝。

打更人敲着鐵盆宣佈凌晨的到來。她欠了欠疲憊的身子，爲散開了的辮子發起怨來。她這副模樣怎能去井臺呢？昨天傍晚已經把僅有的那幾個寶貴的銅錢付給梳頭婆了。

“如果你教我，我能把它梳好。我的手很巧的。”

“這不是男人幹的活。”

“我知道，可總得有人幫你。”

她笑着，坐了起來。此刻的姑娘已經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她不再爲自己赤裸着身體而遮遮掩掩。她甚至覺得，是這個男人讓她成爲了真正的女人，在他面前裸身露體是很正常的事情。阿玲嬌柔地甩了一下腦袋，把一頭黑髮放到了他的手中。然後，她無比自豪地給他指點着，讓一個男人，她的男人爲自己梳理辮子。

這絕對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務。他的手指沒有經過專門的訓練，當然沒有嫺熟的技巧。不過，用梳子梳理那長長的黑髮，倒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一種難以形容的歡愉心情，使他很快學會了梳理。

最困難的是將頭髮一股股分開，然後再一點點攏好。他

笨拙地編了解，解了編。姑娘要求甚高，不時地用手摸摸辮節，嬌滴滴地嘸起嘴巴。當然，最終他也祇得罷手，沒再重來。姑娘沒有生氣，正像她自己說的，這不是男人幹的活。過一會兒再重新梳理一下就行了。

阿玲用辮梢輕輕地拍撫着他的臉，嫵媚地說道：

“我這條辮子可值錢了。人們都這麼說。”

“如果你剪掉它，我會非常生氣的。”

“等到哪天你不喜歡我了，我就剪掉它。”

“這可不容易。”

姑娘繼續用髮梢撫摸着他。突然，她伸出雙臂把他抱住，緊緊地貼在自己胸前。她的一頭黑髮披散在小夥子的身上，他的耳邊又響起了柔言蜜語。當阿多森杜從小房子裏出來時，已經到了公雞開始報曉的時分。

9

他成功了。雖然得來不易，但他終於得到了她。他續寫了自己的光榮史，取得了又一個勝利。他仍然是戰無不勝的阿多森杜靚仔。現在他完全可以將被自己徵服了的擔水妹扔下不管，全心全意地去對付那位富有而可愛的寡婦。這樣做無論對他的社會地位還是他的經濟利益都是再好不過的。這便是那些冷酷無情、貪圖富貴者的行為準則。

然而，他一直猶豫不決。他無法作出這種不近人情、近乎殘酷的決定。阿玲的身體和溫情他也還沒有享受夠，他不能就這樣把她讓給任何一個雀仔園的窮光蛋。如果那樣的話，

那條曾經在撫弄中激起他情慾烈火的辮子將會永遠消失，變成某一個毫不相識的女人爲了掩蓋自己的年歲而套在頭上的假髮。

他又來了，還像上次那樣小心翼翼，如同一個不想驚動別人的小偷。他恨死了那隻蹲在房屋角落的看門狗，牠總是一見到他就吠個不停。當然他又度過了像以往一樣的充滿柔情、充滿快感的夜晚。他變成了這個窮困家庭裏的王子，阿玲則以年輕夫人的姿態接待他，全心全意地伺候着他，儘量滿足他的一切要求。

她雖然大字不識，僅僅是個光着腳的擔水妹，然而她憑着女人的本能讓他成爲自己的王子，讓他被自己的魅力所吸引，讓他對自己一往情深。正是這樣，她爲他獻出一片溫情，獻出了自己的身子和辮子。

也是在這一段時期，魯克雷希婭迫不及待地、果斷地出擊了。她不明白他爲什麼還要拖延。她的聲譽正受到鞭撻。在這塊地方，那些嚼舌根的人們已經開始含沙射影、諷刺挖苦。當然，那些“好心”的朋友們在背後也沒有少出主意。

慣于獻媚的知心朋友弗洛侖希奧公開與阿多森杜攤牌。他在靚仔與阿玲最火熱、最幸福的時候竭盡全力給朋友施加壓力。他明確地說道：

“如果你除了魯克雷希婭還有別人的話，最好說清楚。你不能腳踏兩條船。”

然而，魯克雷希婭等不及弗洛侖希奧從中斡旋。她果斷地找到阿多森杜的父親阿烏雷利奧，直截了當說個明白。她可不是那種祇是被動地等待別人決定的女人。她也沒有必要

這樣做。阿多森杜要麼與她嚴肅認真地交往下去，——她也早已經承諾——，要麼一刀兩斷。

她擁有大筆財富，再說她也並非那種令人瞧不起的臭魚爛蝦，她不愁沒有人來上門求婚。然而，她還是更加看重阿多森杜，因為她喜歡他，但是……，女人要老人告訴他兒子，讓他說出真實的想法，去和她開誠佈公地談清楚。

父親阿烏雷利奧一時不知所措。魯克雷希婭的大膽使他感到震驚，可她的美貌又令他傾倒。再說，女人的財富也不可小看。如果阿多森杜不牢牢抓住這樣的女人，那就是瘋子。據說她祇是一個小頭目的女兒，出生在關閘附近的農村。可這有什麼關係，她同時又是豪富桑特拉的寡婦，那個男人在正當年的時候去世了。自古以來，祇要有了財富，就會讓人忘卻卑微的身世。

父親阿烏雷利奧思忖着利弊得失。兒子已經到了成家立業的時候了。在這塊地方，還沒有誰能同時擁有這兩項：錢財和美貌。那樣，做父親的也就了卻了一樁心事。魯克雷希婭會彌補貪圖安逸、無所事事的兒子的不足。

父親答應她進行認真的開誠佈公的談話。魯克雷希婭嚮老人道了謝，挺起了高聳的胸脯，擦乾了眼中的泪水。她在出門之前給阿多森杜留下了一張便條，因為至今她還不會使用那臺奇怪的電話機。她要請他去吃晚飯，但又不想聽到他說沒有時間。這一張紙彷彿是一道不容抗拒的命令。

阿多森杜非常生氣。他已經和阿玲約好了晚上幽會。他感到對自己的包圍圈越來越緊。弗洛侖希奧抓住他不放，父親又為魯克雷希婭的來訪而喋喋不休，要不是母親突然進來，

事情就很難了結。不管怎麼說，他現在還不準備鑽進魯克雷希婭爲他準備的繩套，也不準備與漂亮的擔水妹一刀兩斷。

他在這進退兩難的境地中掙紮着，但還是接受了邀請。阿多森杜靚仔自信而無憂無慮的那個時代已經遠去了。現在他已經走上這條道路，他不知如何駕馭好自己，如何保住自己的聲譽。

儘管心中猶豫不定，但他還是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齊齊，噴了足量的香水，又在鏡子面前自我欣賞了好一陣子。這才是年輕、英俊、瀟灑的阿多森杜靚仔。女傭阿嫻告訴他人力車已經準備好了，說完盯着他看了很長時間。家裏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要去赴誰的晚宴。

他避開了明確反對他赴約的母親和家裏的其他女人。簡直是荒唐！祇有阿烏雷利奧一個人站在魯克雷希婭一邊，卻偏偏得順從他的意願。

父親在書房門口等着他。阿多森杜下樓時猜想着談話的內容。他感到難以控制的氣憤。愛情的事祇和他有關，而和所有其他人無關。其他人的干涉簡直是太過份了，這已經侵犯了個人的權利。魯克雷希婭竟然把父親搬了出來，也太過份了。

“今天對你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

“爲什麼？我祇是去吃頓晚飯。”

“魯克雷希婭希望的可不祇是這樣。”

他竟然對她用這種稱呼，彷彿認爲已經是既成事實。

“哦，爸爸，吃晚飯以外的事情都是我和她之間的事。我們要看……”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好看的。一切再明白不過了。”

他打斷兒子的話，用不容爭辯的口氣開始了他的談話。他說兒子已經到了正視現實面對生活的時候了，不能稀里糊塗地過一輩子，可現在快 30 歲了還很輕浮，一點兒也不穩重。他又說，這樣的年紀按說應該成家立業、生兒育女，不應該再讓父母操心了。

阿多森杜漲紅着臉，不好意思地打斷父親沒完沒了的嘮叨：

“我……我現在對自己的感情也沒有把握。我不知道能不能與她過一輩子。”

他沒有膽量告訴父親，魯克雷希婭祇是他風流史上許多女人中的一個，他對她從來沒有認真過。阿烏雷利奧皺起眉頭，以長者的嚴肅的神情鄭重地說道：

“你在偷偷摸摸地去她家這麼長時間以後，才對我說這樣的話？那麼她的名聲呢？同這樣一位有錢有貌的女子，你可不要胡來。我很敬重她，也希望你能同她結婚。”

老人威嚴的聲音，震耳欲聾。這就是習慣於發號施令的父親。但當他意識到自己的語調後馬上就壓低了聲音，說：

“你現在糊塗，我相信你和她可能沒有詩人筆下的羅曼蒂克的愛情。但是我不相信你對一個女人沒有一點好感便同她親近。”

阿多森杜也沒有膽量高聲告訴父親，他和魯克雷希婭之間祇不過是純粹的性的需要，而這種需要經過嘗試和重複之後已令他厭煩。他絕對不能對父親說出這些話，“性”以及和它有關的一切都是禁忌的語言。

“從好感到愛情需要一個過程。真正的愛情來自舒適安逸的共同生活和享受。再說，作為補償……”

他恬不知耻地用實用主義理論指出了魯克雷希婭能夠給於的好處。

老人列舉了桑特拉在去世之前給女人留下的樓房、銀行存款、香港股票以及其它的固定財產。

對於他阿多森杜來說，簡直是再好不過的機遇。幾乎不用奮鬥便有了穩固的基礎。他伸手便可得到她，便可隨心所欲地享用她的財富。

“你還可以結交新的朋友……另一個社會層次的人們。利維旅酒店的聚會，網球場上的消遣，總督府的宴請，香港海灣和上海的度假。你想像過乘坐“晨光”號或“加拿大皇后”號大客輪一等艙去日本，到橫濱港遠眺富士山景色，或者乘坐荷蘭的王家船隻去葡萄牙旅遊嗎？這一切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他從書桌上的紅木小盒中抽出一支小雪茄，若有所思地慢悠悠地將它點燃。桌上的報紙打開着，上面清清楚楚地刊登着滿洲里發生的事件和日本兵大規模進攻中國駐軍的消息。可是誰去關心連年在中國遙遠的地方所發生的戰事呢？它們也不會改變世界的步伐。

“而且，我們也都會得到好處。你的表姐卡塔利娜也該結婚了，用你的地位也可為她找到一個機會。”

阿多森杜再也不想繼續這場談話。他打斷父親無邊無際的話題，說道：

“魯克雷希婭有個壞毛病……她很霸道。”

父親露出一絲保護者的微笑，吐出一縷烟圈回答說：

“會變的……偶爾用一下棍子，她就會服帖，會比以前更溫柔。”

父親爲什麼要對他說這些？他從來對母親也沒有動過手。阿多森杜趕緊告別父親，老人也沒有介意。要他轉告的已經都說到了，好像也已經說通了。

“我等你帶回好消息。”

10

阿多森杜感到有點可笑，到伯多祿局長街這麼近的地方還要乘人力車。可是這都是父親的安排，這樣才有氣派。在入口處，他下了車，付了車錢，慢慢地爬上大炮臺斜巷。

他與魯克雷希婭的約會從未像這一次那麼費勁。阿多森杜兩腿發沉，越是接近那扇大鐵柵欄門，跨進去的猶豫便越大。如果父親不介入，事情會容易多了。

此時此刻，他多麼想撫摸那條烏黑發亮的辮子。然而他要面對的卻是一張最近以來一直在生氣的臉，還有無休止的爭吵，真使他心煩意亂。

街道兩旁，一些人倚靠在窗口，好奇地看着他走過。這是他第一次公開朝她家大門走來。他拉了拉清脆的門鈴。

天上還殘留着晚霞的餘輝，星星已經滿天閃爍，小山丘的輪廓像一幅鉛筆素描清晰可見。這是祇有在秋天裏才呈現的美景。

大門開了，看門人帶着以前沒有過的微笑把他迎了進去。

家裏的人都知道他是什麼人，便都用應有的恭敬態度以禮相待。祇有那個成天繃着臉的瘦高個中國女管家除外。她馬上將他領到女主人面前。阿多森杜對這個從來對他沒有好臉色的女人討厭透了。自從他和寡婦有了來往，這女人就擺出一副不信任和討厭他的樣子，讓他覺得自己彷彿是個侵略者，一個獵財手。

對這個家至今他還不熟悉。他習慣從後門進來，沿着狹窄的螺旋形樓梯直上樓上平臺。平臺上有一間木頭小屋，那是魯克雷希婭的亡夫生前爲三伏天避暑而建造的。他與寡婦在女管家的配合下，避開家裏其它傭人，就是在這間小屋裏苟合偷歡的。

現在，整個屋宅呈現在他面前，他無須躲躲藏藏。他邁上一樓的臺階，掃視了一下客廳和餐廳。祇見屋子里琳琅滿目，地上鋪的地毯、陳列的水晶制品、銀制器皿、傢具和大花瓶，無不顯示出這個家庭的富有。

來到樓上，他被領到住宅正面的陽臺。那是一個科林斯式圓柱支托的拱形陽臺。陽臺上放着一張已經收拾好的桌子，桌子周圍放着幾張藤椅，旁邊的小桌上擺放着各種飲料。魯克雷希婭半躺在邊上的一張長沙發上。

毫無疑問，她的容貌確實美麗出衆。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她身上的那件藍色連衣裙，高雅的領口微微露出女人白皙的脖頸和無比誘人的高高聳起的胸脯。她的身軀姿勢是那樣的溫柔而性感，然而她的面孔卻是那樣的冷漠無情。

阿多森杜走到她身旁看着她，祇見她的眼臉上、額頭上籠罩着一片沮喪的神情。女人的心情不是很好，阿多森杜也

興致索然，他對新一輪的爭吵已感厭倦。他們在尋歡作樂的小窩里竊竊私語、愉悅開懷的日子已經遠去。

“你來晚了。”

阿多森杜俯下身子，吻了她一下，回答說：

“我和父親處理了一些事情。”

“我看着你從街頭走上來的。你一點也不着急。”

“街面很斜，我如果拼命跑，就會喘不上氣。”

“我等了整整一個下午。原想在這個陽臺上一起觀賞美麗的夕陽。”

“不會沒有機會的……”

確實，儘管夜幕已經開始降臨，但景色依然很美。小山頭的輪廓依稀可辨，甚至還可眺望遠處南灣大海的一角。東望洋山上的燈塔，不斷閃爍着光芒。聖·拉法艾爾醫院一片寧靜，街上傳來小販們的叫賣聲。院子裏的椰子樹和鄰院的大葉樹，迎着秋天的微風發出颯颯的聲響。

他們在這無遮無掩的寬暢的陽臺上，面對着所有的左鄰右舍。“窺探”者的望遠鏡可能正監視着他們。他猜到了魯克雷希婭的用意，她想讓他早點到來，好嚮所有人證明她才是擁有阿多森杜靚仔的人。爲此，她才爲他的晚到而不滿。

於是，一連串的埋怨無休無止。雖然小夥子對此已經習以爲常，可厭惡的感覺越來越多地積壓到他的心頭。難道就一輩子這樣下去？難道要永遠聽着她這一套怨言、一成不變地生活在這種已經引不起任何激情的節奏中？情感冷漠、不願相見、相對無言和呵欠連天，這些絕不會是出於一顆熱戀的心。

他知道這一切均爲事實，但不能承認。例如，他不能承認說，此時此刻他更想用梳子梳理那長長的秀髮，再把它們一股股分開，他更想聞聞那辮子上的木花油和春蘭花蕾的芳香。

阿多森杜並不是理直氣壯地爲自己辯護，也沒有一一反駁。他的這種態度更激起了她的憤怒，她說話的嗓門越來越大。她想要他拜倒在自己腳下，解釋清楚所有的誤會並溫柔地哄着她。

要在其它時間，或許他會這樣做。但是現在他感到一種異乎尋常的反感。拜倒在她的腳下，意味着讓自己的脖子伸進絞索，而他還不準備這麼快地這樣做。他無法忍受這樣的卑躬屈膝，特別是當着女管家的面。她正繃着臉在不遠處背靠門站着，注意着這兒發生的一切，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動作或任何一個臉部表情。

“我無法忍受這種不清不白的關係，我也不需要。它使我難堪。我沒有必要讓人們議論我。他們都在臨街的窗口和醫院後邊窺視着，明天在教堂前就會議論我們。不是說他們傷害了我，但知道自己被人誹謗總會不愉快。我想要個回答。你要麼決定與我認真交往，要麼就此爲止。我已經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現在該由你給我一個明確的答復。”

這是最後通牒，她賭下了自己的愛情。女人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神情莊重而威嚴，俏麗的臉上流露出急切的表情。她是一位成熟的女性，她的俊美和高雅絕不會令任何人蒙羞。可是，一旦對她產生了遏制不住的鉅大厭煩，俊美和高雅還能永遠讓人愛慕嗎？

阿多森杜平心靜氣地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他拼命想繞開她的提問，而又不傷害她。於是，他輕鬆地揚了揚眉頭，捋了捋頭髮，用談諧幽默的口氣說：

“魯克雷希婭，爲什麼一副生氣的模樣？連一盃飲料都不請我喝……我可渴極了。來，爲我們的健康，爲我們的和睦相處乾杯。我可不願看到你額頭上的皺紋。這樣與你的漂亮的連衣裙不相配。這連衣裙你是爲我才穿的，是嗎？”

阿多森杜靚仔的確是名不虛傳。他帶着那種不可抵禦的微笑朝她俯下身子，握住她的右手吻了起來。這令人愉悅的吻，使她的皮膚發出光亮，使她的臉上綻開笑顏。

“你喜歡這件連衣裙？我是專門去‘貴婦人天堂’店買來的，是由萊蓬夫人親手縫製的。”

“這可是巴黎款式的藝術品。真是讓人……穿在你身上特別合適。這種高雅的審美觀來自你高雅的品性。”

“是嗎？”

一語破的，正中要害。魯克雷希婭用雙手撫摸着身子，嬌柔做作地扭動着，不知羞耻地展示着。她忘記了剛才的氣惱和怨恨，毫不在乎地講起了連衣裙的故事。這件本來是爲另一個女人準備的，後來被她奪了過來。還不知另一位會氣成什麼樣子呢！

女人一邊講着裙子事件，一邊看着阿多森杜備酒。他給她倒了一盃開胃酒，給自己倒了一盃威士忌加蘇打。雖然她不是非常能喝酒，但她不會拒絕他的邀請。女管家在阿多森杜沒有注意的時候，突然扭身離開了門口。

一陣歡快清脆的碰盃聲，隨後便是默默無聲的品酒。阿

多森杜輕輕咂了一下嘴讚嘆着，女人臉上閃過一絲難以形容的表情，但看得出來，她還是喜歡喝的，因為她又喝了一口。

“對我來說，這酒兇了一點。我不習慣喝酒。桑特拉也不喜歡我喝酒。他不讚成，我也不違背他的意願。”

“喝酒作為一種愛好倒也沒有什麼壞處。再說喝酒也是社交生活的一部份。”

魯克雷希婭將自己的涵養全部歸功於自己的亡夫。她在15歲的時候，還是令左鄰右舍害怕的頑皮鬼。她的父親性情粗暴，還藏有三房四妾。魯克雷希婭從不談起自己已故的母親，但她知道自己是包辦婚姻的合法女兒。父親經常受其他女人的挑唆而瘋狂兇殘地抽打她。

一次，她的求救聲引起了住在前面那個院子裏的桑特拉的注意。他是一位富有的單身男人。看到對姑娘如此虐待，他自然非常反感。這一次，他出面幹預了，走進軍曹的屋子，揮舞着拐杖威脇那男人說，如果繼續這樣鞭打自己的女兒，就打爛他的滿嘴牙齒。

儘管“軍人”是在自己的家裏，但還是停止了動武，祇是請來人出去。桑特拉魁梧壯實，令人生畏。毫無疑問，他肯定會照自己的話去做的。

魯克雷希婭非常感激自己的救命恩人。於是一有機會便去尋找桑特拉，在他家躲過自己的黑暗時光。一天，她索性毫無顧忌地搬了過去。基督城裏的搬弄是非的人們說什麼桑特拉無法對姑娘的細皮嫩肉不感興趣，最終從軍曹手中“買”下了這個頑皮倔強的孩子。社會上沒有什麼公開的指責，因為桑特拉是個有財有勢的男人，有關他的一些古怪行為的

說法已經廣為流傳。

當時魯克雷希婭只有 16 歲，人也長得又瘦又小。然而，桑特拉了解自己挑選的人材，他從姑娘身上看到了未來的希望。他不僅收留了她，並且爲了使姑娘成爲他惟一的親人而同她結了婚。儘管他們相差 30 多歲，卻沒有對男人造成什麼障礙，姑娘的年輕美貌和嫵媚溫柔漸漸吸引着他。對於姑娘來說，她從此得到了解脫，這是她的福氣，因爲自己的將來已經有了保證。

桑特拉生於澳門，祖父母原是葡萄牙後山省人。在他還未長鬍子的時候便來往於中國的港口城市，首先是福州，爾後是大上海。他稱得上是又一位尋找幸運的冒險家。他通過那些經歷，獲得了豐富的經驗，也學會了漢語。如果不是在上海的一場“牌局”中取勝，他永遠祇會是一個不被人們注意的無名小卒，那場在法國租界的一家著名妓院里持續了 24 小時的“牌局”令他永生難忘。

就這樣，他立刻出了名，無論是在風流場上，還是在俱樂部、在葡萄牙人的社團內。他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好奇，也建立了很多有用的關係，尤其是結交了一位將軍。這位將軍在中國內地堪稱真正的軍閥、勢大力強的風雲人物，始終擁有南京中央政府授予的特權。

他取得這位兇殘的將軍的信任，成了將軍的顧問和知己，從而也卷進了權貴們的糾紛之中。他的短處是被一位女人的美貌所吸引。那位女人被稱爲清朝的公主，還是將軍的最嬌艷、出衆的女人之一。

桑特拉在敵手們的圈子裏如履薄冰。那些人絕不能允許

一位“外國人”與將軍保持親密的關係，不允許一位“外國人”享受皇宮佳人的嬌媚。不過，這些對於他來說都是值得的。那是他賺錢發迹的幾年，軍閥是一位慷慨大度的人。深知命運沉浮的桑特拉，在這種戰爭連年不斷的形勢下，小心謹慎地將自己的財產轉移到了上海。

一次宮廷叛亂結束了這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將軍被捕入獄，地位一落千丈，佳人和其他隨從也遭同樣厄運。桑特拉帶着身上僅有的一點東西祇身逃脫。經過 6 個月的逃亡，他終於到達了東海岸的上海租界地的安全地帶。

桑特拉在中國的冒險經歷就這樣結束了。他爲了擺脫吃黑槍的威脅，將自己在上海這座大商業城市所擁有的一切財產進行清理並轉移到澳門。從此，在這塊能賜福於所有政治逃亡者和回頭浪子的土地上，他開始了新的生活，祇是偶爾爲生意上的事去去香港而已。

對於在中國的那段浪漫生活，他已經知足了。現在他一心祇想安穩平靜地生活，好好享受自己的財富。然而，魯克雷希婭的出現改變了他全部的“退休”計劃。他原以爲自己的心已經死了，他祇思念清宮的佳人。然而，那一位畢竟已經死去，可這一位雖然年小瘦弱，卻整日活蹦亂跳地生活在他身邊，充滿了令他歡樂的熱情。

桑特拉養育着姑娘，也完全控制着姑娘。姑娘用自己的情義回報他，既是敬重又是畏懼。因爲她聽說他在中國曾經殺過人。

如果她行爲不規，或許對她也會如此。

儘管桑特拉對別人特別吝嗇，難得請人喝盃啤酒、飲料

或咖啡，然而對夫人卻慷慨大方。他爲女人安排了舒適的生活，養成了她奢侈的習慣。他給她購置最好的衣服和首飾，還帶她去香港，在那兒給了她想要的一切。不過他把她關在家裏，兩個人過着隱居的生活。

魯克雷希婭就這樣從一個年小瘦弱的姑娘變成了一位身材勻稱、神情高傲的女人。每當她星期日上午 11 點鐘前往主教堂做彌撒時，總會引來男人們羨慕的目光。桑特拉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了女人，而她儘管稍稍有點輕浮，但卻憑着自己的聰明，嚮男人學到了許多東西，特別是學會了管理錢財。在這一方面，她可算得上是位勤奮好學的徒弟，因爲她清楚地記得關閘農家的貧窮生活，她絕不想讓這種生活再回到自己身邊。

一直是身體健康、精力旺盛的桑特拉不知怎麼得了腸炎，突然去世了。魯克雷希婭雖然對亡夫的恩德永生不忘，但是她無法承受生活的寂寞。現在她自己當家做主，又擁有鉅大的財富，她是丈夫惟一的遺產繼承人。

她感覺到了金錢的力量。有了錢，她就可以自由自在，不必再受金鳥籠的約束。她現在有權選擇一切。這是從前在她與比自己大 30 歲的嫉妬心強又令人畏懼的男人共同生活時不曾擁有過的東西。

已經有不少閑言碎語，把她稱爲“快樂的寡婦”，說她選擇了本地最英俊的青年，一位堪稱徵服者又難以徵服的阿多森杜靚仔。這確實是一次挑戰。

她萬萬沒有想到，原本自己想誘惑他，卻像其他女人那樣，受到了她的誘惑。然而她不甘心自己只當一次玩物，她

也不需要祈求愛情。他要麼作出滿足她願望的決定，要麼結束這種關係，儘管這樣會令她感到痛心。

第二盃開胃酒已使她兩頰緋紅。所有的氣惱都已烟消雲散。要求答復的事也彷彿被拋至腦後。

在他們飄飄然對飲的時候，哭喪臉的女傭打斷了他們，問是否開始用晚餐。她默默地審視女主人紅撲撲的臉蛋。是的，可以開飯了，客人或許已經餓了。

“等喝完這兩口……”

晚餐的餐具是日本的精制瓷器、銀制刀叉和水晶盃具。潔白的臺布和餐巾乾乾淨淨、纖塵不染。燈光祇照射在桌面上，陽臺的其它地方一片昏暗。氣氛相當的靜謐安寧。

熱乎乎的青菜鷄粥味道鮮美可口，這是他所喜歡的。晚餐用的是歐洲式的面包。不過，他更喜歡澳門土生的米飯。可是，魯克雷希婭更願意展示自己的水晶制品、銀制刀叉和精制餐盤。不管怎樣說，晚餐不錯。

“你還沒有給我答復。”她笑着說道，但沒有急切的表情。

阿多森杜喝完了最後一口粥，女管家收走了盤子。他看了看兩旁，魯克雷希婭問道：

“你找什麼？”

“葡萄酒……可以更加襯托這氣氛。”

“噢，你看我都忘了……”

一瓶白葡萄酒正冰在銀制冰桶內，祇差打開瓶塞。阿多森杜立即承擔了開瓶任務，女人慢不經心地看着他的熟練的動作。這是一瓶他從未見過的法國牌子的葡萄酒，但他還是經驗十足地說道：

“這是好酒……”

“這種酒我有好多瓶，還有許多其它葡萄酒。桑特拉喜歡品酒，也喜歡藏酒。在地庫，我們還有一座酒窖，裏面放得滿滿的。我又不喝，我帶你參觀整個屋子時，你就可以看到。”

阿多森杜嘗了一口，咂了咂嘴唇，舔舔舌頭。他不懂得品嘗葡萄酒，但他感到味道確實不錯。他給她斟了滿滿一盃。魯克雷希婭推辭說，她不會喝。

“嘿，就喝一次，又不是天天喝。今天是特殊的日子……”

“是嗎？”

“是的。”

在當當碰盃聲響過以後，一盤熱氣騰騰的魚端了上來，這種魚的味道極其鮮美。這個家庭的飯菜實屬上品！桑特拉是在用餐上非常考究的人，他也訓練出了上等廚師。

阿多森杜儘管還有些緊張，但還是爲了表示對佳餚的讚美而大口地貪婪地吃了起來。魯克雷希婭彷彿更加注意飲酒。葡萄酒使她精神抖擻、情緒高揚。她不停地講着家裏的事情，講她要爲客廳和餐廳設計的新工程，講她要更換傢具和窗簾，讓它們的格調更加歡快，讓房間更加敞亮通風。

當從香港奶牛場專門買來的烤肉端上桌時，魯克雷希婭吩咐打開另一瓶色酒，這又是桑特拉的一瓶陌生的法國牌子的名酒。

“有白葡萄酒已經夠了。”

“不。吃這種烤肉就得配這種色酒。這是桑特拉不可缺少的酒。”

阿多森杜估計魯克雷希婭已經半醉，因為她的臉已變得通紅。女傭猶豫了一下，魯克雷希婭流露出一絲怒容。她不允許任何違背自己意願的作法，否則原有的歡樂便會變成她的暴怒。女管家朝阿多森杜投來憎恨的目光，彷彿在指責他是女主人喝醉酒的罪魁禍首。

“魯克雷希婭，你吃得太少了。快吃點東西。”

她沒有理會他的話。說起話來舌頭也已經不聽使喚了。

“桑特拉不讓我喝酒。他把我當成不頂用的洋娃娃，總是管着我。他不給我機會讓我成為真正的我。可他死了。現在我說了算……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一切。我今天很高興。你不高興嗎？”

“我高興……”

他真的說他高興了嗎？阿多森杜記不清楚在那毫無條理的閑談中是否說過這樣的話。碰盃聲又一次響起，葡萄酒簡直美極了。她無緣無故地放聲大笑起來。

女管家在收拾盤子的時候，臉上帶着明顯氣惱的神情，差一點受到主人的訓斥。幸好魯克雷希婭的眼睛已經模糊不清。她還在為那根本不值得的發笑的事情哈哈大笑着。那笑聲在空中傳播，傳到下面的街上，傳到左鄰右舍，傳到住在醫院後面的人的耳朵裏。對於這個一貫寧靜的住宅區來說，那笑聲簡直是一種令人吃驚的放蕩行爲。

他嘗了一口布丁蛋糕。蛋糕太甜，甜得使人嘴裏發乾、牙齒酸疼。陽桃和柿子的拼盤被忘在了一邊。現在阿多森杜想做的事就是不讓她發出這種笑聲。

魯克雷希婭從桌子旁站起，想朝沙發走去，但她身子失

去了平衡。如果不是阿多森杜及時扶住，她一定會摔倒在地。女人酒後越來越興奮，她把整個身子都靠在小夥子的雙臂上了。阿多森杜把她拖拉到長沙發上，她祇肯坐在那裏。

“咖啡呢？咖啡在哪兒？”

女傭立即端上了用同樣的小盃盛放的兩杯香噴噴的咖啡。阿多森杜想要一大盃咖啡，但是女傭根本顧不上聽他的，全部精力祇集中在女主人身上。

魯克雷希婭又讓取來“白蘭地”。女傭猶豫了，阿多森杜搖了搖頭。然而，女主人尖厲的聲音響徹了整個陽臺，這是一道堅決的命令。她一字一句地拖着長音說道：

“我要請你喝一盃陳年白蘭地。我也從未嘗過。桑特拉把它當成寶貝藏着，祇是在非常特殊的時候才喝。現在我們喝。今天是特殊的日子……”

瓶子已蒙上灰塵，裏面祇有喝剩的小半瓶酒。美酒倒進了兩隻在燈光下更加光彩熠熠的球形盃中。瓊漿玉液，香氣四溢，衝淡了所有其它的香味。他們又一次碰盃。阿多森杜示意女人量力而飲，可是，她彷彿被陽光烤得滿臉通紅，異常興奮，竟然把盃子裏的酒一口喝光。

女人的臉上流露出一絲痛苦的表情。她張開嘴，伸出舌頭，猛烈地咳嗽了起來，熱淚也奪眶而下。女管家毫無顧忌地斥責起他來：

“你怎麼能讓她喝這麼多酒？你想整死她嗎？”

阿多森杜絲毫沒有辯解。魯克雷希婭的臉色由紅變紫。自己隨隨便便地一通狂飲，弄得現在痛苦難熬。她的腦袋在不停地搖晃，胸脯在不停地起伏。她閉着眼睛喃喃道：

“我眼前的一切都在轉……”

大家把她放躺在長沙發上。她已經昏昏沉沉，極度虛弱，一點兒力氣都沒有了。能幹的女管家趕緊拿來嗅鹽放在女主人鼻子跟前，還用涼毛巾幫她擦臉。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弄得六神無主的阿多森杜建議女人喝口咖啡。可是，魯克雷希婭猛地晃了一下腦袋，用手推開了盃子。祇聽見小瓷盃落地破碎的聲音。

“這是從前的男主人在的時候絕不會發生的事。”

如果這位討厭的女管家現在不作聲起碼還好一點。他將會一輩子有這麼個對手。這頓晚餐全部失敗了。

“我感覺不舒服……”

突然，女人開始哭泣，隨後像醉漢一樣放聲大哭起來，同時還發出一陣陣哼唧聲。在這靜謐安寧的夜晚，這聲音顯得那樣清晰。阿多森杜求她控制住自己，然而，她卻哭得更加厲害。

如果是一個熱戀中的男人，一定會將這女人抱回房中，在那兒她會好一點的。然而阿多森杜做不到，也根本沒有想到要那樣做，他祇是讓她靠在自己的身上。女管家厭惡地推開了他。儘管這女人瘦得像根樹幹，但她還是把女主人抱起，穿過陽臺走進房內。當她輕輕地把魯克雷希婭放到寬敞的大床上的時候，神情是那樣的親切與溫柔。

這一連串的挪動使魯克雷希婭更加感到不舒服。她想張口說話，可是感到一陣惡心，剛才晚餐中吃的食物、喝的葡萄酒和咖啡，帶着難聞的氣味一下子從嘴裏噴了出來，弄得她身上的連衣裙、床單、床罩和地上到處都是。此時此刻，阿

多森杜有的祇是厭惡。他厭惡那張冒着汗珠、掛着鼻涕、流着臭口水的面孔。她還在哭泣，還在呻吟。他獸獸地站在那裏，沒有上前去安慰她。他擔心會弄臟自己的衣服，露上難聞的氣味。一個喝醉酒的女人真令人惡心！

“你……你還沒有答復我。”

真可憐。但他沒有表示出一點同情。他不愛她，這是事實。他不能欺騙自己。他如果說愛她，那就等於接受地獄般黑暗的未來。如果魯克雷希婭不那麼專橫霸道，他或許也會愛她。可現在她這樣獨斷專行，他實在是無法接受。

“這一陣不舒服過去以後，你要好好休息……”

然而，難受的感覺不會很快地過去。女管家粗暴地說：

“你最好出去。你在這兒祇會添亂。你不要再欺騙她了，你不是她的朋友。”

11

阿多森杜懷着對粗暴無禮的女管家的憤慨離開了那裏，但他心裏又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輕鬆。他沒有作任何承諾，也沒有回答女人提出的問題。這樣，他就有時間再細細考慮。他從來就反對被人強迫着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決定。再說，這是關係到自己一輩子的事。

他走在光溜溜的石子路上，滑了一下差一點摔倒在地。這更加激起了他的怒氣。一個女傭人竟然盛氣凌人地把他趕了出來，這是他從來沒有碰到過的事！

同魯克雷希婭的來往他從一開始就沒有認真過。這純粹

是習慣於隨心所欲的阿多森杜靚仔爲保持其徵服者的美名而採取的輕薄行爲之一。祇是魯克雷希婭不接受這種玩笑，而他也就被她、被父親和社會圈了進去。

他不由自主地走上了通往雀仔園的街道。當然阿玲也祇是他的一個開玩笑的對像而已，是他在合適的時候可以扔掉的玩物。不過，現在他還不想這樣做。此時此刻他祇想來到她的面前，感受姑娘的身軀，體會姑娘的溫存和柔情，以此來忘記那個喝醉酒的女人，忘記她的嘔吐，忘記那令人氣惱的難堪的場面。

他沒有想像到阿玲此刻在她住宅區裏所經歷的一切。幾次幽會都沒有遇到什麼麻煩，他也就掉以輕心。阿多森杜不再像開始時那樣小心謹慎。昨天晚上，一位鄰居因爲狗的吠叫而引起警惕，看見有人進了阿玲那間破屋。

青年男女說話嬉笑已不再像當初那麼小聲，床板的嘎吱聲越來越響。這使得那個已經懷疑這間屋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的鄰居男人異常氣憤。他數着鐘點，像個哨兵似的一直等到小夥子從屋裏出來，儘管在黑暗中無法辨認清楚，但他毫不懷疑那是個“鬼佬”。

他把事情說了出去，這條爆炸性新聞迅速在這個地區傳開。事情已經人人皆知，祇有劇中的主角還蒙在鼓裏，還像從未發生過什麼事一樣平平靜靜地來到井臺邊。阿玲沉醉於自己的被人熱戀的秘密之中，全然不注意身外的一切，對週圍悄悄發生的變化絲毫沒有察覺，甚至連蜂王婆因看到自己的計劃失敗而氣惱的臉色也沒有在意。不過，這個女人還抱着一縷希望，希望這是人們的訛傳錯斷。有人用嘲諷的口氣

告訴阿玲，說她的辮子亂了。這是從未有過的事，姑娘對此竟然也沒有留意。

阿多森杜沿着以前走過的路朝那間破屋走去，絲毫沒有注意週圍躲藏在黑暗中的窺視的人。他被認了出來，而且那隨意自如的樣子完全證明了他並不是第一次到來。

此刻，阿玲純潔的名字在這塊天地裏正在被蹂躪踐踏。不管她到底做了什麼事，她已經蒙受耻辱。她再也不是這個住宅區的“公主”了。

阿玲陶醉在自己的狂熱的初戀之中，絕對不會懷疑屋外有什麼埋伏。她不時地看看他送給自己的時鐘，心裏想着他為什麼過了約會的時間還沒有到。她需要他。她已經從小窗口往街上張望了好幾次，都沒有看見他的身影。

她滿心歡喜地把他迎進屋裏，半嗔半怪地埋怨他的遲到，毫不懷疑地相信他說與朋友聚會而晚到的原因。姑娘大大的眼睛裏，閃爍着信任的目光。她甚至對他今天與以往不一樣的考究穿着也沒有感到一點奇怪。

“我為你準備好了鷄粥……”

“那我就嘗嘗。”

然而鷄粥沒有喝成。姑娘走進廚房，小夥子脫掉外套，躺到那張偷情作愛的木板床上。有趣的是，他在這兒感覺到比在富有的魯克雷希婭家自在得多。在那兒，那個瘦高個子的女管家始終盯着他不放。

突然，隨着咚咚的聲響，石頭接二連三地砸到了門上。他們不覺大吃一驚。阿玲趕緊從廚房跑了出來，阿多森杜也穿上外套從床上站起。他們不再存有幻想，事情已經被人們發

現了，已經激起了雀仔園人們的憤怒。他們互相對視着，阿玲嚇得臉色蒼白，小夥子也嚇得渾身發抖。

阿多森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趕緊溜走。他不能就這樣被卷入這種大醜聞的旋渦之中。他全然不顧自己現在表現得如同驚弓之鳥，完全是一個膽小鬼的模樣。阿玲一直在盯着他。

他們靜靜地等了幾分鐘，準備着再一陣石頭的襲擊。然而，屋外祇有可怕的沉靜。小夥子稍稍放開膽子，小心翼翼地打開一絲門縫。阿玲緊貼着牆根說道：

“外邊現在沒有什麼動靜。你趕快……回到你家裏要比這兒安全……”

他猶豫了片刻。他為自己不能控制住自己的驚慌而羞愧。剎那間，這間破房子彷彿變成了可怕的、不再有任何香氣的、充滿災難的洞穴。離它越遠越好。

“你趕快出去……”阿玲說着，將他推出門外。

阿多森杜以奧林匹克運動員的速度，沿着斜巷拼命地奔跑着。儘管已經跑出了雀仔園的地界，可他還能聽得見身後那嗖嗖的石塊聲。一直等看到了遠處一位夜間值巡的警員身影，他才覺得自己已經脫離危險。

然而，羞愧的感覺依然在他心中纏繞。他的行為令人不齒。他丟下姑娘倉皇出逃，一心祇顧自己，祇顧自己的安全。

阿玲在他走後關上了門，蜷縮着身子蹲在門後，等待着一切可能發生的災難。她聽到了外面嗖嗖的石塊聲，還有不斷夾雜着“娼妓”一詞的謾罵聲。

姑娘還未有過如此的孤立，從未有過在憤怒的自己人面前進行自衛的經歷。驚魂未定的姑娘披頭散髮地爬到床上，眼

泪像泉水一樣奪眶而出。

清晨，井臺邊再沒有別的話題。擔水妹和洗衣女們在一邊，梳頭婆和掃地婦們在另一旁。雀仔園最漂亮的姑娘，最受人讚頌、最高人一等的姑娘，竟然不知羞耻地在自己的家裏投入一位“鬼佬”的懷抱，而且還是那位曾經被她罵爲蛇蝎的“鬼佬”。在人們的神情中，充滿了憤怒、失望以及對冒犯本地規範準則的蔑視。在這些指責謾罵聲中，甚至還有人說，她現在惟一的出路是去福隆新街的某家“花屋”。

“那樣對她來說最合適。她也祇配去福隆里。”

議論聲忽然停了下來，井臺邊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阿玲擔着水桶的苗條身影已來到井臺。她臉色不太好看，但神情依然傲慢，絲毫沒有懼怕的樣子。她無法挽救這一切，但她必須幹活。她不能就這樣消極地接受人們的辱罵，那樣會被他們徹底凌虐。

果然，上了年紀的婆娘們向她發起了尖刻的攻擊。她們故意避開她，彷彿她是什麼邪惡的女人。她默默地忍受着，然而其它的譏笑羞辱又接踵而來。

阿玲不得不還擊了。她理直氣壯地回敬他們說，她自己的生活祇和她自己有關，她有自己的自由，誰也無法干涉。人們又說，她的行爲令整個雀仔園蒙羞。打破了的偶像居然還不甘認錯，還強詞奪理，人們對她的敵對的情緒一下子加大了。使阿玲感到驚訝的是，以往的女友們也一下子變得很兇狠，用粗俗的語言謾罵她。她們遠離她，孤立她。總之，她現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打水從未像現在這樣費勁。她挑着沉甸甸的水桶，彷彿挑着兩個沉重的鉛坨子。她突然感覺到，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可改變了，她已經無法使一切恢復到以往的境地。她的天地都在反對自己。她爲一個從未對自己做過任何承諾的外國男人失去了理智。這一切，從頭到尾都是那麼愚蠢，那麼瘋狂，但一切又是那麼心甘情願。

蜂王婆突然攔住了她的去路。這女人滿臉怒氣，隨着滿嘴的白沫吐出一連串的辱罵，不僅井臺邊上的人們聽得一清二楚，路上的行人也都停下腳步。

阿玲的扁擔從肩頭滑下，水桶裏的水灑了一地。她默默地站在那裏一動沒動，對這個女人的畏懼使她無法爲自己無可爭辯的事實辯護。失去了這位“王后”的保護，她就變成了一個人所不齒的壞女人。她不能再回到井臺邊了，因爲蜂王婆已經在這時作出了判決：

“你別再回到井臺上來，你的毒液會把井水弄臟。如果你要來的話，我們的石塊可不會認人。你也別再去街市，誰也不會把東西賣給你。”

阿玲丟掉了飯碗。羞辱絕望的眼泪一下子模糊了這位失寵的“公主”的眼睛。在一片嘲笑和辱罵聲中，她吃力地挑着兩隻空水桶朝小屋走去。雀仔園的漂亮擔水妹就這樣結束了她的擔水生涯。

儘管回到自己舒適安逸的臥室，阿多森杜仍然無法入眠。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夜晚啊，他娘的！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讓他碰上了。這種因女人引起的麻煩，不應該在阿多森杜靚仔的道路上出現，更不應該在同一個晚上出現！一時間，他對控制這樣的局面也顯得無能爲力了。

絲毫不用否認，他在兩個女人面前的表現都不佳！他的輕浮和放蕩至今還沒有受到過懲罰，現在已經超出了明智的尺度。可以想像，魯克雷希婭酒醒以後發現在她最痛苦的時刻他竟然離她而去，那時她會是怎樣的憤怒。這是一個錯誤。他應該留在那裏，陪伴着她度過難熬的時刻，用親切的話語來安慰她。如果他那樣做了，也就不會發生在雀仔園阿玲那兒的意外風波。然而，那樣他就永遠不能擺脫寡婦的羈絆。他一想到這種可能，便感到一陣不由自主的戰栗。關於這些，他還沒有考慮好！

他的思緒又回到了阿玲那裏。他爲自己感到羞耻。如果不能把阿玲解救出來，那他將慚愧一輩子。在最危險的時刻，他竟然像一個丟人現眼的膽小鬼那樣撇下了她，夾着尾巴逃了出來，卑鄙無耻地將所有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把她留在那裏，聽任那裏的人們對她的凌辱。他不是男人，永遠也不會成爲男子漢，這是在他的良心上打下的一個永遠使他不得安寧的羞耻的烙印。他祇要一想起她那雙緊緊盯着他的眼睛、那雙因看到他臉上的驚恐表情而瞪得大大的眼睛、那雙充滿失望的眼睛就夠了。

他知道現在是他與擔水妹結束這段感情關係的時候了。他已經“佔有”了她，已經在姑娘身上滿足了自己放蕩的慾望，已經再一次應驗了自己擁有的光環。任何人都別想逃過

阿多森杜靚仔的誘惑。

現在，他可以躲在自己家中，不再和姑娘有任何關係，就這樣結束他徵服史上的又一篇章。一位光着腳的窮困的擔水妹又能對他怎麼樣呢？她祇是在街上來回地奔波、誰都不屑一顧的姑娘。即使她嚎啕大哭又能起什麼作用呢？最多是對他或他家的一陣騷擾而已，而祇要有錢還能堵不住嘴嗎？

他如果真是個完全缺乏感情的無耻之徒，可能真的會那樣做。然而，可以說他是個自私的人，但不能說他是個狼心狗肺的人。再說，他還沒有想到就這樣地讓姑娘從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他仍然如饑似渴地想念着姑娘，想着她那純樸真誠的溫情，想着她性感誘人的身軀，想着她那粗黑發亮的辮子。這條大辮子應該屬於他，他不能允許她將這條辮子交給任何其他人。

“不，……絕不能。”

當天空剛亮、全家人還在沉睡的時候，阿多森杜便早早地起了床。他對着鏡子照了照，爲自己一夜不曾合眼而引起眼圈發黑、一臉倦容而吃驚。他想盡快躲開父親，以免老人打聽晚餐的結果。所有這一切現在對他又有什麼意義！

今天，他不應該去商行，而應該去釣魚，那樣他可以在大海上獨自安安靜靜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他需要新鮮空氣，非常需要清新的空氣。他盡量不發出一點聲響，洗刷和穿戴完畢，準備好所要帶的魚具，喝了一杯電冰箱裏的牛奶，吃了一塊昨天留下的剩面包就出了門。此時，連傭人們都還沒有起床。

他想起了沒有魚餌，但沒有膽量去雀仔園街市。來到東

望洋斜巷，他要了一輛人力車來到板樟堂街的一家魚店，然後就去了南灣頭上的嘉思欄小炮臺區。

他聚精會神地想着心事，顧不上欣賞小帆船和三桅船上人們的勞作，也沒有在那些據說魚多的海邊岩石旁停留。他沿着從外港延伸過來的碎石路面一直朝防護堤走去，祇想走到更加偏僻的地方。後來，他在一塊地方停了下來，支起了魚竿，新鮮的魚餌隨着魚鈎沉入藍色的大海。

如果說他能夠整理出什麼思緒，那就錯了。他的腦袋裏還是空洞洞的。已經到了中午，太陽光像火一樣烤着大地。阿多森杜覺得嗓子發乾，肚子也開始提抗議了。他心不在焉，什麼也沒有釣到，可帶去的魚餌卻被大膽而狡猾的魚兒叼走不少。他的眼前一直閃現着魯克雷希婭和阿玲的身影，尤其是阿玲的形像。他想像着那些人不停地騷擾和襲擊她的家，而她卻得不到絲毫保護。

那位拉網漁伏的小屋就在 50 米開外的地方。阿多森杜拿定主意去那兒要點茶喝。這位孤身老人對待所有的釣魚愛好者都友好熱情，他不僅指點初學釣魚的人如何釣魚，還告訴他們理想的垂釣地點。有些時候，他還為年輕人準備一頓可口的飯食。他喜歡跟年輕人打交道，經常給他們講述自己在荒涼的岩石堆中的生活經歷。雖然生活艱辛，但他顯得很知足。

他大口大口地喝了一碗茶。正是老人吃飯的時候，阿多森杜毫不客氣地與他共同分享。不管他心裏有多少難言的苦衷，大海的氣氛和翻騰的腸胃已不允許他講究更多的禮節。他吃完了飯，心裏感覺到一陣安慰，也有了點信心。一陣睡意

悄悄地嚮他襲來。伴着大海的波濤聲和海浪拍打岩石的聲音，他睡了幾個小時。拉網漁夫繼續幹着自己的活，沒有驚動小夥子的休息。當他醒來的時候，已經完全從疲倦中恢復了過來。阿多森杜活動了一下身子，付了飯錢，將剩下的魚餌全部送給了老人，並請老人替他保管所有的魚具。

金光燦爛的下午即將過去。夕陽已掛在了灣仔島的山頭上。檳榔石的航標燈已經開始閃爍。叻仔島已變成了一個鉅大的綠色斑塊，顯得那樣憂心忡忡、死氣沉沉。從香港開來的渡船已經駛近媽閣。泥沙沉積的海灘上露出一塊塊青色的斑點。一艘揚着帆的中國木船從旁邊駛過，船尾留下一道白色的波紋。已經到了回家的時候了。

阿多森杜走過防護堤，來到了碎石子路面上。開始刮風了，空地上揚起了不少的塵土。當走到嘉思欄炮臺的拐彎處的時候，他收住了腳步。有兩條路可供他選擇：要麼繞過軍人俱樂部，穿過水坑尾，前往大炮臺斜巷；要麼從右邊走上嘉思欄馬路，再繞過東望洋新街去雀仔園。

魯克雷希婭可能正在等待着他。但如果他去了，祇會發生同前一天相似的場面：埋怨、指責、尖刻的語言，經過哄騙恢復平靜。他懂得如何去徵服那種暴風驟雨。可現在更需要他的是阿玲。他急於想知道她在遭到石塊襲擊以後還遇上了些什麼事情。如果他對所發生的一切不聞不問，那他的良心永遠不得安寧。儘管他的審判官祇有阿玲這個目不識丁的擔水妹，但他也不想戴上膽小鬼的臭帽子，這彷彿有點可笑。

路旁的樹葉迎風發出颯颯的聲響，阿多森杜走在大馬路旁的石子人行道上。太陽已經落山，但借着黃昏的餘輝還能

看清週圍的一切。他的心怦怦直跳，他無法預料等待自己的是什麼。然而，儘管心中膽怯，他也不能後退。對於他來說，這是個尊嚴問題。

到了東望洋新街，他的雙腿便開始發軟。然而他還是挺了挺身子。自己穿着一身釣魚人的臟衣服，現在的樣子可能像個小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拐進了通往那間破屋的小道。第一眼望去，阿多森杜沒有發現什麼令人害怕的情況，但是沒過一會兒，孩子們穿過街道跑了起來。

他敲了敲門，通報了自己的名字。門開了，伸出一隻手一把將他拉了進去。那是阿玲。她安然無恙，沒有傷痕，但不難看得出來她已經受到了考驗。姑娘的辮子松散着，臉色像死人一樣蒼白。

“你回來了……”

姑娘頓時輕鬆了許多，這使他感到欣慰。阿玲依偎在他的懷裏，雙臂摟抱着他的腰，彷彿擔心他再次離開。

“你回來了……我就不害怕。我再也不害怕了。”

“阿玲……”

這種堅定的信任使他分外感動。姑娘美麗的面孔浮上了紅暈，緊緊的擁抱充滿了柔情。當姑娘高聳的胸脯緊貼到小夥子的胸膛時，使他迸發了想得到她的強烈慾望。

“你的辮子……”

“我馬上就把它梳好……對不起。”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突然人聲喧嚷。緊接着拳頭腳跟一齊落到了木門上，憤怒的、充滿威脅的喊叫逼迫小夥子走出屋外。這就是激怒了的當地人對外來者的怨恨和抗議。

“你不能出去……太危險。”

“我必須有所表示……不然他們會砸破門闖進來的。簡直太過份了。”

“你讓我和他們說。”

“不，應該是我去和他們說清楚。”

阿多森杜一下子勇敢起來，像一位勇士在保護自己的貴夫人，毫無畏懼，渾身是膽。他怒衝衝地打開屋門。到了這個時候，他才發現自己在充好漢，也才明白自己的行為有多麼莽撞。

他面前站着雀仔園的 4 個高大粗壯的“阿弟”。他們是這一地區出了名的、隨時都會揮動拳頭與人打鬥的惡棍。他們身後跟着狂呼亂叫的看熱鬧的人群。

“你們滾開……別來打攪姑娘。”

他的話音剛落，那幾個家夥便毫無顧忌地衝上前來。阿多森杜一慣不願意和人打架，以便保持自己完好無損的外貌形像。然而此時此刻，他必須為捍衛自己的生命而出手。然而，他雖然揮動了拳頭，卻難敵 4 個對手。

阿多森杜後背上挨了猛烈的一拳，他踉蹌着嚮前跨了一步，而另一拳又從前面打在了他的腹部，他疼得喊出聲來。這時，臀部又挨了重重的一腳。他像一塊破抹布一樣被踢到旁邊堆滿臭魚爛蝦的垃圾堆中。他在垃圾堆中掙紮着，承受着雨點般飛來的腳跟。他好不容易抓住一個人的腳，但也無力還擊。他祇感到渾身火辣辣的疼痛。

就在這時，響起一聲女人的吼叫。雖然他正被踩在別人腳下，但還是竭力睜開了眼睛。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進入了

他的眼簾。

阿玲舉着扁擔跳到街心，橫眉怒目，一副以死相拼的樣子。她毫不示弱地宣戰了。祇見她熟練地揮動扁擔，使勁朝站在面前的一個家夥的雙腿掃去，像稻草人似地把他撂倒在地。那家夥在地上打着滾，疼得嗷嗷直叫，褲子上滲出了鮮血。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反擊，另外3個惡徒一下都驚呆了。阿玲緊接着又敏捷地嚮四週揮動扁擔。在那幾個家夥還沒有來得及聚攏到一起時，她又抽倒了離自己最近的一個，一把抓住了那人的脖子。那人鎖骨像被折斷似的劇痛，胳膊也失去了作用，就這樣倒在地上不停地嚎叫着。

剩下的兩個驚慌地後退着。打紅了眼的姑娘舉着扁擔步步緊逼。儘管他們拼命逃跑，但其中一個還是在背上挨到了姑娘一扁擔。

圍觀的人們嚇得不知所措，紛紛往後退去。憤怒的阿玲轉過身，猶如一位身經百戰的巾幗英雄，用奇特的技術揮動着她的扁擔。兩個被打倒在地的人一邊呻吟着，一邊躲着姑娘的扁擔。

“誰也別想碰一下我的男人……你現在可以回家了，你已經完全自由了。”

阿多森杜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子。西服已被撕破，臉上和身上留下一道道傷痕。阿玲手裏拿着扁擔，一邊保護着小夥子，一邊催他趕緊離開。這位梳着像鞭子一樣的長長的辮子、光着腳的漂亮姑娘以自己的勇敢行為贏得了人們的敬畏，她是這裏的大王。阿多森杜用盡全身力氣迅速地離去。他得救

了。由愛情而爆發的英勇無畏的行動使他得救了。

13

阿多森杜沒有帶鑰匙，祇好敲響了院子的後門。阿嫻一見不由得大吃一驚，嘴裏發出一聲尖叫。她從未見過少爺如此衣衫不整、蓬頭垢面、骯臟不堪。小夥子粗暴地不讓她出聲。他問父母是否在家。

女傭沒有好氣地回答說，家裏所有人都出去了，祇有傭人們在家。他走上外面的樓梯，用不容置疑的命令的口氣叫女傭不要大驚小怪，也不要請醫生。他說他自己知道如何處置。

身體的狀況迫使他要上床休息。他動作遲緩地洗了洗，換上了乾淨衣服。阿多森杜本應該為身上的傷痕編造些理由，然而，現在他卻無心考慮這些。他又一次撇下了阿玲，她現在又怎麼樣了呢？開始的扁擔事件，到現在已出現這種全新的情形。魯克雷希婭的影子好比吹散的煙霧，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阿多森杜絕對沒有想到這個時候會有人來敲後院的門。正是阿玲。她的辮子松散着，身上的短衫褲上污迹斑斑，她的情緒很激動。已經聽說了雀仔園裏風言風語、剛才又被氣惱了的女傭攔住了阿玲：

“你想幹什麼？”

“和少爺說話……”

“他不見任何人。”

“他會見我的。他是我的男人。”

姑娘手中還緊握着扁擔。她不由分說地將阿姍推進院裏。女傭還想阻攔她，被她更使勁地推了一下。女傭愣住了。阿玲靈巧地爬上屋外的樓梯，熟悉地來到樓上。不管如何，她已沒有理由再躲躲藏藏的了。

姑娘踏着油光鋥亮的地板，毫不膽怯地徑直朝他的房間走去。阿玲下意識地感覺到自己已經有了這樣做的權利。

剛才的敲門聲音已經驚動了躺在床上不想動彈的阿多森杜。他不想讓家裏人來問這問那，也不想聽到家裏人的大呼小叫。可是，他看到走近自己身邊的不是自己家裏的任何人。

“阿玲……”是她來到了。她撲倒在他的身上，兩隻眼睛裏流露出焦慮的神情，充滿着憂傷的泪水。這是一位將他從死亡綫上，或者說從被敲斷筋骨落下終身殘疾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的勇敢的姑娘！他誇張地做出痛苦難忍的樣子。姑娘坐在床沿，溫情體貼地問道：

“難受嗎？”

“很難受……”

“那群流氓！”

“他們呢？”

“都嚇跑了……”

“都是你的人。”

“他們不是我的人。我的人是你。”

姑娘看了看小夥子身上的傷痕，不由得怒火衝天，嘴裏發出連連的咒罵聲。阿多森杜故意大聲地呻吟起來。然而，她那長滿趺子的手的撫摸，她那優美性感的身軀的貼近，她那

夾着泥土芳香的黑辮子在他胸前的磨蹭，產生了使他傷痛痊愈的奇迹。

“你就是治療我傷痛的最好的藥。”

阿玲幸福地笑了。她把辮梢的頭髮撒開，在小夥子的臉上、耳朵上、脖頸上和胸前來回掃動着。魔法果然起了作用，阿多森杜一把將姑娘拉躺到自己身旁。

“這兒不行。門還沒有關。”

“沒關係。我家裏人去飲茶了。”

“傭人們……”

“不會上來的……我已經禁止她們上來。”

“你還受着重傷。”

“不要緊的。”

兩人性慾大發，難以自持。他們不顧一切地瘋狂做愛，竟然忘掉了最起碼的謹慎。夜越來越深，傭人們的說話聲和屋裏的各種聲音不時傳進屋內，彷彿預示着某件大事即將發生。樓上，他們兩人完全沉醉在神仙歡愉之中，誰也不去探討等待他們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未來。

自然事後還要梳好辮子。阿多森杜臨時找來一把並非梳長頭髮的梳子，像以前幾次一樣，幫姑娘梳理起來，小夥子毫無顧忌，姑娘也沒有推卻。她又一次體驗了愛的情感，其樂融融，昏昏欲醉。

樓下傳來了嘈雜的說話聲，是家裏人回來了。阿多森杜深知即將到來的時刻有多麼難以應付，不由得全身戰栗起來。阿玲看出了他的困惑，說道：

“可能是你的父母。我走吧。明天再來找你。”

“你去哪兒呢？”

“回家。我不能不要那個家。我的東西都在那裏……起碼今天他們不會對我怎麼樣。我還拿着扁擔，還有個哨子，可以呼叫值勤警員。我現在回去吃飯，從上午到現在我還沒有吃飯呢。”

她迅速穿過樓道，從外面樓梯走了下去。阿多森杜彷彿像孩子似的沒有了主意。他不想見到任何家裏人。在這 24 小時裏，意外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發生。

阿嫻的聲音在樓道響起，她衝着他喊道：

“老爺要和你說話。他在下面廳裏。”

“你告訴他啦？你這個搬弄是非的女人。”他一邊打開了房門，一邊氣呼呼地對女傭說道。

“我爲什麼不告訴？她算什麼人，竟然那樣闖進這個家？她是個連我都不如的人。”

小夥子瞪了女傭一眼，心裏明白了許多。這一位竟然也跟着起哄。她在妬嫉，就因爲自己沒有把她放在眼裏而與一位不如她的人來往。女人哪！

14

這個晚上，得勝馬路上被弄得天翻地覆。全家上下爲蒙受這樣的耻辱而羞慚惱怒。母親、外祖母、姨媽和卡塔利娜表姐像演戲一樣歇斯底裏地大哭，甚至幾度昏了過去。父親氣得臉色發紫，嘴角噴着白沫，憤怒地瞪大雙眼。老人知道

無法抽打兒子，祇得摔打盃子，撕扯油畫，砸毀椅子。吼叫聲從關得嚴嚴實實的窗口傳了出去，引得行人詫為奇事，駐足觀望。

怒斥和責罵使阿多森杜清醒了。在自己的房間、在自己床上所發生的這種墮落和胡亂的行爲在他的人的眼中所留下的陰影已無法抹去。女傭已經說得再清楚不過了。這孩子墮落到什麼程度！

“這是個正派體面的家，不是藏垢納污之地。你就一點兒都不爲你母親、你外祖母想想……”

阿多森杜請求人們寬恕。說是有那種事情……這是因爲一時衝動，無法控制。他是玷污了家庭，毀了家庭的正派聲譽。但他要解釋。總之，他要說個明白。

“那是個賤人！”

“她不是你們認爲的那種女人。”

“這種人就是下賤！一個光着腳的雀仔園的擔水妹。”

“她叫阿玲。”

“她祇是一個中國窮姑娘，一個阿妹。真不知羞耻！”

“你這一切都是背着魯克雷希婭幹的。人們會怎樣說你呀？”

“我不知道。這樣的事許多人都會發生。是我引誘她上鉤的……，是我把她引入歧途的。而她卻救了我一命。”

父親和全家的人並不希望聽到他這樣的回答。他們希望他把責任全部推到姑娘的身上，希望他爲自己的放蕩行爲而內疚痛心，祈求饒恕。然而，他們沒有如願，也沒有從他那兒得到以後斷絕同這類人來往的保證。母親懇求去把魯克雷

希婭請來。兒子真的被那個光腳的俗氣的美人魚弄得暈頭轉嚮、神魂顛倒了。

擺在面前的事實深深地刺傷了父親的心。他一直在考慮自己計劃的那件好事，現在卻事與願違，出現了這種令人痛心的意外。他注視着儀表堂堂的兒子，心中怏怏，苦惱不已。小夥子完全能夠擁有足以讓他飛黃騰達的婚姻，可他偏偏因自己別出心裁的愚蠢行爲而失去了它。如果說他找一個別的什麼女人，倒也還說得過去，畢竟有很多女人在死死追求着他。

然而不是，他沒有看上其他人，祇跟在了“風箏尾巴”後面。那祇是個“辮子”擔水妹，而且還是臭名昭著的雀仔園的擔水妹，一個連鞋子都不知道穿的人，一個永遠不能邁入社交圈的女人。簡直是難以忍受的鉅大失望！

人們一個個已是精疲力竭，但還是一籌莫展。他們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間。在這個悲慘的夜晚，誰也難以入眠，除了阿多森杜靚仔。他早已困憊不堪，倒到床上便呼呼大睡。他被打得傷痕累累，竟然奇迹般地挺住了，還站了這麼長時間。這個晚上，最後閃現在他腦海中的，還是那條彷彿已經完全屬於他的左右擺動的辮子。

第二天上午，從樓下傳來的一陣嘈雜的聲音將阿多森杜驚醒。時鐘剛剛指着9點。他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胸口怦怦直跳，腦子裏估計着發生了什麼事情。是阿玲來了。他完全能辨聽出還不會講葡萄牙語的姑娘用中國話對他的既親切又尊敬的呼喚。

“阿哥……阿哥……”

哥哥？不，他已經是她的男人。阿多森杜對姑娘的英勇果斷十分欽佩。她不是一隻聽任命運擺布的小綿羊。就是她揮動着扁擔趕走了 4 個惡棍。

姑娘的邏輯思維十分簡單。一個男人介入了她正常的生活，打攪了她，惹怒了她，繼而引起她的興趣，最後喚起了她的愛情。姑娘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她給了他嘴唇，給了他乳房，給了她女人的貞潔，還讓他給自己梳理辮子。她救了他的命，也為此成了雀仔園的叛逆。根據她的簡樸的推理，她現在已經是屬於他的了。她的責任就是跟着他，與他同甘共苦。正因為如此，她現在來到了大門口，而不是後門前。她要佔有自己認為完全有權佔有的位置。

很顯然，姑娘的這種態度絕對不會被這個既傲慢又對她的大膽舉動感到驚詫的家庭所接受。阿多森杜一時無計可施。他怎麼也沒有料到姑娘會作出如此果斷的決定。

“我的人和我住的地方都不要我了。我已經無法再在那兒住下去了。我被他們趕了出來，我的家也被封了。可是你家裏的人又不讓我進去。”

完了，這就是為這個荒唐的玩笑所要付出的連本帶利的代價！阿玲平靜地盯着他，沒有低聲下氣地乞求。匆匆忙忙梳理的辮子盤在頭上，光着兩隻腳，肩上挑着兩個扁籬筐，一頭放着那兩隻空水桶，另一頭是用一塊單子裹着的破爛行李。

“喂，爸爸，你先讓她進來，完了我們再談。”

“不行。”

“你別讓左鄰右舍……”

“我已經告訴你了，這樣的下賤女人別想跨進我家的門

檻。”

家裏的女人和傭人們都擠在門口。卡塔利娜表姐尖聲尖氣地哭着。那位因妬嫉而惱怒的女傭也用刻薄的語言指責着阿玲。

“我已經說過了，她是一位正派姑娘。再說，這個家也是我的。”

“不，這個家不是爲了滿足你的願望，不是用來幹這種事的。你現在祇有兩條路可走。要麼你跟她走，要麼你給我服服帖帖進屋裏，不要理她。用錢來解決問題，用錢來結束這種耻辱。”

阿多森杜感到難以抑制的憤怒。他無法接受這種深深刺傷了他感情的侮辱。這種蔑視太過份了。他激動地回答說：

“那麼我就和她走。”

他嘴里說着，心裏明白自己已經無路可退了。在女人們的一片反對聲中，父親高叫起來：

“你要這樣做，就不再是我的兒子！5分鐘內拿上你的東西從這兒滾出去。”

阿多森杜臉色蒼白。他高傲地朝緊握扁擔的阿玲轉過身去：

“我馬上就來。你不必動扁擔。”

要死要活的母親朝丈夫高聲喊道：

“我早就說過這座房子會帶來厄運。”

阿多森杜來到樓上房間，取出了去香港時用的大箱子，往裏面扔了幾件襯衣、內褲、兩套西服、兩雙皮鞋、牙刷、梳子、剃鬚膏以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然後走到抽屜跟前，從裏

面取出了所有的現錢和其它值錢的東西，又順手拿了幾樣東西把箱子塞滿。最後，他關上箱子，掂了掂分量，頭也不回地走出房間。

當他跨出臨街的大門時，他多么期望父母和外祖母能喊叫他一聲。然而，回答他的祇是默默無聲。他也成了惡棍。

站在街上的阿玲，肩上扛着擔杆，兩隻筐在擔杆兩端輕輕搖晃。她低聲問道：

“我們去哪兒？”

“去一位朋友家。”

小夥子提着沉甸甸的箱子，姑娘帶着自己可憐的一點行李跟在後面。他們就這樣從各自的天堂被驅逐了出來，邁出了新生活的步伐。他們身後，大門哐啷一聲關上了。除了朝前走，他們再不會有其它的出路。然而，這是阿多森杜經歷的最艱難的行程。

15

他們艱難地走在大街上，隨時注意着可能會突然發生的意外情況。阿多森杜靚仔一慣的瀟灑風度已經不見了。現在他提着沉重的箱子，後面跟着一個肩挑擔子、光着雙腳的中國姑娘。隨着兩隻籬筐的晃動，姑娘盲目地跟着自己的男人走在陌生的城區街道上。

他們的運氣不佳，這個時辰正好沒有空着的人力車經過。不過，那樣更會引起人們的好奇。幸運的是這時正是上班時

間，而弗洛侖希奧的家離得不遠，就在和隆街。他現在正在家休假。

阿多森杜沒有和阿玲說一句話，也沒有回頭看她一眼。然而，姑娘一直盯着他，緊緊地跟在他的後面。如果他走下人行便道，她也下去。如果他上去，她也上去。她和他保持着同樣的速度和步伐。那是她的男人。

一陣急促的門鈴聲把弗洛侖希奧從睡夢中驚醒。他過着獨身生活，不過，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這座城市居住。他和阿多森杜一樣還沒有結婚，據他表白說是他還沒有遇上夢想中的能與他結婚的女人。這是阿多森杜惟一可以求助的朋友，因為他最樂于吃他的“殘羹剩飯”。

弗洛侖希奧睡眼惺忪地從門縫裏往外瞧了一眼，正想開口訓斥，卻一下子睡意全消。他幾乎難以相信眼前所見的一切。

“你別說話。先讓我們進去。那麼多人正看着我們呢。”

“發生什麼事啦？她是誰……”

“首先請給我一盃水，我渴死了。我馬上就告訴你。”

他們來到一間簡陋的房間，那是弗洛侖希奧的客廳和餐廳。主人審視了一下阿玲，沒有邀請她坐下。他對這位陪着失魂落魄、萎靡不振的阿多森杜靚仔的姑娘、對她的籬筐和水桶、對她的光腳感到驚奇詫異。

阿多森杜自己動手拉過一張凳子讓阿玲坐下。然後，他和男主人一起去了廚房。一盃水確實起到了清爽和降溫的效果。一直目不轉睛地盯着他們的阿玲看見他們開始小聲交談起來。阿多森杜臉上一副明顯的窘態。他簡明扼要地講了事

情的經過。他沒有隱瞞什麼，現在也不是遮遮掩掩的時候。弗洛倫希奧的眼光一次次地從小夥子身上轉嚮姑娘。開始時的詫異神情消失了，臉色漸漸變得很難看。他飛快地思考片刻，沒有做出同情的表示。

“這麼說，你在挑選了那麼多人以後，不要這個，回絕那個，最終你給自己的腳挑選了這隻鞋？”

主人搖晃着腦袋，絲毫沒有掩蓋他的怠慢。徵服者的威望一落千丈。蔑視像鞭子一樣抽打着阿多森杜的心。然而，他忍受着打擊，回答說：

“但是，她有誰也比不上的東方情調和善良心腸。”

“我看你缺少的是理智。你的腦子不管用了。你應該喝盃清醒劑，衝掉她給你灌的迷魂湯，再真心誠意地去請求被你傷害的父母的饒恕。我能想像得出來，你們家現在經歷的悲傷。”

“我不能這樣做。我已經沒有家，她也沒有家。”

“胡說……至於她，讓她走了算了。她不配當你的夫人。你很明白，你有你的教養，有你的生活水平。而她祇是個連什麼是鞋子都不知道的‘辮子’擔水妹。”

“她的名字叫阿玲。是她救了我的命……”

和父親及家裏的其他人一樣，弗洛倫希奧沒有被感動。他把雙手插在口袋裏，身子稍稍後仰着，用居高臨下的口吻問道：

“魯克雷希婭已經知道你這些莽撞輕率的事情了嗎？你不會對我說你一腳要踩兩隻船吧……”

“現在來不及考慮魯克雷希婭。我必須首先關心阿玲。我

爲此而遺憾……我以後再和魯克雷希婭說。我會嚮她解釋的……”

他不能把真實情況告訴這位已經不是自己朋友的人。從事情發生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阿玲不會心甘情願地失去他。不管是好是壞，她都不會舉起扁擔對付自己的男人。但是，她會砸碎與她爭奪地位的對手，不管她是什麼人，就像她毫不畏懼地橫掃那4個惡棍，而絲毫沒有爲這種異乎尋常的風波所煩惱一樣。猛然間，阿多森杜腦海中出現了被抽打倒在地下、雙腿流着鮮血的魯克雷希婭的影子。

阿玲表面上顯得很平靜，她直直地坐在那兒，雙臂抱在胸前。祇要看她一下，便可知道她預示着內在的威脅。她的眼睛一直盯着站在廚房門後邊的主人，她已經估計到他不讚成的態度。如果她能聽懂他們的談話，弗洛倫希奧一定會挨她一頓一輩子都難以忘記的痛打。

“你就如此無動於衷地對待魯克雷希婭？她可是有社會地位，對你那麼慷慨大方，把自己一切都給了你。”

“我由衷地感謝她給了我的一切。這祇有我心裏明白。可生活中往往會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你的厚顏無耻令我痛心。那麼，你來找我幹什麼？祇是來告訴我你的這個風流故事？告訴我你在得到那麼多女人以後又得到了一個，而且是個與其他女人無法相比的、人所不齒的女人？”

“我來求你給我和姑娘借個住處，直到我們安排妥當。一切來得太突然。我祇是住幾天，不會打攪你太久。”

“不行。”

阿多森杜直到此刻一直以最大的耐心忍受着對方的怠慢和指責。對方現在的拒絕一下子把小夥子激怒了。他握緊了拳頭。如果不是在這時聽到阿玲站起身來的聲響，他一定會把這張長滿粉刺的臉蛋打得稀巴爛。然而，如果動起棍子來，事情就更不好辦了。他祇得失望地說：

“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在你這般對待魯克雷希婭以後，我已經不再是你的朋友了。你不用喊叫，也不要威脅。當她知道我爲你和這個下等女人安排住處後，她會說什麼呢？她再也不會理睬我，而且也有理由這麼做。我十分珍惜同魯克雷希婭之間的友誼。我不會充當你這種墮落行爲的幫兇，不會在這種醜事中落個不乾不淨的下場。”

鄙視再明顯不過了。阿多森杜心里明白，也突然認識了弗洛倫希奧。他一直妬嫉自己的生活中的好運、徵服者的幸福以及對女人們所能施行的誘惑。現在當他看到阿多森杜像失意潦倒的寵兒，自然要幸災樂禍，自然要享受一番凌辱他的快感。

被人孤立、被人驅逐的痛苦壓抑着阿多森杜。他一下子難以自持，決定諷刺挖苦一番。他必須對他說完最後的一句話。

“你從來都吃我的殘羹剩飯。現在，你有了整整一大塊肉了。不過，你會嘗到這大塊肥肉的滋味的。”

“你給我滾出去。”

“無賴！”

毫無疑問，不受歡迎。阿多森杜朝阿玲猛地揮了一下手。

姑娘一聲沒吭，馬上把兩個籬筐挑上肩頭。阿多森杜祇想盡快離開這令人作嘔的地方。他提起沉重的箱子，平日裏的瀟灑風度已蕩然無存。

他的膝蓋碰到了一張紅木椅子上，他咬住嘴唇忍受着疼痛。他頭也不回走了出來，祇聽見砰的一聲關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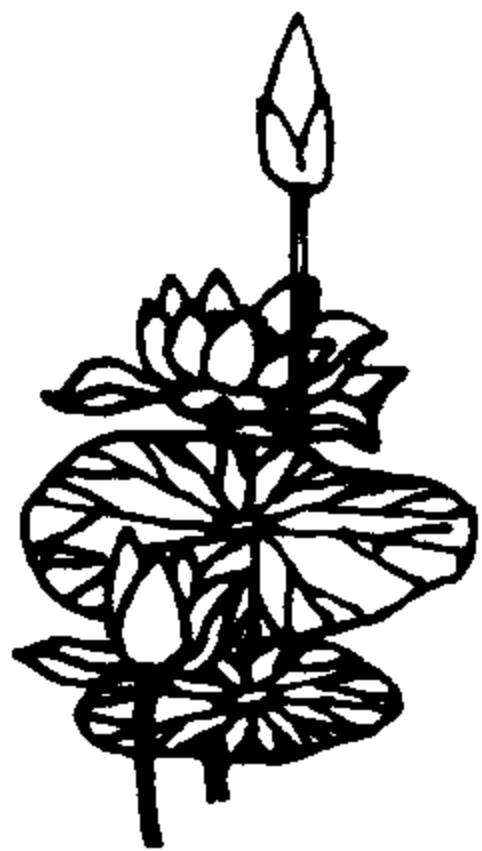
“他連一碗水都沒有讓我喝。”

阿多森杜沒有答話。失望的痛苦和被人鄙視的憤怒一齊襲上他的心頭。他把這難以控制的怒火突然朝阿玲發了出來：

“你起碼穿上拖鞋。就知道光着腳走路。”

小夥子話語中的怒氣使得女伴吃了一驚。他從來也沒有對她不穿鞋子發表過意見。但現在不是日常爭嘴的時候，姑娘立即俯身在籬筐中尋找着拖鞋。她哪裏知道兩個人共同生活的艱辛。

大辮子的誘惑



第二部份

16

正巧過來一輛人力車，車伕又去叫了兩輛。其中一輛用來拉載他們的行李。這是一個會引起人們注意的車隊，可除此別無它法。他不知道該去何處，猛然想起了自己在那些放蕩的日子裏享受紅燈區女郎陪伴時住過的草堆街的一家客店。阿玲不熟悉城區的情況，她什麼話也沒有說，祇是默默地順從着他。

那裏可不是一個名聲好的地方，不過他們祇是在那裏臨時住一下。總之，他們要先找個地方落下腳，整理一下頭緒，把當前的這種手足無措的局面穩定一

下。再說，他也不能再這樣讓阿玲挑着裝水桶的籬筐緊跟着自己在大街上行走。那樣必然會引起人們的好奇，後果不堪設想。他無論如何也要迴避。

到了客店的房間，阿多森杜完全陷入了沮喪氣餒的境地。弗洛侖希奧的背叛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他過去沒有注意結交朋友，相反還因自己的傲慢自大惹怒了許多人。現在他卻成了一個讓人們鄙視和嘲笑的人。

阿玲更加注重實際。她立即開始操持一切。她沒有更多的要求，客店的房間甚至比自己原先的小屋條件更好，姑娘輕而易舉地適應了。與阿多森杜相反，她對房間的臟亂、對檀香木和鴉片混雜在一起的氣味以及對街上傳來的和客店裏面的喧鬧聲沒有什麼怨言。她祇想盡快知道他們手頭擁有的錢究竟能應付多久。

姑娘是一位經歷過苦難的人。她歷來生活艱苦，窘迫的日子和經濟上的拮据是她的家常便飯。她已習慣於貧窮，也從來不幻想擁有許多。

她在行李裏找出一個小口袋，從裏面倒出那些自己靠頂着烈日擔水送水掙來的錢——一些銀元和幾張紙幣，還有一些金銀首飾及玉制裝飾品。這些東西儘管不值幾個錢，然而，在過去的那些值得高興的日子裏，已足夠能滿足她的女人的愛美之心。

所有這些錢物拼湊在一起，對於富人們來說，也祇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點點。然而供他們用來救急，卻如雪中之炭。加上阿多森杜在情急之中裝在口袋和箱子裏的那些錢物，如果他們節約一點的話，可以供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吃飽肚子。不

過，最重要的是趕快離開客店。因為客店的住宿費用會很快消耗掉他們所有的錢。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嚴峻情況，阿多森杜顯得十分消沉。

“無精打彩不是辦法，也不會掙來飯吃……”她焦急地低聲說。

阿多森杜躺在鋪着灰色床單的床上，用胳膊擋住眼睛，一動也不動彈。他回憶着上午發生的一切，回憶着他倉促出走的情景，思索着他生活中急劇發生的這個鉅大的變化。他感到自己很不幸，感到沒有臉面出去，他害怕見人，害怕讓“他的人”評頭品足。他現在是一個倒塌了的偶像。

可是，阿玲是一位能幹的女人。她看不慣他的男人所表現出來的軟弱。她鼓勵他，也不時地催促他。難道就不認識一個可以幫助出出主意的人？沒有，他想不起有什麼人。即使有，他們也會像那位朋友一樣對待他的。

“那麼，我出去看看。”

“你去哪兒？你對城裏又不熟悉。”

“我去找房子。這裏總會有便宜一點的房子。我可以打聽，我有嘴說話，有力氣走路。我們總不能坐等，什麼事都不做。我去打聽打聽，總不會有人拿我怎麼樣的。”

阿玲下了樓，從好奇地盯着她的客店僱員和其他一些男人們面前走過。她可不是那種習慣來這種地方的女人，當她想像着這些男人們的腦子裏如何猜測自己時，臉上不覺翻起了紅暈。然而，她沒有膽怯，徑直朝街上走去。

她聽到了街上行人的閑談，人們正談論着在一個叫什麼滿洲里的遙遠的地方又發生了中日戰爭。沒有人顯得非常激

動或驚慌，不過嘴裏不時吐出仇恨敵人的粗言穢語。阿玲很快把思想又集中到自己最緊要的事情上。她走訪了許多街道。小巷、空地。跑得她渾身是土、疲憊不堪。最後她帶着一臉的怒氣，神情沮喪地回到了客店。她不了解當地的情況，獨自一個人奔波是彼勞無用的。她找到的房子，要麼貴得出奇，要麼破爛不堪。雖然她自己能夠將就，可問題是他，她的男人。他是過慣了富裕日子的人。

她面前的男人還是一副萎靡不振、悲觀失望的樣子，不但一點兒都不幫助她，說話的態度還挺生硬、粗暴。他們整個晚上都是在沉悶的氣氛中度過的。連這天吃的惟一的一頓飯也沒有讓他們提起精神。他們雙雙躺下後，誰也沒有碰誰。客店和街上的喧鬧聲使他們誰也沒有睡着。

天剛亮，她又提出要出去找房子。她不能指望他，也不再堅持讓他一起去，去了他也祇是個負擔。經過整整一個晚上的冥思苦想，她有了主意，但沒有告訴阿多森杜。阿玲迅速地紮好辮子，悶悶不樂地出去了。

阿玲想起了一位已經不再住在雀仔園的女友。她是少數幾位嫁到外區的姑娘之一，同渡船街一家香火店老闆、土地廟的供貨人結了婚。

她們可稱得上是知心朋友。阿玲還在促成他們這樁婚姻中幫了大忙，使女友獲得了一個好的機會。女友或許還在感激她，況且她們也已經遠離了蜂王婆的專橫管制。

阿玲東打聽西打聽，終於在渡船街找到了賣香火的店鋪。正在櫃臺後面忙着的阿瑞，突然看到朋友光臨，臉上頓時堆滿了笑容。但是當她看到阿玲臉上毫無表情時，便擔憂起來。

聽完阿玲敘述事情的過程，女友責備阿玲表面上看起來很穩重老練，對外區的青年無動於衷，可是在這件事情上卻過於輕率。然而，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用不着再去重提。她沒有再說什麼，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祇好朝前走。

“他現在還和你在一起？”

“還在一起。”

“這是個好的信號，一般來說，他們這些人祇是想同我們這樣的女人玩玩而已，完了就隨手扔掉。”

“他可不是。他很溫柔，對我很好。祇是現在精神不振，我必須做點什麼讓他恢復到原來的樣子了。否則，他會埋怨我，我也會失去他。那樣……我就一無所有了。我需要房子……需要有個家。”

阿瑞沒有忘記過去的友情，立即答應幫助阿玲。她了解一些情況，可能會有用處。阿玲緊緊握住她的雙手，臉上充滿着感激之情。半小時以後，阿端把櫃臺交給小弟妹看管，和阿玲興致勃勃地走了出去，彷彿又回到了她們的少年時代。

這一次，她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她們沒有盲目奔波，而是直接找到一個房產經紀人。那位靠替人買賣租賃房屋賺錢養活自己的婦人能說會道，對香火店女老闆非常熱情，但當她看了一眼阿玲的模樣後，便知道阿玲不會是一個多麼有錢的客戶。

經紀人弄清了焦急的擔水妹的情況，撇了撇嘴，沒有了原先的熱情。然而她也不想得罪經常去買貨的香火店的女主人。如果阿瑞作擔保人，保證房租，她確實在鏡湖醫院旁邊有一間帶頂樓的一層房子。雖然說那不是一個“鬼佬”習慣

住的地方，但根據他們現在的條件，也不能要求更好的了。

3個人立即去看了看房子。阿玲一眼就看上了這個住處，但她不動聲色，免得對方擡高租金。房子不算太舊，看得出來還是最近粉刷過的。上午和下午都有陽光射進屋裏，整個屋子裏面顯得很明亮，也很通風。而且還有電燈。

比起雀仔園的小屋，這裏的房子要寬敞得多，後面還有一個小院可以用來晾曬衣服。從那兒可以眺望伸往新橋、林茂和沙崗的空曠地帶，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座供當地居民使用的水井。再說，房子座嚮朝陽，說明這裏的“風水”不錯。

她們沒完沒了地討價還價，用去了半個小時。經紀人爲了擡高她的價格例舉了各種理由，尤其是最近發生的戰爭；另外兩位則堅持自己的報價，她們挑剔着屋子的缺陷，盡量壓低租金。至於戰爭，離澳門很遠，沒有什麼直接影響，街市上的東西也還不缺，是不是？

她們懷疑經紀人或許就是房東，她這樣做便於討價還價、順利成交。不過，必須按照傳統做法，不能立即作出退步。如果那樣，就不是做買賣，而是聽任一方擺佈了。

她們終於確定了租金的數目。由於3個人都不識字，所以沒有寫任何字據，祇是達成了口頭協議，反正有擔保人擔保。

阿玲支付了訂金，心中感到非常高興。接着，她去一家舊貨店租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和4把椅子。一切都是臨時的處置。一些必需的日用品，她在離開雀仔園的小屋時都放在那個筐裏帶出來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氣。總算有了自己安身的家了，總算能擺脫令人厭煩的客店了。由於時間太倉促，她

無法徵得自己男人的同意。現在不管他喜歡與否，已經是生米煮成熟飯了。

阿玲回到客店時，天已經黑了。她避開了那些在自己走過時嘻嘻嘲笑的濃妝艷抹的女人。今天，她比昨天回來時更加顯得醜陋，辮子已經散開，頭髮上落滿了灰塵。被木拖鞋磨破的雙腳疼痛難忍，全身疲乏不堪，但是她的心頭卻很平靜。她的朋友沒有像自己男人的朋友那樣不給面子。如果那樣的話，情況就更糟了。

他的情緒令她感到不滿。阿多森杜現在完全不是自己熱戀的那個英俊瀟灑的小夥子了。沒有刮過的鬍子給臉上蒙上一層黑影，加上蓬亂的頭髮和懶散消沉的神情，塑造了一個典型的失敗者的形像。她不希望看到他是一個這樣的男人。

阿多森杜一天沒有出去，現在饑腸轆轆、怒形於色。他突然爲自己的景況感到羞耻和慚愧，他最擔心的是那些熟人的嘲笑。他能肯定弗洛倫希奧的臭嘴不會沉默，而且正竭盡全力要與魯克雷希婭結合。阿多森杜猶如一隻關在籠里的野獸，瞪着雙眼看着阿玲。

“我找到了一間房子，已經支付了租金，還租了一些傢具。明天，我們就可以在那裏過夜了。”

“你都不和我商量一下，就這樣自作主張。讓我祇好同意。”

“不，應該是我聽從你，不管去哪兒。但是你現在懦弱得像個病人，也不想辦法，可時間又如此緊迫。這個客店不是我們的家。你把我帶到這樣一個野鷄們光顧的地方。我可不願意與她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混爲一談。”

阿玲爲了緩和一下自己生硬的態度，一手撫摸着辮子，一邊輕聲說道：

“我是在我們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選擇的，沒有亂來。那是一個很安靜的地方，肯定能符合你的要求。”

是他不講理，她不應該受到指責。姑娘一臉倦容，眼圈發黑。她突然顯得比實際年齡老了好幾歲。

“你的辮子……你看你怎麼這麼不注意……”

阿玲忍不住發笑。有那麼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卻祇想到了她的辮子，像一個嬌慣了的孩子在責怪別人砸碎了自己的心愛的玩具一樣。

“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以後，我會像愛護寶貝一樣愛護辮子。我嚮你保證。”

17

阿多森杜勉強地住進這個談不上什麼舒適、大大低於原有生活水平的地方，掩蓋不住自己的悔恨和氣惱。不過，他也承認這裏要比客店或雀仔園的破屋子好得多。尤其是廁所，在用大桶大桶的水衝刷以後，也還能說得過去。他還清楚地記得在客店的下水道前嘔吐的情形。那情形對於一個在乾淨衛生的條件下長大的人來說，簡直是一場惡夢。

他們生活在“中國城”裏，倒也有好處。那些熱衷於散佈閑言碎語的人，那些好奇心大的人，不會去那裏窺視他的新生活。

然而，他覺得自己處在被放逐的境地。他很氣餒，也很煩惱，他的性格也發生了變化。他動不動就因為一點點細小的事情發起脾氣，傷害為把兩人的共同生活安排得好一點而累得精疲力竭的女伴。他認為自己已經成了這些後果的囚徒，這是他輕率行動時沒有想到過的。他祇考慮到自己，不甘心承認這樣的現實，即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無憂無慮的日子。現在有阿玲緊緊地跟着他，死死地抓住了她所獲得的這一權利。表面上看起來無用的扁擔現在放置在門旁的牆邊，顯示着其潛在的威脅。

時間過得很艱難。阿玲學會了沉默，避免因為一句偶爾的話語引起不必要的爭吵。可是，無情的現實不能讓她為男人的萎靡不振而心存憐憫。一天晚上，她在睡覺前提醒阿多森杜：

“錢已經用掉不少，你也休息夠了。必須找個事做。如果不那樣，我可不知道怎麼辦了。”

她平靜地說着，但是明顯地帶着怨氣。她繼續以同樣的語調說道：

“自從你父親不供你錢以後，你就害怕見人，不是嗎？可我們有手、有頭腦，我們可以做事……”

可以看得出來，雖然她一字不識，卻有足夠的才智和見識把問題看得很透徹。她用了復數第一人稱，強調他們已經融合成同甘苦共患難的一個獨立的整體。

阿多森杜意慾反駁，但沒有出聲。不管怎麼說，阿玲是有道理的。他應該找個事做，現有的那點錢很快就會用完。他們兩人誰也不想落得身無分文。這個晚上像前幾天的晚上一

樣，他們就像兩個陌生人似地睡了。

上午，他決定自己去奮鬥，去體驗由自己的“莽撞行爲”帶來的後果。已經到了他沿街奔波的時候了。他不好意思地敲開了一家又一家的門，找了一天又一天，受到人們不冷不熱的接待。

找事做？想都別想。由於中日戰爭爆發，現在正處於危機時期，也不是說想要做事就有得做的。現在是一塊骨頭幾隻狗搶着啃。排長隊等着的人當中很多是有經驗有本事的人。要有耐心，慢慢等着。模稜兩可的圓答，熱情的和不太熱情的話語，還有許多指責。誰也不提起擔水妹，儘管人們都知道，澳門“基督城”裏幾乎無人不曉。阿多森杜現在才認識到，自己的自負狂妄和反復無常的輕率行爲傷害和得罪了多少人，引起了多麼大的反感。

他紈袴子弟的懶散習慣衆人皆知。再說，還有父親對他的嬌慣。儘管他已是年近 30 的人了，還把他當作個大小孩似的，護着他的缺點和過錯。

這樣的人不值得照應。那祇是個沒有用的人，沒有任何實際價值的人。從人緣上說，阿多森杜沒有信譽，而祇是仗着父親的聲望。人們一直容忍着他，那是因爲他的父親。他驚奇地發現，自己的漂亮臉蛋和阿多森杜靚仔的稱號一錢不值，祇讓他落得兩手空空。雖然這一切令人羞耻，卻是事實。

他祇好垂頭喪氣地回到家中，滿臉羞愧，不知如何安慰阿玲，阿玲祇要稍稍看一看他的臉，便對這天是否有收獲猜個一清二楚。他餓着肚子回來，家裏卻沒有可口的飯菜。他已經吃膩了阿玲做的粗菜淡飯，思念着得勝馬路的美味佳餚。

他常常爲此而發脾氣。貧困和被人瞧不起有多麼可怕，而窮困的陰影正日益嚮他們襲來。

這座房子，這個地區，外面的土地街道，左鄰右舍，垃圾堆和菜田的臭味，一天到晚在空地上嬉笑玩鬧的衣衫襤褸的孩子，還有電力不足的燈光無法讓他看書。這一切都令他感到煩惱。他祇想到了自己，絲毫沒有注意自己對女伴的無聲的埋怨給她帶來多大的傷害。

對於阿玲沒有多大意義的聖誕節和元旦像平常的日子那樣過去了。然而，對過去的節日裏那種歡樂場面的懷念深深地折磨着他，使他陷入完全失望了的悲痛之中。

3個月後的一個晚上，他的氣惱毫無道理地膨漲到極點。這天，他躲躲閃閃地當掉了他至今擁有的惟一直錢的東西——心愛的懷表，他受夠了心酸，他知道自己會永遠失去它了。他像一頭被關在籠裏的猛獸，在屋裏煩躁地轉來轉去，他祇覺得週圍的一切彷彿都在嘲弄自己，沒有一樣東西讓他看着順眼。

阿玲的忍耐也已經到了極點。男人像是被擊倒了，已經無能爲力了。她一點也不笨，已經學會琢磨伴侶的心思。雖然她不認字，但不愚蠢。現在他們同桌吃飯，同床共枕，相互之間更加了解了。要麼是長時間的默默無言，要麼是生硬的對話。各自不同的習慣、思想、文化、愛好和對飲食的要求，使他們之間產生了隔閡。他們說不到一起了。

一個深淵，正不可避免地越掘越深。這對於一個曾經在骯髒的雀仔園生活得幸福而今天又無法再返回那兒的貧窮的擔水妹來說是悲慘的。如果他能稍微作出努力，哪怕是一點

點的努力也好呀。

“明天我開始幹活……”

“還是做擔水妹？”他生硬地問道。

“不，再也不幹送水的活了。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客戶。這兒我一個人也不認識，我是一個外來人。我是去阿瑞的店裏幹活。”

“爲什麼？”

“你已經知道爲什麼。我們不能等着你的永遠找不到的活。我也有手有腿。”

女人的鄙視刺痛了他的心，他真想張嘴痛罵她一頓。他看了看她，看了看她那條隨便梳理的辮子，看了看她那雙被後院的泥土裹成黑乎乎的雙腳，說道：

“你就祇會光着腳。”

阿玲猶如被人在後背紮了一刀，立刻挺直了身子。他不習慣別人高聲反駁，於是，她稍稍等了一下，冷冷地回答：

“我從來都是光着腳走路，也從來沒有爲此感到羞耻。我不能沒有必要地穿破我那雙惟一的木拖鞋。對於一個從來都是一無所有的人來說，這沒有什麼不光彩的。”

姑娘擡頭盯着阿多森杜，還是用剛才的語調傾吐出了她心頭的話語。

“如果你爲和我一起生活、和我一起上街而感到羞辱，那你爲什麼堅持要打攪我的生活？我原來生活得很快活，我有那麼多女友，我是那裏的公主，我是乾媽的繼承人，可我背叛了她，辜負了她對我的期望。我失去了一切。而且，作爲一個女人，我比你失去的還要多。

是的，她懷念着水井，懷念着那些嘰嘰喳喳的閑談，懷念着那位能把她的辮子梳得壓倒群芳而令她滿意的梳辮婦。她懷念着到街市上買魚買菜，懷念着飯鋪裏的炸品和面粥。她更懷念着蜂王婆家裏的聚會，懷念着自己蹲在那兒專心致志聆聽那些動人的故事。她爲自己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去土地廟敬香、求老天爺保佑而難受。她現在還擁有什麼？

“儘管我光着腳走路，可我和你一樣，我在這兒獸着也覺得别扭。”

阿玲收拾起桌上已經涼了的剩飯和剩菜，收起筷子，端上碗盤。她站在廚房門口，傷心地問道：

“這都是爲了什麼？”

阿多森杜沒有回答。他沒有膽量坦白說出那些原因。如果再說出導致現在這關係的緣由，會更加傷害她的。

他走到門口，遠望着星空。他感到疲憊不堪，不想繼續爭吵、燈光下，空蕩蕩的大街嚮遠方伸去，左鄰右舍都已經休息，祇有零零星星的說話聲從窗口傳出。在他身後，阿玲不停地忙碌着。他不願意看見她這樣爲家務操勞。

“我原以爲我們兩人會很和諧，可我想錯了。那祇不過是個夢想。現實已經否定了我的想法。我祇不過是富家子弟的一個玩物，而且玩笑的結果又不順利。是我原先沒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應該對自己的輕率行爲負責。今天我們已經常常說不到一起了。如果再這樣下去，祇會造成痛苦，最後落得互相怨恨。我配不上你。”

姑娘平淡地好像自言自語地說着，掩飾着內心的所有情感。她現在不是在料理家務，而是整理着行李。可是這一次

的行李就更加少得可憐。她這一切是做出來看的，她不可能有膽量離開，阿多森杜心裏想着。

“如果讓我對付一個對手，我會知道該怎麼做。而現在要我應付一大堆遠不是一位平常女人所能辦到的事情，我就無能爲力了。你這樣長時間愁眉苦臉，對這個我認爲是最好的家不管不問，還有你那雙眼睛，就像我那次去馬戲團看到的籠子裏的動物一樣。我並不想變成別人的負擔。因此，我要離開……”

“你要走？”

“是的，我要走。我拿走一半剩下的錢。你不用操心這個月的房租和電費，我已經支付了。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回到你父母家裏，那樣也更合適，我決不會干涉。他們肯定會爲你甩了我而高興的。”

“你要去哪兒？”

“我去阿瑞家。明天開始我去幫她做事。她家的房子很大，有我一塊地方。我的要求也不高。再苦的日子我也都過過。”

“他們肯收留你？”

“阿瑞絕對沒有問題。可能她老公會有意見。如果他們不肯收留，我再走。我會找到事做。人們都說我長得漂亮，我是漂亮。漂亮的女人總會找到事做的。我從剪掉辮子開始。”

“你沒有這個膽量……”

“你看着吧。”

她像以往一樣，又傲慢地嚮他發出挑釁。他嚮她跨出一步，然後停了下來，眼睛盯着那根扁擔。阿玲見狀，說：

“扁擔對我已經毫無用處。它和水桶都留在這兒。對於我

來說，再也不會做擔水妹了。我也不想回憶過去。”

她擦了擦眼睛，甩了一下垂在背後的辮子，加重語氣說：

“你知道嗎，如果心已經不在了，纏着個軀體是没有用的。”

她夾着行李包，毫不猶豫地朝大門走去，沒有再回頭看他一眼。阿玲光着腳走了。

18

阿多森杜相信她肯定還會回來，所以沒有阻攔她。他盯着門口，留神聽着任何輕微的動靜。半盒烟抽掉了，他開始感到不安了。她不是爲了引起他的同情而在演戲。她來真的了。

“如果真的想這樣做，我倒要看看誰更厲害。”

阿多森杜心情煩悶地躺下了。她明天會回來的，他自言自語地勸慰自己。夜裏，他醒來好幾次，然而身旁還是空空的。阿玲把枕頭都帶走了。

早上，屋子裏靜悄悄的，這對他簡直是場災難，他像是挨了重重的一拳。沒有洗澡的熱水，連刮鬍子的熱水都沒有，沒有早餐面包，也沒有人爲他燙衣熨褲。

他現在重要的是不能陷入恐慌。他祇能笨手笨腳地生了爐子。儘管點燃柴火把他弄得渾身臟兮兮的，可他也還是不知如何控制濃烟。他一邊不停地詛咒着，一邊用不冷不熱的水湊合洗了洗，刮了刮鬍子。他祇好穿上第一天穿過的襯衣

和已經發皺的褲子，吃了一小塊剩面包，便出門又去尋找工作了。他一點兒也沒有預料到會發生這種突如其來的情況。顯而易見，阿多森杜靚仔的確是一落千丈。

又是失敗和令人難堪的一天。在長時間等待以後，他得到的還是那些回答，還是那樣被拒絕。他羨慕那些中國人可以接受那些被人看不起的工種，如腳伕、掃地工、石匠或木匠。然而他這位大地之子，寧願餓死，也不願淪落到幹這種卑微下賤的工種的地步。連技工和電工都不能幹。那樣一定會成為天大的醜聞，成為人們譏笑諷刺他的材料。

到了中午，他已經饑腸轆轆，腹中空空。他第一次懷念起阿玲做的粗茶淡飯，因為她總是起碼給他準備一碗米飯和一碗湯。然而，現在家裏再沒有有人在等着他了。一早出門時，煎雞蛋的香味就一直不停地往他鼻了裏鑽，饞得他難以忍受。他拿定了主意，去當時最普通的葡國餐廳——佛笑樓餐廳，要一盤配有洋葱條和土豆條的油汪汪的牛排，再加一盤煎雞蛋。他摸了摸身邊當掉懷表得來的錢。祇要這一頓填足了肚子，晚飯就省了。明天又是一天，像他這樣身處不幸的人，必須保持精神。

他這樣拿定主意，也就這樣做了。來到餐廳，坐到一樓邊上的一張桌子上，他不顧週圍的喧鬧，給熱情的夥計仔細地介紹了他所要的飯菜。他沒有注意別人，思想祇集中在自己餓得咕嚕叫的肚子上。

阿多森杜從來沒有覺得煎雞蛋像現在這麼可口，那蛋清邊上還有一圈微微發焦的顏色，一大塊厚厚的牛排旁邊還有一大把洋葱和土豆條。他估計了一下價錢，但沒有多想，又

要了半瓶葡萄酒。阿多森杜一口氣把所有這些東西吃光喝盡。此時此刻，葡萄酒勝過了桑特拉的任何法國名酒。等他最後用一小塊面包蘸着盤子裏的菜湯時，才稍稍放慢了速度，擡起頭看了看週圍。

旁邊一張桌子上坐着他小學時的同學瓦爾德麥羅。阿多森杜過去並沒有太多地注意過他，在街上遇見了，最多也祇是輕輕地點一下頭。現在他朝自己投來謹慎的微笑，一副同情的樣子。對在最近的日子裏一直受人冷落、被人歧視的阿多森杜來說，同學的這種表示使他倍受感動。

瓦爾德麥羅和阿多森杜同齡，但他生得瘦小。他是港務局的一個普通職員，平日裏謹言慎行，但爲人熱情。他對自己的這份工作十分滿意，他不期望更多，這樣既不需要乞求別人，也不需要羨慕別人。他屬於那種在大街上或單位裏誰也不注意的人物。總之，用土生葡人的話來說，他是被人們“忽略”的人物。

正因爲他胸無大志、平平庸庸，人們才忽視他，這未免過份不公。不管是在什麼場合，他總是不被人注意，甚至被人遺忘。然而，他卻具有在人們想起他或需要他時力所能及地提供幫助的品德。因此，他的懺悔神父曾保證，如果沒有什麼變化的話，他在天國的位子早已保留了。

如果在其它日子，阿多森杜不會與他打招呼。他看不起這種生性軟弱、任人擺佈、沒有骨氣的男人。他從來沒有自己的主意，也從來不反駁別人的主張。當然也不會惹是生非。

可是此時此刻，當阿多森杜祇身一人、多麼想有人作伴時，對方真誠和藹的微笑便深深地觸動了他。阿多森杜現在

特別需要有人陪陪他。儘管瓦爾德麥羅有不少缺點，但這種時候他總是一位受歡迎的夥伴。

“我餓壞了。現在差不多吃飽了。”

很明顯，瓦爾德麥羅沒有聯想到令阿多森杜難堪的醜事。他微笑着，讚嘆着佛笑樓的牛排。他甚至爲自己受到意料不到的注意而有點受寵若驚。

阿多森杜往這個微不足道的男人身邊靠了靠，竟然絮絮叨叨地說了起來。當然，基本上是他一個人的獨白，對方祇是啊啊哦哦地附和着。簡直讓人生氣，可是在沒有更好的伴侶時，他也別無選擇。即使不愛好說話，就說他幾句不謹慎之類的責備話也好啊。

阿多森杜請他喝了一盃咖啡和一盃“蘋果牌”白蘭地，對方心存感激地接受了。他東拉西扯地說了一陣，最後才像對待一位最親密的朋友那樣，告訴瓦爾德麥羅他需要找個事做。他還對生活和週圍的人發了一大堆牢騷。他需要發泄心中的憤恨和煩惱。

瓦爾德麥羅同情地聽着他的敘述。突然，他不好意思地打斷了阿多森杜，說道：

“阿多森杜先生，對不起……我倒可以給你找個事……不是什麼大事，也和你的身份不配，但總是要有個事做。”

阿多森杜立即瞪大了雙眼。有事做，而且是由這位不起眼的瓦爾德麥羅介紹？對方在椅子上動了一下身子，打量着阿多森杜。內港碼頭上的一家中國人開的航運公司正缺少一位監督貨物進出、能用葡文與港務局打交道、處理貨物的裝卸以及能疏通關係的人。

那家公司的經理急着找人，曾經讓瓦爾德麥羅幫他找一個能擔當此任務的人。如果阿多森杜先生想去，他今天下午就去和經理談談。他請他原諒自己的冒失，但是如果能夠幫他擺脫現在這種困境的話，他一定盡力而為。

“阿多森杜先生對我一直不錯。在學校裏的時候，你讓我抄了不少次作業，讓我少挨很多板子。我忘不了。”

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他想不起來什麼時候對他不錯，更想不起來什麼時候讓他抄過作業。就是這位從來都被人忽視的人居然無私地給了他黑暗中的一絲亮光。阿多森杜一時間覺得羞愧難言，喉嚨哽了一陣。

“能肯定嗎？”

“肯定……我還不知道。不過我現在就去說說。我有時間，我正在休假。”

阿多森杜付了飯錢。在給瓦爾德麥羅他現在的住址時，他沒有感到任何不好意思。回到家裏，他有了精神。但是當他想到不能把這個消息告訴阿玲時，不覺感到一陣憂傷。他多麼希望她能成為第一個知道這好消息的人啊。

整個下午，他等候在冷清寂寞的屋子裏，盼望着瓦爾德麥羅的到來。在沒得到答復之前，他不願再出去低聲下氣地求人。一切都會過去的。儘管他沒有把握，可他彷彿覺得他的苦難會在這一天結束。他收拾收拾家裏破舊的傢具，掃了掃地，擦了擦灰塵，就這樣用做家務來打發時間。如果這時阿玲能回來，一定會發現他也還是能幹點事的。隨後，他坐在凳子上，憂戚地盯着一旁的扁擔和水桶。

儘管中午吃得飽飽的就是為了不再吃晚飯，可現在肚子

又餓了，他想吃點東西。然而他知道沒有人爲他準備什麼晚飯。寂寞中，他更加思念阿玲，思念她的溫情。

她離開了他，他現在完全可以回到父母的家中。他們一定會接受他的。可是，就這樣灰溜溜地回去？就這樣來證明他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是個窩囊廢？如果那樣，他就失去了人格，失去了尊嚴，也永遠別想再恢復失去的威信。那樣祇會讓他覺得自己不是個男子漢。

不能，不能在熬過了這3個月的地獄般日子後，就這樣回去。他現在已經學會了認識人類。他成熟了，他已不在乎當不當阿多森杜靚仔了。當他敢於違背社會的規範和雀仔園的赤腳擔水妹好上後，他的漂亮臉蛋就已經一文不值了。在街上，每當他碰上那些上流社會的小姐們時，她們一個個都背過臉去。

瓦爾德麥羅沒有按照承諾來到他家。這祇能意味着他的希望又一次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他又要獨自一個人了。

阿多森杜的精神完全崩潰了。大顆大顆的眼泪從眼眶裏滾了出來，他禁不住嚎啕大哭。現在已沒有人在他身旁，他用不着不好意思。他躺到床上，蒙上了單子，然而卻無濟於事，不解決任何問題。床上的那股女人的芳香他是多麼熟悉，也多麼渴望得到。

他止住了哭泣。那樣未免太不像話了。現在不應該是懦弱的時候，他必須面對現實，擔起責任。他就是因爲膽敢佔有那條烏黑油亮的辮子，才被逐出天堂，才不再被別人理睬。他怎能允許自己就這樣失去他那點僅有的財富，那樣他不就什麼也沒有了嗎？

他腦子裏響起了一句膾炙人口的格言，那是一個不願再說澳門土話、而要裝出說一口正統的葡萄牙語的土生葡人說的話。他將原話稍作改變，變為他自己的話：

“上帝決定的事情祇有上帝知道。我們選擇的道路，我們就應該走下去。”

是的，這是惟一體面正確的道路，不管為此是否要受盡折磨。想到這裏，他輕鬆了許多，彷彿有人幫他卸掉了壓在胸口上的包袱。他欠起身抽出一支香烟。女人的香氣越來越濃烈地侵入他的心頭。

阿玲。

夜已很深，外面一片漆黑，家家都已關門閉戶。他無法打聽到香火店的地址。他會鬧得整條渡船街不得安寧，那些不信任他的人或許會大驚小怪，或許會吹起哨子招來警察。等到明天穩定下來，什麼都會解決的。他急切地想見到她。她說了要剪掉自己的辮子，但她舍得嗎？他不相信。她還說要憑自己的漂亮臉蛋另找一個職業。想到這裏，他又點上一支烟，陷入可怕的思慮之中。當他一想到有個什麼人撫摸着那條辮子，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惱怒。

他睡着了。一覺醒來，前幾天夜晚没能睡好留下的倦意消除了。如果不是有人不停地敲門，早晨他還會睡下去。他迷迷糊糊地打開門，一股寒氣不禁使他微微發顫。是瓦爾德麥羅來了。

“早晨好，阿多森杜先生。我給你帶來了好消息。老闆要見你。如果你喜歡，這個工作就是你的了，我昨天很晚才找到他，所以無法來告訴你。快，要給人留下一個遵守時間的

好印像。”

如果瓦爾德麥羅是個女人，阿多森杜一定會吻他一下。可是，他的熱情一下子又變成了沮喪，說道：

“哎呀，我的襯衣和套服都皺得一塌糊塗。我想穿得體面一點。”

“不要緊，我會熨衣服。熨斗在哪兒？祇要一會兒時間，完了我們再去喝碗熱粥。老闆還要一個多小時後才上班。”

19

當阿玲夾着包袱離開家的時候，她什麼也顧不得想，祇是故意踩着街上的污泥和積水。儘管離開阿多森杜是一件冒險的事，但她沒有其它更好的辦法。

3個月以來，她沒有得到過一時一刻的幸福。她面對的祇是他生硬的態度、沉默的怨恨或者無緣無故的怒火。他一直因為她而感到無臉見人，把他的不幸全都歸咎於她。這簡直太過份了！

如果阿多森杜還像從前那樣喜歡她，就一定會來找她。雖然他在她離開家時沒有阻攔，但阿玲還對他寄於一絲希望。她現在需要把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穩定一下經受了極大刺激的情緒。遠離那難以忍耐的生活，她可以更好地思考自己如何在沒有他和離開雀仔園的情況下，開始新的生活。

她選擇了能夠不讓人看見自己流泪的地方。儘管她祇是個大字不識的光腳擔水女，但她也有自己的感情，也有自己的尊嚴。她不想讓自己成為別人評頭論足的笑料。

早就預計到會有這種結局的女友毫不猶豫地收留了她。阿瑞什麼也沒有問，把阿玲帶到店鋪後面一筐筐香火中間的一張帆布折叠床前。床上放着一塊御寒的氈子。地層的陰冷、令人窒息的檀香味以及房角的淒涼更增添了阿玲的不幸。

這裏還不如她雀仔園的小破屋。可現在不是她挑剔的時候。女友已經爲她做得夠多的了，最重要的是沒有拒絕她。她像是一個來香火店投親的窮人，要靠在這裏拼命幹活掙碗飯吃。

不過，她畢竟爲自己不用露宿街頭而感到寬慰。阿玲給女友詳細敘述了自己的悲劇。阿瑞聽着，不時同情地點着頭。她一直沒有打斷女友的話，等到阿玲說完以後，她才開始說話。

和鬼佬打交道本身就是個大錯誤。阿玲是在雀仔園長大的，如果繼續留在那裏，她會受人尊敬、令人稱贊，是一位招人喜愛的姑娘。她不是已經成了獲得“公主”威望的姑娘了嗎？人們希望她留在他們當中，可她竟然在毫無保證的情況下偏離了軌道。她的意志太薄弱了，她太冒失魯莽了。

“阿瑞，這一切我都知道，不用你說。可是這些事情就這麼發生了……無法控制。這一切和我的平常生活如此不同，我無法抵禦。如果你要見到他的那種溫柔的樣子，也抵禦不了的。在那段日子裏，我一點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個擔水妹。”

阿玲停住話頭，悲切地低下頭，盯着露滿泥土的腳板。隨着兩行流下的泪水，她低聲自語道：

“我喜歡他。”

女友摟住她的肩頭，兩人擁抱在一起。她無須再說什麼。

“你願意在這兒住多久，就住多久，不會打攪我們的。再說，我們也需要一個人給我們看看店。我先生經常要外出，我又要看着孩子。我有3個孩子了，他們都很淘氣。”

不管怎麼說，她已經有了棲身之處。睡覺前，她洗了臉，洗了雙臂，又仔仔細細地洗了腳，把露在腳趾縫里的臟東西徹底清除乾淨。然後，她從行李裏拿出拖鞋，穿上它來回走了幾步。她吹熄了煤油燈，上了床。阿玲又一次感覺到自己現在的處境遠不如住在原來的破屋裏。不過，她永遠不會再光腳了。

夜深了，天氣越來越涼，氈子已經不足以御寒。她沒有辦法讓自己睡着，刺鼻的檀香味讓她無法忍受。她思念着已經習慣了的身旁男人的鼾聲和溫暖的身軀。她聽到了老鼠在這間老房子裏鑽來鑽去和啃土豆的聲音，這更加讓她感到厭惡。

第二天是個難熬的日子。醒來首先想到的是她的男人。連開水都不會燒的他，如何去料理家務呢？這樣也好，應該讓他學會一個女人做的事情。

她跟着阿瑞，很快學會了處理店裏的事情。生意不錯，但也累不着人。她坐在櫃臺裏面，接待一個又一個顧客。時間過得不快，她可以用不少時間來思考。

阿玲希望阿多森杜會後悔，會來請她回去。時間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過去了，成百上千的行人從街上走過，但就是不見她想念的身影。在對她說了那麼多甜言蜜語後，難道他會撇下她不管？難道他真的回到父母家中去了？她心中越來越感到氣惱和悲傷。

吃完早飯，時間像平常一樣平淡無奇地度過。進進出出的顧客一批又一批，她也分不出到底誰是誰。她用機械般的笑臉接待着一張又一張陌生的面孔，根本不去特別注意其它的任何人。

有些人不無緊要地和阿瑞交談着，一邊購買着大把的香燭，一邊希望老天幫忙去除憂愁和災難。另一些人急急忙忙進來，買幾炷香就走。然而所有的人都爲了一個目的。對幸福的嚮往撥動每一顆心靈！

正在這時，她覺得有人緊緊盯着她。一位 30 開外濃妝艷抹的婦人毫不掩飾地看着她，看她的臉，看她的身材，看她的雙腳和雙手，彷彿在檢查一隻動物。阿玲不喜歡別人這樣毫無顧忌地打量自己。當她正想問問對方時，那婦人先對她說道：

“你有一條這麼漂亮的辮子，祇可惜沒有像應該梳理的那樣梳理。你的辮子很值錢。有人會出大價錢買下的。”

“我不想剪掉我的辮子。”

“哎，你有一頭這麼漂亮、濃密的頭髮。頭髮這麼粗，這麼健康。一定很值錢……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好的頭髮。”

婦人的穿戴比店裏的其他顧客好得多。她嘴裏鑲着金牙，耳垂上掛着玉墜，手腕上也帶着玉制手鐲。棉襖裏面的短衫褲也是黑色閃光的緞子做的。她邁着慢悠悠的小步，對她要買的那束香倒沒有表示多大興趣。

“我收購所有能賣的頭髮，經我處理後再賣給那些頭髮不多的人。你不知道有多少人需要頭髮。連留在梳子上的細髮都可以用來做墊子。特別是在富人階層，這種情況更加普遍。

不斷有人訂購，出手很大方。”

婦人在阿玲身旁轉來轉去，羨慕、貪婪的目光一直盯着那條辮子，就像盯着上帝的佳餚。這女人真讓人討厭，讓人生氣。阿瑞不安地看看女友，擔心她會忍不住發起火來。

“還有劇院！老闆們經常讓我給他們提供男女演員們用來化妝的辮子。最近，我在內地、廣州和香港，還有從這兒的水上人家，以及爆竹工廠、烟廠和火柴廠的女工中採購了一批辮子。我們總是在窮人當中看到最好的頭髮。可我還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麼漂亮的辮子！”

眼看着阿玲越來越流露出厭惡的表情，女友把她叫到一邊，低聲說：

“別對她發火。她可是一位一直從這兒買香去媽閣廟敬神的好客戶。”

被黑亮的辮子所吸引的婦人，又繼續說了起來。她盯着彷彿不是長在阿玲頭上的辮子，柔聲柔氣地說：

“我有一個客戶會爲它出大錢，祇要你開口，她都不會還價。她很有錢，還會感激你。你會得到一筆大錢，還會得到她的友情。如果你能滿足她，你一定會有比現在好得多的將來。”

這女人對阿玲的頭髮如此傾心，倒使姑娘感到難爲情起來。她情不自禁地像護住自己的心肝寶貝一樣抓住了辮子。

女人爲了不讓阿瑞聽到她的話，靠近阿玲小聲說：

“你別以爲沒有辮子就不漂亮。你有這麼好的身材和面孔，本來就非常漂亮。你不應該是在香火店幹活的姑娘。剪掉辮子後，我會讓人給你按現代髮式梳理頭髮，你一定會像

一位歐洲女人。”

歐洲女人！或許那樣他就不會厭棄自己。女人的提示打動了她的心。難道她有朝一日也能穿上露着大腿的衣衫和高跟皮鞋？可是從昨天晚上穿上的拖鞋已經足以使她感到不舒服了。

“你要想好，小家夥。明天我來聽你的回話……”

婦人夾着購買的東西，邁着有氣無力的小步子朝門口走去。儘管像一個弱不經風的洋娃娃，卻是一個成熟的女性。婦人一走遠，阿瑞走到氣呼呼的阿玲身旁。

“你可要小心。她是個專門對姑娘和漂亮女人遊說的人。能說會道，是個危險人物。”

“我知道該怎麼做。”

從此時開始，阿玲又添了一樁心事。她接待着顧客，算着錢，討着價，幫助女友料理着家務，手腳不停地幹着活。她希望用身體的疲勞來分散心中的鬱悶。阿多森杜沒有來。或許沒有她，他生活得也很好。而她卻在為一個拋棄了她、也不值得她愛的男人受着心靈的折磨。阿玲的手機械地、不停地在烏黑閃亮的辮子上來回撫摸着。

到了晚上，更大的煩躁不安折磨着她。店裏已經沒有生意了，閑下來的時辰更增加她的苦惱。她的眼睛已睜進去了，也已經流不出眼淚。不過她也不想流淚，因為哭祇是軟弱的表現。她需要堅強。

阿玲沒有食慾地吃了點晚飯，然後關上店門，幫助阿瑞的孩子上了床。她真羨慕女友的命運。雖然丈夫不是什麼她多喜歡的人物，婆母也令人討厭，可是阿瑞卻不渴望過多，生

活得心滿意足，人也養得肥肥胖胖。儘管他們對阿玲都不錯，但香火店祇是她暫住之地。她永遠不會是他們家的一名成員。

就像前一個晚上一樣，她冷得没法睡覺，但也不敢抱怨。阿多森杜沒有來找她，也沒有帶來口信。他肯定正躺在他父母家裏的高級軟床上舒舒服服地睡着覺。

阿玲從床上翻身坐起。她拿定了主意，決定聽從那婦人的勸告，賣掉自己的辮子。因為他已經不再要她，辮子也祇是失敗愛情的象徵，留着它祇會令她痛苦。

阿瑞試圖阻止她，但阿玲決心已定，甚至差一點對女友生氣地喊叫起來。她洗了洗臉，穿上了冬天穿的最好的短衫褲，耐心地等待着。到了下午兩點鐘，正當阿玲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的時候，那位婦人手裏拿着一塊灑上香水的手帕走了過來，說了一大堆好話表示了歉意。

“我說我會有你幫忙，你很明事理。你會得到不少錢，而且會更漂亮。”

兩人一起出了門。那女人邁着輕輕的小步，阿玲卻立即顯得膽怯羞澀，不知如何與那女人攀談。她不知道會被帶到哪兒去，甚至連問也沒有問一聲。她的心情並不愉快。她從心底裏討厭身旁的這個女人。如果誰看見她們，一定以為她是“主子”的傭人或婢女。

她們穿小巷，抄近路，女人不停地溫和地說着什麼。走到草堆橫巷附近的一個巷子口，她們在一間玻璃房前停了下來。這是一家梳頭店。

“這是城裏最好的梳頭婆。她會估價。”

在雀仔園時，阿玲祇習慣在街邊上梳頭。她朝屋裏掃了

一眼，不由得對這家店裏的考究的陳設暗暗讚嘆。這裏有鏡子、椅子和櫃子，顧客不用像她從前那樣蹲着，還有她認為是高級的梳理用具。

梳頭價格也應該很高，因為衝着婦人微笑的梳頭婆和兩位同樣熱情的助手穿的都是講究的黑色面料的衣衫。3張椅子上還都沒有別人，阿玲是惟一的顧客。

看到這麼濃密的頭髮，梳頭婆不由得“啊”地一聲讚嘆起來。她為成千個人梳過頭髮，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這倒不是當面奉承，而是真心誠意的讚賞。她沒有多說什麼，也來不及考慮價錢，便給這位原來的擔水妹梳起頭來。她好像從來沒有給別人梳理過頭髮一樣，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本領。她熟練的雙手埋入那黑油油的頭髮當中的時候，她心裏頓時覺得格外舒暢。

梳理進行了將近3個小時。阿玲順從而又高興地忍受着梳理的疼痛，但她知道遇到了一個梳頭高手。這個梳頭婆比其他同行手藝更好，還特別認真，用了許多的香皂和最好的木花油，用的梳子是阿玲從來沒有見過的。

按照髮型的需要，她的頭髮被拉過來拽過去，疼得阿玲咬住嘴唇，免得因疼痛而發出呻吟。粗大的辮節被無數次地繞來繞去，直至梳頭婆滿意為止。梳頭婆停住手，她對自己的作品感到十分滿意，十分欣賞。

“好了，姑娘。非常漂亮，小夥子們會為你發瘋。誰也不會有我梳得這麼好。從今往後，我會很樂意為你梳理頭髮。”

阿玲對着鏡子長時間地端詳着，默默地為自己的辮子而感到欣喜和自豪。已經幾個月沒有這麼漂亮了，此刻她為自

己而陶醉。如果他現在看見這條像誘人的長蛇在輕輕擺動着的辮子，還會拒絕她嗎？

那個女人的聲音把她從自我欣賞中喚回到冷酷的現實裏。女人急着要離開這裏，好去展示自己獲得的成果。阿玲不由得感到心頭一陣沉重，不由得爲夢幻的破滅而悲傷。那女人付了一大筆錢，嚮梳頭婆道謝後便帶着阿玲出了門。

“如果讓她知道這頭髮是要剪掉的，她決不會爲你化這麼多工夫，甚至會拒絕給你梳理。確實，你的頭髮真是少見的奇迹。你會拿到好價錢的。”

阿玲恨起這個女人來了。多少年來她一直精心護理着這條辮子。這條辮子伴着她長大，伴着她成長爲女人，這是她最大的榮耀。既然這條辮子如此珍貴，這個陌生的女人有什麼權利祇把它當成一件巧遇的商品？

不正是這條辮子最初使他對自己着迷的嗎？如果她既想得到他而又要去做這件可惡的事，那不就會永遠失去他、再也沒有任何希望了嗎？她回想起他用雙唇親吻她的頸部和辮根的情形，不由得渾身一陣戰栗。

緊套在拖鞋裏的兩隻腳像鉛塊一樣沉重。她勉強強地挪動着步子，身旁的女人開始焦急不安。天色已經不早了，她不能一整天都陪着她呀。女人帶着煩惱的語調，增加了阿玲對她的反感。

阿玲模模糊糊覺得她們已經到了關前後街。她以前經常到這裏來買她愛吃的花生。她們在一座綠色的兩層樓前停了下來。樓房的鐵架露臺上擺滿了各種花盆。婦人按了按門鈴，阿玲卻心慌意亂，不知是應該進去還是應該趕緊溜走。

事後她腦海里留下的祇是一片模糊的印像。她祇記得爬上一個很陡的樓梯，來到一間煤氣燈照得通亮的客廳。房間裏神靈供臺上的香火散發出檀香的氣味。

那是一個女人的世界，因為她看見的全是女人。其中有五六個年輕女子。她們穿着各種鮮艷的緞子短衫褲，個個燙着短發，濃妝艷抹，以至讓這位原來的擔水妹都感到難為情。

祇見一個相貌醜陋的老婦人，從紅木椅子上起身走了過來，臉上帶着一副貪婪的神情。老婦人的臉完全是一張紅白相間的臉譜，眼睛上方的兩道黑綫或許是表示兩道眉毛。她顯然是想在她的臉上竭力保住已經逝去的青春。然而，無論是掛在耳垂上的耳墜，還是別的其它黃金和玉制首飾，都無法挽救她那令人悲傷和毫不留情的衰老。

因為老婦人現在在女人們當中，遠離男人們的視線，所以她沒有掩飾自己那隻有幾根灰白頭髮的光禿禿的腦袋。傻子也會猜得出來，是誰需要阿玲那根油亮粗壯的辮子。

阿玲內心深處翻起一陣厭惡。老婦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這寶貴的東西上，其他的女人們熱烈地拍着手，彷彿女主人的幸福已經確保無疑。而阿玲身旁的女人立即把阿玲棄置一旁，談起了價錢。

老婦人挪動着三寸金蓮，步履蹣跚地走過來，用肉乎乎的雙手撫摸着好像已經是屬於她的辮子，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從兩片血紅的嘴唇中間發出嘖嘖的讚許聲。對所報的價格，她馬上點頭同意，也沒有問一聲阿玲是否答應。阿玲此刻被圍在這群滿口甜言蜜語的女人們中間，似乎變成了一件任人擺佈的商品。祇用了一分多鐘，交易就結束了。

“不！”

這一聲吼叫立即引起了週圍一片嗡嗡聲。阿玲情不自禁地使勁抱住辮子後退着，她要保住辮子。此刻，那個女人拿出的大剪刀正在煤氣燈下發着寒光。

“什麼？”

“別碰我。我不要剪掉我的辮子。我不許……”

“在花了我這麼多時間和錢以後，你到現在才這麼說？”

已經習慣了讓手下的姑娘們對自己俯首貼耳的老婦人，怒氣衝衝地哼了一聲。彷彿有一道什麼心照不宣的命令，其他女人們一擁而上，將這個表面上看來像隻小綿羊似的辮子的主人團團圍住。然而，面對着阿玲態度的急劇變化，她們不得不控制住自己。

阿玲此刻真想念她的扁擔。她突然從腳上脫下了拖鞋，一下子變成了那個曾經打敗了4個流氓的擔水妹。如果她們敢再過來，她就會毫不客氣。她蔑視地看了一眼領自己到這裏來的那個女人手中的鋒利的剪刀，憤怒使她顧不得面前的危險。

“下賤女人！……”

聽到這聲難聽的辱罵，阿玲心中的憤怒全部迸發了出來。她奮起反擊，高聲喊叫着。她明白自己身在何處，也明白老婦人是何等人物，更曉得其他女人們是些什麼貨色。原來，帶自己到這兒來的女人是個拉皮條的女人。到底誰是下賤女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現在她那理直氣壯的令人畏懼的態度一下子使她又成了地地道道的雀仔園的姑娘。她的辮子猶如一條鞭子，她就像街上的粗人一樣，嘴裏連珠炮似地吐出

極其難聽的辱罵和詛咒。

她罵夠了以後，從短衫裏面的口袋裏掏出一把銀元數了數，放在了一張小桌上。

“這是梳頭的錢和小費。我什麼也不欠了。”

她說完轉過身，在人們還驚魂未定時，跑下陡陡的樓梯，震得木板咚咚直響。她哐啣一聲關上了大門，洋洋得意地走到了街上。她保住了自己的辮子，又成了雀仔園的“公主”，儘管被驅逐在外。

在某些時候，必須毫不客氣地用粗話和臟話來對付。祇有這樣，才能排泄心頭的鬱悶和壓力，祇有這樣，良心才能恢復平靜。

阿玲攔住了一位顯得有點疲倦的賣花女，從她那裏買了三朵春蘭花蕾，把它們插在了辮子根部。然後，她邁着輕快的步子，自由自在地扭動着屁股，彷彿如一位下凡的仙女，朝香火店走去。

20

航運公司就設在內港的一個破舊待修的碼頭上。這對於阿多森杜來說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公司，到這裏來工作也並不令他興奮。不過，當他看到眼前一片忙碌的景像後，馬上改變了想法。

除了一艘不太大的貨輪往返於澳門——香港——廣州外，公司還擁有兩艘從事珠江三角洲各港口之間運輸的帆船。

隨着工頭的吆喝聲，幹着同樣重體力活的男男女女的裝

卸工和苦力們正用肩膀扛着笨重的貨物，來回奔跑着。空氣中飄散着一股濃重的海上的氣味，阿多森杜不由得思念起高高興興去釣魚的那些日子。在灰黑色的海面上，一艘艘小舢舨圍着大一點的貨船，要麼整裝待發，要麼隨浪搖曳着。

他們走進碼頭上的一個不大的棚子。那裏是辦公室，裏面放着兩張簡單的辦公桌和幾張椅子，旁邊還放着一個櫃子。這裏沒有什麼舒適可言，看不出有人整理的迹像。用薄板製成的四面牆上祇掛着中國農歷日歷和一位廣州著名女明星的艷麗畫像。儘管棚子能抵擋海面上吹來的寒風，可這樣的工作環境不免使阿多森杜心中發酸。

一個中國人身穿考究的棉袍坐在主要的辦公桌後面。他用犀利的目光看了一眼阿多森杜。猜得出來，這位就是老闆，因為瓦爾德麥羅慌忙走上前去打招呼。

男人站起身，和瓦爾德麥羅握了一下手，以顯示自己的文雅。他身材魁梧，短短的頭髮，乾乾淨淨的臉上沒有一根鬍子，像女人一樣白嫩的皮膚，中等偏高的個子，一副渾厚的嗓音。

瓦爾德麥羅急於想把事情辦成而將阿多森杜吹得天花亂墜。儘管誇大其詞，但也令人感動。那男人聽了一陣之後，終於舉起手打斷了滔滔不絕的介紹，直接朝求職者用廣東話提出了問題，因為他不會葡語，也不會英語。

當阿多森杜用廣東話流利地回答了他的問話後，老闆讚許地點着頭。他們這樣才可以交流，這對兩人都方便。再說，他本來還以為來的人會是個笨頭笨腦的家夥，可眼前的人卻是個相貌堂堂、彬彬有禮的青年。從臉上就看得出來是個生

在有錢人家的人。

“講得不錯。”

“我上小學時，有一位很好的老師教我說中國話……。不過，要說書寫，我幾乎全忘光了。”

他們交談了大約 20 分鐘。中國人沒有問及其它，也沒有匆忙作出結論。但他已經猜中小伙子接受這種低於自己教養和學識的低賤工作，一定是迫於無奈或有什麼特殊的需要。

男人沒有流露出腦子裏的想法。他本應該試一下小夥子的能力，可小夥子曾經在一家航運公司裏做過事，那可比簡單的監督貨物裝卸復雜的多的工作。這一邊，阿多森杜盡力避免談及父親的商行，如果這位老闆認識他父親，提出各種為難的問題，或許會影響自己求職成功。他急於找到事做。

工作條件和工資談妥後，阿多森杜馬上就開始上班了，並且很快掌握了交給他的工作。工作一點兒也不難，惟一不適應的是在貨船到達或出發時，必須忍受室外作業時的日曬雨淋，還要忍受體力上的辛苦。然而，人在急需時，不應該挑三撿四。

阿多森杜就這樣找到了自己拼命尋找的工作，月底能拿到薪俸，這樣就排除了當寄生蟲的痛苦感覺。奇怪的是他急於想把這消息告訴阿玲，急於想看到她那興高彩烈的模樣。他已經不必要為自己空手而歸感到難為情了。好一個瓦爾德麥羅，他使勁地摟住了瘦骨伶仃的朋友。

“阿多森杜先生，我不值得你如此待我……。我祇是做了一個想感激你的朋友應做的事。”

瓦爾德麥羅不習慣接受別人的敬意，說起話來有點結巴。

興奮的阿多森杜當即邀請朋友在碼頭附近的一家飯店裏吃午飯。瓦爾德麥羅沒有敢拒絕邀請，再說天氣的寒冷和心情的愉快也增加了他們餓的感覺，瓦爾德麥羅沒有讓人失望，他無拘無束地吃了起來。

下午的時間非常難熬。他很不耐煩地等待江面的船隻到達。忠厚的瓦爾德麥羅一直陪伴着他，幫助他排除遇到的各種困境。不過，剛開始的喜悅又漸漸地被不安所代替。阿玲一定認為他不會有出息。那麼，她會不會像說過的那樣輕率地去剪掉辮子呢？

他無法想像阿玲沒有辮子的模樣。如果那樣，她就會和碼頭上的那幾個頭髮剪得短短的、臉上弄得臟臟的、身子被沉重的貨物包壓得彎彎的女裝卸工和搬運工一樣了。腦海中的想像使他越來越感到痛苦和不安。他朝江面望去，搜尋着貨船的影子。

當他離開碼頭的時候，天早已黑了。瓦爾德麥羅還在身旁陪着他，不時地說幾句安慰的話，說什麼現在一切都好了，老闆很滿意，工作已經有保證了，等等。他驚奇地發現，自己非但沒有覺得朋友打擾了他而討厭朋友，相反的，倒覺得朋友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他減輕了煩惱。總之，不管怎麼說，瓦爾德麥羅是一個好夥伴。

阿多森杜拉着朋友，說要把他介紹給阿玲。是他熱情地幫助自己找到工作，為他們倆的幸福作出了貢獻。他不能不帶他去見阿玲，他很值得這樣的感激。瓦爾德麥羅十分高興地接受了阿多森杜的又一次敬意。

渡船街上還有幾家香火店開着門。他們邊走邊打聽，沒

有費勁便找到了阿瑞的店鋪。店門半開半掩着，阿多森杜看到一個胖胖的女人不顧外面的寒冷正坐在門口，彷彿在等着什麼人。不用懷疑，她一定是那位倍受阿玲讚揚的女友。

兩位鬼佬的出現使阿瑞感到意外，但她馬上明白那個高個子年輕人是誰了。這時，阿多森杜也馬上問起了阿玲。不在，她沒有在，但不用耽擱太久就會回來。阿瑞也不知她到哪兒去了，她正在等她回來關店門呢。她的聲音裏帶有一種捉摸不定的口氣，幸好聽者並沒有注意到。

“她剪掉頭髮啦？”

“沒有，她出門的時候還梳着辮子。”

“這可是她擁有的美麗的東西……”

“她還擁有其它美好的東西。”

“我知道……”

阿瑞欠身靠在櫃臺上，控制住臉上表現出來的擔憂。小夥子對辮子如此地注重，可阿玲出去就是爲了剪掉它。要是剪了以後，小夥子會怎麼對她呢？她會答應那個虛情假意的女人其它什麼要求了嗎？祇有涉世未深的人才猜不出那女人究竟是什麼人。

當阿瑞知道他們不會急着離開時，拿來了兩張凳子請他們坐下。她又按照習慣端來兩碗茶，3個人就這樣默默地焦急地等待着。阿瑞的丈夫知道後也來到樓下。4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很擔心。

“她這麼晚還不回來，到底去哪裏了？她對城裏這一帶可不太熟悉。”

阿多森杜焦急的樣子使阿瑞很受感動。人們把鬼佬都說

得很壞，可起碼這一位是這麼和藹可親。

“澳門是塊很平安的地方。誰也不會對像她這樣的平民姑娘做什麼壞事的。”阿瑞的丈夫安慰說。

“中國發生的戰爭正越打越厲害。許多外地人都從關閘過來了。”

“瞎說。中國大得很，戰爭遠着呢，在北方和上海。不會這麼快就到我們這裏的，儘管我們也會受到影響。街市上的大米已經貴了。都是投機商在搗鬼。”

“香港已經開始出現騷亂了……”

“那祇是針對日本人的。確實是那樣，人們的情緒很激烈，那是爲了抗議他們的野蠻行徑。可澳門這裏沒有日本人。”

是他不知道。在龍嵩正街口上，就住着一個日本牙醫和他的家人。不過，阿多森杜沒有說。那位整天笑盈盈的小個子日本男人像給“基督城”裏的其他人一樣給他治過牙齒。

對日本人表示不滿的議論還在繼續，不過，瓦爾德麥羅像往常一樣祇限於對一切都點頭同意。阿多森杜不停地走來走去，眼睛盯着街上的動靜，那隻手習慣性地伸進口袋，尋摸着已經不存在的懷表。阿瑞緊緊盯着他，腦海中想像着女友變成歐洲人的新模樣，冷汗不禁順着背部淌下。

就在這時，阿玲氣喘吁吁地跑了回來。她滿臉通紅，瞪大眼睛看着這幾個人。一陣沉默以後，阿瑞忍不住放聲笑了起來。她突然蹦上前去，一把抓住女友的雙臂，笑着問：

“你没有……”

“没有，我不能夠。那樣我就什麼也沒有了……”

“那就好。你還會有的……”

沉浸在喜悅之中的阿多森杜沒有能聽明白她們的話。她就在眼前，安全無恙，穿着最好的短衫褲，身材顯得非常苗條，一張漂亮的中國姑娘的臉龐，烏黑的辮子發着光亮，插在頭上的春蘭花蕾散發出陣陣芳香，腳上穿着木拖鞋。他忘掉了以往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恨不得一下子把她摟到自己的胸前。他小聲地說出了發自內心深處的話：

“我喜歡她……我愛這個姑娘。”

瓦爾德麥羅難以控制住自己的驚訝。原來這一位就是朋友“所愛”！怪不得他父親和家裏人不能原諒他，社會要鄙棄他。看他幹的什麼蠢事！不過，姑娘倒是很可愛，長得也不錯，圓圓的臀部，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確實很能吸引人。於是，他更加賞識朋友的寬大胸懷。

“我已經有了工作。是這位朋友幫我找到的。工資不多，但是我們好好安排，日子一定會過得去的。一切最緊迫的問題都解決了，我們會生活得更好的。”他更加走近了一些，接着說：

“我想第一個就告訴你，但是剛進去就請假似乎不妥。我也不能讓這位朋友給你捎信來，因為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哪裏，而且他也不認識你。”

他敘述了事情的詳細經過，看得出來已經獲得了她的默許。阿玲聽到了這些好消息，臉上的表情舒展開了。他回到了她的身邊。總之，他總是會回到她身邊的。

阿多森杜撫摸着姑娘的袖口，懇切地說：

“沒有你，家裏冷冷清清。”

“又不是我讓它變得冷冷清清的……”

“是的。可你走了，把太陽帶走了。”

阿玲看了女友一眼。我說過沒有？他就是會說這些讓人心頭發軟的話。

“我們走吧？”

他微笑着看着她，這是阿多森杜靚仔讓人無法抵禦的微笑。女友和女友的丈夫也說了一些勸他們和好的話語，但是阿玲沒有注意細聽，她已經被徵服了。她走進店鋪裏面，幾分鐘後，胳膊上挎着包袱出來了。

“謝謝你們爲我所做的一切……明天我回來幫你。”

走到半路，瓦爾德麥羅也告辭了。他不應妨礙朋友。他帶着阿玲對他的感謝心滿意足地走了。他們兩人終於又走在了一起。阿玲根據中國人的習慣，還是跟在離他三步遠的後面。阿多森杜停下腳步。既然已經選擇了所要走的路，就不應該再這樣走下去。他用命令的口氣說道：

“你別走在我後面。你的位置是在我身旁。你必須習慣這樣走。”

阿玲的眼神中流露出難以形容的欣慰，她愉快地服從了這一條讓她感到高興的命令。她衝破了世俗的偏見，將人們無言的指責置之不理，公開表示了兩人的親密關係。兩隻木拖鞋在光溜溜的石子路上輕快地挪動着，發出輕輕的聲響。

就在這時，阿多森杜聽到前面傳來的葡語和當地話混雜在一起的交談聲，一群當地的男男女女剛從一家酒樓吃完晚飯出來。他把阿玲帶在身邊，遲早有一天總要經受這樣的考驗。他認出了那群人。在過去的日子裏，他曾參加過其中的一位小姐爲其中的另一位小姐舉行的家庭舞會。

他心頭感到一陣難過，不知如何是好。但他還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緊靠着挎着包袱的阿玲，彷彿什麼也沒有看見。人群中的交談聲停止了，人們一個一個默默地走了過去。嘀嘀咕咕的閑話聲從他身後傳了過來。“我們選擇的道路，我們就應該走下去。”

她就這樣又衝破了一個障礙。阿玲默默地用雙手握住了男人的手腕，像一個由別人領着的溫順的孩子。他們一直就這樣朝前走着。

屋子裏因為缺少人的生氣而顯得黑洞洞、冷冰冰的。但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個家。他們在跨進家門的時候，也並不覺得這個家真的多麼窮困。她靠在門上，深情地說道：

“我們又到一起了。你教我如何同你生活，我也教你如何同我生活。”

她拿起扁擔和兩隻水桶，把它們擺放得更加整齊。這是對過去的回憶，也意味着新生活的開始。當她彎下身子時，辮子從背上滑到胸前。無論辮子的粗細、木花油的光亮還是辮子的長度，都是恰到好處、無可挑剔的。

“你的辮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漂亮！難道你知道我會找你？”

“是的，我知道不應該讓別人佔有它。如果那樣，我也永遠不會幸福。我已經完全是屬於你的了。”

她永遠也不會說出這一天所發生的真實情況和她所經歷的冒險。她撲嚮他的懷抱，獻給他全部的柔情。他們相擁在一起，親熱地撫摸着對方。阿多森杜吻着女人那粗壯的辮根，嗅着藏在脖頸上的蘭花的芳香。

隨着一聲快樂的呻吟，阿玲把辮子甩到男人的脖子上，兩人緊緊擁抱着滾到了床上。她隨後狡黠地一笑，引鳳歸了巢。阿多森杜瘋狂做愛，以至於使她毫無顧忌地喊出聲來，驚醒了週圍的鄰居。

21

一天下午，當阿多森杜下班回到家時，看到阿玲正伏在燙衣架上用炭熨斗熨着白色的襯衣，嘴裏還哼着小調。這天早晨，她喚醒他時，也是那樣哼着歌兒，還嘰嘰喳喳地說個不停。這一切不得不引起他的好奇。

可是，當天在街上發生的事情一直令他心頭不快。他和父親迎面走過，老人偏偏離開人行道，避免和這個與“雀仔園的妓女”同居的不知好歹、忘恩負義的兒子照面。他完全沒有必要這樣羞辱兒子，再說，當着別人的面這樣做，祇會引起人們更多的議論。

真所謂禍不單行。幾分鐘之後，阿多森杜又遇上了魯克雷希婭和弗洛侖希奧。弗洛侖希奧抱着一個包袱，完全是一副聽候主人吩咐的傭人模樣。這是一次來不及迴避的令人難堪的相遇。

自從晚餐桌上出醜那天離開魯克雷希婭以後，阿多森杜還沒有再見到過她。他無論如何解釋也無法讓她感到滿意的，她說什麼也不會接受的。她不會原諒他的做法，在她看來，他已經墮落為可耻的、令人厭惡的下賤人。因為對她的鉅大傷害而引起的刻骨憎恨，她已經把他永遠從心頭抹去，徹底忘

掉了對他的所有感情。

“蠢豬，現在夠你受的了！”

她已經確定了日子，將要和那個專門撿阿多森杜靚仔的殘羹剩飯的弗洛侖希奧結婚。即使這樣，她也不會原諒他，因為他對她的羞辱太過分了。阿多森杜是從瓦爾德麥羅那兒知道這一切的。朋友把“基督城”裏發生的一切都通報給他。這是受到羞辱的女人對他的報復。

她穿着華麗，臉上還抹着一層法國香脂。她在他面前顯得很傲慢，甚至沒有擡眼看他一下，祇是對身邊的弗洛侖希奧笑着、說着什麼。抱着包袱的男人顯得很疲乏，祇是勉強地跟着準新娘，臉上卻堆着笑容。看來這個流氓穿得不錯，吃得也不錯。

阿多森杜感到一陣心酸。倒不是因為羨慕弗洛侖希奧，也不是因為一下子丟掉了已經穩操手中的財富。而是因為再也不能在社會上和他們平起平坐。他已經不是那個風度翩翩、衣着考究的小帥哥。腳上的這雙皮鞋已經穿了很長時間了，鞋底已經磨損，也無法擦亮了。套房也是從一家服裝店裏買的二手貨。別人的衣服，再挑也不很合身。從父親家裏帶出來的其它衣服已經顯舊，再說也不合季節，穿出去祇會丟醜。他心頭帶着這種被人瞧不起的苦澀滋味回到了家。

阿玲正學唱着一位著名粵劇女演員的唱腔，以表達某種內心的喜悅。他感到很奇怪，她居然如此容易滿足。她說自己從來沒有生活得這麼好過，現在已經有了一張真正的睡床而不是木板搭的睡鋪，有了吃飯的桌子和椅子，還有一張供男人坐着看書的沙發。她對自己簡單陳舊的短衫褲毫不在乎，

不過對她那惟一心愛的辮子卻非常重視。她穿上了平底的貼花布鞋，因為他希望她這樣穿。現在有點錢了，飯菜也比以前好了，她還從瓦爾德麥羅那裏學會了做一些土生葡人愛吃的菜。她不再對命運有更高的要求，因為她從來沒有過比這更好的日子。

阿多森杜沒有打斷阿玲。他接過女人遞來的毛巾和一碗茶水。這是阿玲絕對不會忘記在他一進門就必須做的事情。他在沙發上坐下，打開還沒來得及看的報紙。當他伸出雙腿，阿玲馬上給他脫下皮鞋，換上了拖鞋。魯克雷希婭也會有一天這樣對待弗洛侖希奧那個混蛋嗎？他不相信，祇覺得心中的羞辱減輕了。這就是報償。

家裏的日常生活沒有什麼變化，祇是她從香火店回來得比以往更早。她着急給他燙襯衣，晚飯還沒顧得上做，她沒有想到他會在這個時候回來。在後面的小院子裏，阿玲一邊收衣服一邊又哼起了小調。

倘若哼一點他能聽懂的樂曲、而不是這種尖聲尖氣用假嗓音唱的小調，那該多好。她的嗓音音色不錯，唱得也不算難聽。可是，她對西方音樂一竅不通。她聽不懂，也引不起共鳴。每當他一邊刮鬍子一邊提高嗓門唱起標準的歌劇唱段時，她就說他是瘋子。在這方面，他們是無法溝通的。

“你怎麼啦？這麼高興……”

“我有我高興的理由。不過，祇有到上床睡覺的時候才告訴你。”

阿玲臉上的神秘表情更激起他的好奇。在他眼裏，她儀容修美，亭亭玉立，總會引起他的慾望。他一把抓住她那雙

長滿老繭的手，把她拉到胸前，緊緊地抱在溫暖的懷抱裏。他永遠不會厭倦。這也是報償，他重複着剛才說過的話。

“你不告訴我，就別想走開。”

他撓着她的癢癢，阿玲大聲叫着，彎着身子躲着，然後是一陣溫存。最後，阿玲用嬌滴滴的聲音說：

“用不了多久，我就不能再梳着辮子出門了……。我覺得那樣不好。”

“爲什麼？”他皺着眉頭問道。

看着他疑惑的神情，她一邊輕輕搖着腦袋，一邊放聲笑了起來。然後說道：

“我去看了郎中。他確定了我懷疑的事情，我有孩子了。”

他吃了一驚。這本來不應該是什麼意外的事，卻來得這麼突然。他知道她起初喝了藥茶，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後來漸漸地忘了。可能是他們和好的那天晚上。不管怎麼說，這是個來得不合時宜的孩子。

“怎麼……你不高興？”

“我高興……祇是這麼突然。”

“什麼突然？我們不是生活在一起嗎？我曾經非常擔心自己不能生孩子。可是我不是不能生孩子，我能的。我懷了孩子，是你的。”

他明白了她興高彩烈的主要原因。女人祇有生了孩子才能在與她共同生活的男人面前鞏固自己地位。如果她不能生育，按照她的思維邏輯，就一定要將自己的地位讓給別人。這就是阿玲心中的擔憂和痛苦。因爲夫妻之間最重的事情是傳宗接代。現在一切都改變了。男人的姓氏將靠她的肚子延續

下去。

一個孩子！大半個夜晚，阿多森杜看着身旁的女人，她睡得那麼安寧，絲毫沒有考慮到什麼名譽、醜聞和耻辱。對於她來說，一切都是那麼簡單，這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共同生活時最自然不過的事。

孩子來得不是時候嗎？他在雀仔園見過的那些孩子們，不也一樣在貧困中生存、成長嗎？他們也會像那些比他們窮得多的夫妻們一樣，漸漸安排好一切的。面對一個沒受過教育的擔水妹，他不能要求她想得更多。

後來的幾天裏，他掩飾住自己心頭的不安。現在還來得及，可以打掉這個還沒有成形、還沒有靈魂的胚胎。這裏有不少打胎婆。瓦爾德麥羅會幫他找到一個最好的、最乾淨的地方。

然而，他對自己的想法產生了厭惡的感覺。再說，他也没有勇氣嚮這位成天哼着粵劇唱腔的幸福的母親提出這類建議。他受不了她的蔑視，她一定會像上次一樣因失望而離開他。

正像寡婦鄙棄他時說的那樣，他必須承受。在發生這麼多事情後，這又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對於家族的榮譽來說，毫無疑問，這是一次的新的打擊。從她的肚子裏帶來的還不是“陰溝裏的爛貨。”

幾個星期過去了，她懷孕的綫條已顯示了出來。阿玲不斷地嘔吐，聞不得屋子裏和街上的氣味，有時顯得煩悶、生氣，有時又嬌媚、溫柔。她第一次不好意思地承認需要一個更加寬敞、通風的住房。

一個晚上，當阿多森杜撫摸她的肚子時，感覺到了胎兒的搏動。無論是否是幻覺，他感到有一股電流通過全身。一種令他心醉的滋味感動着他，讓他一時說不出話來。女人肚子里懷的是他的骨肉，是像她和她的辮子一樣完全屬於他的東西。

他的做法欠妥，受到了自己良心的責備。他這樣一直祇把阿玲當作姘婦就已經錯了，現在更不能把她的孩子當成私生子或“見不得人的孩子”或“灣仔來的孩子”。他從小接受天主教教義，虔誠的宗教意識不能同意那種做法。

“我們結婚罷。”

“結婚？我們不是已經結婚了嗎？我們不是已經在一起生活了嗎？”

“對於我們的人來說，我們還沒有結婚。誰也不承認你是我的女人。”

“如果不是你的女人，那麼我是什麼人？”

“我們必須舉行一個儀式。”

“不需要。還要花很多錢，我們也沒有那麼多錢可花。”

“阿玲，這不是一回事。要讓我們的人承認我們已經結婚，就必須去教堂，讓神父來證婚。”

“可我又不是天主教徒。”

“我是呀……”

阿玲驚奇地瞪大雙眼。她不很明白。既然他已經被家庭和朋友們拒之門外，就無須對他的那些人負責任。就像她這樣。窮人不需要任何儀式。到了一起就算結婚了，就可生兒育女。等到有了錢，有了很多錢，再請親戚朋友們吃頓飯。就

這樣，一切再簡單不過了。還有什麼必要去“鬼佬”的教堂確認這個已經是衆所週知的事實？

她從來沒有爲和他一起生活、一起睡覺而感到渺小。人們都說“鬼佬”們有難以理解的清規戒律，還真是這樣。

假如不舉行婚禮，他們的兒子或者女兒就被認爲是私生子，要給她解釋清楚這一點就更難了。她生氣了。在中國人當中，沒有不合法的孩子。不管母親是什麼人，所有孩子都是父親的兒子。如果孩子是妾生的，那孩子的母親永遠是父親的大老婆。從來不會有沒父親的孩子。

“你不能再當我的情婦，你要按照法律成爲我的夫人。你還不同意？你就不爲孩子着想了？”

阿玲於是想到了蜂王婆的才智。她經驗豐富，會把問題說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明白，因爲她的經歷比較複雜。不過，要去找她商量，想都別想。

她把這件事情告訴了阿瑞。女友儘管也不讚成外國禮教，但還是勸她順着丈夫的意願。再說這樣做祇有好處。在教堂裏舉行婚禮是件非常嚴肅的事情，這樣她就更有了保障，男人就不能公開娶妾了。而當時中國的習慣還是隨意納妾呢。

“他要納妾，我就用扁擔抽他。”阿玲裝出厲害的樣子說。

“當男人們要這樣做的時候，扁擔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考慮到這件事情的實際意義，阿玲最後拿定了主意。既然這是他的意願，又是“鬼佬”們的習慣做法，爲了安定，她除了順從還有什麼法子呢？阿玲就這樣猶豫猶豫地同意進入男人的教堂。阿瑞安慰她說：

“事情該怎麼樣就怎麼樣罷。你從這裏拿上幾炷香，去廟

裏拜拜菩薩，解釋一下你爲什麼要這樣做，然後回家好好休息。”

阿玲聽從了女友的勸告。雀仔園內的土地廟她已經去不得了，祇得走遠路來到望廈的觀音堂。面對眼前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她點上香，磕了頭，敘述着事情的原委，雙手不由自主地撫摸着自己的肚子。做完了這一切，她才內心平靜地回到了家裏。

聖·拉撒路聖母堂負責中國教徒的杰出的神父爲這位異教徒的靈魂洗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說教。至於這些教義是否能打動阿玲的心，是否能深深地佔領她的靈魂，還是一點兒都沒有被她聽進去，阿多森杜從來沒有思考過。他着急的是對他的上帝不能有所不敬，不讓阿玲帶着罪過生孩子。他經常地去詢問神父有關姑娘入教的進展。神父臉上總是帶着有職業特點的親切微笑，用聖·若瑟神學院文質彬彬的葡萄牙語回答他說：“耐心點……羅馬並非一日之功夫。”

也是在這一段時間，阿多森杜的工作有了明顯的改善。他贏得了老闆的信任和友誼。他不再像過去那樣隨着貨輪的啓航或到達不定時地在日曬雨淋的露天工作，現在他改在公司辦公室裏工作，有了寫字臺和打字機。

阿多森杜的工作不祇是管理海上的貿易，還接替了另一位職員王生的業務。他現在是翻譯又是秘書，負責起草信函和各種文件，與官方建立聯係。他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與那些曾經輕視他的人打交道，不過現在他的地位已經與從前不一樣了。

隨着工資的大幅度增加，阿多森杜有條件考慮搬個新家

了。那是作為給阿玲的結婚禮物，一幢簡樸的二層小樓，房租合適，有個小院和自家用的水井，還有說得過去的衛生間和比過去大得多的廚房。阿玲從來沒有住過這麼好的房子，她不無擔心地問是否能住得起這種“豪華”住宅。男人輕輕鬆鬆地說，祇要精打細算好每一分錢，就一定能夠住得起的。

在作出肯定答復之前，阿玲請來了風水先生。經過仔細的察看後，風水先生祝賀說房屋將給他們帶來好運。阿玲這才請求男人說：

“我們祇有從婚禮那天才住進去，你看怎麼樣？那意味着一個好的開端。”

“好，我認為很好。”

22

就在阿玲洗禮儀式後的一天早晨 8 點鐘，他們舉行了一個不講排場的簡單的結婚典禮。阿玲的教名取為安娜，這是個便於記憶的名字。

他一直夢想着自己能舉行一個轟轟烈烈的婚禮，讓所有的人都趕去教堂一睹新娘的迷人風采。這位新娘應該是阿多森杜靚仔百裏挑一、最終能把他這位唐·胡安或卡薩諾瓦的人物領到祭臺前的幸運者。接下來，當然是豐盛的婚宴，一盃盃斟滿的美酒，一盤盤聖·安東尼奧區正宗的傳統佳餚。

然而，現在的赤裸裸的事實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跪在神父面前，和一個原來的雀仔園的擔水妹、一個大字不識、一個光腳走路的女人結成夫妻。生活真是嘲弄人，給他的腳配

上了最不相稱的鞋子。

這一天或許會是他坎坷生活中最悲傷的一天，然而並不是。其他人的嘲笑或奚落，這又算得了什麼？他過的是自己的日子。如果不是這樣想，他就不可能保持內心的平靜和安寧。再說，總是善有善報。

阿玲竭力控制着緊張的心情，把自己的角色表現得盡善盡美。她的既莊重又羞澀的神情深深地打動了新郎。她挽着證婚人瓦爾德麥羅的胳膊，身上穿着可以擋住懷孕身子的粉紅色短衫褲，腳上穿着白色的半高跟皮鞋，眼睛盯着地面，邁着有節奏的步伐緩緩地走進教堂。可愛的姑娘，她那雙習慣了自由的雙腳，要受多大的罪啊！

不過，更使阿多森杜興奮的是她在眾人面前最後一次展示那粗黑油亮的辮子，這條辮子從此將專門屬他所有，祇在家裏才可以看到。結婚以後，她要把它梳成髻，以標明自己新的身份。是她執意要這樣做的。在婚禮前夕她請來了草堆橫巷的梳頭婆。那女人非常喜歡她的頭髮，當即用自己的全部手藝梳出了自己認為最好的作品。阿玲是個宿命論者。一切是由辮子引起的，是辮子的魅力才導致了現在的結局。阿多森杜不想讓婚禮太引人注目，所以他選了這個日子和時辰。她同意了他選的日期，因為正好是中國農曆上的吉利日子。除了新郎新娘外，參加婚禮的還有男女方證婚人和阿瑞。阿多森杜的證婚人是奧林比奧，一位在碼頭工作中結識的當水警的土生葡人。兩位新人既無家人又無朋友。確實是一對可憐的夫妻。

當然，在“基督城”發生的任何事情不會沒有人知道。每

次洗禮都會公佈，也都會招來好奇人的觀看。儘管這些人不多，卻足以把消息傳播出去。特別是那群老姐姐們總是在祈禱之餘議論一番：

“這是雀仔園的不要臉的女人幹的好事！讓他喝了迷魂湯。把他弄得糊裏糊塗的。”

“真可惜！他肯定是中了邪……貝芭真可憐，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我早說了會是這樣的。女人對他太好了，落得自己倒霉。”

交換了戒指、敲響了鐘聲，命運已經確定。阿玲已經練習好了用自己新的名字來簽名，她認認真真一筆一劃地用孩子般的字體在紙上慢慢地寫着。這是她第一次簽署文件，她認識到了事情的重要性，她爲此而感到幸福。

他們來到陽光下。天上飄動着一片片白雲，成群的燕子在教堂前面的廣場上空盤旋。一輛裝着木柴的貨車嘎吱嘎吱地從附近馳過。中國人的學校裏傳來孩子們朗誦課文的聲音。一群蓬頭垢面的孩子圍着新人要着施舍。神父激動地握着阿多森杜的手說：

“祝賀你們……你是個好人。”

在逝去的年代裏阿多森杜夢想的“喜酒”，如今變成了祇有他們、證婚人和阿瑞參加的在鏡湖醫院旁邊一家茶館裏的早茶、香噴噴的鷄粥、煎品和中國式點心。他們沒有招搖過市，祇坐了人力車來到那裏。在茶桌上，大家熱烈地談着各自的感想。

阿玲講述她如何緊張，如何擔心出錯，不時發出清脆的

笑聲。她的心情無比的激動，容貌也顯得格外漂亮，以至於吸引了茶館裏所有男客的目光。阿瑞說她對這種宗教禮儀感到新奇，瓦爾德麥羅喋喋不休地說了很多，顯得比別人持重的水警祇說他很喜歡這婚禮。阿多森杜沒有多說話，祇是撫摸着女人的辮梢。他爲自己沒有能給予女人更好的東西，目光中帶着歉疚和憂傷。

他們現在還沒有時間獨自相處，他們必須爲搬家作準備，等着貨車來拉走傢具行李。這一切由瓦爾德麥羅照管。愛情生活要等到晚上搬進新家以後，那時候時間有的是，阿玲頑皮地對他這麼說過。

可是，這一天的事情還真多。阿多森杜的老闆還要爲他們舉行晚宴。他明白新婚夫婦經濟上的困難，但沒有這頓晚宴，新娘會覺得臉上無光。僱員贏得了老闆的同情。當一個中國人真的成爲朋友時，他就是真正的朋友，慷慨大方的朋友。

對阿多森杜來說，那頓簡單的“喜酒”就已經夠了。把天主教婚禮與源自佛教的習俗揉在一起似乎不倫不類。而在阿玲看來，這意味着她的人對她婚姻狀況的公開承認。他和一位中國女子結了婚，難道不是嗎？這樣做對他也沒有什麼不好，與她的情感正好也相符。

晚宴在 10 月初五街的一家酒樓裏舉行。祇有 12 人的一桌，參加的有新郎新娘，男女方證婚人，阿多森杜的老闆和老闆娘，阿瑞和她的丈夫，草堆橫巷的梳頭婆，以及航運公司的 3 位職工。不過，餐桌上還是洋溢着喜慶的氣氛。阿玲感到無比的幸福，她的臉上堆滿了喜悅的笑容。對從未受到

過別人這麼重視的她來說，這頓小小的晚宴真是太特別了。

辮子已經不見了，變成了一個大髮髻。它改變了阿玲的模樣，給了她新的容貌。梳頭婆施展了精巧的技藝，使她一下子顯得成熟了許多，再也不是那個無憂無慮的擔水妹了。現在，她穿着租來的新娘禮服，坐在屏風後面，不會有任何人看得出她曾經是個挑着水桶、光着雙腳的擔水妹。他從心裏不同意梳頭婆給她施濃妝。不管怎麼說，她確實俊俏秀麗。

飯桌上的氣氛很熱烈。新娘應付着粗俗的、令人難為情的嬉戲，新郎則像傳統那樣被逼着喝酒。阿玲和阿多森杜終於順順當當地渡過了一個個難關。晚宴結束前，新娘又起身換上了早晨穿過的短衫褲。

和朋友們分手後，他們來到街上，互相對視着，誰也沒有說話。兩人都知道這一天的意義。無論將來是好是壞，是一帆風順還是波濤洶湧，他們開始了生活的決定性的新篇章。

“我們走着回去。我想和你走走。”她說道。

他們就這樣肩並肩地走着。阿玲腳上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敲擊着潮濕發亮的石塊路面。喝了白酒的阿多森杜，現在被夜晚的涼風一吹，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阿玲關切地緊緊挽住他的胳膊，說：

“你靠着我，永遠不會摔下去的。”

“我知道……和你在一起，我永遠有把握。”

他們穿過康公廟，走上草堆街，經過那間門前挂着大燈籠、能引起他們痛苦回憶的客店。阿多森杜等着阿玲發出什麼議論，然而她似乎沒有看見那燈火通明的客店大門。

“我的腳疼得要命，真想光着腳走。”

“不行。”

她的笑聲在夜空中回蕩。他們離開了“中國城”，沿着大炮臺街進入了靜謐的似乎是沉睡了的“基督城”。這裏看不見什麼車輛，祇偶爾見幾輛人力車和一些行人。從他們身旁經過的人都要看一眼阿玲那顯得可笑的濃妝，但是阿多森杜卻沒有爲此氣惱。

賣冰激凌的阿來那有名的叫賣聲在大街小巷迴響。賣面的小夥子正敲打着梆子。沿街招引着顧客。遠處，賣熱面包和奶油餅乾的小販正用他特有的渾厚嗓音推銷着自己的美味食品，與其遙相呼應的是樓梯口的那個小販，他正叫賣着粽子，有用香蕉葉裹着糯米和咸豬肉或鴨蛋的裹蒸粽和咸肉粽。這些聲音的交響曲在夜晚總能喚起人們的思鄉之情，喚起人們對童年和美食的回憶。從各家後院牆裏又溢出“夜來香”的芳香。

在白鴿巢前地，他看見了自己出生的那幢房子。黑洞洞的大房子裏祇有他以前住過的那間房子裏露出一絲暗淡的燈光。他們當年住在這裏的時候比在得勝大馬路生活得幸福。那時也是阿多森杜靚仔最風光最榮耀的時代，是他佔有所有澳門小姐心頭的年代。此刻他什麼也沒有說，他不想在這新婚之夜讓女人看出自己對過去的懷念和對今天的憂傷。不回頭看，應該成爲他如今的座右銘。

一個個龐大的樹冠覆蓋着鏡湖馬路，路燈祇能透過繁茂的枝頭射出一束束光綫。那裏每家都已關門閉戶，一片寧靜。夫婦倆在夾在兩棟黃色住宅中間的一棟紅色住宅前停住腳步，阿多森杜從衣袋裏掏出鑰匙。

“這房子比其它房子更加雅致。我應該讓瓦爾德麥羅把這兒搞得燈火通明。”

“應該由我們來把它照亮。這是我們的孩子即將出生的地方。”

打開了大門，照亮了過道，一股油漆味撲鼻而來，眼前的屋子裏是搬家後的一片混亂。這又有什麼關係？他們面對面地笑着。這就是他們的家。

23

等待分娩的這幾個月過得格外緩慢。阿多森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老闆的各項業務中。和這位老闆共事也並非易事。儘管他平日裏和顏悅色，可在他的意識中，小夥子總還是他的僱員，是掙他的錢的。有時甚至表現出缺乏教養和粗魯蠻橫，尤其是在玩“麻將”或“牌九”輸了錢以後。

老闆的那些粗魯的舉止令他煩惱。儘管是一時的光火，可已經足以讓阿多森杜這種從小接受良好教育的人難以忍受了。於是，他明白了什麼是任人擺佈，什麼是忍氣吞聲。更令他不安的是，倘若對老闆稍有不順，就會丟掉工作。這樣，妻子就無米下鍋，因為他沒有政府公務員的保障。阿多森杜明白，一旦引起老闆的不滿，那他就會辭掉自己，這是易如反掌的事。

當然，老闆是不會這麼做的，因為他喜歡他，需要他，對他在業務上所顯示的智慧和才能也充滿信心。阿多森杜也發現了自己具有原來認為祇屬於別人的工作能力，那是一種在

他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時候無需開發的未被喚醒的智慧。他拿回家的錢儘管不夠大手大腳地花，可也越來越多。

他開始為改變自己下降了的生活而奮鬥。聰明的阿玲接受了男人的一些習慣，因為他總是自己的丈夫。但她也沒有放棄讓男人接受她的一些中國習慣。他們互相謙讓，互相適應，逐漸產生了他們獨特的和諧的生活方式。不過，阿玲並不是一個沒有主見、祇聽人擺布的女人。她有不同意見時會直接說出來，毫不隱瞞。

總之，他們不用強加於人或者粗魯方式，而是以耐心說服的方式，在彼此之間尋找到一塊互相理解的空間。同時，因為各自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大不相同而出現的種種不和諧，也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

“阿瑞，同一個‘鬼佬’生活有時覺得很難。他有時考慮問題的方法和一些習慣，真讓我不能理解。你就說吃飯吧……還有比用筷子再簡單不過的嗎？用一隻手拿筷子，既方便，又好看。可是他那些餐具，什麼刀、叉、湯匙、飯匙，還要用兩隻手拿着，很麻煩，也沒有必要。”

“可你也順從他了。”

“那我怎麼辦？他是我丈夫，我用了他的姓。為這些事我都爭得厭煩了。我也無法逃避，總有一天我要和他的人們生活到一起。我不能讓他在朋友們面前出醜。雖然我從小一無所有，沒有進過學校門，但誰也別想取笑我。”

她挺着大肚子，腳上穿着紅色綉花拖鞋，在充滿陽光的屋子裏踱來踱去。肥胖的女友欣慰地看着阿玲新的生活方式。

“我現在吃完飯後都不能打嗝。打嗝又有什麼不好？它說

明我吃飽了，吃好了，說明飯菜可口，也可以說是對主人或廚師的手藝的讚許。可是，這些‘鬼佬’們卻認為那是缺少教養。你說這些人怪不怪？我已經學會喝咖啡，學會喝點酒，學會吃面包夾黃油。但有一件事我無法接受，就是喝茶還要加糖。加了糖就把茶的味道都衝掉了。‘鬼佬’們真不可調教，他們不懂茶的功能。他們真的不懂，他們永遠也不會懂的！”

阿多森杜也在變化。他所處的逆境深深地觸動了他。俱樂部、咖啡廳以及各種瘋狂的娛樂已引不起他的任何興趣。他不能原諒在他不幸的時候離他而去的舊友。他祇願意請碼頭上的新朋友們在星期六來家裏玩玩紙牌或者麻將。但他從來不去玩那種老闆經常為此輸錢的倒霉的“番攤”和“大小點”。

他已經變成了一個不愛出門、喜歡把業餘時間用來閱讀的人，因此，他成了市政廳圖書館的常客。最近以來，他渴望學習文化，也想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他埋頭於書本裏，彷彿這是最令他迷戀的、最可靠的、也絲毫不會影響別人的娛樂。

雖然他還是一位英俊的青年，但不再是靚仔阿多森杜。他已經有過了嚴酷的教訓，已經有了自己的妻子，他也為此而名聲掃地。一想起風流冒險的事，他就會心驚膽戰。他可不想再惹出任何風波。阿玲的扁擔就放在屋子的一角，彷彿在提醒他，女人隨時都會抄起扁擔，嚮任何一個威脅她家庭幸福的對手宣戰。他明白，一切極端的行為阿玲都會幹得出來，他不能冒這樣的風險。再說，也不應該這樣對待她。

漫長的9個月過去了，阿玲的產期臨近了。阿多森杜難

以理解女人的擔心，難以理解她爲什麼常常爲請什麼人接生而不安。他和阿玲一樣，不同意她去醫院分娩，因爲祇有那些妓女、無家可歸或有生命危險的女人才去醫院。要是那樣，就證明自己窮得一塌糊塗，這是他的自尊心不能允許的。他的思想也無法超脫當時的歷史條件。

阿多森杜列舉了幾個接生婆的名字，其中包括給他接生的女人，然而阿玲都不同意。一天晚上，他看到阿玲在流淚，便問起原由，女人低聲說：

“我祇相信一個人……幾年前，她答應爲我的孩子接生。”

他馬上猜到了。蜂王婆，雀仔園的王后，把阿玲趕出來的潑婦。那女人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靈巧的雙手，還懂得一些助產的中草藥。從未有人在她手中出過事。經她的雙手接生出世的甚至有幾代人。

阿瑞一早趕來看望女友。她對曾經保護過自己的蜂王婆也非常熟悉，於是她懇求阿多森杜：

“我求求你，去找找她。”

“她要是拒絕呢？”

“去試試看吧……”

他沒有把握，她是那麼兇狠地咒罵自己寵愛的乾女兒並把她驅逐出住宅區。阿多森杜堅持讓女人聽從他的安排，但是阿玲就是不聽，孩子的生命不是兒戲。

阿多森杜回想起女人和蜂王婆之間過去的情義，心中產生一綫希望，在這種危急關頭，老人說不定不會拒絕。祇要他會說話，她也許會來。阿玲的精神也振作了起來，她立即告訴他如果蜂王婆不在水井旁該如何去找她。看到男人還有

點猶豫不決，她又着急得哭了起來。她知道，自己現在隨時都可能分娩。

“你告訴她，我祇相信她，我敬重她。”

阿多森杜懵懵懂懂地朝雀仔園走去。當他拐進通往水井的羅憲新街時，兩條腿像棉花似地開始發軟了。他想像着自己的使命如何遭到失敗，想像着自己要受到各種謾罵，甚至會遭到被阿玲用扁擔打過的爛仔們的報復。然而，他不能見不到那位可怕的女人就這樣空手而回呀。

像往常一樣，井臺旁圍着許多女人，她們正大聲閑談或說笑着。阿玲的離去並沒有改變這裏的日常生活規律。祇是沒有了她，水井已不再像從前那麼誘人。

當人們看到他站在附近、似乎在找什麼人的樣子，嘖嘖喳喳的說話聲戛然停止，井旁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幾秒鐘後，咒罵聲開始由小變大。難道他又來尋找其它的受害者？難道他把那一位玩夠了以後，像從窗口扔破布一樣把她扔掉啦？

阿多森杜使勁控制着自己，沒有發火，祇是打聽蜂王婆在什麼地方，說阿玲有急事找她，請她們指點一下如何在橫七豎八的大街小巷裏找到她。這群女人們沒有什麼反應，似乎沒有為阿玲的什麼緊急事情所打動。如果不是從身後傳來蜂王婆那壓倒一切的洪亮的說話聲，阿多森杜祇得照着阿玲說的路綫去找她了。

正是那位身材魁梧、令人害怕、表面上冷酷得像紅木墩子一樣的女人。阿多森杜語無倫次地對她說，阿玲不要任何其他人生，祇要她去，因為她曾經答應過的。井臺旁沒有其它聲音。好奇的女人們祇是圍在那裏交頭接耳。蜂王婆像

座塑像似地站在那裏一動不動，也沒有答話。阿多森杜又急忙補充說道：

“阿玲現在是我女人。我已經和她結婚了。”

人們發出一陣驚訝的議論，粗魯的嘲笑立即停止了。甚至連蜂王婆的嚴肅的面孔也一下子舒展開了。

“這麼說她現在要找我啦？祇是到了緊要關頭才想起找我？”

“也祇有到了緊要關頭，才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才知道我們能夠求誰幫忙。”

口信已經送到了，他不用再在這群人面前等待答復。女人們互相轉告着有關阿玲的消息。他隨後說道：

“我走了，阿玲一個人在家，對不起，如果你還喜歡她，請別耽擱太久。”最後他將鏡湖馬路的家庭地址告訴了她。

他轉身走出了雀仔園。走到半路，他才回頭看了一眼。他舒了一口氣，看見了身材高大的蜂王婆正邁着重重的步子跟在他的身後。

他沒有來得及通報這位令人生畏的女人到來的消息，因為她那震耳欲聾的大嗓門已經在她跨進大門之前就響了起來。阿玲繃緊的面孔一下子舒展開了。同時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彷彿一片鎮靜劑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兩個女人對視着，似乎難以相信眼前的這一切都是真的。阿玲難過地伸出手，低聲喊道：

“媽……”

從來沒有誰這麼叫過她。女人臉上的嚴肅神情緩和了下來，粗魯的樣子也不見了。如果這聲稱呼不是出自親人，也

勝似親人。

“我真害怕……”

“別擔心。什麼事情都不會有的……有我在這兒呢。”

蜂王婆像主人似地採取了必要的措施。她把阿瑞和另一位鄰居當成了必須絕對服從她指揮的助手，又把阿多森杜打發到大街上去，說那是女人們的事，他猷在那裏祇會礙事。他沒有必要再堅持，阿玲已經開始呻吟，他祇得慌忙退出房間。

他嚮理解他的老闆請了假。現在他像夢遊者那樣在街上閑逛，時間過得像烏龜爬行那樣緩慢。他轉到家門口，呻吟聲還在繼續，他不得不憂心惱惱地再次離開。好在瓦爾德麥羅的陪伴幫助他減輕了緊張的情緒，有人說說話可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將近晚上 9 點鐘的時候，蜂王婆給他接來了一個四肢不停舞動的胖男嬰。家庭的傳宗接代已經有了保障。筋疲力盡的阿玲異常高興，臉上堆着自豪的笑容。對她來說，這是重要的一天。除了兒子的出生，她又重新有了“媽”。

蜂王婆放心了。她會在寶貝女兒的身旁，忘卻了所有的怨恨，一直等到阿玲入睡。婦人這時候才把這住宅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審視了一遍，嘴裏不停地發出讚嘆聲，她還到外面看了看院子和喂養的鷄群。

看來，這寶貝丫頭沒有像她預料的那樣作賤自己，沒有淪為妓女，而是結了婚，成了家，而且生活水平要比任何一個雀仔園的姑娘都高。

蜂王婆原諒了過去的一切，把有關阿玲的情況帶回了住宅區。阿玲真的能幹，她單憑自己的智慧拿定了主意，還真

的成功了。那個男人起初祇是爲了玩弄她，後來她竟然像牽水牛似地牽着他的鼻子走。這才值得讓人欽佩。誰要再懷疑，那就是活見鬼。

以後的幾天裏，有不少的擔水妹和洗衣女來到鏡湖大馬路，她們一個個爲阿玲交了好運而感嘆不已。那些在阿玲最困難的時刻責難過她的人，現在感到格外難爲情，也顯得格外殷勤。她們從心底裏羨慕和讚嘆着阿玲的“豪華”生活。面對眼前的現實，年輕的母親以一個被驅逐後又回歸的“公主”身份慷慨大度地接受着人們的問候。她問起了自她走後雀仔園的是是非非和所發生的事情。奇怪的是她對這些已經沒有什麼特殊的興趣。她知道了撫養她長大的奶奶已經去世，在此之前她從未得到過這個消息。當她離開雀仔園時，她曾請人寫了一封信帶給老人，但沒有任何回音。她相信老人也一定反對她的做法。阿玲擦了擦眼淚，答應要在自己方便時馬上去土地廟爲老人補辦喪禮。

接着而來的便是孩子的洗禮問題。新生嬰兒自然要順從父母的宗教。可蜂王婆對此很不滿意，她堅持要舉行另外的儀式。阿玲是中國人，孩子的一半是中國人。所以必須慶“滿月”，即從孩子出生那天算起的第三十天舉行一頓晚宴，要麼就別讓小東西叫她奶奶。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他們決定同一天舉行兩個儀式。

哪來錢請這頓晚宴呢？蜂王婆的大嗓門真讓阿多森杜害怕。她說她可沒有求他掏腰包，由她來支付這一切的費用。她重新認到了女兒，這孩子就自然成了她朝思暮想的孫子。她顯得如此專橫，阿多森杜絲豪不敢表示反對。

“在最緊要的關頭，我找到了一個令人畏懼的岳母……”

晚宴在預定的日子裏舉行。地處雀仔園中心的井臺旁擺滿了桌子，飯菜是在本區的一家餐館訂做的。街上的交通警沒有對此進行幹預，甚至還對偶爾經過的行人指引着剩下的一點空道。這位心地善良的警察順着眾人的歡樂情緒，在敬酒的時候，居然也喝了幾盃“新成”白酒。

上午的洗禮儀式非常簡單。出席的祇有孩子的教父和他的夫人、孩子的父母、瓦爾德麥羅和早已按佛教習慣當了孩子乾媽的阿瑞。不過，晚宴卻熱鬧非凡。孩子既不哭也不鬧，祇是閉着眼睛睡覺，絲毫沒有理睬這個專門爲他而舉行的聚會。

受蜂王婆的邀請，雀仔園的頭面人物都出席了晚宴，還有那群嘰嘰喳喳的洗衣女和擔水妹。阿多森杜心中頗爲得意，在這群嘀嘀咕咕的女人中，誰也比不上他的阿玲漂亮。她那苗條的身材沒有因懷孕和分娩受到任何影響，彷彿這是她生來特有的體型，由那條誘惑人的辮子盤成的大髮髻給了她爲人母親的特有氣質，身上的紅色絲綢短衫褲更是顯得雅致大方。在那個場合，她真的就像一位“公主”，還口口聲聲稱蜂王婆爲“媽”。因爲瓦爾德麥羅和奧林比奧不能出席，坐在主賓席上的阿多森杜就成了這群洗衣女、擔水妹、買賣人、人力車伕、苦力和雀仔園的“阿弟”們中間的惟一的“鬼佬”。他和他們已經完全言歸於好了，他爲自己成了在這個特別的住宅區內惟一受到款待的當地土生葡人而自豪。

阿多森杜也不是非常隨便，尤其是當他在路過的行人中

看到過去熟悉的面孔時就顯得很謹慎。他們裝着沒有看見他，或者祇是點點頭，顯出有急事的樣子匆匆而過，然而掩蓋不了他們臉上的細微的表情變化。

阿多森杜靚仔現在竟然落得與這群人爲伍的地步！糊裏糊塗地幹了這種愚蠢的事！對於那些見異思遷和自吹自擂的人，這個一心想徵服別人、甚至敢埋怨上帝將他生得如此英俊的自負的年輕人的下場，就是他們最好的教訓。

正當“基督城”的人們對他大加諷刺嘲笑的時候，在這裏，在這個臭名昭著的住宅區裏，正在爲他，爲他的女人和他的兒子舉行宴會！這是值得欣慰的事，是一個男人永遠應該記住的事！在一盃接一盃地喝着“新成”酒和品嚐着餐館送來的飯菜之餘，他樂滋滋地盯着姑娘們在後背擺動的、插着春蘭花蕾的黑辮子。

蜂王婆帶着酒意發表了爲“女兒”和“女婿”恢復聲譽的即席講話，受到了在場人的鼓掌歡迎。她當衆把阿玲那間破屋子的鑰匙還給了阿玲。直到那一天，那間屋子一直關着並由她照看着。然而，阿玲重新把鑰匙交給了婦人，請求她以自己的名義管理它。

此舉得到那些酒足飯飽的“元老們”的讚同。隨着人們粗魯的吐痰、打嗝和不文明的剔牙，聚會結束了。阿玲和阿多森杜可以隨時回到雀仔園，因爲他們已屬於這個大家庭。

當蜂王婆和餐館老闆結帳付款時，人們還遲遲不願離開。阿玲一邊哄着孩子睡覺，一邊爲人們所表達的友善情誼而感動。不過，她也不抱太大的幻想。

如果没有蜂王婆在這裏的威信，尤其是，如果不是身旁的男人拿定主意不嫌棄她、不顧一切地接納她並組成了一個家庭，她或許還會繼續受到譴責，還被他們驅逐在外。這就是生活。

阿玲還看到了另一個現實。那就是，儘管她已重新被他們接受，但她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她改變了許多，有了許多新的習慣，有了不同的思想方法，她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許多。她甚至羨慕原來的擔水女友們能光腳走路，不用忍受皮鞋的折磨，還可以享受到地面的涼爽感受。這純粹是童心的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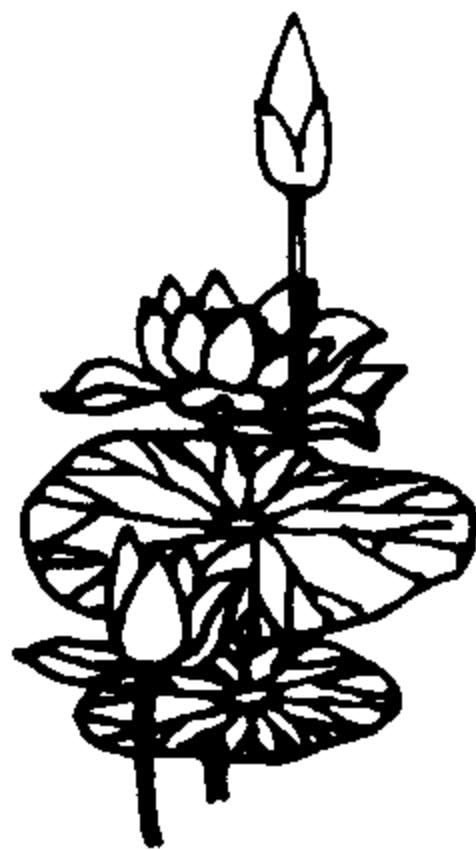
當然她也知道，如果讓她現在像從前那樣在大街上光腳走路，她會感到極不自在。她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從前的女友們也已經不像原來那樣對待她了。過去的擔水妹已經不存在了。她祇屬於雀仔園的民間傳說中的人物，一位爲自己的愛情而掄起扁擔擊敗了 4 個蠻漢的姑娘。

第三部份

24

大兒子長大了。阿玲又生了第二胎。還是一個大胖小子，在頭幾個月吃起母親的奶就狼吞虎咽了。

多了兩個兒子，他們的負擔和責任就更重了。夫婦倆更加拴在家庭上。阿多森杜爲不斷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而辛勤工作；阿玲則盡力要讓兩個孩子健康成長，把家務料理得盡可能地完美。他們表面上沒有更高的慾望和其它的幻想，除了一些必不可少的交往，幾乎沒有什麼社交活動。他們就這樣默默地奮鬥着。



阿玲雖然不再回到自己的住宅區，可畢竟她和那裏的人已經言歸於好。但是阿多森杜的做法卻非常徹底。他記恨“社會對他的譴責”，他故意避開他人的生活圈，在思想深處，他也不能確定他的人到底能否像對待其他女人一樣平等地接納他的女人，永遠忘掉她曾經是一個梳着辮子、光着雙腳的擔水妹。現在他和她已是一家人，他不能再忍受羞辱。

他們夫婦兩人都相貌出眾，又曾引出過那麼大的風波，在這個小城裏就不會不被人關注。不過，隨着其他事情的發生和一些意想不到的新聞，滿足了一些人嚼舌的嗜好，他們倒也不再是人們瘋狂獵奇的對像。儘管如此，阿多森杜知道背後還是有人在這般議論：

“真可惜！這麼英俊的小夥子，這樣糟糕的婚姻……”

“真是糟蹋了！”

他從來沒有分析過自己的婚姻，也沒有想到過他是否真的被糟蹋了。往後看沒有什麼意義，也改變不了任何現實。“我們選擇的道路，我們就應該走下去”。即便阿玲沒有文化，可畢竟是他的同甘共苦、可靠而忠誠的伴侶，況且他們已經有了兒子。他不能失去她，他已經被那股把他們凝聚到一起的熾烈的情感所徵服。再說，就憑她如此努力地學習，以便適應他、盡力保持家庭的和諧穩定，他也不應該那樣對待她。

儘管有了兩個頑皮可愛的孩子，這個家依然十分乾淨、整潔。阿玲清清楚楚記得雀仔園破屋子的臟亂和得勝大馬路上他家的潔淨。但她現在乾淨得過份了。她對他抽烟時烟灰落在烟缸外、上廁所時小便滴在衛生間地上總是嘟嘟囔囔表示不滿。

這個家庭的風格顯然是西方式的。小客廳裏擺放着沙發，窗口垂掛着落地窗簾，餐具櫃裏的葡萄牙瓷器閃閃發光，簡樸的祭臺上供着聖母和聖嬰的塑像，兒子們的臥室裏掛着伸出雙臂的守護神的畫像。

不過，在其它的一些細微之處也讓人感覺出一位中國母親的影響，如房間的佈置、飲茶習慣、餐巾的使用以及服用中草藥，還有陽臺上阿玲精心栽培的花卉植物等。

阿玲非常喜歡烹調。她會嚴格按照菜譜製作中國菜，可是還不能做出土生葡人喜歡的純正的葡萄牙菜。缺少一個能幹的廚師教她。瓦爾德麥羅和那位惟一和她來往的當地土生女、一位和消防隊員結婚的鄰居蒂娜作為她的師傅畢竟太有限了。

每當做中國飯菜，阿玲就用筷子吃飯；反之，如果做的是土生葡人吃的葡國菜，她就用刀叉。而阿多森杜從來都用西餐餐具。她認為很多共同語言和生活的和諧均來自飯桌。午餐或晚餐吃得舒適、滿足，男人的心情總會是好的。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也知道他的口味。

阿玲特別注意煲湯，即中國式的菜湯。儘管它們不像西式的湯那麼稠，比較清淡，可是據她說這些湯補人，有助於消化，能去火解熱。她做出來的米飯松軟可口。

阿玲用了很長時間才習慣吃面包夾黃油，喝牛奶咖啡。他們現在的早餐很少喝粥和吃油炸點心，偶爾吃一點也祇是爲了換換口味。有時下午也喝點茶，但不放糖，吃幾片面包，或者從聖·安東尼奧區的街上賣土生甜食的小販那兒買些甜食。小販總是拉長聲音高聲喊着：

“買點心……買點心！”

反過來，阿多森杜也隨阿玲養成了睡覺前洗澡的習慣。阿玲頑皮地說，這是爲了讓身上香噴噴的，也讓床上乾乾淨淨的，當他有時因爲冷或其它原因不洗澡時，起碼也要洗洗腳，去掉白天長時間幹活而造成的腳臭。就像世界上許多事情那樣，兩種文化自然而然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這種新的習慣和做法。他們很少出門，祇是偶爾去電影院。但每個星期天，他們會一改平常那種寧靜的生活，去拉撒路聖母堂做早彌撒。這是阿多森杜嚮那位神父朋友應承過要去的。彌撒也已經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然後，他們便到綠地園林中散步，穿過白鴿巢公園，來到望廈的空地，有時甚至到青洲玩玩。

他們接待的客人不多。光顧鏡湖醫院大馬路的朋友相當有限。除了已經視爲家人的奧林比奧和瓦爾德麥羅外，就祇有那位消防隊員若蘇爾和他的夫人蒂娜，還有另外兩三位當地土生葡人。他們都是阿多森杜在碼頭上和工作中結識的新朋友。朋友們都承認，他們之中誰的文化修養都沒有阿多森杜那麼高。儘管他對他們很熱情友好，但在言談舉止之中，就很容易看出他們之間的這種微小的差距。

他們經常在星期六下午來他家玩麻將，通常玩到吃晚飯，興致高的時候，玩的時間更長一些。偶爾也會痛痛快快地玩一下撲克，因爲另一種紙牌已經過時。對於朋友們來說，很少有人不樂意受到這位漂亮的女主人款待的。

與其他一些中國女人的愛好不同，阿玲不玩麻將。她沒有時間。在當擔水妹的時候沒有時間，現在有了兩個兒子和許多家務事，就更不用說了。不過，她像所有中國人一樣，懂

得麻將的玩法，在這方面也很有悟性。祇要有時間或者兒子們不纏着她的時候，阿玲也會坐到丈夫的身後。至於撲克牌的玩法，在丈夫稍稍解釋一下以後，她便輕而易舉地學會了。

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又增添了一項娛樂活動。阿多森杜用積蓄購置了一臺當時非常時興的收音機，可用來收聽香港和馬尼拉的電臺節目和澳門“OQN”臺的試播節目，還可欣賞到澳門土生葡人布拉加希紐的弦樂節目。

正是這些音樂節目激發了阿多森杜對弦樂的興趣，有一個晚上，奧林比奧、瓦爾德麥羅和若蘇爾來到他們家，分別帶來了吉它和二弦琴。那可是一個藝術之夜，3個年輕人彈唱着當時流行的電影歌曲，拉美音樂和當時澳門盛傳的葡萄牙電影“里斯本之歌”的主題歌。

阿多森杜興奮不已，第二天便去新馬路一家葡萄牙人開辦的文體音樂器具貿易商行，由奧林比奧幫他挑選了一把嶄新的吉它。

阿多森杜可不是一竅不通的初學者，他祇是沒有經常練習。他已經幾年沒有碰吉它了，那把舊吉它像許多其它東西一樣正放在父母家裏發霉。在阿多森杜靚仔的風光年代，他曾經常和朋友們一起，在華士古公園或在賈梅士公園的長凳子上，在亞婆井或者在南灣颯颯作響的茂密的大樹下彈奏。有一次在西望洋街的荒地上，他和另外幾個浪漫公子哥被一位想打消女兒興趣的瘋父親潑了一身臟水。現在想起這個風波還覺得好笑。

這個班子又增加了3個彈吉它和小四弦琴的人，大家至少每星期在鏡湖大馬路聚會一次。不過，他們不去模彷“基

督城”裏的許多樂隊。那些樂隊並不單純爲了娛樂而排練，還爲了在狂歡節時參加狂歡遊行隊伍，相互角逐。不過，阿多森杜還從來沒有參加過那樣的樂隊。

阿玲總是熱情地接待這些朋友，盡力做到彬彬有禮。她不知不覺地訓練着自己。阿玲早就明白，她的社會地位的提高，標誌着阿多森杜地位的敗落，因爲他拒絕拋棄她。現在的這些朋友中，沒有一個曾是丈夫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朋友。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共同語言。祇要稍加留意，就能看出阿多森杜文雅的談吐和其他人嘴裏不時發出的粗俗語言之間的區別。

得勝大馬路宅院裏的情景時時在阿玲腦海中閃現，鏡子般光滑的地板，窗口飄動的窗簾、陳放在客廳和臥室裏的一看就知家底豐厚的各式傢具，還有阿多森杜原來穿的筆挺的衣服，擦得油光發亮的皮鞋，雪白雪白的衫衣，尤其是那闊少爺們用的散發出濃鬱香氣的香水。那時的阿多森杜才是真正的阿多森杜，而不是現在的這位雖然穿着整潔、但衣服顯舊、襯衣一般、皮鞋不亮的年輕人。阿玲深感這是自己的責任，她爲此而苦惱。她的心頭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她要歸還丈夫爲她而失去的一切。

有時，她看到他在獨自一人的時候往往沉浸在寂寞的思慮和憂傷之中。對此她很理解，因爲她也經歷過這樣的時刻。特別是當她思念起曾經朝夕相處過的女友們的時候，她就會心潮起伏。她忘不掉水井，忘不掉梳頭婆和蜂王婆家裏的聚會。儘管那時家裏貧窮臟亂，但她生活得無憂無慮。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對過去的這種回憶也祇是一閃而過，他們甚至

爲此而感到不好意思。隨後總是互相看着對方，說句笑話，或者逗逗孩子。

阿玲支持玩麻將和彈奏這類聚會，因爲那樣可以讓丈夫解悶。不過，她想要的還遠不止這些。她想讓他徹底走出家門，去外面喝喝啤酒，恢復過去的關係或建立新的友誼。他是個那麼好的人，阿玲不相信會有人對他不好，更不相信會有人手拿石塊等着他。阿多森杜掙回來的錢越來越多，他們沒有必要再拼命掙錢。她曾經溫柔地勸導丈夫，但是不起作用。他是那麼固執，根本聽不進她的勸告。他的自尊心極強，受的傷害太重了。

他們就這樣生活了6個年頭。他們的生活平淡無奇、枯燥單調、沉悶痛苦嗎？如果有人這麼問他們夫婦，那他們一定會矢口否認。在默默奮鬥中度過的這些年頭，無論對他們的人生經歷，還是他們對人的認識，都是很有益處的。而對於阿玲來說，還學會了適應在丈夫的世界裏生活。

阿多森杜抓住一切機會讀書，一本接着一本，有的是市政廳圖書館借的，有的是從新馬路那家“安熱羅”東方書店裏買的。其中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遊記文學、歷史書籍和古典名著；有葡萄牙文的、英文的和法文的。祇要有助於他獲取文化知識的書籍，他都閱讀。他悔恨自己在不懂世事的年代裏浪費了光陰、虛度了年華。當他回想起在結束利宵中學學業時竟然狂妄地說自己不用再學習的事時，臉上不覺發紅。

阿玲認爲自己的丈夫有用之不竭的才智。她不時地問這問那，好奇心從來未能滿足，彷彿是一個沒完沒了地問爲什

麼的孩童。她甚至爲男人如此專心致志地埋頭於書本而妬嫉，總想了解書中說的是什麼。如果是小說或故事，阿多森杜總是隨着書中故事情節的發展，像講一部連續影片似地耐心地把故事講給她聽。不過，阿玲不是一位消極的聽衆。如果他講述的故事與她的想法相矛盾，她就會責問，會反駁。她會擺出自己的觀點，甚至把作者稱爲蠢人。每到這時，阿多森杜就要生氣。而他一生氣，阿玲便不再作聲。等到大家冷靜下來，又忍不住相視而笑。這畢竟是書上寫的故事。

這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電影院裏。如果看的是西方電影，常常是美國電影，因爲阿玲聽不懂英語，也看不懂旁邊幻燈機打出的中文字幕，阿多森杜總是在回來後從頭到尾給她解釋故事情節。於是，她一會兒表示讚同，一會兒又是反對，或者是不以爲然地評論一番。多少次他們因爲觀點不一而爭論不止。她最不能接受的當然是那些長鏡頭的撩人的接吻。阿玲認爲，這種事情在夫婦之間背着人的情況下進行，那是自然的，是正常的，也是令人愉悅的事。可是絕對不應展現在衆多的觀衆面前，那樣有傷風化。她總是說，像中國電影裏那樣，不用接吻，祇是貼貼臉就夠了。阿多森杜要麼哈哈大笑，要麼直眉瞪眼，而她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

儘管離他所期望的還很遠，阿多森杜通過阿玲學會了更好地了解中國人的心靈。使他驚嘆不已的是，阿玲儘管從未進過校門，卻有着神奇的記憶力，她明白中國傳統戲曲的煩雜的程式，哪怕細小的動作、標記、舞臺顏色、演員服裝以及當地樂器演奏的音樂。阿玲喜歡冗長的粵劇唱段，欣賞演員們用假嗓子發出的尖細的聲音，有時甚至爲此感動得熱淚

盈眶。而他則一竅不通，祇是無動於衷地耐心地陪着她。回到家裏，她會激動地講述舞臺上表演的悲劇故事，解釋各個表演程式的意義，介紹不同演員的特點以及他們轉圈、蹦跳和揮矛舞劍等各種動作，講解舞臺時空的變換等。除此以外，有時她還會回憶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和傳記，從中吸取孔夫子的道德教誨。她還經常引用一些膾炙人口的格言和警句，能看懂農歷日歷上表明的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

阿玲不怕賊。一旦在門外或窗外響起陌生的聲音，街上有了可疑的腳步聲或說話聲，鄰居家的狗發出狂吠聲，她總是比他更快地從床上爬起來，抄起扁擔，隨時準備還擊。然而，這位對活人毫不畏懼的女人，對死人卻怕得要命。她害怕那些躲在陰暗角落的或者漂泊不定的鬼魂。阿多森杜給她壯膽說：

“我們是好人。他們祇是找壞人的。”

“我不知道……誰也說不準。”

起初，當她週圍的人都說葡語時，她便感到非常孤獨。尤其是瓦爾德麥羅、奧林比奧和其他土生葡人在她家聚會，他們熱烈地討論什麼，或者因為某件事情或某一傳聞笑得前仰後合時，她更覺孤單，到底什麼事情讓他們如此開心、這麼大呼小叫，她總要好奇地追問。而他們祇是簡單地給她說一下，遠非原原本本的描述。

她祇好採取惟一的也是最實際的辦法：一字一句地學習葡萄牙語。她問清楚這個怎麼說，那個如何叫，然後反復地拼讀。她卓越的記憶力幫了大忙，很快地掌握了許多詞匯。她還請求他們在她說錯的時候糾正她，她從不為此感到害羞。

“我必須說好自己的語言。”

她發音不純，講出的葡語帶有濃重的中國音。在他們夫妻之間講葡語倒不費什麼力氣，他們還有意無意地把葡語詞匯和中文詞匯混在一起。不過，阿多森杜跟兒子們之間祇用葡語。他要讓他們從小掌握和習慣父親的語言。而母親自然要教他們中文，她要讓他們懂得母親的語言。於是，拿出一件件東西讓孩子們用兩種語言講出名稱，便成了夫婦倆的樂趣之一。這樣，4口人可以同時學習。

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兩種不同文化培養的結果，兒子們有了自己的語言。他們既說葡語、也講中文；或者講中葡混合語。而和父母們交談時，則分別用父母各自的母語。

阿多森杜思忖着，這就是他的家，這就是被他的親屬和不了解他的人們稱爲他幹的蠢事的結局。然而，真的是蠢事嗎？在他那些無所事事放蕩輕浮的年代裏，他本可以在那麼多女人中間，不管是好的是壞的、是窮的是富的、是金發的還是混血的、是圓眼睛的還是斜眼睛的女人中間找到一個避風港，然而他卻碰上了阿玲。這純粹是偶然的事，也是命運中注定的事。不管是好還是壞，他確實是讓她迷住了，每當他想到這裏，總會有一股甜美的情感通過全身。

阿多森杜喜歡看着阿玲在做家務時來回扭動着的苗條靈活的身軀。儘管比從前胖了一些。但絲毫沒有受到分娩的影響，彷彿她一生注定苗條。而且隨着新的家庭生活，她養成了新的習慣，表現了新的風度，從前的那種粗俗的習慣已不復存在了。他喜歡聽她對着窗戶和鄰居蒂娜天南海北地交談，什麼女人的事情，什麼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還伴着她清脆的

笑聲。他喜歡聽她哼那首孤苦童年時就學會了的深情憂傷的搖籃曲。他喜歡她坐在小凳子上依偎在自己身旁，默默地陪伴他欣賞收音機裏的音樂，溫順地讓他的手在她脖子上輕輕撫摸。他喜歡看着她那大膽地脫得一絲不掛的身軀，看着那兩個一動一顫的乳房，看着她在雙臂、身軀和腦袋的一連串迷人的動作中解開粗實的辮子，然後讓他撥弄那一束束濃密的黑髮，重溫這條將他們聯結在一起的大辮子的魅力。

阿多森杜爲父母們感到難過。他們盲目地怨恨他，他們不明白他和阿玲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獲得幸福。這些年裏，他們和他之間的隔閡始終很深很深。起初，祇要在街上遇到兒子夫婦，不管當着什麼人的面，他們都背過臉去。每當看見兒子身旁的穿着短衫褲的女人，他們就感到討厭，就感到無地自容。後來，眼看着一切都無法改變了，上述做法也就停止了，祇是在心中留下了無限的怨恨。擔水女已經完全拴住了他，已經是他的合法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母親。這是既成的事實，不可改變的事實。

阿多森杜的自尊心極強，他不想主動地去表示和好。他知道，如果他一個人回去認錯，一定會像回頭浪子一樣受到他們的歡迎。然而他絕不可邁出這一步！他已經獲得了自由，已經有了自己的生活，不靠父母們也能生存。這一切是他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勞換來的。

他也從各方面想到了父母們對他的失望。作爲父母惟一的兒子，他卻違背了他們的期望。他思念父母，思念外祖母和姨媽的寵愛，思念卡塔利娜表姐的深情，那種有時甚至讓他感到壓抑的深情。他懷念家裏傢具的氣味、木質地板的響

聲，懷念香爐以及聖誕節時點的安息香和熏衣草的香味，這種香味能在潮濕的天氣裏驅走衣服上的霉味。父母家裏的土生菜點更是無可挑剔：精制面粉夾上雞肉、蘑菇和肉丁製作的餡餅，奶酪和橄欖味的“卡貝拉”，還有拌辣椒醬的大雜燴。除此，拌在米飯裏的各種調料，如魚松、蒂汶檸檬以及澳門的蝦醬也都難以忘懷。

全家人都希望他有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那樣人人都會舉手讚成。然而生活並不是一幅預先描繪的圖畫，也不是一條預先鋪設的絲綢之路。從來天有不測風雲，祇要稍有偏差，就會全盤改變，就會遇到難以預料的考驗，就會出現無法迴避的意想不到的後果。不用去問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它們就這樣發生，甚至發生在最循規蹈矩、最謹言慎行的人身上。

25

儘管夫婦倆的社交活動不多，但他們對城裏發生的事情卻知道得很多。蜂王婆每次來時，都帶來雀仔園的情況，阿瑞則帶來巴薩爾區的消息。在街市上和碼頭上，也能了解到中國城裏其它地方發生的事情。而瓦爾德麥羅、奧林比奧和鄰居蒂娜總會給他們講一些基督城裏的新聞和各種議論傳說。談情說愛、婚喪喜事、洗禮儀式、政府官員之間的爭吵、上司的專橫、各種閉毆、通奸、離異、娶妾等等醜聞。不管消息是否過時、是否走樣、是否誇大其詞，他們都知道一點。當然，既然他們知道別人的事，別人也肯定知道他們的事。

父親曾給他列舉過和魯克雷希婭結婚的好處和所能獲取的利益，老人的話不無道理。現在，弗洛侖希奧取得了大豐收。就是那個喜歡吃阿多森杜殘羹剩飯的弗洛侖希奧，白白得到了她那長着一對大乳房的漂亮身軀，得到了她那細膩的皮膚，得到了其它所有的好處。對於魯克雷希婭來說，與阿多森杜的最好的朋友、也是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拋棄了他的朋友過上奢侈豪華的夫妻生活，難道不是嘲弄阿多森杜的最佳辦法嗎？

的的確確，弗洛侖希奧啃上了一塊肥肉。結了婚，魯克雷希婭達到了她結束自己不清不白的婚姻狀況的目的。一位風風光光地舉辦了婚禮的女人可以堵住人們的嘴巴，她現在和以往那個與放蕩的公子哥鬼混的快樂的小寡婦大不一樣。她獲得了尊嚴，獲得了榮譽和地位，她抵禦了人們對她的詆毀，她開始了堂堂正正、昂首挺胸地做人。她極其迫切地要讓人們永遠忘掉自己曾經是一個“關閘農村的姑娘”。

在弗洛侖希奧身上也發生了鉅大的變化。起初，他為自己祇是作為一個佔有她財產的角色而自慚形穢、問心有愧。然而，這段時間並不長。由於女人的推崇，他迅速爬到了社會的上層。像世界上經常發生的類似事情那樣，他遠離了平庸的家庭，不想再與它聯在一起。同樣，他也不再理睬那些過去與他一起在水坑尾街的“葡萄牙曙光”咖啡館玩臺球或在價廉物美的“亞軍”或“得勝者”餐廳進餐的當小公務員的朋友們。

在他春風得意的時候，他尤其注重顯示和炫耀自己的富有。肥胖的身軀上散發着高級護膚露的香氣，從香港專賣店

買來的髮蠟把那幾根像豬鬃似的不聽話的頭髮抹得平平整整、油光鋥亮。他還從來不忘顯露那塊帶着粗金鏈條的懷表，那根帶着武器的鑲金手杖祇是偶爾才不拿在手中。

弗洛侖希奧現在享用着桑特拉留下的水晶和白銀器皿、酒窖、宮廷式的沙發、豪華的帶頂睡床，享受着平臺的風景和大炮臺下露臺上的清涼。這些水晶和白銀器皿、各種舒適誘人的沙發，以及平臺上的景致和露臺上的清涼，正是阿多森杜所拋棄了的東西。最使阿多森杜感到可惜的是桑特拉的酒窖，尤其是那陳放多年的白蘭地，將會讓弗洛侖希奧品嚐和炫耀，實在是厭惡之極。

父親想讓他得到的一切，全部讓弗洛侖希奧攫取了。他經常出席利維旅大酒店的威士忌酒會，與上層社會的人們混在一起，這樣對權貴之間的分歧和爭鬥了如指掌。有時他也陪夫人去新馬路那家“美食店”去飲茶，那兒可是社會精英們經常在下午5時聚會的地方。人們從大炮臺下的他住宅的一樓和露臺上的輝煌燈火也能知道，他們經常舉行晚宴，請來政府的官員。他們也常常出席總督府的招待會，魯克雷希婭總是挺着高高的胸脯，炫耀他們是“總督府的常客”。

弗洛侖希奧是澳門俱樂部的董事會成員，或許有一天會當上董事會主席，甚至成為澳門其它各種娛樂和體育協會的股東。為了顯得高雅，他常去網球場打球，這樣做起碼能讓他行動靈巧一些。在南灣馬路和民國馬路的大樹蔭下經常能看見他滿臉通紅、脖子上掛着毛巾、腋下夾着球拍、一手拿着球筒、拖着疲憊的身子朝停泊在利維旅大酒店廊下的藍色轎車走去的身影。據他說，走這一路也是為了鍛煉身體。

他在澳門俱樂部旁邊以及離軍事俱樂部不遠的外港的“大坂”海灘建有自己的浴場。夏天，他總是在那裏游泳。作為打獵俱樂部的股東，毫無疑問，他經常在打獵的季節參加專門組織的去“中國土地”上打獵的活動。回來時，他總會在腰間掛滿鵝、斑鳩、野雞和鸚鵡等獵物，揚揚得意地走過關關。有時他一手拿着獵槍，另一手拿着兩支打鸚鵡用的矛。弗洛倫希奧還真有一番威武的樣子。在賽馬場上，他總是坐在自己的包廂裏，舉着望遠鏡盯着他下注的賽馬的一舉一動。賽狗場上，他甚至還是一隻賽狗的主人。可以說，他什麼都有了。

他若有了長一點的假期，就會乘坐“晨光號”輪一等艙去上海和日本旅行，這在當時可是沒有多少人能享受的特權。當然，回來後祇要一有機會，他就會講述那些地方所見的奇聞。祇要妻子不在場，他更會蹺起大腿，擺出一副玩女人老手的架勢，像阿多森杜靚仔那樣眯縫着眼睛，經驗十足地說：

“啊，上海的那些俄國女郎……皮膚是那麼柔軟細膩，那麼白，乳房是那麼挺！還有橫濱的藝妓、桑拿浴、按摩！一切都像做夢似的……”

然而，這一切的代價又是什麼呢？這是眾所週知的事，也是人們經常議論的話題。是那女人供給吃和穿，給他提供了成為富翁的種種條件。他祇是在她身邊俯首貼耳任憑她擺佈的跟屁蟲。魯克雷希婭強迫他辭掉了公共基金會的單純的文員職務，說這個職務與他現在的社會地位不相稱。他現在是一家進出口商行的經理，當然商行的主要股份是女人的。魯克雷希婭把商行管理得井井有條，而他弗洛倫希奧祇是傳達

傳達女人的指示和意見。他們實行的是夫妻財產分割制——魯克雷希婭一點也不傻。因此，弗洛侖希奧實際上沒有任何稱得上是屬於他自己的財產。

女人有經商的悟性。她放貸資金，經營房地產買賣，還僥幸地躲過了 1931—1932 年間中日戰事造成的香港股市大跌的災難。在別人慘遭破產失敗時，她卻保住了自己龐大的財產。

阿多森杜對魯克雷希婭人品的看法——得到了證實。她脾氣怪僻，動不動就火冒三丈。大炮臺下的左鄰右舍對她的歇斯底裏的吼叫已司空見慣。

在與別人交往中，她能有所收斂，裝出一副溫文爾雅的模样。在丈夫面前則是一個女霸王。她甚至經常當着別人的面讓丈夫閉嘴。祇要她眉頭稍稍一皺，就夠弗洛侖希奧嚇一跳的。他也確確實實嚇得直跳。於是，關於這種擔驚受怕的事，便傳出許多令人捧腹的故事。

那些與他們接近比較多的人都認為，她的這種脾氣是因為長久以來感到灰心失望而造成的。她是在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後一氣之下與弗洛侖希奧結婚的。弗洛侖希奧並不是一個能對付她的男人。魯克雷希婭是在懂得控制和駕御她這頭烈馬駒的桑特拉的嚴格管教下成長起來的。她現在終於可以隨心所欲了。弗洛侖希奧的家庭生活當然是不堪一提，這就是他生活的另一個不幸的側面。甚至在他們有了兩個孩子以後，孩子的母親也沒有什麼改變。孩子們嬌生慣養、不懂規矩，淘氣得令人吃驚。

儘管有桑拉特留下的很多水晶器皿，儘管有野鵲、有

“晨光號”輪船，儘管已是“總督府的常客”，但弗洛侖希奧對這些獎勵的享受卻是那樣沉重。除此以外，還有那個整日裏臉色陰沉令人生厭的女管家，獨自佔有着女主人的情誼和信任。

弗洛侖希奧就這樣爲自己的卑鄙行爲付出代價。他背上了他的十字架；並且不需要找任何人去清算。魯克雷希婭的專橫霸道對他來說已經是一種報應。不過，人之常情，每當阿多森杜聽到有關弗洛侖希奧混蛋的表面成就時，他總會渾身不自在，總會情不自禁地捏緊拳頭。

當阿多森杜和阿玲結合在一起、斷絕了一切舊有的交往以後，他便尋求默默無聞的生活，渴望自己能永遠脫下阿多森杜靚仔的外衣，做一個完完全全的新人。他不回憶過去，對一切漠不關心，不去幹涉別人，也不想讓別人幹涉他。

但是，他的想法顯然很難實現。他不可能建立這個獨立的封閉的天地。實際上，他從來不甘心就這樣自我滅亡。快6年過去了，隨着怨恨的漸漸平息，他明白他的這種自責和自我封閉簡直太不合情理，實在是太愚蠢了。再說，他的事情沒有什麼令他蒙羞，也與別人無關。要改變自己生活方式的願望激勵着他。他自己能掙來錢，沒有理由讓孩子們因缺少地方而在街上和那些無人管教的粗野的孩子們一起玩耍，染上他們的惡習；沒有理由讓自己的女人繼續關在家裏，辛辛苦苦地、沒完沒了地把雙手泡在衣缸裏。這不公平，她應該得到更多。再說，倘若不久她在受夠了以後，提出要他不再做一個僅僅是不傷害別人的消極的男人時，就不好了。

刺激他的還有弗洛侖希奧。那家夥越來越放肆地炫耀自己。最新的消息又使阿多森杜心裏忿忿不平。弗洛侖希奧用一輛新的雪弗萊換了原來的舊轎車。新車有4個門，銀白色和灰色相間的花紋。在這個祇有上百輛私家轎車的小城裏，他的車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買了新車，扔了舊車，買就買了罷。誰有錢誰就買，這是與別人無關的事。幹嘛要招搖過市，發瘋般地在衆人面前顯示呢？他常常開着車，有時一個人，有時帶着夫人和孩子，在安靜的街道上不合時宜地來回穿梭，大按喇叭，簡直像中世紀的宣戰車。上等的牌子，喇叭聲音響得令人害怕，往往在很遠的地方就能聽到。讓人討厭，令人氣憤，引起了人們的極大反感。

弗洛侖希奧濫用了從天而降的財富。明明是由背叛朋友發的家，而現在彷彿是他生來就富有，別人都得跪在他的腳下。阿多森杜永遠忘不掉弗洛侖希奧那天對他的拒絕，對他的鉅大的蔑視。這是在他心頭深深留下的烙印，現在越來越激起他的憤怒。

弗洛侖希奧肯定認為阿多森杜已經失敗，永遠從社交場上消失了。他想錯了。阿多森杜一定會有東山再起的一天，祇是沒有確定時間而已。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阿多森杜決定陪着一直想去巴薩爾採購的妻子出去。公司的工作比較繁忙，他已經好長時間沒

有和她一同上街了。他們也沒有朋友的聚會，祇是瓦爾德麥羅來了，才一同出去逛逛街。

孩子們讓蜂王婆帶去了，他們非常願意和她在一起，要到晚上才回來。沒有孩子的牽掛，他們可以安心地購物。

能利用這次上街的機曾把那個想法告訴阿玲嗎？在此之前他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發現了一處空住宅。那住宅就在去大炮臺的炮兵斜坡口上。這是一座單獨的兩層小樓，後面有院子，週圍有花園。樓房正面露臺上的柱子，當他第一次看見時就覺得非常滿意。儻若要從鏡湖大馬路上的小房子搬到這座住宅，可是一個大跨越，但要投入不可低估的費用。他決定暫時不同妻子商量，免得影響去巴薩爾採購的事。

他們走過連勝大馬路，穿過大三巴街和賣草地街，然後來到營地街。

一路上，他沒有注意阿玲和瓦爾德麥羅在閑談些什麼。阿玲或許會讚成搬遷。自從小巷對面建起那座小房子後，她已經對那塊地方不太喜歡了。因為那小房子擋住了視線，擋住了樹木，按照她的觀點，還擋住了從某個方嚮來的“風水”。不過，她能喜歡炮兵斜坡那塊地方嗎？那地方離街市商店比較遠，而且有點偏僻。她會不會考慮到家庭的經濟狀況，認為那幢住宅太奢侈了？

在營地街口，他們按慣例在他們常去的“名勝”雜貨店前停下腳步，那裏的各種小商品總會引起家庭主婦的興趣。阿玲在貨架前後轉來轉去，尋找她想買的東西，不慌不忙地精心挑選和討價還價。後來又給孩子買了襪子，給丈夫買了拖鞋，還買了一隻茶壺和一把遮擋太陽的漂亮的小花傘。

夏日的驕陽像火一樣燒烤着大地。持續了一天的大雨已經停止，今天的天空格外晴朗，但是潮氣也令人難以忍受。在店內，一位瘦弱可憐的男童來回拉動着搖扇，但也無法提供讓人滿足的涼風。像所有陪着夫人買東西的丈夫們一樣，兩個男人在店門口耐心地等着，看着熙熙攘攘的大街。

阿玲終於拿着幾包東西出來了。她爲自己買了想買的東西而高興，爲丈夫不介意她花錢而感激。當然還不止這些。每當和丈夫出門，她都要穿上這套最漂亮的短衫褲，臉上都是掛着笑容。她難得在這個時間裏與丈夫一同上街。

瓦爾德麥羅內心承認，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從第一天認識阿玲開始，他就柏拉圖式地喜歡上她了。但他始終規規矩矩，處處謹慎小心，爲她盡心盡力，比一位傭人還要週到。女人的任何一個要求都是命令。阿多森杜靚仔的變化有多大呀！一個風流放蕩的花花公子變得祇專愛一個女人了！而且這個女人還是一個在極其貧窮的雀仔園長大、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誰、不知血管裏流的是何人的血、身世不明的女人，一個被人遺棄在小城市澳門的孤兒，當然也是一個與其它女人不同的女人，一朵正在綻開的鮮花。瓦爾德麥羅從心裏欽佩她。他預計：或許幾十年後，她會是個了不起的女人，能夠管理好自己的天地。

在瓦爾德麥羅的心裏，一直有一個柏拉圖式的願望。阿玲不管在家裏還是上街，總是穿着短衫褲。儘管布料質量有所改變，由印花布變爲緞子，又到絲綢，但款式永遠不變。如果她穿上據人們所說的最合人體、最顯高雅的旗袍，那會是什麼樣子的呢？就憑她的從擔水妹開始至今未曾改變的苗條

身段，還有她那勻稱扭動的腰肢，若穿上旗袍，一定會是澳門街上的出類拔萃的美人。他忍不住，不好意思地問道：

“你爲什麼不穿旗袍？”

阿玲驚訝地揚起眉毛，然後發出她那獨特的笑聲。在丈夫還沒有來得及開口之前，她看了朋友一眼，說道：

“哎，不用……穿它幹什麼？……我也沒有機會穿它。一天到晚在家裏，穿了也是浪費。”

阿多森杜心頭感到一陣壓抑。儘管瓦爾德麥羅提的問題是無意識的，可觸到了他的心靈！他曾多少次想給妻子提出這個建議，可是總認爲他們哪兒也不去，所以用不上。後來就漸漸忘了這件事。他現在正想聽聽阿玲說些什麼，可她卻不說了。是怕刺傷他的自尊心？即使在那個時間裏，營地街上還是人來人往，熙熙攘攘，正是街市繁忙的時候。小販們佔着人行道與商店爭着生意。他們的攤子上有各式各樣的商品，如雜貨、裝飾品、小五金制品、其中大部分是假的工藝品以及各種用處的陶瓷制品等。到處飄溢着中草藥、面粥、熱點心以及酸甜的或蘸有各種調料的小菜的氣味。

人們高聲交談、討價還價，有買有賣。車伕們高叫着，行人們不得不讓出空道供人力車穿梭來往。叫花子們在乞討，骯臟的孩子們在追逐，一些不耐煩的母親把自己的孩子弄得大聲哭叫着。汽車響着喇叭駛進，自行車響着鈴聲互相讓道。這就是巴薩爾永遠繁忙、從不停息的熱鬧景象。

“我想喝杯冷飲……” 阿玲說。

“我們去‘美利堅餐館’。那兒的冰激凌非常好吃。” 瓦爾德麥羅建議道。

阿多森杜立即說了話：

“不吃冰激凌！我想吃一盃甜杏仁粥……。前面就有粥店，就祇有兩步遠。”

瓦爾德麥羅看着匆匆離去的男友，沒有表示反對。阿多森杜什麼時候才決定回到“他的人”中間呢？祇要他去這家設在“維多利亞”影院對面的“中央酒店”樓下一層的“美利堅餐館”，一定會遇上他們。他沒有提議去“美食店”或“利維旅酒店”，因為那些是精英們經常光顧的地方。瓦爾德麥羅明白了，阿玲身上現在穿的是短衫褲。

阿玲雖然還從來沒去過“美利堅餐館”，但她欣然同意了丈夫的建議，因為那家粥店正好是在她要去的風箏店的路上。她已經答應給孩子們買風箏了。如果時間允許，還能去看望一下阿瑞。

他們來到草堆街頭上的小廣場。這裏也像剛才走過的街市一樣，推着車的或搭着篷的小販們擋住了街道兩旁的商店，也是一派生意繁忙的景象。這裏也到處飄着同樣的氣味，響着類似的叫賣聲、說話聲、人力車夫的喊叫聲、車輪嘎吱嘎吱的轉動聲，也是亂哄哄一片。一個理髮師正指着椅子拉着生意。一位老牙醫正在給一個不幸的男人鑽着牙齒，疼得這男人哇哇亂叫，不得不由另一個壯漢子抱住他的雙臂。說書人已經引來了聽眾，開始繪聲繪色地講述着一位英雄人物的故事。

3個踢毽子的小夥子吸引了他們，夫婦倆和瓦爾德麥羅在街心停住了腳步。那3個人每人一腳輪流踢着毽子，盡量

不讓毬子落地，誰接不着誰就算失敗。這些小夥子踢得非常精彩，毬子在空中翻騰跳躍，贏得了陣陣掌聲。阿玲格外激動。她說當她才9歲的時候，就曾與別人比賽，還贏了所有鄰居的孩子們。不過，後來因為一些女人的不斷責備，她才不得不放棄這種被認為是窮人遊戲的娛樂。

猛然間，他們身後響起一聲汽車喇叭聲。他們被這尖利的喇叭聲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往旁邊退去，手中的東西也飛了出去。阿玲失去了平衡，幸虧被身旁的一位壯小夥子扶住。

“混蛋！”阿多森杜受了這突然的驚嚇，憤怒地罵道。

“噢，就是那個連碗水都不給我喝的男人。”氣喘吁吁地扶着小夥子肩頭的阿玲認出了汽車裏的人。

灰色的雪弗萊轎車若無其事地繼續鳴着笛聲開過，車上的弗洛倫希奧和魯克雷希婭連頭也沒回一下。嘿，這麼放肆無禮，好像有了幾個臭錢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瓦爾德麥羅拉了拉怒氣衝衝、低聲咒罵着的阿多森杜。他們坐到粥店的一角，聽着人們的議論。阿玲早已忘記了買風箏的事，不停地擦着額頭上的冷汗。瓦爾德麥羅把買的東西放在一張椅子上，嚮一位瘦瘦的女侍要了杏仁粥。他看了看默不作聲地坐在一旁的朋友。

阿玲打破了沉默，說道：

“他們對我們太不尊重了。”

“或許他們不是有意的。我們正站在街當中。他們可能一直按着喇叭。”瓦爾德麥羅試圖大事化小。

阿多森杜哼了一聲，氣呼呼地說：

“汽車的速度也太快了。他們明明可以通過，沒有必要這樣鳴笛。阿玲幸虧沒有摔倒。不管怎麼說，他們也應該停車。”

“因為他們根本不把我們當人！不是人的人就不應該上街。”

阿玲的話像是鞭子打在了阿多森杜的身上。他的臉色馬上沉了下來，拳頭捏得緊緊的，彷彿想捏斷什麼。粥端了上來，桌上飄溢着杏仁的香味。

“他還記恨着你。”

“是舊帳……”

阿玲沒有就此罷休。她正在氣頭上，她想吐出心中的不快。於是她回憶起在那個悲傷的上午，他們一同來到弗洛侖希奧家的詳細經過。阿多森杜到現在才明白她那天也同樣受了多少委屈。她沒有讓他們打斷話頭，一口氣說了下來，這才感到輕鬆了一些。然後，她又平靜地說：

“我從來沒有問過他恨你的原因，我也不想問。我們生活在一起，這是最重要的。可是，我永遠也不會忘掉，我們嚮他求助，他拒絕了。我一直認為這裏有什麼事與我有關。他那樣看着我，也沒有客氣一下請我坐下，連盃茶都不給喝。我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但我知道肯定很不好聽。真可惜，我沒有能按我的想法用扁擔砸開他的頭、砸斷他的脊梁骨。如果要那樣，我就贏了。然後你跟着我走，這就夠了。”

彷彿弗洛侖希奧真的挨了一扁擔，正趴在桌子底下狼狽地喊叫着。憤怒減輕了，氣氛緩和了下來。大家都笑了，阿玲也笑了起來。

阿玲和瓦爾德麥羅每人又要了一碗粥。阿多森杜心不在

焉地聽着他們的交談，手指頭在桌面上輕輕地擊打着。突然，他說：

“我們去絲綢店。我想讓你穿旗袍。這件事一直在我腦子裏想着。”

“不會沒有機會穿的……”

瓦爾德麥羅的讚同也使阿玲吃了一驚。粥還沒有喝完，她本想說句什麼感激的話，但她祇說：

“意外的收獲是對驚嚇的補償。”

“往往驚嚇也能讓我們更加清醒地面對現實。”

阿多森杜急忙付了帳。彷彿有根看不見的發條，他顯得特別着急。他們去了幾家布店。阿多森杜幫着挑了幾段絲綢，慷慨地付了款。沉醉在溫馨中的阿玲沒有說話，那幾塊絲綢太漂亮了，再說她從來就相信他的審美觀。她祇是說用不了這麼多，4塊太多了。

“給你，再多都不算多。今天所發生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我要帶你去你還沒有去過的香港。你等着瞧，到了我們‘做人’的時候了。”

“今天真是充滿意外的一天……”她笑着說，一邊把絲綢夾到腋下。

阿多森杜還想告訴她另一個意外的消息，但還是忍住了。他要把它留到第二天在拉撒路聖母堂做完禮拜後再告訴她。

“現在你該練習穿高跟鞋走路，那樣才能和穿旗袍諧調。”

她又發出那清脆特有的笑聲：

“我也有你意想不到的事呀。我忍不住買了一雙高跟皮鞋，已經有一年了。在你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地穿着練習走

路。你別擔心，我現在可以自由自在地穿着它走路了。因為我知道，總有一天你會讓我穿旗袍的。”

他們後來又去買了風箏，經過從前曾經住過的那家客店，祇是誰也沒有說什麼。阿玲領着他們一同去看望阿瑞。阿玲興奮不已。她要告訴女友，自己生活的新篇章已經開始。

27

第二天，做完彌撒以後，阿多森杜改變了原來的路綫，上了拉撒路教堂上面的臺階，朝炮兵斜坡走去。他現在比任何時候都堅定，弗洛侖希奧的侮辱還在他心頭翻騰。對於阿玲的好奇，他祇是報以詭秘的一笑。

他們走了一陣，到了那幢住宅前。在上午這個時分，粉刷一新的宅院在陽光照耀下顯得格外優雅。儘管這住宅不是新建築，但看上去很別致。阿多森杜用激動的語氣告訴阿玲，如果她願意，如果房主同意，他要把這幢空房子租下來。當然首先要找到房主。

阿玲聽到這令人興奮的意外消息，激動地抓住丈夫的胳膊問道：

“我們能支付得起房費嗎？”

“我想了整整一夜。我們能支付得起，我可以多幹點活……”

他的語氣是那麼堅定，阿玲相信了。再說，這房子也確實讓她喜歡。這所住宅帶有一個後院，院裏有水井、木瓜樹，西南風一吹，空氣特別清新。在這裏，孩子們可以隨意活動，

甚至可以到外頭玩耍，因為除了偶爾有幾個小販去大炮臺外，很少有人從這兒走過。這裏確實很幽靜，充滿着田園式的風光，路面還是葡國式石子路面，左右鄰區也很協調。這是有利於孩子們成長的地方。

阿多森杜東打聽，西詢問，甚至去物業登記處查了登記冊，終於查出這幢房子的主人是卡比托莉娜太太。那女人是個很富有的寡婦，也是一個不僅在住宅區而且在聖·安東尼奧教區頗有名氣的人物，住在大三巴街的一座大宅院裏。

阿多森杜的熱情一下子消失了。那女人是他母親、姨媽和外祖母的好朋友。她一定早已聽說過有關他的婚姻的種種流言飛語。除此以外，在很早以前，卡比托莉娜太太曾想盡辦法試圖把他招為女婿，把她的醜女兒埃維利娜嫁給他。儘管他巧妙地拒絕了，沒有傷害任何人，但終究讓那母女倆為夢幻的破滅而失望。

他想就此算了，可又如何嚮阿玲解釋呢？她對這幢住宅是那樣喜歡，還把消息告訴了蒂娜、蜂王婆和阿瑞。她們4個人還到那裏去看過，大家都很讚成。蜂王婆還判定那房子的風水很好。

阿多森杜決定去找卡比托莉娜太太的兒子談談。那人在位於中央街上面的英國澳門電力公司供職，人稱“鐵拳頭若阿金”。他雖然是個大塊頭的男子漢，然而，他的聲音卻細得宛如女人。

他的綽號來自一次業餘拳擊比賽中對一位名叫“無敵手杰克”的菲律賓大力士的著名的那一拳。當時拳擊運動甚為流行。那是在第二回合，菲律賓人一上臺就氣勢洶洶、吵吵

嚷嚷，確信穩操勝券，然而他還是犯了一個錯誤，暴露了自己，終於在比賽結束前的一分鐘，讓若阿金的鋼筋水泥般的重拳擊中了下頷。據人們傳說，菲律賓人長達兩個小時不省人事。若阿金在他的支持者們的瘋狂的掌聲中，用他那女人似的尖細的聲音喊道：

“滾你的罷，無敵手杰克！……誰也別想抵擋住我的鐵拳頭。”

“鐵拳頭”之稱從那時起就和他的名字連在了一起。從那以後，他在這一激烈的體育運動中，就沒有遇到過對手。於是，他開始醉心於增加體重的運動，喜歡對着鏡子欣賞自己身上的一塊塊隆起的肌肉。他性格粗魯，但在母親面前卻表現得像塊面團，稱得上是個大孝子。據他說，祇要他母親在世，他就不結婚。

“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母親的兒子……不是一個祇有母親的兒子，不是個無賴！”他說。

他的第二個愛好就是釣魚。阿多森杜和他儘管認識，但不是親密朋友。每當兩人並排而坐舉着釣杆等魚兒上鉤時，關係頗為不錯。你一句、我一句，互相為對方的成績祝賀。但一旦分手了，就又恢復到原來的習慣距離。阿多森杜已經多年沒有與那些人交往，如今去找他，不知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鐵拳頭”對他那位姐姐也非常好，她會不會在他面前埋怨自己？可她已經結了婚，已經有了丈夫，不必再為嫁不出去而擔憂，還有了一群孩子。

在上午收工前半小時，他憂心忡忡地來到了澳門電力公司的辦公室。他坐在那張不太舒適的椅子上緊張地等了10分

鐘。週圍是一片忙碌的打字機聲，還有職員們好奇的目光。他不禁傷心地回憶起多少年前的那一天，他曾白白地來這兒尋找過工作。

鐵拳頭若阿金拖着肥胖的身軀走了出來，滿臉掛着汗珠。天花板上的電風扇沒有能起多大作用。男人的大臉上閃過驚訝和疑惑的神情。阿多森杜靚仔找他，是要借錢？冷冰冰的握手，意味着這位以前的拳擊手對阿多森杜沒有什麼友情。

阿多森杜趕緊說明來意。大塊頭男人顯然放心了。他仔細地聽着，小心翼翼地回答說：

“我不能替我母親做主。我知道她想賣掉這幢房子，她的房子太多了。不過，我可以告訴她，或許她會改變主意。可是，房租費會很貴。”

鐵拳頭若阿金就是這種粗率冷漠的人，他不懂得其它的交往方式。

“最後一個房客老是拖欠租金，我有時不得不去催他。他把房子也糟蹋得不像樣子。我們又花錢重新修了地板，裏外重新粉刷了一遍。你下午再來一趟，或者給我打電話。不過，我現在就告訴你，要改變我母親的主意並不容易。”

他說完就徑自離去。的確缺少文明教養，但畢竟不是野小子。下午，阿多森杜給他掛了電話。可沒有接通，總是斷綫。他決定去當面聽聽答復。在路上耽擱了一下，終於在公司關門前趕到了那裏。有人告訴他裏面正在開會，如果願意就稍等一會兒。他來到街上等候鐵拳頭若阿金。20分鐘後，若阿金不慌不忙地走了出來。剛看見阿多森杜，便大聲說道：

“我母親說這房子不租。”

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一句寬慰的話語，說完他就轉身順着中央街，朝澳門俱樂部走去。阿多森杜爲受到這種冷落而憤慨。他們“不是人”。他真想咒罵幾句，但鐵拳頭若阿金已經邁着大步走遠了。

阿多森杜一時氣得暈頭轉嚮。鐵拳頭若阿金和其它的人們到底對他有什麼看法？他沿着總督府斜巷走到正在擴展新填海區的南灣大街。他要在回家通報這失敗的消息之前先讓自己平靜下來。

他從澳門法院大樓拐了個彎，在迎面 20 步遠的地方看見了弗洛侖希奧。他剛從網球場回來，腋下夾着球拍，脖子上掛着毛巾，完全一副無所事事的闊少爺模樣。看得出來，富翁驚訝地愣了一下。

阿多森杜這幾天以來一直對弗洛侖希奧杯恨在心，再加上剛才鐵拳頭若阿金用生硬傲慢的態度對他所表示的蔑視，他真是氣不打一處來，終於按捺不住，再也無法考慮後果了。阿多森杜迎面快步走了過去，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弗洛侖希奧不覺大驚失色。他環顧了一下週圍，顧不上掉在地上的球拍，撒腿嚮利維旅酒店的大門跑去。完全是一副膽小如鼠的樣子。

阿多森杜邁開從未有過的大步快速追趕着。對手的兩條粗腿終於不聽使喚了，在便道的水泥地面上踉踉蹌蹌地挪動着。阿多森杜在弗洛侖希奧正要跨進酒店大門的時候趕上了他，一把抓住他的襯衣領子。隨着衣領的撕裂聲，弗洛侖希奧大聲叫道：

“看看他要幹什麼……你們快看他要幹什麼……”

阿多森杜一巴掌揮過去，對手的腦袋及時地閃開了。週圍立即響起了椅子的挪動聲、腳步聲和大呼小叫聲。有人上來把他們兩個人拉開了。

“你們這樣打架可不好……這兒有外國人看着呢。”

“我什麼也沒動，是他打了我。”

“你們放開我！我要砸爛這混蛋……他故意按響汽車喇叭，差點撞着我夫人，還不道歉。我可不受這種欺侮……”

“我早就知道是爲了女人的事……”一個嘲諷的聲音在說。

“那個刺耳的喇叭聲……”

“你不能這樣……你不能這樣做。”已經壯了膽的弗洛侖希奧說。

“是不能就這樣算了……你要是不當着大家的面嚮我道歉，我就不離開這兒。你如果不這樣做，以後不管在哪兒，祇要讓我碰上，就打爛你的臉。誰也別想欺侮我夫人一點點……”

“我不怕威脅……”

“我說到做到，也不會受到什麼損失。”阿多森杜說着，試圖掙脫抱住他的雙臂。

講英語的酒店經理憑着自己的威嚴出面幹預了。說什麼這是城裏的最高級的酒店，是個嚴肅的地方。客人們都應受到尊重和款待，紳士們之間的打鬥太不體面。如果要打，起碼也應該到外面廊下去才是。他再三說道，紳士們不可這樣在裏面打鬥。他不想招來警察，請求大家理解。

人們都圍了上來，各人發表着自己的看法，侍員們也放

下了手中的活計。消息迅速傳到了“美食店”，好奇的人們紛至沓來，觀賞着熱鬧。弗洛侖希奧和阿多森杜靚仔，與魯克雷希婭原來是這種關係……真有趣！面對越來越多的人們，弗洛侖希奧渾身發軟了。

從頭一直在現場的郵電司司長用他那老資格官員的身份說道：“大家別再這樣了。都是成年人、男子漢，又不是街上的孩子。這樣讓人看熱鬧不合適……毫無疑問，弗洛侖希奧朋友，你的汽車喇叭聲是太刺耳，太可怕。既然差一點撞着人，道個歉就算了。你阿多森杜賠弗洛侖希奧一件襯衣，大家誰也不欠誰了。”

“襯衣我有的是。我不要他一絲一縷。”

“你是不需要，你富得流油。可我要你看着我，嚮我夫人道歉，大聲說，讓大家都聽得見。這就是我的條件。”

阿多森杜氣憤到極點，他要鬧到底，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正好也乘此機會把過去的舊帳一塊兒算清。他已經感到對手發抖膽怯的樣子。終於，他聽見對方說：

“求你夫人寬恕。”

阿多森杜感到臉上有了光彩。從此以後，人們就會尊敬他。他這才鬆開雙手放了對方，輕輕地點了一下頭，在大家的默默注視下走到街上。隨後，他聽到弗洛侖希奧喊道：

“我的球拍……我的球拍怎麼樣啦？”

幾年前，他的女人為保護他而擊退了4個狂徒，成了雀仔園的新聞。今天，他當眾為她報仇雪耻，這件事一定會在城裏四處傳播。他的心頭已不再壓抑，他已做了應該做的事情。想到這些，他在租房問題上的沮喪也就減輕了許多。

阿玲從沒有想過要報讎，更沒有暗示過這類事情。這一切都是阿多森杜自己去做，弄不好或許還會造成更糟糕的後果。但她明白，她得到了保護。爲此，她心頭有說不出的感動。她彷彿親眼看到了那個連一碗茶都不給她喝的、令人氣憤的男人，現在也丟了臉，當着衆人的面請求她原諒。儘管還沒有完全、徹底，但他們已經開始是“人”了。

當然，她還面臨另一個現實。卡比托莉娜太太拒絕租房，這對她刺激很深。她阿玲對這一結果也負有責任。這使她感到心情很沉重。如果沒有她，阿多森杜的生活就容易多了。可他還在掩飾着自己的沮喪，忍受着心中的憂傷。

“有的是房子。祇要找就是了。”

阿玲了解自己的丈夫。她久久地盯着他，說：

“可是，我喜歡這房子，你也是。一定會有另外的辦法。”

他聳了聳肩，描述了一下卡比托莉娜太太和鐵拳頭若阿金的爲人，再也沒有提起炮兵斜坡的事，整整一個晚上，他聽着收音機，腦子裏一片空白。躺到床上，他摟着她，久久地撫摸着她的頭髮。

第二天吃早飯時，她說：

“我相信我已經知道那位太太、也就是房東是誰了。我在聖·安東尼奧教堂碰到過她。”

“在聖·安東尼奧教堂？……你去那兒幹嗎？”

阿玲咬着嘴唇，紅着臉承認有件事瞞着他。鄰居蒂娜是

聖·安東尼奧的虔誠信徒，長久以來勸她也去祈求神靈般的聖人給予保佑。他會滿足各種要求，不管是戀人的、單身大姑娘的，還是寡婦的。他能幫助解決婚姻和家庭問題，解決缺錢、欠債甚至丟失物品等問題。這是澳門天主教徒的堅定信仰。

“你也有什麼要求？”

“有……我每星期去兩次。因為我不會念那些聖經，所以就用跟拉撒路教堂的神父學的禱詞祈禱。然後，默默地許願。”

阿多森杜尊重女人樸實單純的信仰，他沒有笑，也沒有追問她到底求的是什麼。那是女人的秘密。阿玲也忙把話題回到卡比托莉娜太太身上。

“我相信她也認識我。她每次走進教堂，都要盯着我看一下。我要去和她談一次。”

丈夫剛一出門，阿玲便找到了蒂娜，把事情告訴了她。她不願意看到丈夫沮喪的模樣，也不願意袖手旁觀。她還抱有一絲希望，她想重新試一下，改變那位房東太太的決定。

蒂娜沒有表現得很積極。卡比托莉娜太太是一位高傲自負、不輕易改變自己主意的人。她要說了不，就祇能是不。蒂娜在聖安東尼奧女信徒聚會上太了解她了，她的固執已見眾所週知。甚至從體魄上講，蒂娜也懼怕這位瘦高的女人。

可是，阿玲堅持要找她。她說她不去上門找她。那樣好像叫花子似的，再說要是在她家裏，主人的地位總是居高臨下。阿玲要在教堂這樣一個中立的地點、一個能把雙方放在平等位置上的地方和她談談。如果談不成，起碼也不會過份難堪。總不會有被人攆出來的滋味。

蒂娜對女友的想法大為驚訝。真聰明，她的腦子真好使，真有心計。在教堂裏，更容易接近。蒂娜有了信心，她要把阿玲介紹給那位身材魁梧的女人。就在這天下午，女信徒們要在教堂開會，討論一年一度的聖人節的籌備事宜。卡比托莉娜太太一定會出席，這是能利用的好機會。阿玲不願拖延，欣然同意。

“你求求聖安東尼奧主，求他設法讓夫人答應。”虔誠的蒂娜這樣勸阿玲。

兩位女士在預定的時間準時來到了教堂。阿玲選擇了一套紫顏色的雅致的短衫褲——旗袍還沒有做好，精心地梳了頭，把濃密的頭髮盤成一個動人的髮髻。她知道自己的髮式對樸實端莊的氣質有多大的襯托作用。她沒有佩帶其它裝飾品，祇穿了一雙半高跟皮鞋，拿着黑色的小包，等待着這艱難的考驗。

阿玲隨蒂娜去聖安東尼奧已經有好幾次了，蒂娜希望她也能成為聖安東尼奧的虔誠信徒。她每次讓她來時，耳朵裏總會聽到種種奇迹。現在她們要去見卡比托莉娜太太，蒂娜要她更加虔誠地祈禱。

然而，阿玲還是有一種局外人的感覺，這在聖拉撒路教堂神父做彌撒時是不會有的。那裏的神父是為她做洗禮和主持婚禮的神父，而且去那兒的幾乎全是中國人。再說，她也祇會簡單的漢文禱詞。她一直懷疑上帝能否聽懂她的祈禱，儘管蒂娜可笑地告訴她上帝和聖人們能聽懂各種語言，還說重要的是要有誠意。不管怎麼說，她還是把藏在心中的秘密講了出來。她也立即對神聖的聖像感到親切，尤其是聖像眼睛

裏流露出來的溫和的目光。

阿玲朝四週看了一下，知道卡比托莉娜太太還沒有來。她堅持在院子裏等她，那樣更容易碰上她，不用浪費時間。看着女士們陸陸續續地來到教堂，阿玲沒有緊張。她能認出哪一位是卡比托莉娜太太，當蒂娜指着那位又高又瘦的女人時，證明她絲毫沒有認錯。大三巴街上的晚宴遐邇聞名，頓頓都是美酒佳餚。可是卡比托莉娜太太卻沒有吃胖。也不知從她這麼偏癆的肚子裏怎麼能生出了像鐵拳頭若阿金這樣的大塊頭兒子。

阿玲拉着女友，攔住了女人的路。對這個瘦高女人又敬又怕的蒂娜雙腿有點發軟，她邁前一步說：

“對不起，卡比托莉娜太太，這位夫人想和你談一下。”

對方嚴肅的臉上立即顯示出了不高興的神情。她冷淡地回答說：

“我沒有時間，托侖蒂娜。我們馬上就要開會。”

“祇用一會兒……既然如此，5分鐘就夠了……”阿玲趕緊插話，臉上帶着自然大方的微笑。

阿玲苗條秀美的身材，還有那張俊秀動人的臉蛋，以及那頭烏黑發亮的濃髮，從來都很引人注目。卡比托莉娜太太停住腳步，從上到下地打量着阿玲。她在教堂裏已經見到過阿玲，但不是在做彌撒的時候。

“我是阿多森杜的夫人……”

不容對方說話，阿玲一口氣講述了自己的情況，她需要寬敞一點的房子，孩子們需要更加好一點的環境，炮兵斜坡是個理想的地方。她請求夫人改變決定。她會管好住宅，夫

人不會有比他們更好的房客。阿玲用祇有當地土生能聽懂的廣東話和葡文混雜在一起的特種語言表示了自己的承諾。

“我已經通過我兒子給你丈夫答復了。我不習慣改變主意。這房子是準備賣出去的。”

在一旁着急的蒂娜心中不禁自語，就不能回答得婉轉一點嗎。可是，生硬和高傲是這一家人的特點。阿玲沒有手足無措，她依舊帶着那動人的微笑說道：

“你把自己擁有的好運拒之門外，難道你不認為這樣有點冒險嗎？”

“這是什麼意思？”夫人馬上氣勢洶洶地問道。

“如果你不介意……我就解釋……”

阿玲告訴夫人她已和自己的乾媽以及蒂娜一起去看過房子。乾媽見多識廣，經歷豐富。她們從外面審視了住宅。老人家認為那房子朝陽的方嚮和前面無遮無擋的地形都非常好。上面的大炮臺也不妨礙微風從厚牆某個角落吹過，而且還能把那股風像好運似地順勢送到那院子裏。所以，這座房子的“風水”好，吉祥發達。

“我乾媽的朋友中有些是風水先生。她告訴我絕對不應該讓好風水的房子空置着。那是和命運開玩笑……”

“我已經好多年不住在那裏了。”

“可你是房東。我知道你的運氣很好。有一個好兒子……還有一位已經結婚的女兒以及外甥們。而且夫人您受人敬重、令人欽佩。”

蒂娜一邊聽着，一邊為女友這種分析而暗暗感到驚訝。或許任何人都不敢對這位威嚴的夫人這麼說話。

卡比托莉娜太太被阿玲的話所打動，居然忘掉了要開會的事。她不得不承認，她與丈夫的結合是出於無奈，但在那個沒有用的胡作非爲的丈夫去世後，她搬到炮兵斜坡，從此一直很幸福。後來她完全是因爲社交活動繁忙才搬遷到大三巴街住的。不過，她還是對阿玲說：

“你的信仰不允許你相信迷信。”

阿玲又甜甜地微笑着說：

“有誰在這兒出生或在這兒生活多年而不相信‘風水’的嗎？太少了。我沒有上過學，但想得不少。信仰不妨礙‘風水’。我甚至相信‘風水’是上帝的恩賜。”

儘管阿玲說的毫無根據，但說說也不失去什麼，況且還真的起了作用。卡比托莉娜太太嚴肅的面孔漸漸舒展開了，兩片嘴唇間還露出了一絲笑容。阿玲乘機接着說：

“夫人不能把這種好‘風水’讓一點給我們，給我丈夫、我兒子和我自己嗎？”

有人從教堂旁門那裏喊着卡比托莉娜太太。夫人不耐煩地打了一下手勢，讓她們稍等一會兒，她對阿玲的好奇心驅使她站着未動。

“我在教堂看到過你，但從來沒有在做彌撒時見過你。你不作彌撒？你不是參加教會活動的天主教徒？”

“我是的。到這個教堂是爲了某個請求來向安東尼奧聖主祈禱。不過，我們習慣去聖拉撒路教堂作彌撒。我丈夫是那位爲我們主持婚禮的神父的朋友。我一切隨着他的意願。”

“這樣對你好，你是位溫順的妻子。你說的這些，我喜歡聽。不過，你們應該來我們這個教堂做彌撒，因爲你們住在

這個教區。再說，你丈夫還是正統的聖安東尼奧區的子孫。”

“我會把夫人的話轉告阿多森杜。”

夫人盯着這位樸素大方、嫵媚迷人的年輕女子，沒有掩飾自己的好奇心。關於這位年輕女子，她已聽到過種種議論。

“告訴我，你的髮髻是用自己的頭髮盤起來的，還是用的假髮？”

這話問得很突然，阿玲加重語氣回答說：

“是我自己的頭髮。我丈夫不讓我剪掉，甚至想要我永遠梳辮子。但是，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我已經不能那樣，不能再在公開場合梳辮子，我已經結婚了。”

“你那麼喜歡阿多森杜？”

阿玲的臉一下子紅了。嚮一個貿然提出這種問題的陌生人吐露內心深處的情感這不符合阿玲的個性。她繞開了問題，說：

“我丈夫非常好。我今天的一切全歸功於他。”

不用再問什麼了。卡比托莉娜太太彷彿心滿意足了。人們又喊她了。她走出幾步，回過身說：

“讓我想想。你等着吧。”

這是命令，不過語調已不再是那麼生硬。讓人處於緊張狀態，彷彿是她的一個性格特征。蒂娜忍不住抱怨起來，可阿玲還是帶着中國人特有的耐心，說她可以花去所有必需的時間。

“我們求求安東尼奧聖主罷。”

阿玲坐在教堂的長椅上，但她沒有像蒂娜那樣祈禱。她從第一天來這裏開始，一直禱告着一個非常秘密的願望。如

果又提出另外的請求，那是對上帝仁慈的濫用。阿玲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而這樣認為。

她走出教堂來到廣場，消磨等待的時光。靜悄悄的白鴿巢前地籠罩着一片炎熱。老人們三三兩兩地坐在一張張綠色長椅上，沐浴着落日的餘輝。一個姑娘從阿多森杜家老房子的一個窗口伸出腦袋，朝街上張望。另一邊，大門緊閉的嘉諾撒修道院沉浸在一片寂靜之中，沒有一絲歡樂的氣氛。週圍不時響起湯面攤的叫賣聲，二胡和琵琶的彈奏聲；遠處不時響起嘩啦嘩啦的麻將牌的聲音，從沙欄仔街還傳來一陣陣鞭炮聲。詩人公園綠樹成蔭、枝葉茂盛的樹冠上閃爍着金色的光輝，一群群鳥兒在金合歡樹的枝頭嘰嘰喳喳地蹦來跳去。

忽然，卡比托莉娜太太從教堂側門走了出來，身後跟着慌慌張張的蒂娜。這位威嚴的夫人大聲說道：

“會議還要開很長時間。你家裏一定有許多事要做。我讓給你一點你要的‘風水’。告訴你丈夫明天去和我兒子談租金。”

“是安東尼奧聖主幫的忙……”蒂娜虔誠地說。

29

鐵拳頭若阿金對母親改變決定甚為不快。說到底，他的這種反對情緒也還是起源於對阿多森杜的不滿。於是，在去看房子之前，他就蠻橫地提出了不少可笑的和無法接受的條件，想通過這種手段來進行刁難和阻撓。

阿多森杜被鐵拳頭的粗暴態度激怒了，也就顧不得自己

的教養了。他們的談判已到了決裂的邊緣。阿多森杜氣憤地走了出來，聲稱自己不和沒有教養的人談話。瓦爾德麥羅附和着他，說澳門電力公司的那位職員祇不過是位粗魯的蠢貨。

阿玲卻滿有把握地安慰着他們。她不相信在贏得了卡比托莉娜太太同意後，她的兒子還能成為障礙。於是，他們約定了在炮兵斜坡上再面談一次。她由阿多森杜陪同，朝來回走動着的滿臉兇氣的鐵拳頭若阿金走去。

“請允許我和先生談一下……”

房子的內部裝修也完全符合夫婦倆的要求。絕對不能失去這個機會。阿玲施展出她所有的魅力，主動引導着交談，緩解了鐵拳頭若阿金起初的對立情緒，一下子把他說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原先提出的荒誕條件取消了，商定結果祇是去律師樓簽訂一份一般租約，租期兩年一續，每月房租也才80澳門元。對方將作為母親的代理人在租約上簽字。

第二天，當他們從律師樓走出來時，曾經戰勝過無敵手杰克的英雄竟然變得非常和藹可親，甚至邀請阿多森杜週末一起去釣魚。

“這麼說，你給了那小子漂亮的一拳。”

“人們誇大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別謙虛。他早就該揍了。那個汽車喇叭……”

他轉身朝阿玲說：

“你能不能介紹一位像小姐這樣漂亮和能幹的姑娘給我？”他的談諧彷彿和他的拳頭一樣粗重。

當他們分開後，阿多森杜低聲問阿玲：

——“你用什麼方法把這一身蠢肉變得如此可愛？你手上有秘密武器？”

“這是我的說話方式。當初，當我對你溫柔的時候，你不也就喜歡我啦。沒有一位男人會拒絕一位漂亮女人的，人們不是都說我漂亮嗎。我是不是漂亮？”她一邊說，一邊做了個鬼臉。

“我不喜歡你這樣與人親近。我祇讓你對我溫柔。”

“你妬嫉！他又沒有對我怎麼樣，祇是想讚揚我幾句罷了。這個人不懂得用其它方式。他或許能成為你的朋友。”阿玲說着溫情地挽起阿多森杜的胳膊，手中緊緊握着已經蓋了印的租房契約。

炮兵斜坡的住宅有着諸多好處，儘管卡比托莉娜太太索要很高的租金，也還是合算的。對於他們夫婦和孩子們來說，這房子足夠寬敞的了。這裏的地形也很好，面朝東望洋山坡和聖熱羅尼莫山坡，以及這兩塊高地和大炮臺腳下的整個城市。往前是南灣的一角以及叻仔島的遠景。從房頂的那塊小平臺上，往下可以看到桑特拉家住宅房頂的一角。看着這些，阿多森杜似乎看到了自己地位的提高，也就更加喜歡這塊新的住地。

在徹底搬家之前，按照老的風俗習慣，他們重新粉刷了內牆，給地板上了蠟，油漆了所有必須重新油漆的地方。又等了幾天，等油漆幹了，氣味沒有了，這才開始把鏡湖大馬路的傢具搬了過來。但他們馬上發現，把原來的房子塞得滿滿的傢具現在放在這裏顯得零零星星。剩餘的空間太多了！不過，正如聖拉撒路教堂的神父說的那樣：“建成羅馬並非一日

之功。”

應阿多森杜邀請，這位神父來為他們的新居祈禱，祝願他們一家幸福平安。同時，信佛教並對洋教持懷疑態度的蜂王婆在後院點上香火，祈求保住這裏的好風水。有着兩種信仰的保證，預示着這座房子的吉祥和興旺。

他們在聖安東尼奧的聖徒日、也是中國農曆的吉祥日搬了家。當他們關上鏡湖大馬路上那間小宅院的大門時，場面頗為動人。儘管阿玲向蒂娜保證她們的友誼永存，但蒂娜還是忍不住哭了起來。

當他們接近炮兵斜坡時，剛才的憂傷已雲消霧散。阿玲堅持要穿上她的第一件旗袍去參加聖像游行。阿多森杜沒有阻攔，已經到了讓她接受基督城的考驗的時候了。

他們不祇是兩個人，還帶着興高采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孩子們一起去的。和母親一樣，孩子們也長得很標致。雖然旗袍沒有禮服那樣長。卻非常合體，能充分顯出胸部和臀部的彎曲的綫條。由於旗袍緊緊裹在身上，約束着身子的動作，穿旗袍的女人祇能邁出端莊的小步，這樣，就顯得格外高雅。從旗袍兩旁下端的開口處雖然祇露出半截大腿，但已顯示了女人的性感。

阿玲的嘴唇上輕輕地上了點唇膏，臉上擦了點胭脂。腳上穿着高跟皮鞋，邁着動人的步子。她就像一幅漂亮的仕女圖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她顯得很嫵媚，也顯得很自信。他們一家人來到了教堂的前地。

與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裏所有基督教徒都參加的蓬熱蘇斯聖徒和法蒂瑪聖母的聖像游行不同，安東尼奧聖徒的

遊行實際上祇是這個教區的一項活動。它沒有同類活動的壯觀氣勢，行程也不長，但特點明確，是名副其實的民間遊行。不過，並不因為這樣而絲毫影響人們的熱情和虔誠。

人們帶着信仰和真摯的誠意參加遊行。每一個人都把這位法術高超的上帝視為父親般慷慨和保護他們的家人。他能饒恕過失，祇要為過失作出解釋。不要用假心假意來許諾他，那樣他會懲罰的。這些就是信徒們的信仰。

這一天，整個教區裏一片忙碌。對於一個正統的聖安東尼奧教區的人，聖像遊行是必須參加的活動，除非遇上意料不到的天災人禍。人們推遲約會，回絕社交活動的邀請，穿着整齊規矩，從箱子和櫃子裏拿出高級的帳簾裝飾窗口，在遊行隊伍經過的街上或房前擺放花卉草木。

這一活動也吸引了外區的虔誠的信徒們前來參加。他們感謝主的保佑或者重誦禱文再次祈求。少不了有祈求再顯奇迹的老太太，有已到結婚年齡的大小姐，有不願讓人永遠稱做姑姑的老姑娘，有擔心不孕的已婚婦女，還有期望找到新偶的寡婦。仁慈的安東尼奧聖徒一律平等地關懷着所有的人。

對於愛好美酒佳餚的人來說，這一天也是值得回憶的。在遊行隊伍途經的地方，尤其是白鴿巢前地、高園街以及大三巴街的大門大戶裏都要舉行傳統的茶會。他們列出被邀請者的名單，有的人甚至要趕赴不止一家的宴會。烟霧騰騰的廚房，擁擠熱鬧的商店和市場，忙得不亦樂乎的小販。那正是教區時代愉快而多彩的生活寫照。

這一年人們花錢很大方。在聖像遊行日之前的九日齋的第一天，教堂前地就擺開了集市，搭起各種遊藝棚和食品飲

料攤位。在聖徒的節日之夜，歡慶氣氛將達到高潮。那時要懸掛彩燈、燃放烟花，還要飄放卡里翁家的專有傳統氣球。它們將隨風飄揚，成為澳門上空的流星。

卡比托莉娜太太和其他一群太太們相信，祇要老天幫忙，她們想出的五花八門的活動一定會成功。而現在這樣的太陽和蔚藍的天空，說明這一切均不成問題。這是安東尼奧聖徒在多雨季節顯示的又一個奇迹。

在教堂前地，阿多森杜和他的家人們擠在人群中，等待着遊行開始。他們自然成了人們注意的目標，不過像必然的規律，人們都接受了這個事實。沒有任何厭惡或蔑視的表示。誰也沒有像從前那樣背過臉去，還有人問起這位標致的女人是否真是醜聞中的擔水妹。人們和他們打着招呼，握手寒暄，還有人在孩子們的臉上輕輕地撫摸。離群索居、形單影隻的阿多森杜又重新加入了他的社會。阿玲第一次真正來到了他的人中間，她心頭的負債感也從此隨之消失了。

遊行開始，人們讓開了道，讓白色天使領頭的主要隊伍首先通過。少女們經過一定的訓練，盡力投入了角色。她們為自己潔白的翅膀而自豪。緊跟在她們後面的是神學院學生和教士。當聖像從他們面前經過時，阿多森杜突然發現阿玲的嘴唇在微微地啓合。是在祈求還是在感謝？

在澳門教區主教和隨從後面，便是市樂團的隊伍。遊行隊伍離開教堂前地，隨着音樂的節奏緩緩地嚮前移動。

阿多森杜的腦海中模模糊糊地閃過以前曾經多少次參加過的遊行的情景。他熟悉身旁的一張張臉蛋。他們有的是已為人父的同校學友，有的是當年曾被他挑逗過、而今已為人

母的姑娘。另一些人青春已逝，臉色蒼老，頭髮花白，當年的英姿美貌已經消失。還有的就是年輕一代，他們是希望，他們是夢想。但有一些他所熟悉的面孔沒有出現。他爲自己沒有看見父母、外祖母、姨媽和卡塔利娜表姐而不安。他多麼希望他們能看到阿玲和孩子們，多麼希望一下子結束以往所有的恩恩怨怨。

在過去的年代裏，在白鴿巢前地的他家的大宅院裏也有茶會聚會。客人們爲父親的熱情好客、爲母親和姨媽製作的美食佳餚而從城市的四面八方聚集到他家。他也曾在焦急不安的姑娘們中間，在一片呼歡叫喊聲和掌聲中放飄氣球。他也曾參加集市裏的遊戲，不愧爲阿多森杜靚仔的英名。“永遠不再有”的感覺使他對過去產生無比的懷念，但身旁的喧鬧聲又使這種懷念之情漸漸減輕。

在遊行隊伍經過的那些人家，窗口都掛着五彩鮮艷的簾子，從那裏探出一個個腦袋，那些是享有“觀看遊行隊伍”特權的人。他們從那裏可以了解到誰和誰一同去啦，誰穿得好或不好啦，誰和誰談上戀愛啦。一面是虔誠和純潔的信仰，另一面卻又是搬弄是非的惡習。

阿多森杜沒有在任何窗口看到父母和家裏其他人的面孔，這使他又一次感到焦慮不安。然而，他卻從卡比托莉娜太太家看到了弗洛倫希奧和魯克雷希婭的身影。他們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弗洛倫希奧驚訝得張開滿是唾沫的嘴，魯克雷希婭則皺起了眉頭。阿多森杜情不自禁地看了阿玲一眼，阿玲會意地朝他微微地笑了笑，臉上充滿了自信的神情。最終，她並不是一隻不好的鞋子。

是的，阿多森杜和阿玲都沒有接到任何茶會的邀請。他們和其他普通人一樣走在大街上，阿玲的高跟鞋鏗鏘有力地敲擊着葡萄牙式的石塊路面，他們沒有“觀看遊行隊伍”的特權。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建成羅馬並非一日之功”，一切祇是個時間問題。那天在荷蘭碼頭岩石間垂釣成功後，高興得滿臉通紅的鐵拳頭若阿金不是邀請他們夫婦在聖·若昂的市慶日裏去外港沙灘他的泳棚裏去野餐、去品嚐油飯和蝦醬豬肉嗎？儘管還有不少的大門仍然朝他們關閉着，但這不會對他們造成任何傷害。別人也有別人的難處。

遊行結束後，他們來到教堂前地。那兒的集市已經隨人流的到來而繁忙起來，特別在賣食品和飲料的攤位前面。已經走得精疲力盡的孩子們又振奮起來，加入到其它孩子們的奔跑喊叫之中。他們沒有父母的拘謹，很容易親密相處，成為朋友。蒂娜和丈夫，瓦爾德麥羅和奧林比奧，還有那些夜晚在鏡湖馬路一起彈唱的愛好音樂的朋友們把他們團團圍住，還約定了炮兵斜坡聚會的日期。

瓦爾德麥羅不停地贊揚阿玲，其他人也一起熱烈地附和着。

“我沒有說過你穿旗袍好看嗎？”

“你可別把我夫人捧壞了……”

原來白鴿巢前地的鄰居們、還有學校的同學們也圍了過來。阿玲成了新聞人物。雀仔園已經漸漸被人遺忘，或者被列入這個城市司空見慣的軼事範疇。他們走走停停，不斷交談着。彷彿阿多森杜剛從遠方旅行歸來似的。

孩子們跑夠了，玩累了，最後都喊睏了。他們都已經走

不動了，尤其是小兒子，還要讓父母抱着。已經到了該回家的時候了。他們不準備等燃放烟火和放飄氣球了。

整個地區還沉浸在一派節日的氣氛之中，可他們還是提前回家了。他們想早一點享受新住宅的新鮮的感覺。這個晚上，他們要回憶的事情太多了。大兒子耷拉着腦袋讓母親拉着手，小兒子在父親的懷裏已經睡熟了。

阿玲的高跟皮鞋有節奏地敲擊着地面，發出的聲音與過去の木拖鞋是如此的不同。她想到這兒，禁不住笑了起來。她既爲今天高興，也對過去懷念。這是一次從未經歷過的長距離的路程，一次勝利的歷程。

“你終於回到了你的世界之中。”阿玲說道。

“我也是這樣認爲的。你也一樣，和我一起加入了這個世界。”

但他心裏想，他們永遠不可能完全加入了。他們永遠都是叛逆者，因爲他們不受兩個世界中的任何一個清規戒律的約束。

在炮兵斜坡入口處的小廣場上，小樹林在微風中颯颯作響，彷彿在哼着一支委婉動聽的小曲。從大炮臺上吹下的涼風帶來了夜來香的醉人芳香。從旁邊的一個院子裏，傳出一陣小狗吠叫聲。遠處，還隱隱約約傳來了一陣用口琴吹奏的中國音樂。

在門口的過道上，一個瘦小的身影站了起來。阿多森杜吃了一驚，忙問阿玲這是什麼人。阿玲告訴他說：

“這是新來的女傭。是阿媽從雀仔園找來的，是我過去一個女友的孩子。讓她來幫我忙，我已經來不及做那麼多家務

了。”

姑娘穿着白色短衫、黑色褲子，光着腳，頭上梳着一條與身份相稱的辮子。她的模樣立即讓他想到了過去的阿玲。然而，絕對不是一回事。她的辮子細而無光，她的身材也很瘦小。雖然長得也挺可愛，卻沒有阿玲的那種魅力。

一個小時以後，阿多森杜洗完了澡，疲勞得到了緩解。他來到小平臺上，躺到了正好能讓他整個身子舒舒服服躺下的帶輪子的長沙發上。他對這個新家還沒有完全適應。住宅很寬敞，還有許多空間沒有利用。再說，他已經忘記掉了的從前的許多習慣，也許應該恢復了。

從來沒有住過這種“宮殿”的阿玲會說什麼呢？阿多森杜懶洋洋地盯着在灰蒙蒙的天宇中閃爍着的星星，耳旁隱隱約約傳來女人們的說話聲。孩子們已經在他們各自的新床上睡熟了。城裏的喧鬧聲一陣一陣傳來，夾雜着不知在哪個地方響起的嘩啦嘩啦的麻將牌聲。從大炮臺下的那一排排房子中間傳來了賣魚粥的小販的叫賣聲。

忽然，隨着一陣香皂的芳香，一個女人的身影邁着輕盈的步子向沙發走來。在這灰暗的夜晚，他無法看清楚她的模樣，但卻感覺到了她那撩人的肌體。她已經解開了發髻，梳成了一條辮子，辮子上散發着蘭花的幽香。

“我愛你。你這麼漂亮，這麼高雅。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你的身上，我從內心深處為你感到自豪。”

阿玲的小嘴像火盆一樣令人熱血沸騰，迷人的舌頭施展着無比的魔力。她挪動着身子，在沙發上尋找着更舒適的位置。他們誰也沒有顧及去聽烟火的爆炸聲。

“我不知道你對安東尼奧聖徒竟如此虔敬。剛才我看見你的嘴唇在動。你祈禱了？”

“我感謝上帝。”

“爲新住宅？”

“不單單是爲這個。我感謝的是爲另一件事。”

“是什麼，我可以知道嗎？”

阿玲發出了爽朗的笑聲。她的嘴唇在男人的耳垂上吻動，又把他的一隻手放到自己的肚子上：

“你也應該知道的。我懷孕了，我已經開始有嘔吐反應了。我知道……不會錯。”

阿多森杜更加緊緊地摟住阿玲。她嬌柔地依偎在他的懷裏，用辮梢在他身上輕輕地撥弄着。

“會是一個女孩……”

“你怎麼這麼有把握？”

“爲什麼不會？聖徒安東尼奧能滿足各種請求。哪怕是最簡單的。爲什麼我就會例外？我的請求難道過份了嗎？他知道我們是多麼想要一個女孩……”

高高的星空，掛在氣球上的紅色燈光在徐徐移動。

30

又是幾年過去了。父親阿烏雷利奧衰老了許多，背部明顯地駝了起來。雖然心臟還結結實實，但雙膝得了嚴重的關節炎，行動很不方便。

脾氣耿直的老人，每天下午在從商行回家的時候，總要

***簡語作家叢書

在華士古公園航海家紀念碑旁的椅子上起碼坐上半個小時，這已成了他的習慣。每次他都是徑直朝那張他所喜歡的椅子走去。在那裏他既可以讓兩條腿休息一下，也可享受一下常青樹下那舒適的蔭涼。

老人非常喜歡在這裏停留歇息。這裏永遠有繁茂的枝葉颯颯作響，如同輕聲細語，能夠給老人以撫慰；這裏還有麻雀和其它小鳥的鳴唱，能給老人以消遣。他已經能區別出各種小鳥的叫聲。每當在衆鳥齊鳴中出現與衆不同的聲音時，他總是努力去尋找哪一隻是新來的夥伴。

老人重重地坐到椅子上，兩手按摩着雙膝。夏日裏驕陽似火，天氣格外炎熱。他從衣袋裏掏出手帕，擦拭着臉上和脖子上不斷淌出的汗水。

他憂鬱地朝前望去。那地方原來是個花園，現在已經建起了小學的校舍。在他們搬來得勝大馬路時還有的花壇和噴水池哪兒去了呢？今天已經被人遺忘了的圓壇不久也會被石匠們推平。這些年裏，那麼多的東西都變了樣！

多年來積存在老人心靈深處的氣憤和失望，現在已漸漸讓憂傷、氣餒和無奈所代替。

在同兒子決裂的初期，他曾竭力要保持與過去沒有區別的正常的生活。他要嚮大家證明，兒子可耻的背叛不會改變他的生活，沒有兒子他一樣會過得很好。然而，那祇是做給別人看的。長時間的做作使他感到十分疲倦。他常常動不動就發火。詆毀那個社會地位最低下的“雀仔園的娼婦”，他總認為是那個“梳辮子的光腳丫的阿妹”鉤走了他的輕佻兒子的魂魄。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和家裏的其他女人一樣，還暗暗

存留着一絲希望。他盼望有一天兒子會不好意思地敲開家裏的門，請求父母的饒恕。爲了讓離家出走的兒子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他禁止兒子再回來從家裏拿走任何屬於他自己的東西。然而兒子沒有回來，甚至沒有讓人來要一根火柴。兒子的房間裏還放着許多高級的衣服、皮鞋和不少個人生活用品，還擺放得整整齊齊，然而已毫無用處。如果沒有表姐卡塔利娜每星期精心打掃一次，房間裏一定祇會堆滿灰塵。

有關阿多森杜生活困境的消息時常會傳進老人的耳朵，老人也遠遠地關注着兒子爲命中注定的艱難日子而進行的拼搏。當他聽說兒子求職的申請一次次被拒絕時，臉上露出一絲嘲弄的微笑。應該讓他嘗嘗自己幹的蠢事所結成的苦果。他會回來的。

但兒子沒有回來，而是與他們徹底地決裂了。這個事實使他茫然不知所措。到這個時候他才明白，在阿多森杜輕佻和懶惰的表面現象後面，還蘊藏着和他阿烏雷利奧一樣的強烈的孤傲和自尊。

當弗洛倫希奧佔領了本該屬於兒子的位置時，老人尤其感到心疼，彷彿他遭到了一場浩劫。魯克雷希婭的有幾百賓客出席的盛大婚禮，對老人的自尊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他把自己關在和兒子進行最後談話的那間書房裏，默默地流下了眼淚。後來又是一個接一個的打擊。什麼去國外旅行、利維旅大酒店的威士忌酒會、總督府的酒會，尤其是那輛雪弗來，每當駛過得勝馬路時，都會揚起石子路面上的塵土、響起尖利的喇叭聲。每每碰到這種情況，他都會讓一股無名怒火攪得整日裏心神不寧。儘管這種令人討厭的喇叭聲已好久沒有

聽到了，可他心裏的創傷還依然存在。

當他和夫人知道了阿多森杜在聖·拉撒路教堂結婚的消息後，便隔絕了和社會的往來。他們忍受着耻辱，像服喪似地隱居了起來。他們的神經也變得極其敏感，總覺得人們在嘲笑他們或者在憐憫他們。真是又可憐又可悲。當弗洛倫希奧開始仗着魯克雷希婭的財富炫耀吹噓、胡說八道時，老人們更加感到羞憤。然而，老人們的對兒子的這種強硬態度絲毫沒有起作用，他們反倒被遺忘了。

卡塔利娜外甥女不甘寂寞決定結婚的事又增加了他們的煩惱。她對表弟的熱烈的愛戀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祇是羞於啓齒。然而阿多森杜卻一直把這種愛戀當作兒戲，當作是姑娘一時的衝動，遲早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同時，家裏人也從來沒有鼓勵過這種姻緣，因為如果這樣聯姻，便屬於近親結婚了。

阿多森杜帶着擔水妹離家出走，給了這位大姑娘一個沉重的打擊。她一下子病倒了，整日裏以泪洗面，叫喊不止，說要去修道院，甚至還穿上孝服。當早晨去教堂時，還穿上了令人傷感的服飾。她的種種憂傷的表現激怒了老人。別來這一套了，誰也不會被感動的，更不用說那個忘恩負義的家夥。老人聽夠了家裏的哭泣、哀嘆和抱怨聲，他厭煩透了，經常發火也無濟無事。

恢復需要有一定的時間。沒有想到的是卡塔利娜竟然給全家帶來了個意外。一天下午，她正站在窗前，看見一位英俊灑脫的男人從火藥局斜巷走了下來。男人擡起頭，嚮她投來撩人的目光。還從來沒有一個男人這樣盯着她看過。她像

觸了電一樣滿臉通紅地趕緊縮了進來，站在半透明的窗簾後面，目送着他的背影。

這位健壯的男子是在東望洋炮臺工作的炮兵中士。她正像一隻關在籠中的小鳥寂寞無聊，當她注意到男人每天在同一個時間從斜巷下來時，就每天去等着他。他們開始祇是交換一下眼神，後來就有了第一個招呼，第一個示意的微笑。

漸漸地，這位英俊的中士不再滿足於祇在下午從窗下路過，他開始在晚上來到這兒轉悠，一旦知道她已睡下，便將皮鞋後跟重重地踩在石子路上。卡塔利娜也準會從床上蹦起，在百葉窗後嚮外窺視，心中蕩漾着說不出的喜悅。

正宗的澳門土生葡人卡塔利娜在非凡的安東尼奧聖徒的庇護下，熱誠地祈禱着。他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星期天的彌撒後在教堂前地進行的。軍人畢恭畢敬地朝她走來，鬍鬚在微微顫動着。他請求她原諒自己的冒失，可他没有其它辦法能跟她說上話。所有美好的願望激勵着他，他感到很寂寞。

近在咫尺，卡塔利娜覺得他更英俊漂亮。表弟的形像和修道院的輪廓已變得遙遠和淡薄。她感到窘促不安，一股熱流昇上面孔，湧進五臟六腑。她没有拒絕他，默默地接受了男人求愛的示意。這就是一個比男人大幾歲卻溫柔純樸的姑娘和一個為寂寞所折磨的男人之間的愛戀的開端。

中士西爾維利奧並沒有就此感到滿足，他已經急不可耐了。一天，他竟然大膽地走進商行，直接找到卡塔利娜的姨夫阿烏雷利奧。中士告訴老人，他和卡塔利娜之間的感情是嚴肅的、真誠的。既然老人是家裏惟一的男人和家長，所以

他特地前來求婚。

阿烏雷利奧大爲震驚，如同遭到電擊一般。這是如何發生的事，他竟然一無察覺？又一位家庭成員給了他當頭一棒。不過，他對求婚者並不討厭。況且，卡塔利娜也應該結婚了，這是她的第一次戀愛。如果放過了這次機會，或許不會再有什麼人找上門來。於是，老人回答說，他將告訴姑娘和她的母親，然後給中士一個回話。這件事在家裏自然又引起了一場風波。卡塔利娜要和一個正在服役的中士、一個遲早都會把她帶到遙遠的地方去的歐洲人結婚，簡直是胡來。母親、姨媽和外祖母一致表示反對。卡塔利娜生氣了，其他的女人也生氣了。這個一慣溫順的姑娘一下子變得倔強起來。

“如果你們不同意，我就離家出走。我不想做一個一輩子沒有感情生活、脾氣暴躁的老姑娘。我應該有我的生活。”

阿烏雷利奧被她們吵得暈頭轉嚮，忍不住拍着桌子大聲喊道：

“這個家再也不能出第二個醜聞。那樣，天下人會再次耻笑我們。都別再說了，把她嫁出去。她確實需要有個男人同床了。”

“天哪，阿烏雷利奧，你說的是什麼話！”

“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真粗魯！”

“明天我告訴中士，就說可以，或者告訴他是怎麼回事，隨便你們怎麼辦吧。”

“謝謝，姨夫。”

溫柔的卡塔利娜就這樣結婚了。阿烏雷利奧不無傷感地

思忖：從家庭的榮譽考慮，他並不希望卡塔利娜就這樣結婚。但是，她沒有其它高攀的機會。老人又一次想起兒子的愚蠢行爲，心中不免怨憤交加。兒子才是使這個家失去最佳機遇的罪魁禍首。

卡塔利娜變了。她爲自己能走出這牢籠般的家庭和擺脫母親的控制而欣喜萬分。母親不願意和女兒、女婿住在一起。就這樣，阿多森杜的臥室再也無人照料了。得勝大馬路的大住宅成了名副其實的老人院，這裏沒有歡樂，女傭祇能低聲地說話，祇能蹣跚着腳尖走路。那個能說會道的女傭阿娜早已離開了這裏，去伺候一位死了夫人的男人和他的孩子，還聽說她已經和那位新主人結了婚。

來回奔跑的孩子們的喊叫聲打斷了老人的思路。這些孩子們讓老人想到了其他的孩子。阿烏雷利奧知道自己已經有了孫子。當孫兒們出世的時候，他稱他們是罪孽的產物。他不願見到他們，當初的怒火還在心頭熊熊燃燒。幾年後，又有了兩個孫女，小的現在還不會走路。消息總是不停地傳到老人院裏，還說孫女們都長得很漂亮。他和阿多森杜誰也沒有提出要和解的想法，還是一如既往地執拗。然而，阿烏雷利奧的心裏卻產生了一種想看看孩子的願望。同時，一股不可名狀和難以控制的情感油然而生，撫慰着他冰冷的心靈。他不能否認這個事實，他們是他的孫子、孫女，他們身上流着他的血，他們是這個家庭的後代。

在家裏發生那一件事情以後，這種感情就更加纏繞着他。幾天前的一天，吃過晚飯和做完晚祈禱後，全家人像往常一樣聚在客廳裏，婦人們鉤織着什麼，男主人閱讀着剛從“安

熱羅書店”買來的香港晚報。

當天的新聞，令人悲觀失望。歐洲的戰爭已打了近兩年，現在擴展到俄國和非洲北部。在東方，日本正和美國較量着，還說不可避免要在太平洋發生衝突。老人對這種血淋淋的戰爭厭煩透了，他把報紙扔到一邊，不願再看下去。

就在這時，他看到老岳母停下手中的活，眼睛盯着窗戶玻璃，陷入了沉思之中。

她馬上就滿 80 歲了，現在已經滿臉皺紋，背部彎曲，早就沒有了她原來擁有的豪爽的風貌。她蒼老得太快了，臉上的皺紋毀壞了她的美貌，阿多森杜正是從她老人家這兒繼承了優美的綫條。當時，她比誰都氣憤，她堅決反對外孫所走的歪路，堅決不肯原諒他的過錯。隨着時間的流逝，老人頑固的堅持已被證實是毫無用處的。外孫沒有翻然悔悟回到家裏。已經 8 年過去了。現在，她在離開人世以前，對阿多森杜的思念越來越強烈。老人從來就最寵愛這位外孫，因為他不像卡塔利娜那樣整日裏愁眉不展、讓她惱火。老人現在變得很孤僻，完全消極地任憑命運的安排，再也不去作任何抗爭。

老人在壓抑的沉默中咳嗽了一聲，把大家嚇了一跳。過了一會，響起了老人呼哧呼哧的聲音：

“我真想看看他們的臉蛋……聽說長得很漂亮。”

“誰？”

“他們……我的曾外孫們。”

“哦，媽媽，你說什麼呢，怎麼突然想起……”

“什麼突然？我心裏老想着他們。不管怎麼說，他們是我

的骨肉。我快要去聖·米格爾墳場了，就要看不見他們啦，我已經 80 歲了。”

“媽媽，你喝點藥安靜一下罷。”

“可憐……真可憐。”

老人用手帕擦了擦眼淚，這可是她第一次公開爲曾外孫們流淚。她顫顫悠悠地站起身，不讓別人陪她，慢慢地離開了客廳。還沒有鉤完的活掉到了地上。

直到女傭端上茶來，客廳裏誰也沒有說話。阿烏雷利奧從皺巴巴的烟盒裏抽出一支烟，剛剛點上就咳嗽了起來。他把烟掐滅，他明白烟草對他沒有好處。

老人坐在公園的長凳上，心裏還有另外的苦惱。他像許許多多其他的股民一樣，在 1932 年香港股票市場的跌落中曾一敗塗地。他那時的最後招數就是經營航運商行，他因此而沒有負債，也沒有動用夫人的那點積蓄。儘管那祇是過去的興旺，但通過緊縮開支和不必要的花消從而維持了下來。如果沒有國際政局的動亂，也還能這樣支撐下去，不會有多大的波折。

對商行的第一次重大打擊是 1937 年的第二次中日之戰。這是一次未經宣佈而又漫長的戰爭。日本對中國主要港口的佔領極大地影響了這一地區的商業航運。除了香港，中國的海域基本上被日本人所控制。

後來又爆發了歐洲的戰爭，開始還是在局部地區進行，但很快就演變成世界大戰。各交戰強國的商船隊因爲戰爭的需要迅速從各危險的海面上消失了，惟有太平洋例外。

在這 1941 年的夏天，戰爭的烏雲在遠東地平綫上越積越

厚。日本反對制裁，以強硬的態度對付美利堅合眾國和英國。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正走嚮不幸的決裂，預示着在太平洋上將有一場血戰。

在阿烏雷利奧看來，戰爭在所難免。而澳門將會怎麼樣呢？他驚訝地發現自己週圍的人竟然對日趨接近的災難不聞不問、滿不在乎，他們飽食終日，生活得平平靜靜、輕輕鬆松。日常生活中幾乎看不出什麼變化，祇是食品價格有所上昇，從中國土地上逃難來的人數在不斷增加。

他的商行幾乎停業，沒有什麼運輸業務。必須開展新的業務，訂出新的方針。然而，他缺少激情，缺少新鮮血液，也缺少精力。現在他祇覺得疲憊不堪，不再想拼搏。他已經老了，他的時代行將結束，他現在祇有獨自一人孤苦伶仃。一旦出現大的困難，一旦逆境來臨，他如何去抵擋呢？

老人搖了搖頭，以驅走心頭的煩惱。他擡起頭，透過樹枝間的空隙望着高高的天空。兩隻風箏正在天上毫不留情地互相角逐。這是青少年們在漫長的夏日午後樂於進行的被稱為“砍——砍”的風箏比賽，即每一隻風箏想方設法砍斷對手的綫繩。

老人心頭驟然湧起對青年時代的無限懷念。那是沒有憂愁的年代，生活順利舒適的年代。他曾是放風箏的好手，沒有人能與他競爭。他的綫繩最結實，每次又都能砍斷別人的綫繩，所以他的風箏總是在空中高高飛翔，可謂是塔石曠野和賈梅士公園上空的獨一無二的佳作。

老人直了直身子，又擦了擦臉上和脖子上的汗水。自己為什麼不去離這兒很近的塔石曠野呢？何苦在這裏苦苦煩惱

和憂愁？他祇要走出公園，邁上臺階，用正常的步子，5分鐘就能走到那裏，來到興高采烈的青年們當中。

正在他猶豫着去還是不去的時候，他的多年好友塞巴斯蒂翁來到他面前。塞巴斯蒂翁40多歲，是一位退役中尉，原是阿連特茹省某地人，很早就在澳門定居。他和澳門的土生葡人姑娘結了婚，現在已經有了孫子，再也不提回老家的事了。

“我的好朋友阿烏雷利奧，你一個人愁眉不展地在這裏幹什麼？”

“我是愁眉不展，是的。你還希望我能怎麼樣？我感到我週圍空空蕩蕩的，商行已經快不行了，戰爭也臨近了，我彷彿看到了那個可怕的年代，看到了我的孤獨和寂寞。我躲在這個安靜的地方，可以分散一些我心中的苦惱。”

“……你應該想開一些。上帝，你現在這樣悲觀！你是不幸的，可那是你自找。你明白我指的是什麼。”

塞巴斯蒂翁在一旁坐下，點燃一支菲律賓小雪茄。烟味立即飄散開來。他了解阿多森杜事情的全部經過，因為阿烏雷利奧在那些煩悶的日子裏不止一次地給他講述過。他始終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和好。但這位朋友就是不聽，一直堅持着自己的頑固立場，讓自己落到這種極端無聊煩惱的境地。

“……我失去了我的兒子。他的愚蠢的行爲弄得我無地自容，我因此而被人貶損、被人嘲笑。真是不可饒恕！他忘掉了自己對我們這個名門家族的責任，忘掉了對社會的責任，他拒絕了一樁有價值的婚姻，投入到一個沒有教養沒有文化的擔水妹的懷中。他放縱自己，祇顧什麼無耻的性感，卻不顧

我們精心教給他的道德觀念。”

老人不停地說着，責罵着，發泄着心頭的怨恨。塞巴斯蒂翁聽着，忍耐着，抽完了那支雪茄又點上了另一支。朋友還在沒完沒了地嘮叨，他不得不伸出食指打斷了老人的話，說：

“阿烏雷利奧，你知道你是什麼人嗎？一個自私自利的人……”

“一個自私自利的人？”

“是的，自私自利。這個詞對你最恰當不過。在整個事件中，你祇考慮到你自己，祇考慮到你家庭的名聲，祇考慮社會將會如何看待你。你指責你的兒子，是因為你養育他是爲了讓他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爲了實現你的利益。你過去這樣想，現在也還在這樣想。這是不公平的。你忘了他有他自己的人格。對你是好的事情，對他不見得好。他的生活是屬於他自己的。”

阿烏雷利奧的面孔一下紅了。他從來還沒有聽到有人敢這樣說他。

“塞巴斯蒂翁，請你說話慎重些。我不允許……”

“我認爲已經到了給你說實話的時候了。我就願意直來直去，不願意轉彎抹角。我聽你講了多少次，到今天爲止從沒有反駁你。一是不想火上加油，二是因爲畢竟是你們父子之間的事。不過，阿烏雷利奧，你確實太過份了。如果你要生氣，也請你忍耐一下，聽我把話說完。這是朋友的肺腑之言。我認爲，阿多森杜是我認識的男人當中最正派最誠實的一個。我在任何時候都願意伸手幫助他，我以與他的友誼爲榮。剛

才我還看見他和孩子們在塔石空地上放風箏呢。”

“要用事實，否則怎能讓他相信呢？是阿多森杜主動追求姑娘的。姑娘原本生活得很快樂，她聽任命運的安排，沒有更多的幻想。她在她的人中頗受敬重，是住宅區裏的‘公主’。”

“您爲什麼一直把她視爲下賤的貪財的女人，一直以爲是她利用自己的那點小本事引誘阿多森杜鑽進無法擺脫的羅網？爲什麼就不能承認姑娘是確確實實真心誠意地喜歡阿多森杜呢？因爲他確實是那麼英俊瀟灑、舉止文雅、讓人喜愛。”

“你別維護她……”

“你讓我說完，先生！你的理由聽得我耳鼓膜都快破了，你說夠了。現在輪到我了，別打斷我。”

阿多森杜的輕率的行爲確實太過份了，不祇在他自己的圈子裏，而且也在姑娘的生活圈裏掀起了風波。她也是人，不是什麼動物。姑娘被當作敗類從住宅區驅趕出來，被人唾棄，被人蔑視。這個事實可不能說是預先有所策劃的呀。小夥子不但讓她失去了貞節，還讓她懷了孩子。

難道就那樣將她拋棄、聽任上帝安排？如果阿多森杜是個膽小如鼠或恬不知耻的人，可能會祇顧自己的利益而無所顧忌地這麼做。可是這種祇爲了保持家庭的名聲、祇爲了滿足父親的心願、祇爲了當上富翁、祇爲了順從社會習俗的行爲，難道符合基督徒的行爲規範？不，阿多森杜承擔了責任。他改變了同居方式，不管是否出於愛情，最終與姑娘在教堂裏成了親，承認了孩子的親子關係。這是他應盡的義務，是一個正直的男子漢、一個紳士所應盡的義務。對於那些嘴裏

高喊着仁義道德，又在教堂裏拍着胸脯請求上帝饒恕和原諒自己罪過的人來說，難道還有比這更漂亮的事嗎？

“阿烏雷利奧朋友，原諒我講了這些話。簡單地說，我不能看着你們這麼一直分開着生活下去……你兒子住在炮兵斜坡，我去大炮臺時經常在路上碰到他。我們交談得很多。我很同情他，我看他是成熟了，你想不出他有多大變化。他掙錢不少，有一個不錯的家。家裏也料理得井井有條，還買了不少東西。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你、或者他母親、姨媽和外祖母不好的話。卡塔利娜經常去看他們。他祇打聽您的健康情況，但從不多說什麼。可是，祇要你不接受他的妻子，他就不會認錯。她是他的孩子的母親。”

“我不能接受！”

“簡直是神經病，這麼多年都過去了……你還死守着那股無用的怨恨。你又那麼需要他，他是惟一能幫你一把的人。一個不和睦的家庭就像斷了的胳膊。你還要把上帝的恩賜——你的孫子們拒之門外。還有你的兒媳……”

“他和她在一起不可能幸福……他們什麼都不一樣。”

“這就是你用來爲你的這些怨恨辯解的毫無根據的判斷。他們已經共同生活了8年，已經互相適應。或許他偶爾也會因爲姑娘不是他夢想的那種女人而感到不悅。同樣的感受也會在姑娘身上發生，她爲了跟隨男人，同樣也離開了她的天地，她的種族和她的生活習俗。他們兩人誰作出的犧牲更大，誰受的苦更多，誰也說不清楚，其實這也不重要。我祇知道她還是一個蠻漂亮的女人，而且誰見了都會動心的。當她微笑的時候，更是不可抵禦。你完全應該想像得出她對你兒子

的誘惑。她的容貌就是她惟一擁有的武器。”

他說，根據他的觀察，夫妻倆相處得很和諧，互相理解，曾經有過的障礙已經排除。他們能住在一起，同床共枕，相互關心體貼，已經是不小的幸福。而且後來又有了孩子，這就夠了。

“你呀，阿烏雷利奧，爲什麼還要堅持反對呢？這種反對是沒有用處的，也是毫無意義的。現在外人都不再提起這事啦。你就讓他們照自己的意願去生活罷。他們這種不同信仰、教養和文化的結合不會引起任何人的驚奇。這是澳門……”

阿烏雷利奧無話可說，他要了一支雪茄。他們默默地坐在那裏。太陽在塔樹和椰子樹冠上罩上了一個火紅的光環，從枝葉間投下一個個金黃色的光柱。穿着白短衫黑褲子的女傭們領着玩了一下午的孩子們穿過公園往家走去。蝴蝶在花叢中自由自在地翩翩起舞。鳥兒們放開歌喉縱情歌唱，彷彿要比個高低。一陣清脆悅耳的女人的笑聲在空中劃過。

31

阿多森杜手裏拿着大綫軸，緊緊地拉着綫繩，但風箏在空中總是來回飄蕩，始終倒向右側，不聽他的指揮。這是從香港買來的6個高級風箏之一，名爲“馬來亞”，專供8歲的保羅和不到6歲的雅依梅玩耍的。

買這麼高級的風箏給這麼小年齡、還不懂如何享受這種娛樂的孩子們玩耍，真是太奢侈了。不過，儘管他沒有明說，實際上也是爲自己買的。因爲他看到那些青少年們在塔石空

地、望廈田野上和外港的填海區放風箏的熱鬧場面，難以克制自己對這項戶外活動的誘惑。

孩子們自然成了人們羨慕的對像，而現在卻不得不發出“哎呀哎呀”的驚叫聲。一隻這麼高級的風箏卻放得如此搖搖晃晃、不受控制，簡直令人耻笑，也是對風箏的糟蹋。要是瓦爾德麥羅在場就好了！阿多森杜對3歲的女兒拉着他的褲腿大聲叫喊而生氣。

“風箏沒有問題。問題在三角區的穿綫處。”

阿多森杜一下子驚呆了。身後傳來的聲音，儘管已多年沒有聽到了，但他立即辨別了出來。他趕緊鎮定下來，轉過身子。父親就直直地站在幾步以外的地方，形容憔悴，但竭力裝出一副自然的樣子。他忘掉了風箏，喉嚨裏一陣哽咽，兩只胳膊也不聽使喚了。

風箏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一頭栽了下來。3個孩子誰也沒有注意到老人走近，祇顧驚慌地大叫着。阿多森杜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在最後的一瞬間，救起了風箏，讓它繼續在空中飄蕩。

“把風箏收起來，調整一下三角綫，然後再讓它上天就能飛好了。‘馬來亞’可是夠級別的。”

阿多森杜順從地做了，腦海中閃現出孩提時代的類似畫面。他把綫軸交給保羅，一邊仔細地囑咐了一番。

“爸爸，你好！”

“你好。”老人回答着，伸過臉來接受兒子的親吻。

彷彿他們之間未曾有過多年的隔閡。他們誰也沒有提及過去，在這溫文爾雅的问候中充滿着父子親情。原來這一切

就是這麼容易。3 個孩子看着他們，臉上堆起難以形容的驚奇。

“這麼說，他們就是我的孫子。”

“是的。保羅，雅依梅和瑪利婭·安東尼婭，她媽媽叫她托尼婭，還有一個叫莉吉婭，才 7 個月，在家裏。孩子們，過來吻爺爺。”

儘管還在驚訝之中，兩個大一點的孩子還是走到了這個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爺爺身邊，可是，膽怯的托尼婭卻躲到了父親的雙腿中間。阿烏雷利奧彎下身子，貼近一張張由歐洲人和中國人的綫條和諧地統一在一起的漂亮的小臉蛋。

收落風箏又一次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們小心翼翼地把它收回地面。風箏呈菱形，黃紫兩色相間，顯得典雅華麗，招人喜愛，算得上在空中飛舞的無數隻“馬來亞”中的佼佼者。阿烏雷利奧審視了一番，摸了摸細細的木質骨架，用手指彈了彈紙面。

“我說得不錯。這隻風箏既漂亮又結實，很吃風。問題出在三角穿綫上。”

老人拿出一副行家和老冠軍的樣子，解釋着應該如何穿連三角綫。他說，在風箏軸的兩端拴上兩根綫，把這兩根綫同時和風箏中心綫一起打上一個綫節，再和放風箏的軸綫連上。全部的秘密都在組成這個三角形的 3 根綫的長短上。這個三角連得標準而紮實，對風箏的操縱就會得心應手，風箏就會聽任放風箏人的指揮。

聽得津津有味的孩子們不斷地問這問那，一邊緊盯着爺爺重新穿連風箏的一舉一動。小女孩也從父親的兩腿中間鑽

了出來，瞪着大眼看着。

“他們會說葡萄牙語？”

“他們和我說葡萄牙語，和他們的母親說中國話。”

三角區的綫繩穿好了，和軸綫也連上了。風箏由雅依梅拋上了天，綫軸拿在阿多森杜手中。風箏穩穩當當地徐徐上升，隨着風勢直上天空。孩子們興高采烈地呼喚着。

在那裏放風箏的不祇他們一家，還有其他不少人也在那裏放風箏。他們不祇是放着玩，還在比賽着看誰能把別人的風箏砍下來。這是真正的空中大搏鬥，給放風箏的人和專門前去觀看表演的觀眾很大的刺激。即使是路過那裏的行人也免不了被吸引過來，忘掉趕路，擡頭觀看。

“有一隻風箏嚮我們靠攏過來了。是西蒙的。”

保羅的一聲驚叫使阿多森杜着了慌。西蒙是塔石場上的空中霸王。他的綫繩是他自己專門製作的，非常鋒利，不知什麼原因卻能砍斷其他人的風箏綫繩。他能戰勝其他所有的對手，祇要他一來到場地上，其他人都六神無主。他跟人打賭，總是十拿九穩得勝，然後就擺出一副天下無敵手的常勝將軍的模樣。

阿多森杜明白自己的本事，他從來就不是這種比賽中的高手。每當西蒙來放風箏的時候，他總是把自己的風箏收得低低的。他知道自己技術遠不如對方。但他憤憤不平不甘受辱，他知道這位勇士會嘲笑他、諷刺他，在孩子們面前讓他這個當父親的難堪。

“我的‘馬來亞’完了。太高了，我來不及收回來了。”

“不能逃避，這是爭面子的時候，你要迎戰。如果你退卻，

別人就會耻笑你膽小如鼠……。你應該接受挑戰。”

“我没有他那麼有經驗。他算得上是個高手。”

“趾高氣揚的人總是信心十足，但也會失手。誰都不能保證不出錯。你的綫繩怎麼樣？”

“我的是從新加坡連同綫軸一起買來的，質量也不錯。”

“有這麼好的東西，還害怕什麼？”

“我不想讓孩子們掃興。也不光彩……”

“要想光彩，就要變得堅強一些。把綫軸給我。我要看看我能否回憶起當年的招數。”

老人用手指試了試綫繩，食指上竟然被劃了一道小口子。他內行地吹起口哨，讚許地點着頭。一時間，老人也像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時代。他原以為自己這雙曾經是令人充滿信心的手已經不聽使喚，反應敏捷已成為過去。不，他没有忘掉這項曾是自己喜愛的、但已經多年沒有參加的，夏日裏的體育活動。

西蒙發出了令人厭惡的笑聲，可是阿烏雷利奧看都沒有看他一眼。老人專心致志地盯着隨風飄舞、躍躍欲試的“馬來亞”，迎接着危險的挑戰。它迎着陽光，顯得如此優美。如果它失敗了，那太令人痛心了。

兩隻風箏越靠越近。在這生死決鬥之際，場地上一片寂靜。到底哪一隻風箏能戰勝對手呢？凌駕於另一條綫繩之上的風箏綫總是處於優勢，能在兩根綫繩相碰時一下子將對手砍斷。僅僅是一瞬間的摩擦，卻會給人們留下長時間的激動。戰術要求是避免處在下面，要盡量迴避對方的招數，讓自己的風箏飛得更高，讓自己的綫繩始終凌駕在對手之上。在這

種貓和老鼠的爭鬥中，風箏上下翻滾、你爭我奪的場面是非常激動人心的。

西蒙用力拽了一下手中的綫軸，綫繩把命令傳達給了風箏。風箏猛地來了個稱爲倒栽蔥的動作，意慾砍斷新加坡的綫繩。阿烏雷利奧看出了對方的戰術，用相應的倒栽蔥動作躲過了對方。後面一個接一個的搏鬥，引來了觀眾們驚奇的呼叫聲。

父子倆集中精力，簡單地交換着意見，彷彿是戰事諮詢。身旁的孩子們更是緊張而熱切地關注着。西蒙這時才明白，自己面臨的是一位強勁的對手。看得出來，老人並不是什麼等閑之輩，而是一個久經沙場的老將。這時，老人開始挑逗着他，由防守轉入進攻。年輕人生氣了，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

“這家夥着急了，不冷靜了。這對我們很有利。”

突然，西蒙的綫繩眼看着就要壓到阿烏雷利奧的綫繩上了，然而後者卻突然一個跟斗躲了過去。“馬來亞”來了一個漂亮的空中翻滾，然後騰空升起，迅速壓住了還不知怎麼回事就已落入陷阱的對手。這種手法真可謂是絕招。

兩條綫繩撞到一起，強烈的摩擦開始了。兩個軸輪迅速地轉動，兩隻風箏在標準的“砍——砍”大搏鬥後分開了。新加坡買來的風箏綫繩還在空中绷得緊緊的，發出嗡嗡的響聲。孩子們高興得又蹦又跳，讚賞着爺爺的大膽果斷，阿多森杜大聲喊叫着，場地上的人都沉醉在一片復讎的興奮之中。

“嘿……”

人們同聲呼喊著。西蒙的風箏在空中失去了控制，飄忽

着往下墜落，綫繩已被灰溜溜地砍斷。而“馬來亞”卻平平穩穩趾高氣揚地昇上高空，主宰着蒼穹。

“我早就說過，一切都取決于三角綫的連接。”

兩個男孩情不自禁地擁抱着成爲英雄的爺爺，小姑娘則拍着小手。阿多森杜微笑着，擦着額頭和脖子上的汗水。阿烏雷利奧還沉浸在激動之中，他把綫軸交給了阿多森杜，回憶着剛才的搏鬥。

“我還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樣不中用。我還能做一點事情。勝利不僅屬於我，也屬於你和孩子們。他們給了我熱情和信心。”

人們一下子圍到了阿烏雷利奧身邊，一邊嚮他表示祝賀，一邊議論着剛剛結束的搏鬥每一個細節，甚至還回憶起了一些過去曾經出現過、後來已經被人們遺忘了的精彩場面。然而，誰都沒有爲他們父子團圓表示驚訝。西蒙在一片嘲笑聲中，沮喪地離開了場地。

收回的風箏拿在保羅手裏，他們也應該撤退了。今天已進行了這麼一場激動人心的搏鬥，就到此爲止罷。祖孫三代離開了草地來到街上，他們慢悠悠地走着。在去大炮臺的路口，他們停住了腳步。

這時，聖拉撒路教堂的鐘聲敲起，響徹了整個塔石、弗洛拉和松山山坡。大家默默地在胸前劃着十字，嚮阿維——瑪利亞祈禱。

“晚安！”

被夕陽染成了淡紅色和紫褐色的朵朵彩雲在高空中飄浮。松山頂上的燈塔已經點亮起閃爍的燈光，祇是在傍晚還

顯得有點暗淡。知了還在樹叢中盡情地鳴叫，對於它們來說，白天還沒有結束。成群的燕子在古老的房頂上快速地盤旋。高空中，一群群鴿子飛來飛去，夕陽爲它們的翅膀塗上了一層彩色的光輝。

阿烏雷利奧拿不定主意是走還是留下。兩個大一點的孫子嘴裏不停地提着問題。腼腆的托尼婭看着老人。阿多森杜哽着嗓子說：

“和我們一起走罷，爸爸。還早呢，夜晚才剛剛開始。阿玲會非常高興的。你還能見到莉吉婭。”

老人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忽然，他感到眼前一片模糊。嗓子裏彷彿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似的。當他眼前的泪簾消失時，小孫女的手已嚮他伸了過來，給了他天真純樸的鼓勵。他抵不住這小手指充滿情感的示意，不禁把他們緊緊地握在長滿老繭的手中，然後像一個猶豫不決的孩子那樣讓他領着嚮前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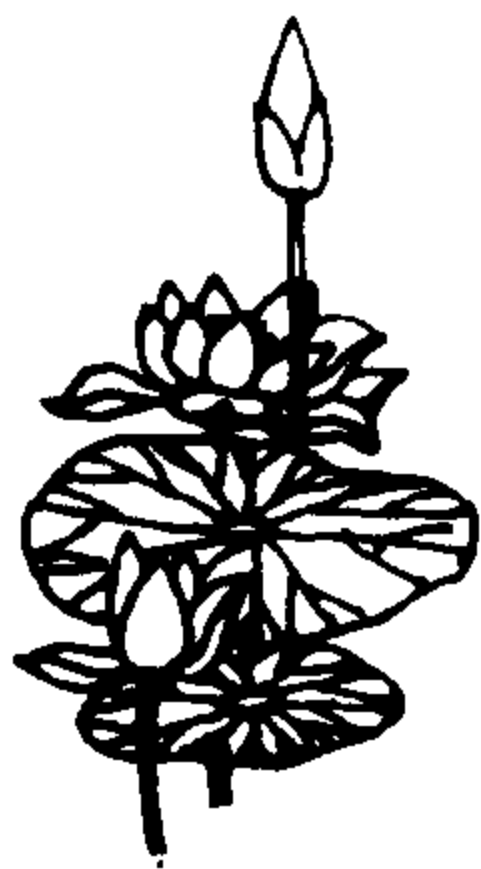
他們一起沿着大馬路慢慢地走着，當阿烏雷利奧明白過來時，已經來到了炮兵斜坡了。在那幢住宅前，大門開了，一位懷中抱着孩子的漂亮女人出現在面前。

阿玲一眼看到了公爹，心中禁不住怦怦直跳。她馬上想起了那句她從來沒有說出來過、並且始終認爲對她是禁止的、但她又非常想說的話。於是，她激動地、溫柔地說道：

“爹，進來呀。這是你的家。”

外面，紅紅的夕陽漸漸藏到了大炮臺的後面。微風輕輕地吹拂着，晚霞的光輝把窗戶玻璃映得金光閃閃。

大辮子的誘惑



結 束 語

在我前往葡萄牙學習的前夕，偶然在嘉思欄公園碰到了阿多森杜。當時他正坐在聖·羅薩中學大門口的一張椅子上，等着已上完鋼琴課但還沒有出來的大女兒。我跑東跑西跟幾個朋友告別，累得滿頭大汗。

阿多森杜比我大好幾歲，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我曾是他二兒子的小學教師。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他是一個負責的父親，經常到學校來問問我孩子學習怎麼樣，表現怎麼樣。我總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說，還不錯，不用擔心他曠課和不守紀律的事。

我走了過去。戰爭結束了，海面上又平安了，我也可以遠涉重洋去圓我的

大學夢了。他熱烈地嚮我表示祝賀，並祝願我幸福。我在他旁邊坐下，和他交談了起來。我對他的故事早有耳聞，在澳門這塊地方，沒有不透風的牆。我不知多少次聽到過有關他的故事。

他還是那樣英俊瀟灑，那樣身強體壯。他是一個戰勝了戰爭的男人。利用這特殊的時機，領導着父親的商行，還兼併了另一家嚮缺糧少食的市民供賣食品的商行。父親原來祇是那家商行的股東之一。儘管兩鬢的幾絲白髮給他增添了幾分威嚴，可還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那個阿多森杜靚仔的影子。

突然，我的夥伴默不作聲，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順着他的目光望去，我看見了一位穿着拖鞋、20歲左右的中國姑娘正快步走着。姑娘發覺我們在注視着她，挺了挺身子繼續趕路，沒有理睬我們。

可以說，姑娘沒有任何特殊的引人之處，祇是梳着一條長長的烏黑的中國式的辮子，那一個個粗大的辮節藝術般地交錯在一起。這種髮型已經隨着戰爭和現代派的風潮變得越來越少見了。可是這位姑娘還自豪地展示着它，堅信這種髮型作為以前的一種時髦，現在仍能產生的美的效果。

“多麼漂亮的辮子！”我脫口而出。阿多森杜大笑了一聲，又嘆了一口氣。

“小心點，小夥子！這不是一般的辮子，它是一條誘惑人的辮子。它會引誘你上鉤，讓你情不自禁地去撫摸它、用雙手捧起它。它能把你迷惑住，讓你無法逃脫。我可知道。”

他用陶醉的目光目送着那條漸漸遠去的隨着臀部的扭動而來回擺動着的辮子。天色不早了，我站起身，和阿多森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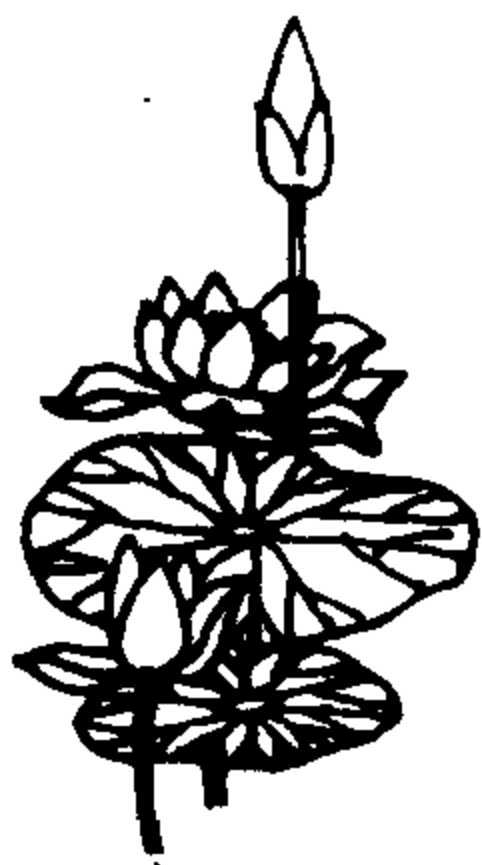
擁抱告別。從此後，我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8年後我又回到了澳門。這座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基本上還是保持着原來的模樣，沒有摩天大樓，也沒有今天這麼多的車輛。祇有一件事令我失望，讓我憂傷。

不管各人的情況如何，中國女人的頭髮全部按西方髮式變成了短髮或燙髮。我再也沒有在任何地方看到那些有節奏地擺動的、猶如蛇一樣的誘惑人的辮子。

寫於在雀仔園散步後
的一個晴朗的上午。

葡語作家叢書



這套叢書旨在嚮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 1143 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了根本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他部分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找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土

地，並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上駕馭自如，在人與自然的鬥爭中無比堅強，所以他們嚮危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卻也曾經佔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杰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漓盡致。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咸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泪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為徵服你那駭浪驚濤！

葡萄牙被譽為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說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為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儘管葡萄牙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但澳門文化司署還是決定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讓讀者了解這些作品，而且是讓他們了解作者及其寫作的時代和風格。

****葡語作家叢書**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得到中國公眾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好地了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與互相了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統籌：林寶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大辫子的诱惑

作者 = 飞历奇著 喻慧娟译

页数 = 2 4 8

S S 号 = 1 1 3 0 5 2 8 3

出版日期 = 1 9 9 6 年 0 8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